#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 子部第一六七冊目次


論衡三十卷 （漢）王充撰 宋乾道三年紹興府刻宋元明遞修本 〇〇一
封氏聞見記十卷 （唐）封演撰 清乾隆盧見曾刻雅雨堂叢書本 二八八
陳眉公訂正尚書故實一卷 （唐）李綽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三三〇
春明退朝錄三卷 （宋）宋敏求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三四五
宋景文公筆記三卷 （宋）宋祁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三七〇
寶顏堂訂正王氏談錄一卷 （宋）王洙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三八六
珩璜新論一卷 （宋）孔平仲撰 明嘉靖三十七年楊氏七檜山房鈔本 四〇七
濟南先生師友談記一卷 （宋）李廌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四五四

楊公筆録一卷 （宋）楊彥齡撰 明鈔本（四庫底本） 四六九
冷齋夜話十卷 （宋）釋惠洪撰 明刻本 四八二
曲洧舊聞十卷 （宋）朱弁撰 附録一卷 明純白齋鈔本 五三六

# 論衡三十卷

（漢）王充撰

宋乾道三年紹興府刻宋元明遞修本

論衡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漢王充撰。充字仲任，上虞人。自紀謂在縣爲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又稱永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其書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錄無書，實八十四篇。考其自紀曰：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太多。然則原書實百餘篇，此本目錄八十五篇，已非其舊矣。充書大旨詳於自紀一篇。蓋內傷時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虛僞，故發憤著書。其言多激。刺孟、問孔二篇，至於奮其筆端，以與聖賢相軋，可謂誖矣。又露才揚已，好爲物先。至於述其祖父頑很，以自表所長，傎亦甚焉。其他論辨，如日月不圓諸說，雖爲葛洪所駁，載在晉志。然大抵訂譌砭俗，中理者多，亦殊有裨於風教。儲泳祛疑說、謝應芳辨惑編，不是過也。至其文反覆詰難，頗傷詞費。則充所謂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矢實之事多，虛華之語衆，指實定宜，辨爭之言，安得約徑者，固已自言之矣。充所作別有譏俗書、政務書，晚年又作養性書，今皆不傳，惟此書存。備者頗病其蕪雜，然終不能廢也。高似孫子略曰：袁崧後漢書載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爲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其論可云允愜。此所以攻之者衆，而好之者終不絕歟。

論衡目録凡三十巻八十五篇

王充


第一巻
逢遇第一　累害第二
命禄第三　氣壽第四
第二巻
幸偶第五　命義第六
無形第七　率性第八
吉驗第九
第三巻
偶會第十　骨相第十一
初稟第十二　本性第十三
物勢第十四　奇怪第十五
第四巻
書虚第十六　變虚第十七
第五巻
異虚第十八　感虚第十九
第六巻
福虚第二十　禍虚第二十一
龍虚第二十二　雷虚第二十三
第七巻
道虚第二十四　語增第二十五
第八巻
儒增第二十六　藝增第二十七
第九巻
問孔第二十八
第十巻
非韓第二十九　刺孟第三十
第十一巻
談天第三十一　説日第三十二
答佞第三十三
第十二巻
程材第三十四　量知第三十五
謝短第三十六
第十三巻
效力第三十七　別通第三十八
超奇第三十九
第十四巻
狀留第四十　寒温第四十一
譴告第四十二

第十五卷
變動第四十三　招致第四十四
明雩第四十五　順鼓第四十六
第十六卷
亂龍第四十七　遭虎第四十八
商蟲第四十九　講瑞第五十
第十七卷
指瑞第五十一　是應第五十二
治期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自然第五十四　感類第五十五
齊世第五十六
第十九卷
宣漢第五十七　恢國第五十八
驗符第五十九
第二十卷
須頌第六十　佚文第六十一
論死第六十二
第二十一卷
死僞第六十三
第二十二卷
紀妖第六十四　訂鬼第六十五
第二十三卷
言毒第六十六　薄葬第六十七
四諱第六十八　調時第六十九
第二十四卷
譏日第七十　卜筮第七十一
辨祟第七十二　難歲第七十三
第二十五卷
詰術第七十四　解除第七十五
祀義第七十六　祭意第七十七
第二十六卷
實知第七十八　知實第七十九
第二十七卷
定賢第八十
第二十八卷
正說第八十一　書解第八十二
第二十九卷
案書第八十三　對作第八十四
第三十卷

自紀第八十五

論衡目録

光緒甲申長洲章氏藏觀於上海修經館

正德辛巳四月吉旦
南京國子監補刊完

# 論衡卷第一

逢遇篇　累害篇
命祿篇　氣壽篇

##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帛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趨合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爲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

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粗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為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粗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皋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

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圄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偽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閑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主所進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

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翣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己為文則遇主好武己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己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王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



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為況節高志妙不為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

上意故謂之遇如准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為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物得作事事成不名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為遇猶拾遺於塗摭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



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為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為累害修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

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交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慚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鄙鄙之白擧濁濁之言濁吏懷恚怨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



納受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為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挂容體蜂蠆之黨啄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世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為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繒孰有知

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頹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群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招致群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也孟子之所愆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弦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己也是



故魏女色艷鄭袖劓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妒蘧除多佞是故濕堂不洒塵埃不亟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illegible]尸人不刃者[illegible]也[illegible]汚者光或也動身[illegible]光風於世者志[illegible]異於俗因而過人所讒嫉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為士者多口以休爍之聲彌口舌之患求備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愬未嘗滅也垤成丘山汙為江河

矣夫如是市虎之訛投杼之誤不足怪則玉變爲石珠化爲礫不足詭也何則昧心冥冥之知使之然也文王所以爲糞土而惡來所以爲金玉也非紂憎聖而好惡也心知惑蔽蔽惑不能審則微子十去比干五剖未足痛也故三監讒聖人周公奔楚後母毀孝子伯奇放流當時周世孰有不惑乎後鴟鴞作而黍離興諷詠之者乃悲傷之故無雷風之變周公之惡不滅當夏不隕霜鄒衍之罪不除德不能感天誠不能動變君子篤信審已也安能遏累害於人聖賢不治名害至不免辟形章墨短掩匿白長不理身冤不



弭流言受垢取毀不求潔完故惡見而善不彰行缺而跡不顯邪僞之人治身以巧俗偸詐以偶衆猶漆盤盂之工穿墻不見弃丸劍之倡手指不知也世不見短故共稱之將不聞惡故顯用之夫如是世俗之所謂賢潔者未必非惡所謂邪汙者未必非善也或曰言有招患行有召恥所在常由小人夫小人性患恥者也含邪而生懷僞而遊沐浴累害之中何招召之有故夫火生者不傷濕水居者無溺患火不苦熱水不痛寒氣性自然焉招之君子也以忠言招患以高行招恥何世不然然而太山之惡君子不得名毛

髮之惡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汙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恥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兄名稱兖州行完迹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爲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夫知純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爲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難獲遇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可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

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
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
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
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
薪加勉力之趍致強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
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
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
治產不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
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
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



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
富有命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策
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
懷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
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
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
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
智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禀卑秩也案古
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爲父師然而人
君猶以無能處上位人臣猶以鴻才爲廝役故貴賤

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
能高當爲將相能下者宜爲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
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
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祿
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
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白
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
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
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爲郎人
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



如匡稚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
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雎之干秦明
封爲應侯蔡澤之說范雎拜爲客卿人謂雎澤美善
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而
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
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
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
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爲流矢所中疾
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

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揚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爲貧賤從貧賤爲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爲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爲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爲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爲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爲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



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蹶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

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熏其穴遂不得免彊立爲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歟



##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壽弱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爲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夭壽以百爲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稟之薄弱也渥彊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產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

稟氣或充實而堅強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強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為實枯死而墮人有為兒夭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為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何則稟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為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強數而氣薄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懷其意以為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所產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為命也譬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嫗為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為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為霸不能至百消而為夭王

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夭同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滿百為夭者百歲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人年以百為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為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為期增百減百為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

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二十三
十歲矣

論衡卷第一

# 論衡卷第二

王充


幸偶篇
命義篇
無形篇
率性篇
吉驗篇


##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偽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苲死足所不蹈生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道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

實也氣結閼積聚為癰潰為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群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徼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為不幸矣立巖牆之下為壞所壓蹈坼岸之上為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為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遇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佞幸之徒閎籍孺之輩無德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為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為人或為禽獸並為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為

仁義利害不同晉文修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為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為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己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意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為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為飯釀飯為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廚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採掇成為良藥或遺枯澤為火所爍等之金也或為劍戟或為鋒銛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

子.67 011

也或爍脂燭或熇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
戶皆之水也或溉鼎釜或澡腐臭物善惡同遭為人
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況含氣之徒乎虞舜聖人
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象傲狂無過見
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
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尚遭堯
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
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為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為人死有命



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
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為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
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
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死滿道溫氣疫癘
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
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
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
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
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礫時見往
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壓

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
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
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滅國禍陵之也故
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
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修短皆稟於天骨法善
惡皆見於體命當夭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
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
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
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
禍福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命有
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一衰
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子夏
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
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為主稟得堅彊之性
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
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
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
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
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
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

美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
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
也故天有百官天有眾星地有萬民五帝三王之精
天有王良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故巧於御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
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
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
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
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
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
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
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
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
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
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
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
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
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
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
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如何遭凶顏淵伯
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

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
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
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
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
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
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
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
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姙娠之時遭得惡也或
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
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也遭者
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姙婦食兔子生缺脣月令曰
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
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似我初生之
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
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
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
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傅教君臣父子之
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
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
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

遭、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牖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為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胸，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劍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者，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幸、偶，或與命祿并，或與命祿離。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祿并者也。中不遂成，善轉為惡，是與命祿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祿命，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簋廉，冶者用銅為柈杅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增減。用氣為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埴為簋廉，簋廉殼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者用銅為柈杅，柈杅雖已成器，猶可復爍；柈可得為尊，尊不可為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冶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燔爍，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爍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鱉。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為魚鱉。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不食也；化為魚鱉，人則食之。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蟆為鶉，雀為蜄蛤。人願身之變，冀若鶉與蜄蛤魚鱉之類也？人設捕蜄

蛤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鯀殛羽山化為黃能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為虎鯀之為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為貴變人之形更為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為嬰兒其次白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強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為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恒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為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為石是以石之精為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為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為繭繭又化而為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蠐螬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蟬生兩翼不類蠐螬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為嬰兒長為丈夫老為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龍之為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為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形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却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為仙未有使甲變為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為春氣為夏人以氣為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為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為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

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耶為之乎人不可損益者亦不可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滅形消而壞稟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所銜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為垢故禮曰黃耇無彊髮變異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惟土也埏以為馬變以為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為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蛾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為性行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楊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為惡惡可變為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為善御不能使不良為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駔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駑堯舜為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

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況親接形面相敦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唇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闓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夫肥沃



墝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墝而埆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钁鍤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钁鍤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為高而其高者反為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為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钁鍤更崇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為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

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鐵也冶工鍛鍊成為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為鍛鍊者變易故質況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為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



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真偽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偽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為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鉤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

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為善使之異類
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
刀劍鉤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
黃帝與炎帝爭為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
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欲得三
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可以為城
舉尾以為旌奮心盛氣阻戰為強夫禽獸與人殊形猶
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
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為同同類以鈞為異所由
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



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
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為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
慢易楚促急燕戇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
久居單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為人
用況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
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濕不覺疾病不知饑飽性已毀
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學
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眾見禮義之教學校勉
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
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

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試其士
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
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勇
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爭功之臣奉
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
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粱殊
然食能去飢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為用
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殘則授
不仁之氣泊而怒則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慈勇渥
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



之人罪故為惡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
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
也麴糵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糵人之
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多少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
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
而韋弦附身成為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
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貧劣宅屋不具牆壁宇達人
指皆之如財貨富貴起屋築牆以自蔽鄣為之具宅人
弗復非魏之行田百畝鄴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
為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鄴田道教猶漳水也

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
水工激上洛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
之迫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
得其驗人間之水汙濁在野外者清潔俱爲一水源
從天涯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他
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
若性陸賈說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心覺改悔
奉制稱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
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 吉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
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禎祥或以光氣傳言
黃帝妊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
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
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爲帝故能教物物爲
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蛇龍爲害
堯使禹治水驅蛇龍水治東流蛇龍潛處有殊奇之
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
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舜未逢堯鰥在側陋
瞽瞍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
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
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
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
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受
帝命踐天子祚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
服坐息帝嚳之處妊身怪而棄之隘巷牛馬不敢踐
之寘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
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烏孫王號昆莫匈奴攻
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銜肉往食之單于怪之
以爲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父
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牛
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昆莫不當死故烏銜肉就
而食之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
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於豬
溷中豬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
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令其母
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
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浮
爲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
故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妊時見氣從天下

而生棄之猪馬以氣吁之而生之長太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鼈爲橋天命不當死故有猪馬之扶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鼈爲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己曰臼出水疾東走毋顧明旦視臼出水即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爲水矣伊尹命不當溺故其母感夢而走推此以論歷陽之都其策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故齊襄公之難桓公爲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鮑叔佐桓公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鉤夫人身長七尺帶約其要鉤挂於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寸之內既微小難中



又滑澤鋩靡鋒刃中鉤者莫不蹉跌管仲射之正中其鉤中矢觸因落不跌亦旁肉命當富貴有神灵之助故有射鉤不中之驗楚共王有五子子招子圍子干子皙棄疾五人皆有寵共王無適立乃望祭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令五子齋而入拜康王跨之子圍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共王死招爲康王至子失之圍爲灵王及身而弒子干爲王十有餘日子皙不立又俱誅死皆絕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其王日之長短與拜去璧遠近相應也夫璧在地

中五子不知相隨入遠近不同壁紐若神將教跪之矣晉屠岸賈作難誅趙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宮母置兒於袴中祝曰趙氏宗滅乎若當啼即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遂脫得活程嬰齎負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於景公景公乃與嬰謀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爲文子當趙孤之無聲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子立命也高皇帝母曰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性好用酒嘗從王媼武負貰酒飲醉止臥媼負見其身常有神怪



每留飲醉酒售數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嫗當道而泣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既著聞矣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求之見其上常有氣直起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秦關王之高祖先至項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氣氣皆爲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往謝項羽羽與亞父謀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伯知之因與項莊俱起每劍加高祖之上項伯輒以身覆高祖之身劍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樊噲之

發至何以說之王天下初妊身有蛟龍之神既生酒舍見雲氣之怪夜行斬蛇蛇嫗悲哭始皇呂后望見光氣項羽謀殺項伯為蔽謀遂不成遭得良平蓋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竇太后弟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為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所在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臥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故果是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為章武侯夫積炭崩百餘人皆死廣



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為侯虞子大陳留東莫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一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眾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光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皇考為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怪之即

召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卜王長孫所長孫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是歲有禾生景天備火中三本一莖九穗長於禾一二尺蓋嘉禾也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廬始與李父等俱起到柴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在舊廬道南光耀憧憧上屬天有頃不見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舂陵城郭鬱鬱蔥蔥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前過舂陵何用知其氣佳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蔥蔥耳蓋天命當興聖王當出前



後氣驗照察明著繼體守文因據前基稟天光氣驗不足言創業龍興由微賤起於顛沛若高祖光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驗乎

子167 021

# 論衡卷第三

王充

偶會篇　骨相篇

初稟篇　本性篇

物勢篇　奇怪篇

##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劒，屈原自沉，子蘭、宰嚭誣讒，吳、楚之君冤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宰嚭適為讒，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為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為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興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傅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為二臣生，呂望、傅說為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曜相察；上脩下治，度數相得。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二龍之祆當效，周厲適闓櫝；褒姒當喪周國，幽王稟性偶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褒姒令幽王愚惑也。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謠之語當驗，鬬雞之變適生；鸜鵒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謠致鬬競，鸜鵒招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舜，丹朱為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星與昴星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厭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寅建使申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父歿而子嗣，姑死而婦代，非子婦嗣代使父姑死也，老少年次，自相承也。世謂秋氣擊殺穀草，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矣。夫物以春生夏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而終，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之；人終觸何氣而亡？論者猶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來，物死寒至，皆適遭也。人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死觸寒，或觸寒而不枯。壞屋所壓，崩崖所墜，非屋精崖氣殺此人也，屋老崖沮，命凶之人，遭屋適履。月毀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類通氣，性相感動。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

子167 025

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殺人者罪至大辟，殺者罪重死者命當盡也。故害氣下降，囚命先中；聖王德施，厚祿先逢。是故德令降於殿堂，命長之囚出於牢中。天非為囚未當死，使聖王出德令也；聖王適下赦，拘囚適當免死。猶人以夜臥晝起矣。夜月光盡，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晝日光明，人臥亦覺，力亦復足。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得也。雁鵠集於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遵民田之畢啄履民田，以食草粮。粮盡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石。象耕靈陵，亦如此焉。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佃。失事之實，虛妄之言也。

丈夫有短壽之相，娶必得早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相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水沃之，可謂水賊火。火適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敗，不為相賊。今男女之早夭，非水火之比，適自滅覆之類也。賊父之子，妨兄之弟，與此同召。同宅而處，氣相加凌，羸瘠消單，至於死亡，何謂相賊？或客死千里之外，兵燒厭溺，氣不相犯，相賊如何？王莽姑正君許嫁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未相加，遙賊三家，何其痛也！黃次公取鄰巫之女，卜謂女相貴，故次公位至丞相。其實不然。次公當貴，行與女會；女亦自尊，故入次公門。偶適然自相遭遇，時也。無祿之人，商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賊貨而命妨稼也。命貧居無利之貨，祿惡殖不滋之稼也。世謂宅有吉凶，徙有歲月。實事則不然。天道難知，假令有命凶之人，當衰之家，治宅遭得不吉之地，移徙適觸歲月之忌。一家犯忌，口以十數，坐而死者，必祿衰命泊之人也。推此以論，仕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適當退，君用讒口；時適當起，賢人薦己。故仕且得官也，君子輔善；且失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毀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己，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推此以論，人君治道功化，可復言也。命當貴，時適平；期當亂，祿直衰。治亂成敗之時，與人興衰吉凶適相遭遇。因此論聖賢迭起，猶此類也。聖主龍興於倉卒，良輔超拔於際會。世謂韓信、張良輔助漢王，故秦滅漢興，高祖得王。夫高祖命當自王，信、良之輩時當自興，兩相遭遇，若故相求。是故高祖起於豐沛，豐沛子弟相多富貴，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適相應也。趙簡

子慶太子伯魚立廢子無恤無恤遵賢命亦當君趙也世謂伯魯不肖不如無恤伯魯命當賤知慮多泯亂也韓生仕至太傅世謂賴倪寬實謂不然太傅當貴遭與倪寬遇也趙武藏於袴中終日不啼非武掩其口閉其声也命時當生睡臥遂中也故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財削土免侯罷退令相罪法明白祿秩適極故厲氣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苦必飢虛耗之家矣

##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皋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記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目為黃帝史晉公子重耳仳脅為諸侯霸蘇秦骨鼻為六國相張儀仳脅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体佼好而衆人怪之曰平

弘卅一丁丑補刊四論衡三

何食而肥及韓信為滕公所鑒免於鈇質亦以面狀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公主高祖為泗上亭長當去歸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況

弘卅十一丁丑補刊四論衡

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正君父穉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為天下母是時宣帝世也元帝為太子穉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為皇后君上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為成帝正君為皇太后竟為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為天下母而前所許

三家及趙王為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為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為偶不宜為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有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則必別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富貴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為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為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黥布當先刑而乃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衛青父鄭季與陽信公主

家僮衛媼通生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為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為大將軍封為萬戶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推亞夫乃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為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為丞相後以疾免其子為亞夫買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以為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怨而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傅為諸生時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之敬徒舍從

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丞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夫鉗徒許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尊鼎不在陪廁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犬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朝賜劒而死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為人隆準長目鷙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實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準況古今不聞者必衆多非一皆有其實稟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皋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儽儽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 初稟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

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烏則武王受命文王受命於天天用雀與魚烏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烏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脩己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魚烏天使爲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也如實論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曾孫公劉居邰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爲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內以爲性外以爲體體者面輔骨法生而稟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郎將大夫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稟富貴之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仕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望高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證

也在母身中稟天聖命豈長大之後脩行道德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爲胎之時已受之矣劉媼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光武生於濟陽宮夜半無火內中光明軍下卒蘇永謂公曹史充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王武王得赤雀魚烏乃受命非也上天壹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爲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雌雄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彊彊則雄自率將雌雄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爲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彊自爲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爲栽蘖稍生莖葉成爲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成爲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或曰王者生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封拜乃敢即位赤雀魚烏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爲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魚

是有為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不
求内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起王猶管
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
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為朋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蛇
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勇氣
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蛇誅秦殺項同一實也周之
文武受命伐紂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
文武受雀魚之命誤矣難曰康王之誥曰冒聞于
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加無命 文經何為言
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



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
康叔勉使為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于天天乃大命
之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
眷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效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
乃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
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天
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命直
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
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王

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
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為非天驅赤
雀使告文王云當為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赤雀及
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祐也吉人舉事無不利者
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黯然諧合若或使之
出門閒告顧睨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
魚躍烏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
飛而聖遇也白魚入于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
夫劉琨前為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
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言偶可謂
合於自然也



##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為
之防樂為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
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
為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
能實定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
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
則有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
篇密子賤漆彫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

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祁勝爲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也然而丹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爲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眊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爲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一有子曰字）

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爲金木之爲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壹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爲人性惡其善者僞也性惡者以爲

惡性也偽者長大之後勉使為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為兒以種樹為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為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為唐司馬俎豆之弄為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為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為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為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為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義義挹於善不能為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蹻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己口能論賢性惡不為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

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為陽性為陰也不據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為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不忍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為陰情為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酆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

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蟣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為鑪，萬物為銅，陰陽為火，造化為工乎？案陶冶者之用火爍銅燔器，故為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為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人稟氣不能純一，若爍銅之下形，燔器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興喻人皆引人事。人事有體，不可斷絕。以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範為形，故作之也；燃炭生火，必調和鑪竈，故為之也。及銅爍不能皆成，器燔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播種，故為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欲為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為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為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蠆之蟲，皆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為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行之道也。五藏在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輒相賊害；一人

之身胷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效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

[illegible]一 [illegible]

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齧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爲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案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強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誅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鴞之啄鵠鴈未必鷹鴞生於南方而鳩雀鵠鴈產於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爲負是而直者爲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爲勝或

[illegible] 二十二 [illegible]

詘弱綴跲蹥蹇不比者爲負以舌論訟猶以劍戟鬭也利劍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筋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大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鵲食蝟皮博勞食蛇蝟蛇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爲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爲越僮所鉤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強服於羸也

#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卨母吞燕卵而生卨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坼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卨逆生闓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赧王奪於秦是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己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坼不副者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闓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闓背而出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兔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卨母咽燕卵與兔吮毫同實也禹卨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闓背夫如是闓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為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閻樂斬胡亥項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為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為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為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為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鳩雀施氣於鴈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審龍之子子性類父龍能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焉萬物生於土各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含血之類相與為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雄雀見牝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或曰夏之衰二龍鬬於庭吐漦於地龍亡漦在櫝而藏之至周幽王

子167 016

發出龍漦化為玄黿入于後宮與處女交遂生褒姒玄黿與人異類何以感於處女而施氣乎夫玄黿所交非正故褒姒為禍周國以亡以非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道接會何故二帝賢聖與褒姒異乎或曰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熊來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後問當道之鬼鬼曰熊羆晉二卿之先祖也熊羆物也與人異類何以施類於人而為二卿祖夫簡子所射熊羆二卿祖當亡簡子當昌之秋也簡子見之若寢夢矣空虛之象不必有實假令有之或時



能羆先化為人乃生二卿魯公牛哀病化為虎人化為獸亦如獸為人玄黿入後宮殆先化為人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天人同道好惡均心人不好異類則天亦不與通人雖生於天猶蟣虱生於人也人不好蟣虱天無故欲生於人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為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為聖王高后稷不聖如聖人皆當更稟十二聖不皆然也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此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姒氏

子氏姬氏則因依放空生怪說猶見鼎湖之地而言黃帝升天之說矣失道之意還反其字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為其下土乃為女旁巨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況夏殷亦知子之與以非燕子薏苡也或時禹契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跡也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為姓世間誠信因以為然聖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生其說彼詩言不坼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身也儒生穿鑿因造禹契逆生之



說或於龍與神遇猶此率也堯高祖之母適欲懷妊遭逢雷龍載雲雨而行人見其形遂謂之然夢與神遇得聖子之象也夢見鬼合之非夢與神遇乎安得其實野出感龍及蛟龍居上或堯高祖受富貴之命龍為吉物遭加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證也光武皇帝產於濟陽宮鳳皇集於地嘉禾生於屋聖人之生奇鳥吉物之為瑞應必以奇吉之物見而子生謂之物之子是則光武皇帝嘉禾之精鳳皇之氣歟案帝繫之篇及三代世表禹鯀之子也契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帝嚳之妃也及堯亦嚳之子帝王之妃何為適草野古時雖質

禮已設制帝王之妃何爲浴於水夫如是言聖人更禀氣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實者聖人自有種世族仁如文武各有類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王皆祖黃帝黃帝聖人本禀貴命故其子孫皆爲帝王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見於物則效於夢矣

論衡卷第三

# 論衡卷第四

書虛篇　變虛篇　　王充

## 書虛篇

世信虛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覩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尚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并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書言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爲然殆虛言也夫季子恥吳之亂吳欲共立以爲主終不肯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委國饑死不嫌貪刀鉤廉讓之行大可以況小小難以況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貪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

之即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北生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明矣既不恥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賢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處尚不取金況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金憐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



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昌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一有人字皆以為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illegible]螺遠也案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

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昌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昌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脈筋脈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



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暫望倉卒安能致此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土聖人以天下為家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恒山以為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

人舉事又其宜適也禹王如舜事至無所改巡狩所至
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
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爲帝與禹分部行治鴻
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
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吳君高
說會稽本山名夏禹巡守會計於此山因以名郡故
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
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宜聽君高
之說誠會稽爲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如禹始東
死於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安所會計百王治定
則出巡巡則輒會計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百王
承平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
湮滅者不可勝數如審帝王巡狩輒會計會計之
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國成名猶萬物之名
不可說也獨爲會稽立歟周時舊名吳越也爲吳越
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狀當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
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賢聖之才莫能說君
高能說會稽不能辨定方名會計之說未可從也巡
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爲裸國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
計如何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

爲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
然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
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爲舜
禹耕何天恩之偏駁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寧處故
舜死於蒼梧禹死於會稽勤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
中國故天痛之夫天報舜禹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
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
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
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
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禹貢曰彭
蠡既瀦陽鳥攸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
自食苹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
俗則謂爲舜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
陵者邪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
鴟夷橐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
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
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
也言其恨恚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
湘江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
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菹子

路而漢亨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菹汁瀋漎勇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讎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為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為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為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為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絕精魂飛散安能為濤使子胥之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為羹菹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王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為虛言今子胥不能

正論

完體為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驅水往來豈報讎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為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泛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為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為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為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為濤誰居溪谷為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為濤子胥之身聚岸漼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為濤子胥之怒以月為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為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為濤猶謂二女之精為風也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為之卻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卻不湍其墓也世俗信之是故儒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卻流為證如原省之

猶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應天
死操行絕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
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子之
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
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
為孔子卻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
尊敬如泗水卻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
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卻流
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卻
流無以異則泗水卻流不為神怪也傳書稱魏公子
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鸇擊鳩鳩走
巡於公子案下鸇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即
使人多設羅得鸇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
鸇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為
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鸇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
人不能使鳥獸為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鸇低頭
自責鳥為鸇者以千萬數向而擊之安得其一能低頭
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
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鳥與人異

謂之能悔也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
鸇鸇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能仰視緣
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鸇服過蓋言語之次空
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傳書言齊桓
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
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案桓公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以故諸侯服從莫
敢不率非內亂懷鳥獸之性者所能為之夫率諸侯朝
事王室恥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恥禮之不存內何犯
禮而自壞外內不相副則功無成而威不立矣世稱
桀紂之惡不言淫於親戚實論者謂夫桀紂惡微於
亡秦亡秦惡微於王莽無淫亂之言桓公妻姑姊七人
是惡於桀紂而過於亡秦王莽也春秋采毫毛之美貶
纖介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姜齊襄公之妹
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郜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奸何宥於桓公隱而
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穀梁何諱不言案
桓公之過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爭立
齊亂公薨三月乃訃世聞內嬖六人嫡庶無別則言
亂於姑姊妹七人矣傳書言齊桓公負婦人而朝諸

傳此言桓公之淫亂無禮甚也夫桓公大朝之時負
婦人於背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方脩仁禮崇脩肅
敬負婦人於背何以能率諸侯朝事王室葵丘之會
桓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睚眥不得[illegible]九國
畔去況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肯留或曰管仲告諸
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創不衰愈諸侯信管仲
故無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當時諸侯
千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婦人管仲為君諱也
諸侯知仲為君諱而欺已必恚怒而畔去何以能久
統會諸侯成功於霸或曰桓公實無道任賢相管仲



故能霸天下夫無道之人與狂無異信讒遠賢反害
仁義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桀殺關龍逢紂
殺王子比干無道之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
能用管仲故知桓公無亂行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
良之臣臣賢君明之驗奈何謂之有亂難曰衛靈公無道
之君時知賢臣管仲為輔何明桓公不為亂也夫靈公
無道任用三臣僅以不喪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
人拔甯戚於車下責苞茅不貢運兵攻楚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矣
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

負扆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扆南面之坐位也
負扆南面鄉坐扆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
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
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為
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
世俗傳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眾稱
伯夷伯夷稽首讓於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斷
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蓂
一作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來之
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為余子孰能



賤之遂載以歸析橑斧斬其足卒為守者孔甲之欲貴
之子有餘力矣斷足無宜故為守者今夔一足無因
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
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焉
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日去一
人作自鑿井後不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
丁公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
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為得人
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負婦人而坐則云
婦人在背知婦人在背非道則亦管仲以婦人治疽

之言矣使桓公用婦人徹胤服婦人於背女氣瘡可去以婦人治疽方朝諸侯桓公重衣婦人襲裳女氣分隔負之何益桓公心始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人以見諸侯乎傳書言聶政為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虛也夫聶政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信也傳書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荊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麗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說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其眼使之擊筑漸麗乃置鉛於筑中以為重當擊筑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秦王顙秦王病傷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傷三月而死虛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始皇始皇殺軻明矣二十一年使將軍王翦攻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以筑擊始皇不中誅漸麗當二十七年游天下到會稽至琅邪北至勞盛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臺始皇崩夫讖書言始皇還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病筑瘡三月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恒病瘡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也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耳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徙審則延命延命明則景公為善天佑之也則夫世間人能為景公之行者則必得景公佑矣此言虛也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為景公則雖不聽子韋

之言不能滅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
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
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
之穢禳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回德方國將至何
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
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
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欲移熒惑之禍也宋
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為子韋晏子為宋
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熒惑徙三
舍延二十一年獨不多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壽
何天祐宋之偏而齊之不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心
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
則其先必有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
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為守心也使景
公有失誤之行以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之守
心桑穀之生朝高宗消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
卻熒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熒惑守心不
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去何以效
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夫三惡言不能

使熒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
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天祐善
之意應誠為福之實也子韋之言天處高而聽卑君
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地無異諸
有體者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
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之語弗能聞也人坐
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尚不見其體安能聞其聲何
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
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
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為吉凶
誤矣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相曉雖
五帝三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況天與人異體音與
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為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
耳高不能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辭
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
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氣變此
皆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
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
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淡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
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

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火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行上不及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不堯舜惡人莫不桀紂堯舜操行多善無移熒惑之效桀紂之政多惡有反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爲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虛語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民者天使熒惑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天之有熒惑也猶王者之有方伯也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問罪於臣臣明罪在君雖然可移於臣子與人民設國君計其言令其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釋國君之罪更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之罪非國人之事也方伯不聽自國君之罪熒惑安肯移禍於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也曰景公聽乎言庸何能動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其言釋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肯徙去三舍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星徙之實未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驗矣宋衛陳鄭

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於子產有以除之子產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卻也使子產聽梓慎四國能無災乎堯遭鴻水時臣必有梓慎子韋之知矣然而不卻除者堯與子產同心也案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審如此言禍不可除星不可卻也若夫寒溫失和風雨不時政事之家謂之失誤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若熒惑守心若必死猶亡禍安可除脩政改行安能卻之善政賢行尚不能卻出虛華之三言謂星卻而禍除增壽延年享長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言熒惑之禍非寒暑風雨之類身死命終之祥也國且亡身且死妖氣見於天容色見於面面有容色雖善操行不能滅死徵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滅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人或謂之曰此必死之徵也雖然可移於五鄰若移於奴役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爲善言之故滅而當死之命肯爲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然則熒惑安可卻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熒惑守心未知所爲使景公不死也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星三徙於三舍乎一徙歷於三舍也案子韋之言曰君有君人

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亦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熒惑守心為善言卻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熒惑食心乎為善言卻為惡言進無善無惡熒惑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熒惑守心為旱災不為君有咎子韋不知以為死禍信俗至誠之感熒惑之處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審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自以著已之知明君臣推讓之所致見星之數七因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齊太卜無以異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已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子韋之一言遂為其是案子韋書錄序秦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星當自徙子韋以為驗實動離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論衡卷第四

論衡卷第五　　王充

異虛篇　　感虛篇

## 異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己行祖己之言脩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文脩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祖己之言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己之言政何益於不亡高宗之脩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脩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能況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穀為亡之妖亡象已見雖脩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鸜鵒來巢師己採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鸜鵒之言見今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為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己處之禍意如占使昭公聞師己之言脩行改政為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鸜鵒之謠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鸜鵒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為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漦而去夏王櫝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漦流于庭化為玄黿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為千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為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戰時言以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褒姒不得不生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得不亡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流播於九河使堯禹卻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為夏也其當亡也

猶秋氣之當爲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覩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也必然猶驗之今詳脩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見於夏時人何以知桑穀之主不爲紂亡出乎或時祖己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己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間改政脩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己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武皇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觝使謁者終軍議之軍



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爲一也麒麟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爲野物獸草何別終軍謂獸爲吉祖己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雊祖己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駮不同且從祖己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盧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爲凶朱草蓂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蓂莢皆草

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爲不吉何故謂之瑞且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是議朱草蓂莢善草故爲吉則是以善惡爲吉凶不以都野爲好醜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知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爲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則麞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爲天有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災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



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熟之應天不熟或爲災或爲福禍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書記者皆云天雨穀者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夜哭此方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而和且猶謂之善況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何以爲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猶爲重厚況遺人以絲帛與縷布乎夫絲縷猶陰陽帛布猶成

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之凶夫雨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暢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為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禾朱草蓂莢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蠶蠶為絲絲為帛帛為衣衣以入宗廟為朝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遶輪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見太

正德十六年[illegible]

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共嚴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死夫蛇繞左輪審為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宜疾薨今獻公不死太子伏劍御者之占俗之虛言也或時蛇為太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之生與蛇遶左輪相似類也蛇至實凶御者以為吉桑穀實吉祖已以為凶禹南濟於江有黃龍負舟舟

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皆為吉而禹獨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穀比於龍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尚為不吉殆有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為吉而殷朝不亡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鬬倒之者勝文公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盬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向令文公問庸臣必曰

[illegible]

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占占為凶猶彗當埽未搏在下為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占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臥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祖已信常之占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為福之言到今不實

##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燋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

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
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
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
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
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
之地火不為見射而滅天火何為見射而去此欲言
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為虧蓋誠無堅則亦
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
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流濫中國為民大害堯何不推
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為害不能射河使



水不為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
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天天亦遠使其
為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為體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
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
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
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
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
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
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
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時士

衆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
歌後舞未必其實麾風而止之迹近為虛夫風者氣也
論者以為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
以佑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
求索己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
增己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目大言
父母肯貰之乎如風天所為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
為瞋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瞋目以麾
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或時武
王適麾之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王不能



止風矣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
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動天
專心一意委務積神精通于天天為變動然尚未可
謂然襄公志在戰為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
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曰星有
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
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從變明日月
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襄公之所欲星
之在天也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廨也二十八
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舍乃三十

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爲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間令日卻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熒惑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鬬惡日之暮以此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爲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聖人之身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時戰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傳書言荊軻爲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此言精感天天爲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昴實也言荊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昴者虛也夫以筯撞鍾以筭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爲雖積銳意猶筯撞鍾筭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豫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篡高祖高祖亦心動二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加己狂人未必念害己身也然而己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

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己者之所爲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睹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也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爲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爲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爲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聖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豈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閉於夏臺文王拘於羑里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羑里關鑰毀敗湯文涉出而雨粟陳蔡孔子食飽乎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

今天雨粟馬生角大抵皆虛言也太史公書漢世賢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為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為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為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為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向之者悽愴感慟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為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鄉水火而泣能湧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嘆天為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嘆實也言天為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冤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冤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冤尚未足

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為二子感動獨為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奇之冤何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熯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冰置庖廚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廚之醜類也一仰天嘆天為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興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illegible]之家曰人[illegible]溫夏刑則寒寒不[illegible]不兼日刑未[illegible][illegible]一夫冤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是寒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氣或時燕王好用刑寒氣應至而衍囚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其歎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癃病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

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爲是世俗觀見信以爲然原省其實殆虛言也夫淸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淸角木音也故致風雨如木爲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曠能鼓淸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學之時宿昔習弄非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曠學淸角時風雨當至也傳書言瓠芭鼓瑟淵魚出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淸角一奏之有玄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吁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奇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爲不樂然而魚聽仰秣玄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風雨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淸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癃病傳書之家信以爲然世人觀見遂以爲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脩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

平自立矣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䴡其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言剪髮䴡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爲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脩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得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素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尺形中有五常有瘴（一作癉）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愈況以在天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中之形

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乎夫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湛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



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為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為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致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以雲雨論之雨穀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之夫雲雨

出於丘山降散則為雨矣人見其從上而墜則謂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為雪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武三十一年中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夷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熟垂委於地遭疾風暴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穀集墜於中國中國見之謂之雨穀何以驗之野火燔山澤山澤之中草木皆燒其葉為灰疾風暴起吹揚之參

天而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飛而集之類也而世以為雨穀作傳書者以變怪天主施氣地主產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為也今穀非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變因類生地之物更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何獨生於天乎傳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言龍井有害故龍神為變也夫言龍登玄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言為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同一實也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為耕耘者何故無變

神農之揉木爲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
以爲田鑿地以爲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饑
天地鬼神所欲爲也龍何故登玄雲神何故棲崑崙
夫龍之登玄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
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龍相應龍乘雲
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爲也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
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有井
矣唐虞之時豢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末政衰龍乃隱
伏非益鑿井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
百神何故惡人爲井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之欲
飲之欲憎井而去非其實也夫益殆不鑿井龍不爲鑿
井登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也傳書言
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輦者之
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虛言也夫
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脈不通也治癰腫者可
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
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憂深於景
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賢人若輦者
之術乎將洪水變大不可以聲服除也如素縞而哭

悔過自責也堯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責梁山堯時山
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河壅天雨水踊二者之變
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輦者治壅河用自責變
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聖變復之實也凡變復
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溫
溫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刑逐暑皆緣五行之
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
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
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竟注東去遭伯宗得輦者之
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流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
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山恆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
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
變復乎傳書言曾子之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
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搤其
臂曾子臂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
去吾搤臂以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
病精神輒感曰此虛也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乃謂
德化至天地俗人緣此而說言孝悌之至精氣相動
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輒痛曾母病曾子亦病乎曾
母死曾子輒死乎考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

然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
心動開關問歌者爲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
心悲意動開關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
野不聞號呼之聲母小搤臂安能動子疑世人頌成
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爲空生母搤臂之說也世
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
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
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閩虻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
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閩虻能不入其舍
乎閩虻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



如謂蝗蟲變與閩虻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
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
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
入界卓公賢名稱於世世則謂之能卻蝗蟲矣何
以驗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
聚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
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
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
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
明矣

論衡卷第六　王充

福虛篇　禍虛篇
龍虛篇　雷虛篇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爲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
爲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
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
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
爲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爲然
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



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
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
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宰監
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
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
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
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
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
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譴蛭恐庖厨監
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所爲也

惠王通譴菹中何故有蛭庖廚監食皆當伏法然能
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廚罪
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安不病
今則不然強食害己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
御下之威無御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廚監食失甘
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菹中大如蟣虱非意所能覽非
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廣有
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菹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
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譴不肖二也菹中
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
足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菹中
可復隱匿而強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
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譴蛭世謂之賢賢者操
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
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為推不
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眾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
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
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死而腹
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
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

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
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
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
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因再拜賀
病不為傷著已知來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韋
之言星徙太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宋人有好善行
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
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
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
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
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
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
修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修
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
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
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獲死亡
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
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眾並全而
歸兵矢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
為善人報者為乘城之間也使時不盲亦猶不死盲

子167 05

與不盲俱得脫免神使之盲何益於當宋國之饑
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析
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善惡之實也
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之氣盲盲偶解之後盲偶自愈
世見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
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之祐矣
楚相孫叔敖為兒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
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蛇死向者出見兩
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對曰我
恐後人見之即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
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為楚相
埋一蛇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見兩頭
蛇輒死者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
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生無命在
一蛇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
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何也嬰曰
五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戶乎
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而及之
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月舉子之忌
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猶五月舉子也五月舉子



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見
兩頭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獲二福如埋十
蛇得幾祐乎埋蛇惡人復見叔敖賢也賢者之行豈
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時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
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為乃見殺人之蛇豈叔
敖未見蛇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蛇除其過天
活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敖之賢在埋蛇
之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
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
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
夭死堯舜桀紂猶為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
夫諡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為死諡穆者誤亂之
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
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諡美於穆
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
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眾善人順道惡人違天
然天亦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命善人常
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為殤子惡死何哉

## 禍虛篇

世謂受福祐者既以為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為

以子故而喪
明故有罪
也註詳矣
明喪得為
罪

惡所得以為有況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
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
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
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
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
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
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拜受其過曾子



皆以為然如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失
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罪
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謂之
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
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
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
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
言命命非過也且夫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
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
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痛

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
夭子路葅醢早死葅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
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子夏之喪
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重也喪親
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
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
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
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敘行未在上第也秦
襄王賜白起劍白起伏劍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
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



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己前罪服更
後罰也夫白起知己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
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于天如用兵妄傷殺則
四十萬眾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無罪
而竟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
罪伏天之誅由是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
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嘆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
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徑
萬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即吞藥
自殺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痍

傷未瘳而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救百姓之急養
老矜孤脩殷庶之利而務興功此其子弟過誅不亦
宜乎何與乃罪地脉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
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絶脉罪至當死地發爲物何
過於人而蒙恬絶其脉知已有絶地脉之罪不知地
脉所以絶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非何以異太史公
爲非恬之爲名將不能以彊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
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蠶室如太史公
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
以不彊諫故致此禍則已下蠶室有非者矣已無非
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行云七十
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
卒夭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
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横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
遵何哉若此言之顔回不當早夭盜跖不當全活也
不怪顔淵不當夭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漢將李廣
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
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攻取侯者
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土之功以得見
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

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嘗反吾詐
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
矣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
也李廣以之爲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
恨不王何召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
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
以爲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
軍衛青在建章宮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
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
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實
而有效王朔之言虚而無驗也多横恣而不離禍傾
道而違福王朔之說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類也倉
卒之世以財利相劫殺者衆同車共船千里爲商至
闊迥之地殺其人而并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葬
在水爲魚鼈之食在土爲螻蟻之糧惰窳之人不力
農勉商以積聚遭歲饑饉腹餓不飽推人若畜割而食
之無君子小人並爲魚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覺
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
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陽遂富厚安樂天不責
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以人

為食加以遲禍使之天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使知不可為非之驗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審然傳書李斯妬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欺舊交擒魏公子卬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交故受患禍之報也夫韓非何過而為李斯所幽公子卬何罪而為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賊賢欺交幽死見擒何以致之如韓非公子卬有惡天使李斯商鞅報之則李斯商鞅為天奉誅宜蒙其賞不當受其禍如韓非公子卬無惡非天所罰李斯商鞅不得幽擒論者說曰韓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知之故受戮殃夫諸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如賊賢則被所賊者何負如逆道則被所行之道何非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甯戚隱阨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阨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甯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為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堯禪舜立為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為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 龍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屋室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言也夫天之取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為天使猶賢臣為君使也反報有時無為取也如以龍滑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用為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為復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名雷電為天怒取龍之子無為怒也且龍之所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舡荆人大非渡淮南龍繞舟東海之上有菑丘訢勇而有力出過神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沒訢怒拔劍入淵追馬見兩蛟方食其馬手劍擊殺兩蛟由是言之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間明矣在淵水之中則魚鼈之類魚鼈之類何為上天天之取龍何用為哉如以天

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閒無爲乘龍也仙人騎龍天爲仙者取龍則仙人含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鵠之狀無爲騎龍也世稱黃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則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之性有神與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蛇亦有神與不神神龜神蛇復升天乎且龍䆁何氣而獨神天有倉龍白虎朱鳥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龍虎鳥龜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神也人爲倮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俱爲物長謂龍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者謂龍神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天地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爲神今龍有形有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爲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鱗蟲三百龍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安得無體何以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濁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爲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

論衡六　十二

龍蛇之人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蛇尾由此言之馬蛇之類也慎子曰蜚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與螾蟻同矣韓子曰龍之爲蟲也鳴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餘人或嬰之必殺人矣比之爲螾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蛇馬之類明矣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必將食龍肝豹胎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獸肝胎非一紂索不易得之物故箕子痛之也春秋之時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

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不得遷
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
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
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
湮不育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
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后劉之人故潛藏伏匿出
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路人謂之神如存其官而
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經言之以
慎子韓子證之以俗世之畫驗之以箕子之泣訂之
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不以雷
電取龍明矣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妄矣世俗之言
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又言升天又
言尺木謂龍從木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
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擊樹木之時龍適與
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
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
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
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為感也
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水
激薄則鳴而為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

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
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為雷電則為天取龍
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
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為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
龍龍不升天當蔔丘訢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
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
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取龍龍為天用
何以死蛟為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雲雨蜚而乘雲
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
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
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蛇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獨謂
之神失龍之實誣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為神者
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
以為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為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為
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
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鵡
能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為神豫讓子貢神
也孔子曰游者可為網飛者可為矰至於龍也吾不
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
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

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况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
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 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
世俗以爲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
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
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呴吁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
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
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
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



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爲隆隆者天怒呴吁之
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
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
人同罪龍殺而已天爲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
過而怒之殺人不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
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說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
可從何以效之案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
隆之聲臨人首上故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
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爲雷所殺
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

且口着乎体口之動與体俱當擊折之時聲着之地
其衰也聲著于天夫如是聲着地之時口至地体亦
宜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
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
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体遠非
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体
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以東
西南北妄雲而宜晦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百
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晦冥百里
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着於天天



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動
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蒼之天也如謂天神
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天
地相與夫婦也其即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笞之致
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怒
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天有怒則
有喜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善
天亦宜以善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喜亦
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有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
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知天

子167 065

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呴吁喜則歌笑比聞天之怒
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怒不喜
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且雷之
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為天怒時或徒雷無所
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必有賞
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行也政
事之家以寒溫之氣為喜怒之候人君喜即天
溫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劉媼曾息
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施氣宜喜
之時也何怒而雷如用擊折者為怒不擊折者為喜



則夫隆隆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怒喜同音
與人乖異則人何以效之天怒且喜食人以不潔淨
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宜也尊不
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
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心猶人之用意人君罪惡初聞
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曰如得其
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
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罰
過怒而擊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惡也說雨者以為天
施氣天施氣氣渥為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澍人不喜

不施恩天不說不降雨謂雷天怒雨者天喜也雷起
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日
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且怒喜具形
亂也惡人為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天行也冬雷
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
謂之天怒竟虛言也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
物之飲食天不能知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
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豈謂貴賢加意賤愚不
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闇也犬豕食人腐臭食
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洿人飲食人



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則亦能原人
人誤以不潔淨飲食人人不知而食之耳豈故舉腐
臭以予之哉如故予之亦不肯得呂后斷戚夫人手
去其眼置於廁中以為人豕呼人示之人皆傷心惠
帝見之病臥不起呂后故為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
輒殺之不能原誤反而責故天治悖也夫人食不淨
之物口不知大其洿也如食已知之名曰腸洿戚夫
人入廁身體辱之與洿何以別腸之與體何以異為腸
不為體傷洿不病辱非天意也且人聞人食不清之物
心平如故觀戚夫人者莫不傷心人傷天意悲矣天悲

戚夫人則怨呂后案呂后之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
熒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春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
六月雷擊殺會稽鄞專日食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
而雷殺之舟人洿溪上流人飲下流舟人不雷死天
神之處天猶王者之居也王者居重關之內則天之
神宜在隱匿之中王者居宮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
紫宮軒轅文昌之坐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
天神在四宮之內何能見人闇過王者聞人過以人
知天知人惡亦宜用鬼使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
宜使鬼神如使鬼神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王斷刑



以秋天之殺用夏此王者用刑違天時奉天而行其
誅殺也宜法象上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人相違
非奉天之義也或論曰飲食不潔淨天之大惡也殺大
惡不須時王者大惡誅及大逆無道也天之大惡飲
食人不潔清天之所惡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
者宜法天制飲食人不潔清之法爲死刑也聖王有天
下制刑不備此法聖王闕略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
治陰王者治陽陰過闇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
曰陰過非一也何不盡殺案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
怒不旋日人怨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

曾用夏也以冬過誤不輒擊殺遠至於夏非不旋日
之意也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
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
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
之意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
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
之虛妄之象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
而爲連鼓之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也相扣而音
鳴者非鼓即鐘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鐘邪如審是也
鐘鼓而不空懸須有筍簴然後能安然後能鳴今鐘鼓

無所懸著雷公之足無所蹈履安得而爲雷或曰如此
固爲神如必有所懸著足有所履然後而爲雷是與人
等也何以爲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垠
故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爲神如無形
不得爲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謂之神龍升天
實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
故圖畫升龍之服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
人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
乎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
足不蹈於地安能爲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

謂仙人畫仙人之形為之作羽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
復着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
為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
也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呴吁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
怒引連鼓也審如說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
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二家相違也并而是之無是
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
虛妄之論勝也禮曰刻尊為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
一伸為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軫或作校較)鬱律㟪壘之
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軫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軫



之音也魄然若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
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
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
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
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為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
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
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㸌裂若雷之音矣或近
之必灼人體天地為鑪大矣陽氣為火猛矣雲雨為
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
冶工之消鐵也以土為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

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
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
痛也夫雷火也氣剡人人不得無跡如炙處狀似文
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
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
著其文字不當闇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
天地所為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亦天所為也何故
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
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為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
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剡之跡非



天所刻畫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
虛妄之俗好造怪奇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
而死即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燋中身則皮膚灼焚
臨其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為雷燒石色
赤投於井中石燋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
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
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雷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
雷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
為火有五驗言雷為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為天怒虛
妄之言難曰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

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及己也如雷不為天怒其擊不為罰過則君子何為為雷變動朝服而正坐乎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不安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己亦宜變順天時示己不違也人聞犬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況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輷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記所謂皆君子也君子重慎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無陰闇食人以不潔清之事內省不懼何畏於如雷如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為己也如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過之人君子恐偶過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動不能明雷為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過故人畏之如審罰有過之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無為恐也宋王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眾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罰不善善者胡為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毋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群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群臣畏懼宋王大怒夫宋王妄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妄擊故君子變動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論衡卷第六

論衡卷第七

道虛篇　語增篇

王充

## 道虛篇

儒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群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吁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公記誄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群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實黃帝者何等也號乎諡也如諡臣子所誄列也誄生時所行為之諡黃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誄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黃諡法曰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諡非得道之稱也百王之諡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也如黃帝之時質未有諡乎名之為黃帝何世之人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世號諡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淵也案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群臣葬其衣

黃帝騎龍而升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
不宜遺黃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
見其升天知其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
無以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此載太山
之上者七十有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
成事立致治太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
禪焉夫修道求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
憂事則害性世稱堯若腊舜若腒心愁憂苦形體羸
癯使黃帝致太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
道黃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
和形體肥勁是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
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
優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
聖人不仙黃帝何為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
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
山銅鑄鼎而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
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即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
山上故曰會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
方伎不升天也無會計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
實也里名勝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

謂民朝起者歌也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
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
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
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雞食之并隨王而
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
也雖貴為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
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
羽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
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
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
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
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
火可革更也蝦蟆化為鶉雀入水為蜄蛤稟自然之
性非學道所能為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
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
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為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
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
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
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

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為物熟驗白為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安可復却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燋魚鮮煑之熟也燋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燋熟猶衰老也夫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為仙為仙體輕氣彊猶未能升天令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始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升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安嗣為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為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景亂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為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玄準鴈頸而戴肩浮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敖乃視之方卷然龜背而食合梨一本作盧敖仍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為倍俗去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幼而游至長不偷解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悖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至此此猶光日月而戴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生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窔屼也若我南游乎罔浪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乎杳冥之黨而東貫須懞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則營此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壹舉而能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士者舉臂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敖目仰而視之不見乃止喜心不怠悵然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

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有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措與蛇不同聞為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蜊之肉與庸民同食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或時盧敖學道不仙遊乎北海離衆遠去無得道之效慙於鄉里負於論議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作夸誕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為有求仙之未得期數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並聞當時並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雞犬升天者況盧敖一人之身獨行絕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蒲坂項曼都之語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悽愴口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為過忽然若臥復下至此河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

上天矣何為不仙已三年乃復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其復還者皆復育化為蟬羽翼既成不能復化為復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有羽翼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盧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遠方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歸家慚愧無言則言上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己殆有之故成而復下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痟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

子167 072

王使覆殺之乃死夫文摯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
不燋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
而烹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為一覆之故絕氣而死非
得道之驗也諸生息之物氣絕則死死之物烹之輒
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
氣隔息不得泄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輒爛矣
何則體同氣均稟生於天共一類也文摯不息乎與
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令文摯息乎烹之不死非也
令文摯言言則以聲聲以呼吸之動因血氣之
發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今言烹
之不死一虛也既能烹煮不死此真人也與金石同
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今言文摯覆之
則死二虛也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
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絕而死矣寒水沒人尚不得
生況在沸湯之中有猛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
虛也人沒水中口不見於外言音不揚文摯之時
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口不見則言不揚文摯
之言四虛也烹死之人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癡愚
之人尚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群臣宜見其奇奇
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今言三日三夜

歎世學
名家如
道家多
甚此術

無臣子所出之言五虛也此或時聞文摯實烹而
輒死世見文摯為道人也則為虛生不死之語矣猶
黃帝實死也傳言升天淮南坐反書言世世好傳虛
故摯之語傳至於今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異之人
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為仙踰百不死共謂之仙矣何
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卻老方
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
而能使物卻老其術以方遍諸侯無妻人聞其能使
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為不治
產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爭事之少君資好方
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餘者
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為兒從父識其處
一座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
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
器一宮盡驚以為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
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中
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
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於巖石之間尸為虎狼狐狸
之食則世復以為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
壽年未至百與眾俱死矣愚夫無知之人尚謂之

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
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
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
諸學道死者骨肉俱在與恒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
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
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
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蟬之去復育無以
神於復育況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殆虛妄也夫其
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
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
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為
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四十五老父為
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為不識武帝去
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聞宮殿之內
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
事之人見舊劍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
之時乎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
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
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

以老子而為有後議天下無有仙道矣

有谷道祠竈卻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器知九十
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遲
死之人也況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
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
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為上所信朔無入海之
役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
五利之類耳況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
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年
長人見其面狀少肚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射
覆為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為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
夫人以精神為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
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為真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
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與人相類者矣未
足以言也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
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夭
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
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
道偶其性命亦自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
老子以術度世矣世或以辟穀不食為道術之人謂

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恒人殊食故與恒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為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噍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為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為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上未可謂壽況形體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為氣猶草木生以土為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

道家相誇曰真人食氣以氣而為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咽氣氣滿腹脹不能饜飽如謂百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屑吞數十丸藥力烈盛胸中憒毒不能飽人食氣者必謂吹呴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為血脈在形體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為病而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間鄣於疾風者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脈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脈之動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得久生乎

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脈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冰也水凝而為冰氣積而為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為不死之

方兵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 語增篇

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腒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世念人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腊與腒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得禹契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臞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安無事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臞若腒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紂為長夜之飲糟丘酒池沉湎於酒不舍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魏公子無忌為長夜之飲困毒而死紂雖未死宜羸臞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腴垂過尺餘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為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烏之祐高祖有斷大蛇老嫗夜哭之瑞武王有八百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高祖之相龍顏隆準項紫美鬚髯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烏天下義兵並來會漢助強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伐秦還破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眾幾死一再然後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

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則是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



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殺比干莽鴆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主隆於誅臣嗣立順於盜位士眾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胸腹小大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眾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所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酗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賜左右至於醉酗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為桀紂小之則為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為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為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為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為長夜之飲坐在深宮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踖藉不能甚樂令

池在深宮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而俯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為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既不以禮臨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傳又言紂懸肉以為林令男女倮而相逐其間是為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不辱今言男女倮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計潔辱則當其浴於酒中而倮相逐於肉間何為不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倮相逐於肉間傳者之說或言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為一夜夫言用酒為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為林即言騎行炙非也或時紂沉湎覆酒滂沱於地即言以酒為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為丘懸肉以林則言肉為林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倮相逐或時載酒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酒池懸肉為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



傳語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池夫夏官百殷官二百周三百紂之所與相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紂故言三千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貞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璧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翦不斲增之也經曰弼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燔燒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為挾輔刺周青臣以為面諛



子167 078

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皆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勅史官非秦王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悉詣守尉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不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為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

傳語曰町町若荊軻之閭言荊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為盡誅荊軻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宮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損車騎始皇知左右洩其言莫知為誰盡捕諸生在旁者皆殺之其後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之夫誅從行於梁山宮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者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荊軻之閭何罪於秦而盡誅之如刺秦王在閭中不知為誰盡誅之可也荊軻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為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不言盡誅其閭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眾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一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論衡卷第七

論衡卷第八　　王充

儒增篇　藝增篇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為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為文不渥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為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之與兵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敢缺勇無不進乃為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一兵不用褒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為優未可謂盛也

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將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數十中[illegible]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illegible]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子孫千億同一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弘演為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於肝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刀自刳其腹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其自刳內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刃相刺中五藏輒死何則五藏氣之主也猶頭脈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之頭著之於頸奈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內哀公之肝

出其腹實則死言內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令元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肝夫言盡增其實也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為伏虎將弓射之矢入沒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為兕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也或以為虎或以為兕兕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衛或言飲羽羽則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兕畏懼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為虎射之矢入可也言其沒衛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為是張弓射之盛精加意則其見真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沒衛若射真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質難射肉易射也以射難沒衛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能射遠中微不失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養由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匹夫射萬乘之主其加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能入一寸矢摧為三況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雖加精誠安能沒衛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之難惶惑恐懼舉徙器物精誠至矣素舉一石者倍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謂之沒衛乎如有好用劍者見寢石懼而斫之可復謂能斷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以手椎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所不及其欲得之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基李廣射寢石矢沒衛飲羽者皆增之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為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為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為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為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為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為徑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

儒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干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篇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忘

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阨頓年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干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傳之因言干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時笑義取人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

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羌戎要擊於崤塞之下疋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疋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難爲故也夫不以爲非實而以爲難君子之言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則其足痛寶不進已情不達泣涕涕盡因續以血今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爲天子不言而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況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執刃刎頸樹鋒刺胷鋒刃之助故手足得成勢也言禽息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力不能自將也有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荆軻爲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劒刺之不

子167 082

得秦王拔劍擊之軻以匕首擿秦王不中中銅柱入
尺欲言匕首之利荊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強之
柱稱荊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
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匕首堅剛入之不過數
寸殆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匕首洞過乎
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荊軻之
手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龍淵之劍刃入堅剛之銅
柱是荊軻之力勁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
之剛也世稱荊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
孟賁使孟賁擿銅柱能淵出一尺乎此亦或時匕
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之
效夫稱干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柱
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
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
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門庭何嫌不窺
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亡身不聞不至門
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
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知小人之筋骨非木非
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為弛而不張文王

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為常聖人材優尚有弛張之
時仲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而為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叶于
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為美鑄
以為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
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
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姦且九鼎
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
女子服珠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寶奇之物使為蘭或
[illegible]
作千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夫九鼎無能辟
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
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書
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為神也且夫謂周之
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為
鼎也其為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為遠方貢之為神乎
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為禹鑄之為神乎禹聖不能
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為神乎
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為百物
之象為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罇也雷罇刻畫雲雷

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案本事周赧王之時秦昭王使將軍摎攻王赧王赧惶懼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遊至琅邪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時昭王之後三世得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王赧奔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丘社亡鼎沒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未為神也春秋之時五石隕于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猶鼎之亡於地也星去天不為神鼎亡於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亡猶太丘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隕太丘社去皆自有為然鼎亡亡亦有應也未可以亡之故乃謂之神如鼎與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辟危亂之禍乎則更桀紂之時矣衰亂無道莫過桀紂桀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留無道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或時周亡之時將軍摎人衆見鼎盜取姦人鑄爍以為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沒於泗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器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夫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 藝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為十見百益以為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歧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為不妄亂誤以少為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

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怳惑之人
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尚書協和萬國
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幷及夷狄也言協和
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
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
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儋耳僬僥跂踵之輩幷合其
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
而尚書云萬國褒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之德大
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
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順）天地天地祚之



子孫衆多至于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
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案后
稷始受邰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屬血脈所
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多故尚
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言鶴
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
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彼言
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於地
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聞聲仰而視之目見
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則耳目

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何則天
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鶴鳴從
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於地當
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聞之如
鳴於九皋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上也無
以知意從準況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爲然或
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詩曰維周黎民靡有
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
甚民被其害者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
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



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
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囷不空口腹不飢何愁之有
天之旱。山林之閒不枯猶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湛
也山林之閒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言靡有孑
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也非其無人
也無賢人也尚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
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
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嚚身中無一知也
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

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宜言闃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衆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謂不勁莫謂手空無把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為人父為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為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為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為郈宰孔子以為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摩舉袂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為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

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賫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星霣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不脩春秋者，未脩春秋時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孔子脩之曰星霣如雨。孔子之意，以為地有山陵樓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為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霣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霣之者，皆是也。孔子知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故變而言如雨。夫星霣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至今常存。

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脩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為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

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十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為實事也。

論衡卷第八

# 論衡卷第九

問孔篇　　王充

## 問孔篇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知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



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謂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臯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益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弦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追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大知生能荅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問難問之言是非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無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毋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才勑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

子告之勑懿子小才也告之反畏違周公之志攻懿
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
不敢極言則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但孟氏
子也權尊鈞同形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
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禮莫過季氏譏
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
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
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
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

弘治十七年補刊論衡九 三 蕭生 蔣珙

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
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
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夫貧賤得富貴
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
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
得之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
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
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
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脩身行道仕得爵祿
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

何毒苦貧賤起爲姦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
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
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
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
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
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
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
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入孔
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
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

弘治十七年補刊論衡九 四

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
則世間強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恒人見枉衆
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
冤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
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
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
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
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

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
教者禮讓也子路為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
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
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
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
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
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
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
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
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
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
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為非
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己
上己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
將謂孔子徒欲抑已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
於予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
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
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
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



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
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
罪必冤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
罪之人同志德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
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攻
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
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
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
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
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
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
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於予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
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臥安足以成
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
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彫琢何以
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
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敕而
已無為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
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

棄其言取其行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助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槩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之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匹非夫婦也

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令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以對曰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爲短也不攻何哉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鄙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悅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牆屋壓塡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牆屋壓塡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邪案諸臥厭不悟者

未曾爲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事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夭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爲子路言夫子雖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勑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勑戒之禹曰予娶



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己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行所疑不引行事效己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王也己王致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爲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爲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己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己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恚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脩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也如脩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

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躶國躶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躶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為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為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



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為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智窮策困還定詩書望絕無冀稱已矣夫自知無貴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己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廢天奪其佑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天喪予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命自為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不死孔子雖王猶不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



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為輔也夫賢者未必為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為帝有不聖為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顏淵生未必為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

聞中悔不命天神誠誤不諦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爲之槨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弔舊館脫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夫哉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槨乘其一乎爲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



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粥車以爲鯉槨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使治國無食民饑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矣冉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對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

欲塞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為問所治為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為其事治其政令久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非乎其非乎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為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辯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為賢者諱蘧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為賢者諱亦貶纖介之惡人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為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晦之不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誠有常行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焉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為不善君子不入也解之宜曰佛肸未為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君子之行軟而易汙邪何以獨不入之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佛肸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虹道食與之祿可謂浮雲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即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仕當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為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瓜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為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為行

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爲歡也禮義之言爲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末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爲東周乎爲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不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名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甚惡之狀也

論衡卷第九

論衡卷第十

非韓篇　刺孟篇　王充

## 非韓篇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爲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

發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爲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爲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



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徇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躧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爲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爲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彊國也兵無

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卻彊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開不爲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爲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卻彊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



益魏文用式之道爲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閭秦兵爲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明賞罰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彊兵此法度也案秦之彊肯爲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衆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彊弱不敵衆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

與董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董子之操刃者畏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閭非徒董子修櫻其嚴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彊則奮威秦以兵彊威無不勝卻軍還衆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彊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帝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即召張子房而取策張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爲呂后議進不過彊諫退不過勁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木之閭卻彊秦之



兵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彊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駮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

稟性也所謂貪廉各有性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之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樔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門而處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夫人所不能爲養使爲之



不能使勸人所能爲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

立功僑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奉祿以貪主任大
公道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患太公之術致
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周公
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
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
之操孰爲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
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
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
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
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
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
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
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
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
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
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
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
傷害之操則交黨疏絕恥辱至身推治身以況治國
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
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爲善哉以爲世衰

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
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
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爲
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
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
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
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
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
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𢘑是子不孝不孝其行
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
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
見君問龐𢘑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
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
以非繆公以爲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厲
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
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人
爲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
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

求經意 子據子產 書所據 人之言

而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與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者言未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惡不輒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罰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之事須術乃斷與彼耳聞之非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閒使吏執而問之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難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哀猶龐㵭子不孝也非子產恃耳目以知姦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以法使吏執而問之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孝之姦如何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鄣之以掌也御者無術見馬宜銜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銜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龐㵭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爲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爲操上像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爲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㵭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敢犯矣姦心藏於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者使法不峻民

多爲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釋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舡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閼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已者已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臣已失法也備溺不閼水源防劫不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已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答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齊王問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已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陳臻問曰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因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歸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戒歸之備乎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夫金歸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已貪當不受之時已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已無功若已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已不貪當引前辭十萬以況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安得辭之彭

吏問曰後車以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受堯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已不貪富貴失謙讓也安可以爲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絶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指辭所欲之矣知其所致之知其極所當害矣

孟子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子日望之孟子所去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前不去而復後去之是後王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前不甚不朝而宿於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稍竟何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矣豈爲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絶意無冀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如是

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孟子去齊充虞塗問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



堯又王天下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聖者五百年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

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已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爲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爲言其間



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百年之時也聖人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爲王者有王者若爲王臣矣爲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懐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

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子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遨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遨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鬻賣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錢財衆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爲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矣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於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扶服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已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吐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能爲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爲在母不食乎乃先譴鵝曰惡用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鶃鶃之肉仲子恥負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

仲子執不食於母鵝膳至不當食也今既食之知其為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恥食不合己志之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是謂蚓為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為廉潔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汙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失之室因人故粟以纑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已不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衆昭晳見論故避於陵不處其宅織屨辟纑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目見昭晳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為誰粟不知樹者為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非之是為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宅中之槁壤飲盜宅中之黃泉蚓惡能為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

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宅為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徙於陵歸候母也宜自齎食而行鵝膳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為飯者兄之祿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潔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蚓乃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為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為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為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菹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慎操脩行其何益哉竇廣國與百人俱臥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牆何以異命不壓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牆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命

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為中者不立殿堦之下與孔甲
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論衡卷第十

論衡卷第十一

談天篇　說日篇　答佞篇

談天篇　　王充

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為天子不勝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顓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煙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為柱如觸不周

上極天柱不周爲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
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鼇之足以立四極說者以鼇古
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
也鼇獸也夫天本以山爲柱共工折之代以獸足骨
有朽腐何能立之久且鼇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
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
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劍刃矛戟不能刺之强弩
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無
異當共工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雖
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之



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女
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爲人者人皇最
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爲
一儒書又言溟涬濛澒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淸
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分
形體尚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得
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
之自然也從可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
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
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消煉五石補蒼天斷鼇之足

以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力不能折
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
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尚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
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
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上所謂九州也禹
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
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
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
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



諷述以談故虛實之事並傳世間眞僞不別也世人
惑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
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
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
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
士伍被左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之
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二十五國之
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
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
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

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辟隱為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極為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民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刺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鄮則察日之初出徑二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地尚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訾矣夫如是鄒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衍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為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雒陽九州之中也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北者地小居狹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雒且萬里徙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里乃為日南也今從雒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為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之至是則名為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萬五千里二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為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為德害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

雲煙安得里苃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為日
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廨矣郵亭著地亦如星舍
著天也案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考之則
無恍惚明矣

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
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
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
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
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



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
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
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
日同耀故日出輙無鄣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
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
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
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
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
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
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牛故

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夏時
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降
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也日
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日長
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
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冬時天
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不舉南
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出之星
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問曰
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



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人遠何
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東井之時去人極近
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旁
側得無夜長為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
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遠晝夜
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
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此則日
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徒九道或
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
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極其天下之

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既以倚蓋喻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於地不能運立而樹之然后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著地者觸礙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而入地地密鄣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也合為一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鑿地一丈轉見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九川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轉運視天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蓋之橑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日出於東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於近者為出遠者為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為入澤以遠為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在察之若望日亦在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埵塊夫去百里不見太山況日去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既明矣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問曰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之即天高南方之星亦當高今視南方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近者則高遠則下焉極北方之民以為高南方為下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為高遠者為下從北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天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四邊若下者非

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



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爲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

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爲效又以星爲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者論曰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



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爲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磑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爲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

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鳧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爲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暴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



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磑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爲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亦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曰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故行求古者質朴鄰國接境雞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



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烏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燋爛而死焉烏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泊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燋枯腐朽如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烏兔蟾蜍皆何在夫烏兔蟾

驗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
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
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
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
為有烏月中何為有兔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
見日蝕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
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
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日蝕之變陽弱
陰彊也人物在世氣力勁彊乃能乘凌案月晦光既
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



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
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二月日一食百八
十日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為變及其為變氣自
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為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為變
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食者月掩
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相襲月
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日下障於日
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蔽日月
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璧者日
既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

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旦復
時易處假令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及日掩日
崖須臾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
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
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
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筐
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
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
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
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



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霣宋都就而視之石
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為一禹貢山海經言
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
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
十日堯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
並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為日甲至癸凡十日日
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
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
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

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十
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
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為一無為十也驗日
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
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
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
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里假令日出是扶桑
木上之日扶桑不宜覆萬里乃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
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
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

見之不能知其為日也何則仰察一日目猶眩耀況察十
日乎當禹益見之若斗筐之狀故名之為日夫火如斗
筐望六萬之形非就見之即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
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
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
日之日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
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紀堯時
十日並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
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燋枯
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燋不枯與今日

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見十
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留安
得俱出十日如平旦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
轉行安得留扶桑枝間浴湯谷之水乎留則失行度
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
日而非日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
不見星霣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
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
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
史記曰星霣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孔子

修之曰星霣如雨孔子之意以為地有山陵樓臺云
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為從地
上而下星亦從天霣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雖云
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霣之者皆是星也孔子雖
定其位著其文謂為星與史同焉從平地望泰山
之巔鶴如烏烏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其實
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著於
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烏之類也數等星之
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眩耀人望見之若鳳卵之狀
遠失其實也如星霣審者天之星霣而至地人不知

其為星也何則霣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霣如在天時是時星也非星則氣為之也人見鬼如死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真死人然則霣星之形其實非星孔子（云丁霣者非孔正而正言如雨非明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霣如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妄言月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是不見明則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



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與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霣石于宋五左氏傳曰星也夫謂霣石為星則謂霣為石矣辛卯之夜星霣為星則霣為石矣辛卯之夜星霣如是石地有樓臺樓臺宜壞孔子雖不合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實數魯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與雨俱集於地石亦宜然至地而樓不壞非星明矣且左丘明謂石為星何以審之當時石霣輕然何以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亡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霣則謂之星也左丘明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說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衆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為石恐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霣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小大為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為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為雲雲繁為雨猶甚而泥露濡汙衣服若雨之狀非雲



與俱雲載行雨也或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麗于畢俾滂沱矣二經咸言所謂為之非天如何夫雨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上山烝於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為露冬則為霜溫則為雨寒則為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 答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為佞以取富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

能禁不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貿可以得貨然而必
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
違禮者衆尊義者希心情貪之志慮亂溺也夫佞與
賢者何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力田商同知偷盜以
欲自劾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爲獨以情
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食濁
之情君子耐以禮防情以義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則
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
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
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
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妒爲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
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
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
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
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
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
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德言
不檢於事效考其言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

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姦佞自得賢
佞異行考之一檢情心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
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君國有土之君曷
爲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欺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
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
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蒙
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
檢人有不能考情乗不可知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檢於考功進近非賢非賢
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又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
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
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百取合宜同賢佞殊
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
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盛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
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
之功者謂之佞人聖王刑惡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
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
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善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

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爲賢非者
爲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
所秉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
誅故貰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
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爲從彊秦
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爲橫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
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橫則秦彊而天
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敘



言衆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
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失也儀秦排難之
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
與之爭計禹皐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大陰陽調和風
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
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
功故高來禩記録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卑以儀秦
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爲
效無效未可爲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爲
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

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
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僞
而伺其姦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
見右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
理數局上之棊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魚者知其
源禽獸藏山畋獵者見其脈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
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辨佞人言
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王
官人法曰推其往言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
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善



設節者可知飾僞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含
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辨人君好辨佞人學
求合於心也人之敢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繁欲稱
上上奢己麗服上儉己不飾今操與古殊朝行與家
別鄉里之迹譏朝廷之行察共親之節明事君之操
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見姦爲覺露也
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
撓權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
書所載權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實乎曰賢
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

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爲事爲國佞人之權爲
身爲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讒
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已曷爲毀之
苟不利已於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
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也其害人
也非泊之㩀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
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爲
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
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
人斯將不毀人於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毀人譽
之危人安之毀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奇知名聲顯
聞君恐人君召問扶而勝己欲故廢不言常騰譽之
薦之者衆將議欲用問人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召
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聞其語矣聲望欲入府在
郡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望遠則意
屈而用之其心不滿不則臥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
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譽者好臣所當臣也自
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

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
遂置不用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正世人乎將有師學檢
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猶
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鬭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
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
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
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
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坐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
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
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吾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
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崇榮顯爲世雄
傑深淺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
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
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
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不則身危安世爲佞者皆
以禍衆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
身違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
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郡昔盧君陽辭位文

病不應上微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身不以義正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重身傾死爲僇矣何名之養義廢德壞操行隨辱何

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跡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劫虜掠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盜也穿鑿垣墻狸步鼠竊莫知謂誰曰大佞姦深惑亂其人如大佞易知人君何難書云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兜大佞



大聖難知大佞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何則佞人材高論說麗美因麗美之說人主之威人立心並不能責知或不能覺小佞材下對鄉失漏際會不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在下漏大下見之著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民誤設計數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氏

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論衡卷第十一

論衡卷第十二　王充


程材篇　量知篇

謝短篇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落則詆訾儒生以爲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短淺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宦用吏爲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於文吏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爲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已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栗栗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力無益於時則官不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爲驗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世俗之論緣將好惡今世之將材高智深通達衆事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已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勑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爲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爲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賁育當敵不待輔佐使將相知力若日之照幽賁育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今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文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生

無閥閱所能不任能劇故陋於選舉佚於朝庭聰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脩義輒爲將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職不勸宂事不精遂爲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恥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高志妙操之人恥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之儒泊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闇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謀設拜起不便進退



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辭卓詭辟剌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趨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家成室就召者輒能徇今不顧古趨雕不存志競進不案禮廢經不念學是以古經廢而不脩舊學闇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

也爲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子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爲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恒女未嘗爲異事詭手暫爲卒睹顯露易爲者猶憒憒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爲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能達志不肯爲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爲謂之不通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廷謂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論賈賈人賢今從朝庭謂之文吏朝



庭之人也幼爲幹吏以朝庭爲田畝以刀筆爲耒耜以文書爲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爲慧不能知文吏以狎爲能知賓客以暫爲固不知儒生以希爲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脩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脩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簿書目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爲巧吏安足多矣賢明之

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曰
忠忠之所以為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習
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
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忠良之業疏拙於事
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法令
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大
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為上或曰
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為明矣
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
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



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
秋是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五
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為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
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假
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洿泥者以水燔腥
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治本
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
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張
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張
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土崩

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而不
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
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
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
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
不為禹決江河不秉鑁鍤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
墨簿書鑁鍤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為
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
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
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擿經窮竟聖



意文吏搖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
情孰者為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篇以上行有
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胸中之頻出溢十萬文吏所知
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廩如
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為名器器大者盈物多
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
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
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操矣
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
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為己勉赴權利考事則

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為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犀廣召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員吏儒生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



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賚錢百並為賻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為富人饒羨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為財貨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為掾吏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胷中之藏尚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為皆吏深淺多少同一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韭山樹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恒地庸山比矣文吏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札而儒生奇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韭棗栗之謂也恒女之手紡績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恒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為非而文吏好為奸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為賓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慙而貧人常愧者富人有以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為主人者也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胸無仁義之



學居住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餐人之祿故曰素餐無道藝之業不曉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文吏所謂尸位素餐者也居右食嘉見將傾邪豈能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直言禮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肉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閒欲為地戰者不能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徇身不為將貪官顯義雖見大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

自解於尸位素飡乎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
止有大臣之志以經勉爲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
疏遠遠而近諫禮謂之諂此則郡縣之府庭所以常
廓無人者也或曰文吏筆扎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
煩事雖無道學筋力材能盡於朝庭此亦報上之效
驗也曰此有似於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爲
官作責乃畢竟夫官之作非屋廡則牆壁也屋廡則
用斧斤牆壁則用築鍤荷斤斧把築鍤與彼握刀持
筆何以殊哉謂治文書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廡
牆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爲官作刀筆斧斤築鍤鈞也



抱布貿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儒生抱道貿祿文吏
無所抱何用貿易農商殊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同計
其精麤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
里願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爲長吏立
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榮也且儒生之業豈徒出
溢哉其身簡練知慮光明見是非審尤可奇也蒸所
與衆山之材幹同也代以爲蒸熏以火烟熱究浹光
色澤潤爆之於堂其耀浩廣火灶之效加也繡之未
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針
縷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

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
積聚超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
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
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
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
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
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
術者彊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穀之始熟曰粟
舂之於臼簸其粃糠蒸之於甑爨之以火成熟爲飯
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爲米米



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
粟米未爲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
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
腴也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
成器未更鑪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
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
人未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
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
成文字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斷木爲槧析之爲板
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麤苴之物也彫琢刻削

乃成為器用。況人含天地之性，最為貴者乎！不入師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朴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廷，植笮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鐮斬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吉之服也。無染練之治，名縠粗，不吉，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宦朝庭，其不能招致也，猶喪人服麤，不能招吉也。能斫削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埳，謂之土匠；能雕琢文書，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也，當與木土之匠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御史之[illegible]二段吏直不豪行任其巧書者窮究學之人一下[illegible]也小職之徒[illegible]章夫之職也無經[illegible]之云有[illegible]孫大道未足而小伎頗多雖[illegible]多學問御史之[illegible]有司之事也[illegible]者[illegible]者[illegible]俱曰食[illegible]賤不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廷有益不鈞[illegible]子皮使尹何為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不學，未見大道也。醫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問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也，百姓安肯信向，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向之，奈何也？

## 謝短篇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此職業外相程相量也，其內各有所以為短，未實謝也。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滿而自藏，非彼而是我，不知所為短，不悟於己未足。論衡訓之，將使然各知所之。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又以閉闇不覽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世之論者，而亦不能訓之，如何？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為今

[illegible]說經不[illegible]上古然則儒生所謂[illegible]者也
或者曰上古久遠其事闇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
夫三王之事雖近矣經雖不載義所連及五經所當
共知儒生所當審說也夏自禹向國幾載而至於殷
殷自湯幾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於秦桀亡
夏而紂棄殷滅周者何王也周猶為遠秦則漢之所
伐也夏始於禹殷本於湯周祖后稷秦初為人者誰
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秦何起而
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之
家也從高祖至今朝幾世歷年訖今幾載初受何命
復獲何瑞得天下難易孰與殷周家人子弟學問歷
幾歲人問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為不能知者愚子
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溫故知
新可以為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彼人問曰二尺四
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未
載於經名為尺籍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
貴也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事義類乃
以不知為貴也事不曉不以為短請復別問儒生各
[illegible]業經旦夕之所講說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作
之者為誰彼將應曰伏羲作八卦文王廣為六十四

卦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問之曰易有
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王
所造連山乎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脫漢
興幾年而復立宣帝之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易一
篇名為何易此時易具足未問尚書家曰今旦夕所
授二十九篇奇有百二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所
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書之時尚書諸篇皆何在
漢興始錄尚書者何帝初受學者何人問禮家曰前
孔子時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有
多少文有增減不知今禮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漢承
周將曰周禮夫周禮六典又六轉六六三十六三百
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不見六典無三
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哉
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篇中是
何篇是者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
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凡
有幾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詩
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
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非一王
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作

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來而謂異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也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秋周何王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反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而孔子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錄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秋乎制作以為經乃歸春秋也法律之家亦為儒生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皋陶作獄必將曰皋陶也詰曰皋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刑案今律無五刑之文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孝文之時齊太倉令淳于德有罪徵詣長安其女緹縈為父上書言肉刑壹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後知時肉刑也蕭何所造反具肉刑也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六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又何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題之禮言昏禮律言盜律何夫總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信師法不頗博覽之咎

也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能究達其義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罔然問之曰古者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為公家耕今量租芻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年二十三傅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有臘何帝王時門戶井竈何立社稷先農靈星何祠歲終逐疫何驅使立桃象人於門戶何旨掛蘆索於戶上畫虎於門闌何放除墻壁書畫厭火丈夫何見步之六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丞長史何制兩郡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褭上造何謂吏上功曰伐閱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王杖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為善不賜鳩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說日分六十漏之盡百鼓之致五何故吏衣黑衣宮闕赤單何慎服革於腰佩刀於右帶劍於左何人備著鉤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城郭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郭何王造車輿何工作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郭及馬所生難知之遠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應曰倉頡作書奚仲作車詰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又不知也文

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覽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剥互錯分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書下記對鄉便給之准無一閱備皆淺略不及儒駁不純俱有闕遺何以相言

論衡卷第十二

論衡卷第十三　　王充

效力篇　別通篇

超奇篇

##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或問楊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答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答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殷周以前

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為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



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也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之非夫才到之人不能為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散五經秘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辨雨天下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有孚）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較其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鬲中嘔血失魂狂亂遂至氣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如江河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如萬牒之人胸中之才茂迷惑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之跡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為功有力無助以力為禍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強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強力之牛乃能挽之是任車上阪強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逾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卻還墮坑谷有

破窮復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於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地仰滯溢決泆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門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閭巷之滯何時得達夏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解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胸之人宜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illegible]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危峭之際則能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沛由斯以論知

能之大者其由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強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感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嚥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韓又不能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掄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磕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強之優忠上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苽瓠不能傷篠簵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簵之才也無推頓

發動之主丕錄魯縞不穿傷爲堅斬旗穿革之功乎
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强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絶
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强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
知不能貪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
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絶不
坑自衒者賈賤不鬻秦諸爲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
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鍤所以能擿地者
跖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
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
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



能别其功樊酈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
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酈於獵犬也夫蕭何安
坐樊酈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爲
力而樊酈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酈者以入
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
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
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
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
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
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

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
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爲
榮也

##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内内中所有檀柙所羸縑
布絲綿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内内中空虚徒四
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
以七尺爲形通人胷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
一牒之誦貧人之内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
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



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
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
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黄帝下
[illegible]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
明尊見其爲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拾
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
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黄曰盲耳
不聞宫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癰癰聾與盲不成人
也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
盲耳聾鼻癰者也儒生不博覽猶爲閉闇況庸人無

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爲闇闇甚矣此則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爲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況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州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智高者能爲博矣顏淵又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

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窗啟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窗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窗牖之開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胸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樓臺窺四鄰之廷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冥冥之內穿壙穴臥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臥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爲城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彊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糅非一以其大也海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胸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

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爲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不酤飴蜜，未爲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夫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脉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秽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



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褎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譏；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

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空器在厨，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飢，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飢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劍伎之家，鬭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鬭必勝之策也。故劍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召諸



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相覺悟，得以改政。古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心，聰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沈、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故能御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弟賢

者未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稱也不省
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文字其
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捐不錄二者
之於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況辯昭然否者實
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
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事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
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為百世之聖師漢祖脩
蓋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
有從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傳
文六難以備人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
瞿能占爻卦末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覆道雖
小微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
學故辨物令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為飯坑
腸為酒囊是則物也倮蟲三百人為之長天地之性
人為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闇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
倮蟲何以異而謂之為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
今之學也知徒作其匈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
白晉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
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匈中之知舞權利

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
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之人不通古
亦能自快任官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
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以
位為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不乎將
相長吏不得若右扶風蔡伯偕鬱林太守張孟嘗東
萊太守李季公之從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
人也知見大官無照為鄙私擬[illegible]東
成令董仲舒知為儒桑海內稱通故其敬人能別奇
律是以鍾離公以編户之民受主璧之敬知之明
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
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
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既中實文說美
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經徒能摘章徒能訂
說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明
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
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
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
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
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

守此夫大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紲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為丸卵為體內藏眸子如豆為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紲豈聖國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文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者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為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



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縕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人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眾說論洞溢稱為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

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冒眞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迹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能知神於龜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爲表觀見其文奇偉俶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

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紲表著情心以明已之必能爲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尹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謀集札爲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力於斲作耕戰之書虞卿爲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趙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晁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

唐林之直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為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為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為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為刺



史任安舉奏在郡為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未有周長生白

雄尊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荊揚生金珍物產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為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為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為得也長生說文辭之伯文人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俗

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所造蜜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謂稗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為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為高明者為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卻前退置於後見難念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為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郁之文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

子101 27

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始成桑麻財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衆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万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為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為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瞽言之徒言事麤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為郎中之寵乎

論衡卷第十三

# 論衡卷第十四 王充

狀留篇 寒溫篇

譴告篇

##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歷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蓍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員銳之操故世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也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駑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胸中之知外拘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

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
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
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
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闇
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
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
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非唯腹也
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於世踝足之
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
給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
來者居上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
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
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
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修身守節在下不汲汲
故有沈滯之留沈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
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
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
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
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為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
大暴故為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不崇一朝輒

成賈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
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
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
闇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
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
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器
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
也是故金鐵在地焱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千
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
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
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焱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
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焱風也
活水洋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將用心暴猝俗吏不
許遷以好遷妄受官爵猛水之轉沙石焱風之飛毛
芥足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遇悖
將而遷且圓物投之於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策杖叩
動纔微輒停方物集地一投而止及其移徙須人動之
賢儒世之方物也其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鳥輕便
於人趍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為貴蝗蟲之
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為災麒

麟為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達
故曰鸞飛輕於鳳凰兔走疾於麒麟鼃躍躁於靈龜
虵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
於黃髮深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
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陽溫陰寒
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結合非一
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干將之劍久在爐炭
銛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故能割斷
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易酸醢暴
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故云何
學道多重為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重死者枯
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元氣所在在
生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滿而重者行
遲空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胸中之內其重不
徒船車之任也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竊人之物其
得非不疾速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己之力也世人早得高
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位素餐之謗諠譁甚矣且賢
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賈人
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梁絕
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

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赭之刑幸矣焉敢望官
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 寒溫篇

說寒溫者曰人君喜則溫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胸
中然後行出於外成賞罰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溫渥
盛凋物傷人夫寒溫之至也在數日之間人君未
必有喜怒之氣發胸中然後渥盛於外見外寒溫則
知胸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胸中之氣未必更
寒溫也胸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內之氣胸中之氣不
為喜怒變境內寒溫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際
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
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
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絃歌鼓舞比屋而有當
時天下未必常溫也豈喜怒之氣為小發不為大動
耶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
遠之漸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
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火之在鑪水之在
溝氣之在軀其實一也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溫之氣
閨門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溫外內均等殆非人君
喜怒之所致世儒說稱妄處之也王者之變在天下

諸侯之變在境內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在
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怒
夫妻相督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寒
溫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或曰以類相招致
也喜者和溫和溫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溫故溫氣應
之怒者愠恚愠恚誅殺陰道肅殺陰氣寒故寒氣應
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
致故曰以形逐景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
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小獄微原大辟
盛寒宜隨刑至相招審矣夫比寒溫於風雲齊喜怒
於龍虎同氣共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谷
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內他谷異境無有風雲今
寒溫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驗
齊魯接境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
齊國溫魯地寒乎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
尤之民湎湎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當時天下未
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牲
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於物唯人
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為變也如用刑者
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為

萬物百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衆庶不
能夫氣感必須人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一人
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輒寒生一人而氣輒溫
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年萬
戶失火煙焱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溫氣同
水與寒氣為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溫然則寒溫之
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溫之至遭與賞罰同時變
復之家因緣名之矣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事
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為而謂寒溫獨應政治正
月之始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囹圄空虛然
而一寒一溫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溫也何賞所
施由此言之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為明矣有人寒
溫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溫變操
易行寒溫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邑遠
矣安能調和其氣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轉
為溫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
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谷如審有
之寒溫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何
能滅除是故寒溫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不
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堯之洪水同一實也

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夫豈謂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地應令問其實偶然夫寒溫之應急舒猶兆數之應令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夫天道自然自然無爲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故曰道也始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爲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範若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賞喜怒兩家乖迹二疑也民間占寒溫今日寒而明日溫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氣溫旦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溫者陽也雨旦暘反寒暘旦雨反溫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說亦未立也

譴告篇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爲政失道天用災異譴告之也災異非一復以寒溫爲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節則溫天神譴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予乎災異爲譴告故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天復譴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脈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爲天譴告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天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爲

如雖告人是有爲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説天道得
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
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爲溫施賞違節賞氣溫而
天宜爲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
今乃隨寒從溫爲寒爲溫非譴告之意欲令變更之
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
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
而復字之季子太伯豈覺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
欲改易其政宜爲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爲
同氣以渲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
[illegible]
哉鼓瑟者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
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
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
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爲誤非也紂爲長夜之飲文王
朝夕曰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豆何則
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
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
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
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illegible]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
禮周公可隨爲驕[illegible]慢必須加之捶杖教

觀外物若異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人君之
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
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爲寒溫之報此則天
與人君俱爲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
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
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曰
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
相成屈原疾楚之臭濁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
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隱或令之
負豕二言之於除是濁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
[illegible]
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韋
以自寬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己之物
而以攻身之短天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譴告
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
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
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
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
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爲言間也持
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
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賞寬惡

也夫復爲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也故以善駮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爲善之道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敕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毋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況肯謗非爲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合德聖賢以善反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德之驗哉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僊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揚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爲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爲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爲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爲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實與蹠夫疾時爲邪相與曰引繩以糾纆之心疾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與之俱倮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武而毀趙他之性習越七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嚮內如陸賈復越服

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三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譴告人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天道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爲惡氣以應之惡惡之義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法惡其隨非而與惡人爲羣黨也如束罪人以詣吏離已入與異居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則加之以醎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醎淡之失也今刑罰失實不爲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爲寒於寒爲溫於溫此猶增酸而沃之以醎惡淡而灌之以水也由斯言之譴告之言疑乎必審也今熯薪然釜火猛則湯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顧可言人君而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乃言天爲人君爲寒爲溫以譴告人乎儒者之說又言人君失政天爲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也先異後災先敎後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爲政教猶樹物收穀也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爲災乃言天爲異以爲告之不

政爲災以譴伐之乎儒者之説俗人言也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干之激射㲉裂中殺人物謂天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内實不然夫謂災異爲譴告誅伐猶爲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説也或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改後將復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即不爲譴告（一有猶告重二字）何故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占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借變復之説以效其言故願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地且動也使

弘治十五年□刊□□□ 十四

子雲見鉤星則將讖曰天以鉤星譴告政治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時猶子韋之願伏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譴告之言信也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爲轉爲人事故難聽之也稱天之譴告譽天之聰察也反以聰察傷損於天德何以知其聾也以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狂而盲聾今言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欲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誣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于文祖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啓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

正德十六年刊□□□ 十五

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所得聖人之言聖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論衡卷第十四

論衡卷第十五　王充

變動篇　招致篇

明雩篇　順鼓篇

##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鐘鼓猶天椎猶政鐘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爲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爲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丘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螿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蛇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乃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爲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爲疫西方來者爲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暍之患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含天之氣以

天爲至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爲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爲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宜讀爲杠之杠）杆東則旒隨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爲綴旒也鉤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illegible]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篙（或作莛）不能鳴鐘而螢火不爨鼎者何也鐘長而篙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大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蓏之細員圓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及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

鼓箑鑄日燃爐而天終不爲冬夏易氣寒溫有節不爲人變改也夫政欲得之而猶不能致況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冤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冤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驁其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所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冤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埳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于上天也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内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爲變也此殆北

邊三月尚寒霜雪適自降而衍適呼與霜適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己之冤以天氣表己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為須賈所譖魏齊僇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雎儀之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偽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牆自壞誰哭於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牆壞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圮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牆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荊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荊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為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且動鉤星應房心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綝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賊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署其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為湛久暘為旱旱應亢陽湛應沈溺或難曰夫一歲之內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

頗留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
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為政前後若一然
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于水毀金
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
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
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
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己過天猶自
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
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為主不說於天也夫人
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雩旱



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
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曰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
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
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為天下占房為九州候月
之南北非獨為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
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
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
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
月離于畢為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

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為應
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旱
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
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亦巷五日為
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
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宜為徙市
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
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暘假
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自當徙市而得雨乎夫
如縣子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



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雩禮所
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諸侯及今長
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之氣也雲
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
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然則大雩所祭
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異川而居
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令人君禱祭水
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在之水相差
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雨無形兆深藏高山
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間也猶人涕

泣在人形中也或資酒食請於惠人之前未出其泣惠人終不爲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爲之流涕蘇秦張儀悲說𡚶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爲雍門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按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爲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賫雨具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偽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謂堯湯水旱

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然何用致湛當以政致之不脩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絀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病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慇懃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於主爲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問政治之災無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酆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以治也夫政治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脩雩禮以慰民心故夫無妄之變遭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

宋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
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物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
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
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
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
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也聖主知
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郤濟耗斯見之審明所
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間歲大旱臧文仲曰脩
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文仲知非政故徒脩備不
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

欽定四庫全書　論衡　卷十五　十一

異輒訟變易操行以不宜改而變祇取災焉何以言
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左丘明公羊穀梁無譏之
文當雩明矣曾晳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者四
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
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
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
家以為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
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

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
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
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
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
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為之孔
子宜非不當與也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
德而徒雩也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
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祀祭
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
無非當雩一也禮祭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

欽定四庫全書　論衡　卷十五

難得辨祭故立社為位主心事之為水旱者陰陽之
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
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
氣儻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惓
惓冀見答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
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況歲氣有變
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
雩恐前不備形繹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酆穰之
報三也禮之心悃愊樂之意歡忻悃愊以玉帛效心
歡忻以鐘鼓驗意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中

無以效外故雩盡己惶懼關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
帛鐘鼓之義四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
更且當謝罪惶懼於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
之類也默改政治潜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
雩祭惶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
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横難不得從説不發
苦詰不聞甘對導才低仰欲求裨也砥石劘厲欲求
銛也推春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
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
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爲能說之

##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于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
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
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
母之黨類爲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
繆盭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卻以犯尊天地
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
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違逆
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出於川湛水之
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
性水土不同以水爲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毋
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今
儻以土令鑿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爲攻陰之類也
甲爲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
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
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爲雨雨流爲水然則山者父母
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
友也計山水與社俱爲雨類也孰爲親者社土也五
行異氣相去遠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側
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
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聞也
大水與桑穀之變何以異而殷王改政春秋攻社二道相
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爲
害大矣成王開金匱得周公之功執書以泣
以遏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也
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家
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笞擊僇辱以滅其害實
論者謂之未必有然而爲之歡合人意今致雨者
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從攻社能何復塞
苟以爲當攻其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下

來月離于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蚄也月毀於天螺蚄舀缺同類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蜍椎破螺蚄為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卒部民塹道作坎榜驅內於塹坎杷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況徒攻陰之類雨安肯霽尚書大傳曰煙氛郊社不脩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弒主孽多弒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脩水泉不隆水為民害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生諸侯卿大夫各有分職



大水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為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為沈溺之行水則為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為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縈之助鼓為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眾知不能救之者何也

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營社為救猶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其欲攻陽以絕其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后為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彊則勝弱劣則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暘一雨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為夏夜求為晝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臥雨猶自止止久



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臥旱猶自雨何則暘極反陰陰極反暘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癉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行終不能救使醫食藥冀得痊命盡期至醫藥無效堯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洪水之良醫也說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女媧於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

仲舒之意其設何故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說
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為攻說者用意異
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
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攻者責也責讓
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責尊
為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過子可據
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臣子之禮也責
讓上之禮也乖逆禮意行之如何夫禮以鼓助號呼
明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鐘擊鼓故警戒下也必
以伐鼓為攻此社此則鐘聲鼓鳴攻擊上也大水用
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太盛雨湛不霽陰盛陽微非道
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用牲于社同一
義也俱為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
緩者用鈴篍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道難知大水久
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盜賊之發與
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發告鼓用牲
于社發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鼓使社知之說
者以為攻之故攻母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言告以陰
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不宜
於攻告事用牲也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朱絲如

繩示在脇也陽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鍼布
一丸之艾於血脈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
與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
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卻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
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鼓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
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卻止雲雨雲雨氣得
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
之安矣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
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
高枕幄卧以俟其時無則心恒憂民之心亮
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奚仲作車可以前
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為之乎時同作殊事乃
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世俗圖畫女媧之象為婦
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
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為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
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
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
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本有
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不勝儻女媧以
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拾伍卷

論衡卷第十六　　王充

亂龍篇　遭虎篇
商蟲篇　講瑞篇

## 亂龍篇

董仲舒曰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墻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爲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爲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眞龍在地猶無雲雨況僞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致雷也龍安能而動雨頓牟掇芥磁石引針皆以其眞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眞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眞難是也不以象類說非也夫東風至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眞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龍亦非眞何爲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既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鉤爲比二也齊孟嘗君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爲鷄鳴而眞鷄鳴和之夫鷄可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僞象致三也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埳以盧爲槨臥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冤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著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爲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爲非實然而上古久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牟掇芥磁石鉤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掇芥土龍亦非眞當與磁石鉤象爲類六也楚葉公好龍墻壁盂樽皆畫

龍象眞龍閒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爲畫致眞非能致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卧夢悟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僞致眞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爲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荼鬱壘也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冀以禦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緣古人之說未見效驗魯般墨子刻木爲鳶蜚之三日而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鳶蜚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木鳶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鳶之氣未可以言鈞若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眞並來聚會夫丹木非眞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郅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郅都之精神在形象邪

亡也將匈奴敬鬼精神在木也如郅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亦將有之精亦在土龍十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爲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涕泣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爲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坐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眞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爲李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眞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既效驗有十五又亦有義四焉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爲之

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當感動立意於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為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為熊麋之象名布為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暫出水雲雨乃至古者



畜龍御龍常存無雲雨猶舊交相闊遠卒然相見歡欣歌笑或至悲泣涕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曰雲從龍非言龍從雲也雲樽刻畫雲雷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龍亂者終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姦所致也其意以為功曹眾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為姦采漁於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亦必以干於功曹乎案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故可以幸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噬之時稟性狂勃貪叨飢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登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



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苛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為廉不應姦吏為獸矣或曰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苛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部之吏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為相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為

今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也水中之毒不
及陵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罹殃取禍是
故漁者不死於山獵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測
深涉虎窟虎搏噬之何以為變魯公牛哀病化為
虎搏其兄同變化者不以為怪入山林草澤見害
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蝮
蛇應何官吏蜂蠆害人入毒氣害人入水火害人人
為蜂蠆所螫為毒氣所中為火所燔為水所溺又誰
致之者苟謂食人乃[illegible]行山林[illegible]居野[illegible]牛
[illegible]人有[illegible]食人乃[illegible]
閩虻食人人身疾痛亦不至死[illegible]世謂虎食
之責百姓[illegible]食人[illegible]於虎[illegible]家不
[illegible]人亦含血之蟲[illegible]形之[illegible]虎
[illegible]之人[illegible]之[illegible]食[illegible]何官吏夫虎
毛蟲人[illegible]食[illegible]何[illegible]四足之外大
人食小人衆之[illegible]毒[illegible]性一也[illegible]所不
[illegible]山林草澤虎所生[illegible]山也以以虎食人應功曹之
[illegible]都之縣[illegible]常為賢山林草澤之邑
功曹常[illegible]大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入
邑行於民間功曹[illegible]一巷之中[illegible]

石福

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為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
物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為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
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危
鼠為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不
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已
消都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
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肉猶尸也故虎食之天道
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為變應上天矣古今
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
階其後果薨魯昭公且出鸜鵒來巢其後季氏逐昭
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賈誼為長沙王傅鵩鳥集舍發
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為梁王傅懷王好騎墜
馬而死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鵜鳥集宮
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鵜野
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光與
公孫弘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
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
其後遷為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麇入府中其後
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俱象空亡精氣
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入邑

等類衆多行出比肩略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應何官吏時或白布豪民猾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官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雨案蟲滅之時則吏未必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鼠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為[illegible]時希出而[illegible]何官吏魯宣公履畝而稅應時而有蝝生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皆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去或止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蟲食穀自有止期猶蠶食桑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極有月期盡變化不常為蟲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亡夫蟲

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為風之字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衆草食五穀吏受錢穀也其食他草受人何物倮蟲三百人為之長由此言之人亦蟲也人食蟲所食蟲亦食人所食俱為蟲而相食物何為怪之設蟲有知亦將非人曰女食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為災不自謂為災凡含氣之類所甘嗜者口腹不異人甘五穀惡蟲之食自生天地之間惡蟲之出設蟲有言以非人人亦無以詰也夫蟲之在物間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謂之災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粢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責主者吏是則[illegible]之方煮馬屎以汁漬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屎漬種其鄉部吏鮑焦陳仲子也是故后稷神農之術用則其鄉吏何能為敝何則[illegible]食他草平事不怪食五穀葉乃謂之災桂有蠹桑有蝎桂中藥而桑給蠶其用亦急與穀無異蠹蝎不為怪獨謂蟲為災不通物類之實闇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蠱蠱若蛾矣粟米饐熱生蠱夫蠱食粟米不謂之災蟲食苗葉歸之於政如說蟲之家謂粟輕苗重也蟲種類衆多非一[illegible]蟲醯醬不閉有蟲飯溫濕有蟲書卷不舒有蟲衣[illegible]

懸有蟲蝎蝱蟾螻蟻蝦有蟲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小鴻殺不相似類安風氣所生并連以死生不擇日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變復之家見其希出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則依所似類之吏順而說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澤其蟲曰蛭蛭食人足三蟲食腸順說之家蛭與三蟲何似類乎凡天地之間陰陽所生蛟蟯之類蜫蠕之屬含氣而生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强大食細弱知慧反頓愚他物以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獨謂蟲食穀物為應政事失道理之實不違物氣之性也然夫蟲之生也必依溫濕溫濕之氣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是則鄉部吏貪於春夏廉於秋冬雖盜跖之吏以秋冬署蒙伯夷之行矣夫春夏非一而蟲時生者溫濕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而指謂部吏為姦失事實矣何如蟲以溫濕生也以蠱蟲知之穀乾燥者蟲不生溫濕饐餲蟲生不禁藏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器則蟲不生如不乾暴閘喋之蟲生如雲煙以蟲閘喋准況眾蟲溫濕所生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傷善青蠅汙白同一禍敗



詩以為興昌邑王夢西階下有積蠅矢明旦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言之蠅之為蟲應人君用讒何故不謂蠅為災乎如蠅可以為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桀蟲害人者莫如蚊虻蚊虻歲生如以蚊虻應災世間常有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為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蚊虻食人尤當為災必以暴生害物乃為災夫蟲歲生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交孰為甚人之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為災且天將雨螘出蛾蟲為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署人察貪吏之操又見災蟲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為致也

##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騏驎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騏驎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麏而角麏而角者則是騏驎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文咸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於上林後又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麟如麏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麏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

寺以爲與昌邑王夢西階下有積蠅矢明旦召問郎
也者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
由此言之蠅之爲蟲應人君用讒

缺第十一頁

何故不謂蠅爲災乎如蠅可以爲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案蟲害人者莫如蚊虻蚊虻歲生世如以蚊虻應災世間常有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爲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蚊虻食人尤當爲災必以暴生害物乃爲災夫歲生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安孰爲甚人之病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爲災且天將雨螘出蚋蜚爲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署人察貪吏之操又見災蟲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爲致也

##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騏驎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騏驎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麏而角麏而角者則是騏驎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之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於上林後又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麒麟如麏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麏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

色獸狀如麏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可得審也夫鳳皇鳥之聖者也騏驎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皐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麏戴角則謂之騏驎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如何夫聖鳥獸毛色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戴角之相猶戴午也顓頊戴午堯舜未必然今魯所獲麟戴角即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麟求知世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真是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如以骨體毛色比則王莽虞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弟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似類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皇騏驎其實非真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騏驎誤矣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恒庸反類聖人由是言之或時真鳳皇騏驎骨體不似恒庸鳥獸毛色類真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鳳皇騏驎輒而知之則是自謂見聖人輒而知之也皐陶馬口孔子反宇設使輒有知而絕殊馬口反宇尚未可謂聖何則十二聖相不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姓名

不等身形殊狀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桓君
山謂揚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
己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人
難知知能之美若桓揚者尚復不能知世儒懷庸庸
之知齎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能知
聖則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世人名鳳皇騏驎何用自
謂能之乎夫上世之名鳳皇騏驎聞其鳥獸之奇者
其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
皇騏驎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之奇者
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見
暫聞而輒名之為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知
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
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
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
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
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
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
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
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
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為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

爾所及夫才能知[illegible]不能聖世儒見聖自
謂能知之妄也夫[illegible]不能知[illegible]之則亦知其不能
鳳凰與麒麟也使鳳凰羽翮長廣麒麟體高大則
見之者以為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大別
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illegible]
可以為鳳凰長狄來至不可以為聖人然則鳳凰騏
驎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無有
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鳳鵠同也鵠非中國之禽
也鳳凰騏驎亦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物
者何以[illegible]鳳凰騏驎[illegible]孝宣之時鳳
凰集[illegible]以千萬數以其眾鳥之長聖
神有異[illegible]附從如見大鳥來集群鳥附之則是
鳳凰鳳凰審則定矣夫鳳凰與騏驎同性鳳凰見群
鳥從騏驎見眾獸亦宜隨眾春秋之驎不言眾獸
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騏驎無眾獸附從之文如以騏驎
為人所獲附從者散鳳凰人不獲自來蜚翔附從可
見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大傳曰鳳凰在列樹不
言群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異哉或曰記事者失
之唐虞之君鳳凰實有附從上世久遠記事遺失經
書之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實無

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附從
以知鳳凰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狡
黠而從羣者當唐虞之時鳳愍宣帝之時狡黠乎
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鳥附
從或時是鳳凰羣鳥附從或時非也君子在世清節
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任使
用氣往來進退士衆雲合夫鳳凰君子也必以隨多
者效鳳凰是豪黠爲君子也歌曲彌妙和者彌寡行
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凰是
用和多爲妙曲也龍與鳳凰爲比類宣帝之時黃龍

出于新豐羣蛇不隨神雀鸞鳥皆衆鳥之長也其仁
聖雖不及鳳凰然其從羣鳥亦宜數十信陵孟嘗食客
三千稱爲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門無一
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跖橫行聚黨數千人伯夷
叔齊隱處首陽鳥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衆不足
以別賢以鳥附從審鳳凰如何或曰鳳凰騏驎太
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而來
至也鳥獸奇骨異毛卓絕非常則是矣何爲不可知
鳳凰騏驎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騏驎
嘗來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凰來集

夫光武始生之時成哀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皇至
如以自爲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爲聖王始生之瑞
不爲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爲始生其實難知
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皇騏驎生有種類
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大不
異於前者也見之父察其子孫何爲不可知夫恒物
有種類瑞物無種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見神
龜靈龍而別之乎宋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焉漁
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而不
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不知靈龍也龍或時似蛇

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良馬似鹿神
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異王莽時有大鳥如
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千集于沛國蘄縣宣帝時鳳
皇集于地高五尺與言如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與
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衆鳥數千與之俱集附從等
也如以宣帝時鳳皇體色衆鳥附從安知鳳皇則王
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如非
鳳皇體色附從何爲均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生
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爲瑞矣故夫鳳皇之
來也猶赤烏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烏復有類乎嘉

禾醴泉甘露醴泉之所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精地下有醴泉之類乎嘉禾生於禾中與禾中異穗謂之嘉禾醴泉甘露出而甘美也皆泉生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聖治公平而乃沾下產出也嘉禾朱草不生出地蔭於衆草無本常根暫時產出旬月枯折故謂之瑞夫鳳皇麒麟亦瑞也何以有種類案周太平越常獻白雉白雉生短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種也魯人得戴角之獸謂之騏驎亦或時生於麐非有騏驎之類由此言之鳳皇亦或時生於鵠鵲毛奇羽殊出異衆鳥則謂



之鳳皇耳安得與衆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騏驎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然則鳳皇騏驎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異種同類而有奇為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生丹朱舜生商均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鯀生禹瞽瞍生舜舜禹聖人之類也知德殊矣試種嘉禾之實不能得嘉禾恆見粢梁之粟莖穗怪奇人見叔梁紇不知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張湯之父五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高五尺所從生鳥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

高一尺安得常種種類無常故曾皙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絕馬有千里不必騏驎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雛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為之也廢庭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上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也遭善而為和遇惡而為變豈天地為善惡之政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氣和衆



物變化猶春則鷹變為鳩秋則鳩化為鷹蛇鼠之類輒為魚鱉蝦蟆為鶉雀為蜄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黃石為老父授張良書去復為石也儒知之或時太平氣和麞為騏驎鵠為鳳皇是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褒姒玄黿之子二龍漦也晉之二卿熊羆之裔也吞燕子薏苡履大跡之語世之人然之獨謂瑞有常類哉以物無種計之以人無類議之以體變化論之鳳皇騏驎生無常類則形色何為當同案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皇雄鳴曰即即雌鳴足足詩云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皇鳴矣于彼朝陽味

㖃嘍嘍雍雍喈喈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鳥瑞命之言即即足足詩云雍雍喈喈此聲異也使聲審則形不同也使聲同詩與禮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桒魯之獲麟云有麞而角言有麞者色如麞麞色有常若烏色有常矣武王之時火流爲烏云其色赤赤非烏之色故言其色赤如似麞而色異亦當言其色白若黑今成事色同故言有麞麞無角有異於故故言而角也夫如是魯之所得麟者若麞之狀也武帝之時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角或時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魯所得麟云有麞不言色者麞無異色者武帝云得白麟色白不類麞故言有麞正言白驎色不同也孝宣之時九眞貢獻麟狀如麞而兩角者孝武言一角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麞宣帝之麟言如鹿鹿與麞小大相倍體不同也夫三王之時麟如色角趾身皆高大不相似類推此准後世麟出必不與前同明矣夫騏驎鳳皇之類騏驎前後體色不同而欲以宣帝之時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準前況後當復出鳳皇與之同謂誤矣後當出復見之鳳皇騏驎必已不與前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見而輒知之奈何案魯人得麟不敢正名麟曰有麞

一角者時誠無以知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曰野禽并角明本大也不正名麟而言野禽者終軍亦疑無以審也當今世儒之知不能過魯人與終軍其見鳳皇騏驎必從而疑之非恒之鳥獸耳何能審其鳳皇騏驎乎以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未必善以希見言之有鸜鵒來以相奇言之聖人有奇骨體賢者亦有奇骨聖賢俱奇人無以別由聖賢言人聖鳥聖獸亦與恒鳥庸獸俱有奇怪聖人賢者亦有知而絶殊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廉清體無奇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骨爲富貴表不爲聖賢驗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無角而仁聖者夫如是上世所見鳳皇騏驎何知其非恒鳥獸今之所見鵲麞之屬安知非鳳皇騏驎也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物何爲不生或時以有鳳皇騏驎亂於鵲麞世人不知美玉隱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騏驎以仁聖之性隱於恒毛角羽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在石中也何用審之爲此論草於永平之初時來有瑞其孝明宣惠衆瑞並至至元和章和之際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時俱應鳳皇

麒麟連出重見盛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或問曰講瑞謂鳳皇騏驎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騏驎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大鳥其出眾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無世瑞不能別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時其鳳皇騏驎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堯之德明也孝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里慕化仁道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小大毛色足異必不同類以政治之得失上之明闇準況眾瑞無非真者事或難知而易曉其此之謂也又以甘露驗之甘露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和氣獨已至矣和氣至甘露降德治而眾瑞湊集永平以來訖於章和甘露常降故知眾瑞皆是而鳳皇騏驎皆真也

[講瑞篇]第十六

論衡卷第十七

指瑞篇　是應篇　治期篇

王充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騏驎為聖王來以為鳳皇騏驎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騏驎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騏驎此言妄也夫鳳皇騏驎之知不能過聖人[illegible]人之言[illegible]不同也如[illegible]見鳳[illegible]孔子[illegible]則文王拘於羑[illegible]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illegible]仁聖之知遭禍厄之患凡人操行[illegible]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己[illegible]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驎獨能自全[illegible]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尚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illegible]

聖亦不能知人兩[illegible]能相知鳥獸為愚於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矣[illegible]使嘗[illegible]若曰鳳騏驎[illegible]聖王至其[illegible]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騏驎一至神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之紀使鳳騏驎審為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帝非聖則鳳騏驎為賢來也為賢來則儒者稱鳳皇騏驎失之矣[illegible]鳳皇[illegible]為賢來亦為宣帝來矣[illegible]知[illegible]則論鳳騏亦過[illegible]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為



來哉[illegible]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為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illegible]為聖王之瑞[illegible]孔子[illegible]時王[illegible]知[illegible]孰為[illegible]不為治[illegible]三[illegible]而來也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illegible]為聖[illegible]來也曰周孔子之[illegible]得[illegible]了[illegible]見其物以見麟之[illegible]為[illegible]至[illegible]未常有之物也行[illegible]中[illegible]國見其[illegible]之也孔子見麟之[illegible]死則自[illegible]不復行將為小人所[illegible]

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為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兕象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為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為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為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為聖王來也為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鳳麟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而與聖王同時行與治乎相遇世



聞謂之聖王之瑞為聖王來矣[illegible]巢[illegible]卵鳳皇為之不翔焚林而畋漉池而漁龜龍為之不遊鳳皇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剝卵破屏竄不翔林焚池漉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皇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皇騏驎黃龍神雀皆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龍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麟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麟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麟也人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為聖王來夫鳳皇

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
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
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
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因瑞聖王為人同時
俱然特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
聖人聖人生於衰世亦時有鳳麟也孔子既以生於
周之末世騏驎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
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
王遭（一有出字）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
其實相遇非相為出也夫鳳驎之來與白魚赤烏之
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為烏王仰見
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烏知周家當起集於
王屋也謂鳳驎為聖王來是謂魚烏為武王至也王
者受富貴天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
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烏小物
小安之兆也鳳皇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
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皇騏驎何以為太平之象鳳
皇騏驎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為仁聖之
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
雊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
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
者矣夫鳳皇騏驎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
皇帝西巡狩得白驎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
於上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
也眾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曰
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
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
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況白魚
赤烏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烏者孝鳥赤

五

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絕色移
於周矣據魚烏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
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烏則謂天用魚烏命使武
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鸜鵒來巢占
者以為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為丘墟昭公之
身且出奔也服鳥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夫
鸜鵒之來與野鳥巢服鳥之集無以異他禍福後昭
公為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歸魯賈誼為長沙太
傅服鳥集舍發書占之云野鳥雖殊其占不異鸜鵒
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

城亡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鸜
鵒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爲之巢集也王者以天
下爲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
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爲吉
凶之人來也猶蓍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蓍數常有吉
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逢凶人與凶相逢非蓍龜神靈
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客
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
見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夫
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使



物物亦不爲天能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
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
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
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𢢩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
而其子必凶爲之至也既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
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
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爲之故到謂鳳皇諸瑞有知應
吉能至誤矣

## 是應篇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
露景星嘉禾萐脯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
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頒白不
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
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騏驎鳳皇夫儒者
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騏
驎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非是
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
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褎之也風雨
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
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褎之也太平之時豈



更爲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
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爲業買物
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
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褎增過其實也若夫萐脯
蓂莢屈軼之屬殆無其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
無有此物儒者言萐脯生於庖廚者言廚中自生肉
脯薄如萐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臭夫太平
之氣雖和不能使廚生肉萐以爲寒涼若能如此則
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爲之也能使廚自生肉萐何
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然於竈乎凡生萐者欲以風

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死何必生萐以風之乎
廚中能自生萐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
夏月操萐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
萐不鼓動言萐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
手風來自足以寒廚中之物何須萐脯世言燕太子
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象夫生肉
萐論之則虛萐脯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
言古者蓂莢夾階而生月一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
十五莢於十六日日一莢落至月晦莢盡來月朔一
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
擾案日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莢以為日數何不
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從知日
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曆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
更煩擾不省蓂莢之生安能為福夫蓂草之實也猶
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
雪實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蓂莢達冬獨不死乎如
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已秋得察莢
春夏冬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
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殲不可得數猶
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莢

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日數匪謂
善矣今云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
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為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
蓂莢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戶牖之間見
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
曆日於扆坐旁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
須起察乃知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莢草也王
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
得生莢而人得以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
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曆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莢
堯候四時之中命羲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
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日也儒者又言太平之時
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
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
物以指佞人何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
必復更生一物以助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
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為平矣即屈軼已自生於庭之
末佞人來輒指知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皋陶
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
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

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聽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姦心者各變性易操為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皋陶觟䚦也儒者說云觟䚦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為驗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曰夫觟䚦則復屈軼之語也羊本二角觟䚦一角體損於群不及眾類何以為奇鱉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案能與賁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鱉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為二或時觟䚦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皋陶欲神事助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觟䚦觸人則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之所知時有

如以觟䚦能觸謂之為神則狌狌之徒皆為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觟䚦謂之巫類則巫何奇而以為善斯皆人神事欲立化也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眾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不急渡倉光害汝則復觟䚦之類也河中有此之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眾夫觟䚦之觸罪人猶倉光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時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啟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於西或時晨出於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啟明長庚矣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為發生夏為長養秋為

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著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爲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說異哉爾雅又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說之謂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說相違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章泉一見一否曰瀸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是泉出之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中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露爲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風起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飴蜜者著於樹木不著五穀彼露味不甘者其下時土地潤流濕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著樹木察所著之樹不能茂於所不著之木然今日甘露殊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泉矣

##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賢聖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居位治民爲政布教教行以正民治與亂皆有命焉或才高行絜居位職廢或智淺操洿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爲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君歸罪於爲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減除空憤人君之心使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則雖扁鵲末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民

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
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
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
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
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繫於上天賢君
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
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者
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
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
哉天地曆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害
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福祐非德所為也賢君之
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孫
皆為孝善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
昌必有衰興則有廢興昌非德所成然則衰廢非
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
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命
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
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
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
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

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世言
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
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或時政所致何以審之夫
世之所以為亂者不以賊盜眾多兵革並起民棄禮
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
饑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
為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
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
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
之秋召及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鄰善義也



為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
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
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
不能為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
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
實事者說堯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
所致說百王之害獨謂為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
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
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
非德所就明矣人之溫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於面

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也國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猶人溫病而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遇氣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變政治賢人溫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爲惡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強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爲惡也然則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有非惡人完強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月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鳥帑周楚有禍綝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失誤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爲湖當時歷陽長吏未必誑妄也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人事未爲天氣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糴在市一貴一賤豐者未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時當貴豐穀價增時當賤耗穀亦減夫穀之貴賤不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並至世則謂之聖君所致無道之君偶生當亂之時世擾俗亂災害不絕遂以破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爲惡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實也禍福不在善惡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無所改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寡災害或無或有夫何故哉長吏秩貴當階平安以升遷或命賤不任當由危亂以貶詘也以今之長吏況古之國君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論衡卷第十七

論衡卷第十八　王充

自然篇　感類篇

齊世篇

## 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飢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為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為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萬物之中穀愈飢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夫[illegible]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以若說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為故自然焉在無為何居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為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為利欲之為也今無口目之欲於物無所求索夫何為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為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乎氣氣若雲[illegible]雲煙之屬安得口目或曰凡動行之類皆本無有為

有故欲動動則有為今天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為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為物而物自為此則無為也謂天自然無為者何氣也恬淡無欲無為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稟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所稟受此性師無其說而弟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為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難已得仲父[illegible]何為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復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譴告人則天德不君桓公而霸君之操消上帝也或曰桓公知管仲賢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譴告之矣使天遭堯舜必無譴告之變曰天能譴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擇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天不憚勞也曹參為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子諫之笞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爐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

夫曹參爲相若不爲相汲黯爲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蘧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爲之道也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畫不就不爲不成天地出之有爲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復爲有爲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爲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



成晉唐叔虞魯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三者在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爲文字在天之時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爲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爲趙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氣爲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爲之也草木之生華葉青蔥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爲文字復爲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爲楮

一本作的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爲生也故能並成如天爲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爲乎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爲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爲之爲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爲萬萬千千物乎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脈脂腴骨節爪齒自然成腹中乎母爲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爲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



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眞方士巧妄之僞故一見恍忽消散滅亡有爲之化其不可久行猶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亦須有爲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爲之也及穀入地日夜長大人不能爲也或爲之者敗道也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揠之明日枯死夫欲爲自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

渥之人禀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禀氣薄少不
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
地不類聖賢故有爲也天地爲爐造化爲工禀氣不
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
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己而
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
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
爲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
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

己無爲而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
爲邀名無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
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盖自然之化也易
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黄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
地合故知無爲也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而夏不爲
長秋不爲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
起物自成藏汲水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霈然而
雨物之莖葉根荄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
陂哉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
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

和而雨自集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
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
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烝上上氣降下萬物自
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
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
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爲聽恣其性故
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
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
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
也商鞅變秦法欲爲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

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
其上上安其下純蒙無爲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
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
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
我亦忘也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尚不能譴告況以
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
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賓主顰蹙夫相譴
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譴告曾謂天德不若淳酒乎禮
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相譏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
時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爲馬乍自以爲牛純

子167 177

德行而民瞳矇曉惑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
雖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惷不知相繩責
也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譴告之言矣夫今之
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譴告之
言生於今者人以心准況之也誥誓不及五帝要盟
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詖則
犯約而負教教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兵相
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天爲
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也人道君[illegible]
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災異爲譴告夫人道臣亦
有諫君以災異爲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諫上天之
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亦宜玄默
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至優之驗
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謂之譴告
乎夫天無爲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爲之夫天地不
能爲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不使也氣
自爲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天爲災變
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爲乎牛生馬桃
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爲馬李實提桃
間乎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

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貴高大安
能撰爲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
爲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不能爲蜚
色天地安能爲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自然也自
見色自發占候之家因以言也夫寒溫譴告變動招
致四疑皆已論矣譴告於天道尤詭故重論之論之
所以難別也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道不隨事
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

##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
聖感類慊惧自思災變惡徵何爲至乎引過自與恐
有罪畏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
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
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
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
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爲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
後雨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秋
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爲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懼
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
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

也謂一時繇自　之誠
也始謂七年乃自責憂　也不
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之周
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
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
公死儒者説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
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
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
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
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
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説秋夏之
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爲狀
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
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
爲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絶雷雨苟謂雷雨爲天怒
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
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爲天大怒
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爲天怒雨爲恩施使天爲周
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
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哀
樂不並行喜怒反并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
暴至劉媼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
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媼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
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爲雷雨乎堯時大風爲害堯
致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
隆王何過於天天爲風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
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雩龍必爲雷雨何則秋
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雩龍求
怒天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
雨暴至苟爲雷雨爲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角而如
師曠爲之乎此雷雨之難也又問之曰成王不以天
子禮葬周公天爲雷風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
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大木必
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所不能
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
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
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徙三山
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
雷雨獨天所爲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
葬周公以公有聖德以

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
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
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
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
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兩篇曰伊尹死大霧
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
百兩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雨以悟成
王成王未開金匱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乃止也應
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
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由
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
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
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熒惑守
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
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譴
告未覺災變未除天之至意也爲天以爲雷雨非責
成王成王未覺雨雷之息何其早也又問曰禮諸侯
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采地殊之衆庶
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采地名實
相副猶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

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公副天子之禮乎
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
名大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三人
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爲獨可於三王不可
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
然而王功成亦在周公江起岷山流爲濤瀨相濤瀨
之流孰與初起之源絲稍之所由到白緣之所爲未
王乎周公維也周公功德成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
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王齊秦更爲帝當時天
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爲雷雨以責成
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
簀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而睆者大夫之簀而曾
子感之命元易簀蓋禮大夫之簀士不得寢也今周
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魂而有靈將安之不也應曰
成王所爲天之所予何爲不安難以季孫亦賜大夫
之簀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不安乎子疾病子路
門人爲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
吾誰欺欺天乎孔子非子路者也已非人臣子路
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周公
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況周公周公必不安也

也季氏旅於太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
曾子之細猶却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
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與天
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為雷雨以責成王
乎又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
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
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
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為故掩
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
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

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為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
以官議定未之即與曹下案目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
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得之命數精微非一
臥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難曰九齡
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予其九齡其天
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
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
也古者謂年為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
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又問曰功無大
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為美矣使周公不

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
成事周公輔成王王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
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若無益
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諸侯背畔管仲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絕滅此無管仲
有所傷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於周公管仲死桓
公不以諸侯禮葬以周公況之天亦宜然雷雨南
不至何以說哉以周公聖而管仲不賢乎夫管仲為反
坫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為不賢反坫三歸諸侯之禮

天子之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俱不得為大人與天
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禮皇天欲周公之
侵制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可然也以見鳥跡而
知為書見蜚蓬而知為車天非以鳥跡命倉頡以蜚
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倉頡起鳥跡也晉文反
國命徹麋墨舅犯心感辭位歸家夫文公之徹麋墨
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慚自同於麋墨也宋華臣弱其
宗使家賊六人以鈹殺華吳於宋合左師之後左
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咎華臣自懼之國
人逐瘈狗狗入華臣之門華臣以為左師來攻己

也踰墻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吳而左師懼國?人自逐
瘈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心疑於不
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
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
夫感則蒼頡作?奚仲之心懼則左師華臣之意也懷嫌
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
自類驗於寂寞猶感動而畏懼況雷雨揚軒轞之聲
成王庶幾能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
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
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
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
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也夫天道無爲如天以雷
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
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興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
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尅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或曰紂
父帝乙射天毆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激而殺之斯天
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桀紂鄒伯奇論桀
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紂秦莽之死
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采
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小以大天人無之成

王[illegible]雷雨如定以百葬公其實何以過此哉
[illegible]變者人之才不能盡曉天不以[illegible]
[illegible]於大[illegible]成[illegible]心疑未決天以大雷雨責之殆非
天之意[illegible]之說恐失其實也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彊老壽百歲左右下世
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
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
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夭折形面醜惡此
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
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
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
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爲形體者
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
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夭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
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
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
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
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

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爲十歲兒時所見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矣至百歲臨且死時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卜筮六畜長短五穀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蜎蜚蠕動跂行喙息無有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氣爲水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彊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莢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傴者抱關侏儒俳優如皆侗長佼好安得傴侏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治之驗也故先宓犧之前人民至質朴臥者居居坐者于于群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強欲陵弱衆欲暴寡故宓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襲故文王衍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禁檢狎守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茹毛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爲井耕土種穀飲井食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矣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

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己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爲累行隳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厠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爲飢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爲食餓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撾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爲賊所

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爲比喻乎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爲後又況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乎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雞鵠遠而雞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爲文書者肯載於篇籍表以爲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壹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巍巍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蓋施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化不能相逮之明驗也及至秦兵革擾　優戰力角勢泰以但行天下既得天下既得天下無嘉

瑞之善者叶和萬國鳳凰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
不若微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即生聖人聖人之治
即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之聖人何故獨優世俗
之性好褒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增
聖賢之美孔子稱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讓
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夫
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
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
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
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紂桀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
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之盛也堯舜之禪
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為人事所能成也
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
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萬
國時亦有丹朱鳳凰來儀時亦有苗民皆動而並用
則知德亦優劣而用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於亡秦
實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猶堯舜
桀紂和違也亡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於桀紂則
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固增而非
實者也有虞之鳳凰宣帝已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
又至夫德優故有瑞瑞鈞則必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
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帝龍興鳳舉
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稱周之成康
不虧文王之隆舜巍巍不虧堯之盛功也方今聖朝
承光武襲孝明有浸鄷溢美之化無細小毫髮之虧
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見五帝三王
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故尚為文書則謂古聖
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論衡卷第十九

論衡卷第十九　　　王充

宣漢篇　　恢國篇

驗符篇

## 宣漢篇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具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為效百姓以安樂為符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為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視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瑞雖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彰實誠不見時或實然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實不必具驗聖主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符瑞且夫太平之瑞猶聖主之相也聖王骨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為當等彼聞堯舜之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為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為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齒舜當復八眉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為未太平妄矣孔子言鳳皇河圖者假前瑞以為語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皇與河圖也夫帝王之瑞衆多非一或以鳳鳥麒麟或以河圖洛書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百姓乂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應未必合於今遭以所得未必相襲何以明之以帝王興起命祐不同也周則烏魚漢斬大蛇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事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鈞以已至之瑞效方來之應猶守株待兔之蹊藏身破置之路也天下太平瑞應各異猶家人富殖物不同也或積米穀或藏布帛或畜牛馬或長田宅夫樂米穀不愛布帛歡牛馬不美田宅則謂米穀愈布帛牛馬勝田宅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終謂古瑞河圖鳳皇不至謂之未安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稷之鄉不見稻米謂稷為非穀也實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致之未見鳳皇何以效實問世儒知聖何以知今無聖人也世人見鳳皇何以知之既無以知之何以知今無鳳皇也委不能知有聖與無又不能別鳳皇是鳳與非則必不能定今太平與未平也孔子曰如有王

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二十餘年賈誼創議以爲天下洽和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夫如賈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餘年應孔子之言必世然後仁也漢一代之年數已滿太平立矣賈生知之況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所謂一世三十年也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未平如何夫文帝之時固已平矣歷世持平矣至平帝時前漢已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問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無瑞謂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無物瑞百姓寧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變治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太平之應也治平氣應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等至人氣已驗論者猶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集於太山後又集于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宮或集于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年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或興于谷燭耀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雀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

三月鳳皇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甘露元年黃龍至見于新豐醴泉滂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雀黃龍鸞鳥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孝明時雖無鳳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出鼎見離木復合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應莫盛孝明如以瑞應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能致太平者聖人也世儒何以謂世未有聖人天之稟氣豈爲前世者渥後世者泊哉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並時猥出漢亦一代也何以當少於周周之聖王何以當多於漢漢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過周之成康宣王非以身生漢世可褒增頌歎以求媚稱也核事理之情定說者之實也俗好褒遠稱古講瑞上世爲美論治則古王爲賢睹奇於今終不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觀者樂獵不見漁者之心不顧也是故觀於齊不虞魯遊於楚不懽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獵不見漁遊齊楚不願宋魯也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

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襲舊六為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為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域三代隘辟厥深洿沮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何以驗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於周之成康宣王孝宣明帝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今上即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人應訂隆唐世黎民雍熙今亦天下脩仁歲遭運氣穀頗不登迥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周家越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鄯善哀牢貢獻牛馬周時僅治五千里內漢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近屬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為中國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舄以盤石為沃田以桀暴為良民夷坎坷為平均化不賓為齊民非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則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獨謂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者稱聖泰隆使聖卓而無跡稱治亦泰盛使太平絕而無續也

## 恢國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言顏淵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宣漢之篇高漢於周擬漢過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彌見漢奇夫經熟講者要妙乃見國極論者恢奇彌出恢論漢國在百代之上審矣何以驗之黃帝有涿鹿之戰堯有丹水之師舜時有苗不服夏啟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剋之周成王管蔡悖亂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聞此高祖之時陳狶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吳楚興兵怨鼂錯也匈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功不加兵今皆內附貢獻牛馬此則漢之威盛莫敢犯也紂為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微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勁[illegible]高祖誅項羽蓋武王伐紂[illegible]漢力勝周多矣凡克敵則易二則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兼勝二家力倍湯武武王為殷西伯臣事於紂以臣伐周夷齊恥之扣馬而諫武王不聽不食周粟餓死首陽高祖不為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誅惡伐無道伯夷之譏可謂順於周矣丘山易以起高淵洿易以

子 167 188

辨東野

爲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襲爵乘位尊祖統業
者易堯以唐侯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
司空緣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爲西伯
襲文王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爲也高祖
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海內
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則起高
於淵洿爲深於丘山也比方五代孰者爲優傳書或
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
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
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
[illegible]
所謂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篇言
周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燭
殆且然矣漢伐亡新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將
三萬人戰於昆陽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出昆
陽城擊二公軍一而當十二公兵散天下以雷雨助
漢威敵孰與舉脂燭以人事譎取殷哉或云武王伐
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旌齊
宣王憐釁鍾之牛睹其色之觳觫也楚莊王赦鄭伯
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不惡其身紂屍赴
於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色之觳觫袒之暴形也武王

以鉞懸卓其首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陽閻樂誅二世
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屍光武入長安
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即害不忍王莽之死夫斬赴
火之首與貫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豈以羑里之
恨哉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國莽酖平帝
也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莽然
則紂惡微而周誅之痛秦莽罪重而漢伐之輕寬狹
誰也高祖母妊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好酒貰飲
酒舍負餘及醉留臥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斬蛇蛇嫗
悲哭與呂后俱之田廬時自隱匿光氣暢見呂后輒
弘治十七年[illegible]論衡卷十九　八
知始皇望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東井楚
望漢軍雲氣五色光武且生鳳皇集於城嘉禾滋於
屋皇妣之身夜半無燭空中光明初者蘇伯阿望舂
陵氣鬱鬱葱葱光武起過舊廬見氣憧憧上屬於天
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聞此怪堯母感於赤龍及起
不聞奇祐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契母咽燕子湯
起白狼銜鉤后稷母履大人之跡文王起得赤雀武
王得魚烏皆不及漢太平之瑞黃帝堯舜鳳皇一至
凡諸衆瑞重至者希漢文帝黃龍玉棓武帝黃龍麒
麟連木宣帝鳳皇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黃龍神

光平帝白雉黑雉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連木嘉禾與宣帝同奇有神鼎黃金之怪一代之瑞累仍不絕此則漢德豐茂故瑞祐多也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前世龍見不雙芝生無二甘露一降而今八龍並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縣德惠盛熾故瑞繁夥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儒者論曰王者推行道德受命於天論衡初稟以為王者生稟天命性命難審且兩論之酒食之賜一則為薄再則為厚如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在此則天命於漢厚也如審論衡之言生稟自然此亦漢家此稟元世絕而復屬死而復生世有死而復生之人人必謂之神漢統絕而復屬光武存亡可謂優矣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幽厲衰微戎狄攻周平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貢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為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

內屬獻其實地西王母國在絕極之外而漢屬之德孰大壤孰廣方今哀牢鄯善諾降附歸德匈奴時擾遣將攘討獲虜生口千萬數夏禹倮入吳國太伯採藥斷髮文身唐虞國界吳為荒服越在九夷罽衣關頭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巂鬱林日南遼東樂浪周時被髮椎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荊迷於巫祝楚王英惑於狹客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周誅管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曰許氏有屬於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於法隱強侯傅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海恩免奪爵土惡其人者書其胥餘□丁之子安楚廣陵強弟員嗣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為王侯與管蔡同管蔡滅嗣二王立後恩已褒矣隱強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何則並為帝王舉兵相征貪天下之大絕成湯之統非聖君之義也承天之意也隱強臣子也漢統自在絕滅陰氏無損於義而猶存之惠滂沛也故夫雨露之施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踰此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堯三苗巧

後之人或重言有罪之國縣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怨惡謀上懷挾叛逆考事失實誤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子孝明加恩則論徙邊今上寬惠還歸州里開闢以來恩莫斯大晏子曰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夫地動天時非政所致皇帝振畏猶歸於治廣徵賢良訪求過闕高宗之側身周成之開匱厲能逮此螽死嵗平庸主因緣以建德政襃流危殆聖哲優者乃立功化是故微病恒醫皆巧篤劇有誠乃良建初孟年無妄氣至歲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皇帝敦德後文在官第三司空股肱國維轉穀振贍民不乏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饑於穀飽於道德身流在道心回鄉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迥絕無劫奪之姦以危為寧以困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鉤於湖涯挺先鉤爵後往爵問挺曰鉤寧得乎挺曰得爵即歸取竿綸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為銅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鐏頓衍更為盟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枚即共掇攝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掇取爵兄鄉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為疑隱言之不實苟飾美也即復因却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事寢十二年賢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言今不得賞詔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金直狀郡上賢等所採金自官湖水非賢等私瀆故不畀直十二年詔書曰視時金價畀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獨紀之金玉神寶故出見金物色先為酒罇後為盟盤動行入淵豈不怪哉夏之方盛遠方圖物貢金九牧禹謂之瑞鑄以為鼎周之九鼎遠方之金也人來貢之自出於淵者其實一也皆起盛德為聖王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應文帝之時玉棓見金之與玉瑞之最也金聲玉色人之奇也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纖靡大

類黍粟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之金一色也
黃土生金土色黃漢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黃
比見者黃爲瑞也圯橋老父遺張良書化爲黃石黃
石之精出爲符也夫石金之類也質異色鈞皆土瑞
也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傅寧宅上中內生芝草
五本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紫色蓋紫芝
也太守沈酆遣門下掾衍盛奉獻皇帝悅懌賜錢衣
食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告示天下天
下並聞吏民歡喜咸知漢德豐雍瑞應出也四年甘
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榆柏梅李葉皆
洽溥威委流漉民嗽吮之甘如飴蜜五年芝草復生
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芝并前凡十
一本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臨水
有俠山其下巖唫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
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室丘民皆觀
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
遨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爲八出移一時乃
入宣帝時鳳皇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詔侍中宋翁
一翁一曰鳳皇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郊乃遠下彭
城不可收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爲一家下彭

城與京師等耳何令可與無下等乎令左右通經語
論難翁一翁一窮免冠叩頭謝宣帝之時與今無異
鳳皇之集黃龍之出鈞也彭城零陵遠近同也帝宅
長遠四表爲界零陵在內猶爲近矣魯人公孫臣孝
文時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後黃龍見于成紀
成紀之遠猶零陵也孝武孝宣時黃龍皆出黃龍比
出於茲爲四漢竟土德也賈誼創議於文帝之朝云
漢色當尚黃數以五爲名賈誼智囊之臣云色黃數
五土德審矣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生土土爰稼穡
稼穡作甘故甘露集龍見往世不雙唯夏盛時二龍
在庭今龍雙出應夏之數治諧偶也龍出往世其子
希出今小龍六頭並出遨戲象乾坤六子嗣後多也
唐虞之時百獸率舞今亦八龍遨戲良久芝草延年
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一二今并前後凡十一本
多獲壽考之徵生育松喬之糧也甘露之降往世一
所今流五縣應土之數德布濩也皇瑞比見其出不
空必有象爲隨德是應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皇帝
聖人故芝草壽徵生黃爲土色位在中央故軒轅德
優以黃爲號皇帝寬惠德侔黃帝故龍色黃示德不
異東方曰仁龍東方之獸也皇帝聖人故仁瑞見宋

者養育之味也皇帝仁惠愛黎民故甘露降龍滋盛之物也陽見於外皇帝聖明招拔巖穴也瑞出必循嘉士祐至必依吉人也天道自然厥應偶合聖主獲瑞亦出群賢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文武受命力亦周邵也

論衡卷第十九

# 論衡卷第二十　　王充

須頌篇　佚文篇

論死篇

##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矣問儒者禮言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孔悝之鼎銘周臣勸行孝宣帝稱潁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主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

從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
言右臣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
人之翁未爲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
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與
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
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
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
之德也者乃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
不能別青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喑者不能言是非
也然則方今盲喑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
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
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所及可
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
皆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從橫難
數極深揭厲難測漢德鄷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
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並
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周
頌與杜撫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之時畫圖漢
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何則父祖不賢故

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
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
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勉
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洿故有高
平或以钁鍤平而夷之爲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爲
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爲钁鍤
損三五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爲平哉漢將爲丘五
三轉而爲洿矣湖池非一廣狹同也樹竿測之深淺可
度漢與百代俱爲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
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實漢
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鴻筆
之論不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在百
代之下豈徒同哉諡者行之迹也諡之美者成宣也
惡者靈厲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
王言宣無妄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誄不失實也由
斯以論堯舜亦美諡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
堯舜者得實考也夫一字之諡尚有明主況千言之論
萬文之頌哉船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船孰
與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船車采畫也農
無強夫穀粟不登國無強文德暗不彰漢德不休亂

在百代之間彊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者
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
紀黃帝以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
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上即
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為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
國驗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
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宣昭明於萬世之後厥高非徒
參天也城墻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
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墻文人之筆勁於築蹈聖王
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疆乎人



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
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為賢五三之際於斯為盛孝
明之時衆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為少矣唯班固之徒
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譎以奇彰漢德於
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秦
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瑯琊
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讀之者見堯舜之美
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
會稽歷瑯琊之階也絃歌為妙異之曲坐者不曰善
絃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則妙異難為觀者不知善也

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施哉
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忽然不
御服也如題曰甲中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人爭
刻寫以為珍秘上書於國記奏於郡譽薦士吏稱術
行能章下記出士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其才
也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名咎
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不絕則其符瑞亦宜累
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有講
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應實
而定之漢不為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



心然之信久遠之僞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
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稽合於
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而論
之漢更難及穀熟歲平聖王因緣以立功化故治期
之篇為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為治者優
者有之建初孟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執德
救備其災故順鼓明雩為漢應變是故災變之至或
在聖世時旱禍湛為漢論災是故春秋為漢制法論
衡為漢平說從門應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
至門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遠非

從門庭也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睹暇者隱也聖者垂日月之明遂在中州隱於百里遙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難得論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從以褒功失丘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國表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為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為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聞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絃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聞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墻壁之中恭王闓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俟以為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譎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櫝相遺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寡類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為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為子山為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眾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眾書之多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會成

録魯歎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歎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為哉誠見其美歡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駁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為觀大人君子以文為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觩玄燿及起楚望漢氣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為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山中殷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



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為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為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為身二則為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為私無為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沉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懼

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傳之恩有趙他之感
流文之陳陸賈之說觀見論者將有蹶然起坐世傳
之恩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驗文人之休國之符也
觀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徵
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
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
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
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
文章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
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
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謚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
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
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
萬歲爲丹青故可尊也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賫錢
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
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
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
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
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
以正邪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札志

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
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
妄

論死篇

世謂死人爲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
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
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能別人
物不能爲鬼則爲鬼不爲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
亦無以知其能爲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
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
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人無耳目則
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
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
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
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
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
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
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
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爲冰
也水凝爲冰氣凝爲人冰釋爲水人死復神其名爲

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為形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橐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橐中滿盈堅彊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為粟米囊橐何則囊橐之形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橐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囊橐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氣散猶囊橐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制以為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為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以行見乎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魂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兕勇悍不能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為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為生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為生象者也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為鬼則道路

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為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為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為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為燃火吾乃頗疑死人能復為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為鬼明矣夫為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為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尚在能為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著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為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

夫死人不能為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

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於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惠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惠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痴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用為智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火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



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為矣人言談有所作於臥人之旁臥人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為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臥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況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為人所毆傷詣吏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為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己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其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

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為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死也智惠精神定矣病則惛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惛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知不惠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為冰逾春氣溫冰釋為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為人年終壽盡死還為氣夫春水不能復為冰死魂安能復為形妬夫媢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鬬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也

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流涕曰古者不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恚人不修也孔子知之宜輒修墓以喜魂神然而不修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嗚呼有聲若夜聞哭聲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所以言語吁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歙其口故能成言

譬猶吹簫笙簫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
音夫簫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動
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
時呻鳴者人骨自有能呻鳴者焉或以為秋也是與
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為呻鳴之變自有所為依倚
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尚有知呻鳴於野草澤暴體
以千萬數呻鳴之聲宜步屬焉夫有能使不言者言
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
物生以青為氣或予之也物死青者去或奪之也予
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
自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梟梟之聲也
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為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
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
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
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歆肴
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歆
食而徒以口歆肴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
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歆氣為音夫生人之
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
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何

異於盎中之水地水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
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語言則
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
力用力須筋骨而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呴呼於
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
舒手而擊舉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
筋力絕手足不舉雖精氣尚在猶呴吁之時無嗣助
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
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敗不能復持刃
爪牙隳落不能復齧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
具成手不能搦足不能蹶者氣適凝成未能堅彊



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彊審矣氣為形體形體微
弱猶未能害人況死氣去精神絕微弱手安能害人
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雞
卵之未字也䵷溶於轂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良雌
偃伏體方就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猶䵷
溶之時䵷溶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猛能害人
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彊壯勇猛彊壯勇猛則能
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羸弱羸弱困甚故至於
死病困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咄叱人盜其物不能

奪氣弱困劣之故也夫死氣弱困劣之甚者也何能害人有雞犬之畜爲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時人將噉食者使其神有知宜能害人身貴於雞犬己死於見盜忿怒於雞犬無怨於食己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未蛻也爲復育已蛻也去復育之體更爲蟬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爲蟬者不能害爲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之身夢者之義疑惑言夢者精神自止身中爲吉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今其審止身中死之



精神亦將復然今其審行人夢傷殺人夢殺傷人若爲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絕己之所殺兵刃創傷之驗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精神不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爲害火熾而釜沸沸止而氣歇以火爲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怒不能害人火猛竈中釜涌氣蒸精怒胸中力盛身熱今人之將死身體清涼涼益清甚遂以死亡當死之時精神不怒身亡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物與人通人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矣夫物未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體壞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猶物之精神也物生精神爲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物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爲害禍敗謂人貴精神有異成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精奇於人也水火燒溺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傷人木毆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爲五行之物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不爲物則爲氣矣氣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爲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爲毒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精所爲明矣



論衡卷第二十

論衡卷第二十一

死偽篇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囿杜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韔而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為鬼之驗鬼之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奈何曰夫人萬物之中物也物死不能為鬼人死何故獨能為鬼如以人貴能為鬼則死者皆當為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為鬼也如以被非辜者能為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干子胥之輩不為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忿恨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弒君則夫死為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為也凡人相傷憎其生惡見其身故殺而亡之見殺之家詣吏訟其仇仇人亦惡見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怨宣王簡公不宜殺也當復為鬼與己合會人君之威固嚴一本作豐人臣營衛卒使固多眾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當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憎惡之所為也如兩臣神宜知二君死當報己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能害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偽類真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往而存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巫者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為穆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争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畀秦狐突以為不可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也非也神為上帝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君尊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君哉恨惠公之改葬干上帝之尊命非所得為也驪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尸葬之惡微於殺人惠公之罪輕於驪姬請罰惠公不請殺驪姬是則申生憎改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後

又坑儒生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惡痛於改葬然
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為鬼諸生會告以始皇
無道李斯無狀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墠植璧秉
圭乃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
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
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為鬼
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
之實則三王為鬼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
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為鬼也周公請命
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
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為鬼不能知三
王許己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為鬼須有所
問然后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
也能知三王之必許己則其謂三王為鬼可信也如
不能知謂三王為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
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
精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說精
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
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

顧物之僞真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
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癉疽生瘍於頭及著雍之
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含范宣子浣而撫之曰事吳
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盥其不瞑以為恨其子吳也
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曰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
恨也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
曰主苟死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伐齊
不卒荀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瞑受含宣子失之
目張口噤曰荀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
則不可含新死氣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撫之早故目
不瞑口不闔少久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含此
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也凡人之死皆
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
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
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
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
不瞑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
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為鬼立於人傍雖人之言
已與形絕安能復入身中瞑目闔口乎能入身中以

衰則能不死與形相守案世人論死謂其精神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楚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而死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夫為靈不瞑為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謚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謚曰成心喜乃瞑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謚故喜目瞑本不病目人不撫慰目自翕張非神而何曰此復荀偃類也雖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縊死氣尚盛新絕目尚開因謚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瞑連更曰成目之視瞑與謚之為靈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瞑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則宜終不瞑也何則太子殺己大惡也加謚為靈小過也不為大惡懷忿反為小過有恨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謚非靈則厲也紀於竹帛為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憎之哉何其為靈者衆不瞑者寡也

鄭伯有貪愎而多欲子皙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皙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為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疋夫疋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為淫厲況伯有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為鬼子產何以不疑曰與伯有為怨者子皙也子皙攻之伯有奔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微小殺駟帶不報子皙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伯有之魂無知為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強

死者能爲鬼何謂彊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寃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寃之被寃者亦非一伯有彊死能爲鬼比干子胥不爲鬼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君爲所弑可謂彊死矣典長一國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魂魄爲鬼必明於伯有報佽殺讎禍繁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魂不能爲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彊死則謂彊死之人能爲鬼如有不彊死爲鬼者則將云不彊死之人能爲鬼子晳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伯有能爲鬼子晳不能彊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晳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可定也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有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爲殉及武子卒顆不殉妾人或難之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顚故獲之夜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猶知魏顆之德故見體爲鬼結草助戰神曉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魏顆之德爲鬼見形以助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婦人之當謝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爲鬼之效也張良行泗水上老父授書光武困厄河北老人教誨命貴時吉當遇福喜之應驗也魏顆當獲杜回戰當有功故老人妖象結草於路人者也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欒水擊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也而爲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后更葬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知其精神欲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古今帝王死葬地地中有以千萬數無欲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爲獨然河泗之濱丘冢非一水湍崩壞棺槨露見不可勝數皆欲復

見百姓者乎齊水擊滑山之尾猶河泗之流而齊者也文王見棺和露惻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乎慈孝者之心幸冀之意賢聖惻怛不暇思論推生況死故復改葬世俗信賢聖之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

齊景公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夢二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晳以長頤以髯銳上而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銳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知惡景公之伐宋故見夢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止軍果不吉曰夫景公亦曾夢見彗星其時彗星不出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見彗星其實非夢見湯伊尹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也晏子曰夢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順晏子之言然而是之奈何天下絕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怒乎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也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黃熊鯀之精神晉侯不祀故入寢門晉知而祀之故疾有間非死人有知之驗乎夫鯀殛於羽山人知也神為黃熊入于羽淵人何以得知之使若魯公牛哀病化為虎在故可實也今鯀遠殛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為熊是死也死而魂神為黃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況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鯀死其神為黃熊則熊之死其亦鬼也將為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為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熊為鯀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者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為使鯀死其神為黃熊夢見黃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知晉侯祭山川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為他

故未必以所見爲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問
所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
則知鯀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鯀不求食不求食
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
有間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
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爲仙而升天
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稱晉侯之疾適當自
衰子產遭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鯀之神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爲似我而欲立之呂后恚恨後
酖殺趙王其後呂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
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
爲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
者被創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己死後其神尚不能
報呂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飮之不知其爲酖
毒懷不知殺己者爲誰安能爲祟以報呂后使死人
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呂后殺之高祖
魂怒宜如雷霆呂后之死宜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
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害呂后之報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
上聞灌夫繫獄竇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竇嬰

誅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竇
嬰俱坐其側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
人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
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
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諾諾則言夫嬰坐
其側矣
淮陽都尉尹齊爲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
歸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
神也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末九鼎淪必以亡者爲
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亡
懼怨家怨己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
脈斷絶足不能復動何用亡去吳烹伍子胥漢菹彭
越燒菹一僇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
菹獨謂尹齊能歸葬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葬元帝傅后發其棺取玉柙印璽送定陶以
民禮葬之發棺時臭憧於天洛陽丞臨棺聞臭
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
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損奪珍物二恨怨故爲臭出
火以中傷人且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猥發人不
能堪毒憤而未爲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

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孰與掘墓盜財物也歲
亂之時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
奪其衣物倮其尸骸時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尚微
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於驪山二世末天下盜賊掘
其墓不能出兒為火以殺一人貴為天子不能為神
丁傅婦人安能為怪變神非一發起殊處見火聞臭
以為丁傳之神誤矣

論衡卷第二十一

# 論衡卷第二十二　　王充

紀妖篇　訂鬼篇

## 紀妖篇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
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
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為我聽而寫
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
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
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
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
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
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
聲與紂為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
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
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
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
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
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
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
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

下不出

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衰弱晉平公國且亂身且病之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國削二國先聞之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於水中精氣消於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沉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楊子雲吊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為泥塗手既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葬泗水為之卻流世謂孔子之德能使水卻孔子好教且死為師且之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為不能使泗水卻乎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十世之孫董安于受言

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游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帝前之事，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奔齊。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無恤，以為貴。簡子與之語，賢之。簡子募諸子曰：（一本作……）「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

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以為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恤代，是為襄子。襄子既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十世至武靈王，吳廣入其母姓嬴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為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無不然者。蓋妖祥見兆，審矣，皆非實事，吉凶之漸，若天告之。何以不知天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側也。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也。人君之使，車騎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也。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禀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笥、翟犬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於鈞天，非天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己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己。及己，則樓臺宜壞，樓臺不壞……

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已不得壓已則
壓已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已之
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
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
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　之直夢
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　甲與
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
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
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
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后

論衡二十二　六

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
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形俱尚不能疾況魂獨行安能
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
悟七日寤覺期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
雲煙等案雲煙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
能疾人或夢蜚者用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
之氣尤疾速者飄風也飄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
行若飄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
夢上天一臥之頃也其覺或　回在天上未終下也若
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　魂神蜚　何疾也

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已不得壓已則
壓已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已之
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
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
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　之直夢
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　甲與
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
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
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
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后

論衡二十二　六

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
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形俱尚不能疾況魂獨行安能
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
悟七日寤覺期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
雲煙等案雲煙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
能疾人或夢蜚者用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
之氣尤疾速者飄風也飄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
行若飄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
夢上天一臥之頃也其覺或　回在天上未終下也若
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　魂神蜚　何疾也

則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則為妖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卧見帝之時亦為妖祥審矣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予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令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太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當道人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山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太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

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為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如人狀是何謂也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與海神戰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魚自琅邪至勞成山不見至之罘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墜之時熒惑為妖故石旁人家刻其石若或為之文曰始皇死或教之也猶世間童謠非童所為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為鬼或為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晉公子重耳失國乏食於道從耕者乞飯耕者奉塊土以賜公子公子怒咎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如咎犯之言齊田單保即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大神

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為神乎田單却走再拜
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
牛若五采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北田單卒勝復獲
得地此人象鬼之妖也使者過華陰人持璧遮道委
璧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沉璧於江欲求福也今
還璧示不受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沉之璧其
實非也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
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已相見妖氣象類
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齎持之物非真物矣祖
龍死謂始皇也祖人之本龍人君之象也人物類則
其言禍亦放矣
漢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歲為泗上亭長送徒至驪
山徒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經澤中
令一人居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道願還高祖
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兩徑開
行數里醉困臥高祖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之
人曰嫗何為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為何見殺
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徑今者赤帝子斬之故
哭人以嫗為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
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

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
之蛇非蛇也云白帝子何故為蛇夜而當道謂蛇句
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為蛇赤帝子為人五帝皆
天之神也子或為蛇或為人人與蛇異物而其為帝
同神非天道也且蛇為白帝子則嫗為白帝后乎帝
者之后前後宜備帝者之子官屬宜盛今一蛇死於
徑一嫗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
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
所殺之蛇非蛇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
蛇與邑外之蛇鬭者非蛇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蛇
而鬭也鄭國鬭蛇非蛇則知夏庭二龍之二龍象非
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鬭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
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
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閑從容步游下邳泗上有
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泗下顧謂張良孺子
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為彊忍下取履因跪
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
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
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

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
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至
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爲帝者師後十
三年子見我濟北穀成山下黄石即我也遂去無他
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書也良因異之習
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爲輔之祥也良
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
爲師將封爲留侯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界得穀
成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幷葬黄石盖吉
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黄石黄石象



老父何其神耶問曰黄石審老父老父審黄石耶黄
石不能爲老父老父不能爲黄石妖祥之氣見故驗
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其師曠
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惑
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
石墜東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爲文言爲辭辭之與文
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黄石不能
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爲人矣太公兵
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
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問

曰氣無刀筆何以爲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
文在其掌曰爲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
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
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謡口自言無以異
也當童之謡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
或爲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刳魚得書云呂
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盖不虚矣
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
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
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
則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
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虚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
相馬觀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
見全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虚
見其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
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
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
把椎鎖繩纆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

經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臥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夜則欲臥臥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臥光已亂於臥也故亦見人物象病者之見也若臥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



人能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等臥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爲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由此言之灌夫竇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之間氣皆純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爲之也眾星之體爲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精也夫物之老者其精爲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及見他鬼非是所素知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爲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人命當死死者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一居若水是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前顓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顓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煙之氣不能爲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氣也其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為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令世察之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蜚尸或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謂之魑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間與物人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人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說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鬼之類天又言國人物之會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不常見無以異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為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氣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為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為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為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倉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為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吉祥至國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

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人死
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爲賊所殺游于姑棼遂
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
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履
而爲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
公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
人皆知殺襄公者非豕而獨謂鬼能殺人一惑也天
地之氣爲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
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謡熒惑使之彼言
彼所見也熒惑火星火有毒熒故當熒惑守宿國有



殃敗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
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
蜚凶陽也陽火也故蜚凶之類爲火光火熱焦物
止集樹木枝葉枯死洪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
言火同氣故童謡詩謌爲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
書之怪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含陽故大
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巫合陽故猶日食陰
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勝故
愁陽之黨巫爲陽黨故僖遭旱議欲焚巫巫含陽氣
以故陽地之民多爲巫巫黨於鬼故巫者能鬼巫鬼

鬼巫比於童謡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處吉
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含陽能見爲妖也
申生爲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杜伯
之屬爲妖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妖象人之形其
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朱形也毒象
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輒死也中人微者即爲腓病者
不即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不見
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或明
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杜伯
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謡石言之屬明其



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出其聲者也妖之見出
也或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其毒
俱行豫見妖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
莊子義厲鬼至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
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
直見而毒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
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
妖也伯有夢駟帶公孫段且死之妖也老父結草魏顆且
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呂后且死
妖象犬形也魏其灌夫守武安武安且卒妖象魏其灌

見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含陽能見為妖也申生為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杜伯之屬為妖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妖象人之形其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朱形也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輒死也中人微者即為腓痛者不即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謠石言之屬明其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出其聲者也妖之見出也或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其毒俱行豫見妖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莊子義之屬凶至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夢駟帶公孫段且死之妖也老父結草魏顆且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呂后且死妖象犬形也魏其灌夫守武安武安且卒妖象魏其灌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為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之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主為骨肉陽氣主為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為知骨肉為彊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為象不能為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論衡卷第二十二

令人毒螫爲蜂蠆蜂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體無
故痛痛處若𥰠杖之跡人腓腓謂鬼毆之鬼者太陽
之妖也微者疾謂之𪒠其治用蜜與丹蜜丹陽物以
類治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𪒠用蜜丹則知
𪒠者陽氣所爲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間毒氣流行人
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
言其色赤太陽妖氣自如其色也鬼爲烈毒犯人輒
死故杜伯射周宣王鬼所賚物陽火之類杜伯弓
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執弓而射
陽氣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
論衡二十三卷 言毒篇 二
氣熱血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困爲熱也盛夏
暴行暑暍而死熱極爲毒也人疾行汗出對鑪汗出
嚮日亦汗出疾溫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
困同熱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
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蟲則爲蝮蛇蜂蠆在草則爲
巴豆冶(一作野字)葛在魚則爲鮭與鮗𩵽故人食鮭肝而
死爲鮗(多叙)𩵽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蜚魚亦蜚鳥卵
魚亦卵蝮蛇蜂蠆皆卵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爲小人
故小人之口爲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
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輒效諺曰衆口爍金口者

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
道口舌之爍不言拔木焰火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
口同類也藥生非一地太伯辭之吳鑄多非一工世
稱楚棠溪溫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鴆鳥生於南人
飲鴆死辰爲龍巳爲蛇辰巳之位在東南龍有毒蛇
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爲毒故蒼龍
之獸含火星冶葛巴豆皆有毒螫故冶在東南巴在
西南土地有燥濕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處地故毒
有烈不烈蝮蛇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蠆與鳥同故
產於屋樹江北地燥故多蜂蠆江南地濕故多蝮蛇
論衡二十三卷 言毒篇 三
生高燥比陽陽物懸垂故蜂蠆以尾刺生下濕比陰
陰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齰毒或藏於首尾故螫齰有
毒或藏於體膚故食之輒懣或附於唇吻故舌鼓爲
鞠毒螫之生皆同一氣發動雖異內爲一類故人夢
見火占爲口舌夢見蝮蛇亦口舌火爲口舌之象口
舌見於蝮蛇同類共本所稟一氣也故火爲言言爲
小人小人爲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五事
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恆陽若僭者奢麗故蝮蛇多文
文起於陽故若致文陽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妖妖氣
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

之不使視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
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敝族也國多大寵不
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
虎美有勇力嬖於欒懷子及范宣子逐懷子殺叔
虎禍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於
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
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
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
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生妖怪故常由好
為禍者常發勇力為毒害四六皆在好色美酒
為毒酒難多飲蜂液為蜜蜜難益食勇夫強國易
失雖近好女說近心好女雖辯士快意辯士雖信
故美味腐腸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
之毒也辯口之毒為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
卻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
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
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況一人乎故君子不畏
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為毒大矣

## 薄葬篇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為務然而世尚厚葬



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
右鬼以為人死輒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
杜伯之類以為效驗儒家不從以為死人無知不能
為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
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
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
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
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
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
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
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為死人有
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
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
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
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
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
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為據則死無
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
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
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

又觸葬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情不可定為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為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為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為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魯人將以璵璠斂孔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為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寶物也魯人用斂姦人聞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則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雖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彊不懼抽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如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著可聞則璵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彊其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

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厚化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冀禍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咸良知病散不復使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絕異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生同也交接不明無知為人倍其親獨其兩不為離其先子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為煩也今死親之魂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為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

損於義孔子又謂為明器不成示意有明俑則偶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為之歎睹用人殉之兆也故歎以痛之即如生當備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教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為後用善器葬乎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惜用痛人不憂國傳議之所失也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則水為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蘇秦為燕使齊國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財物蘇秦身弗以勸勉之財盡民貧國空兵弱燕軍卒至無以自備國破城亡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民自竭以厚葬親與蘇秦奸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為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為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為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人可一詳覽詳覽如斯可一薄葬矣

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為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傅宰質睢曰吾欲西益宅史以為不祥何如宰質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說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規諫三不祥也哀公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宅令史與宰質睢止其益宅徒為煩擾則西益宅祥與不祥未可知也令史與宰質睢以為西益宅審不祥則史與宰質睢與今俗人等也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何哉西益之何傷於地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益能吉乎夫不祥必有祥者猶不吉必有吉矣宅有形體神有吉凶動德致福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謂地也如地惡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宅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

忌歲月祭祀言譏血忌喪葬吉凶所禁皆有鬼神凶惡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謂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為敢實說其義不祥者義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之不宜也於義不宜未有凶也何以西益之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飲食宅人所居處三者於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西益墓與田不言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慎宅生人所處不設尊卑宅者長幼所共故宜慎者何可不之謹慎於宅甚於墓與田也

二曰諱被刑為徒不上丘墓但知不可不能知其不可之意問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諱受禁行者亦不要其忌連相仿效至或於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側不敢臨葬甚失至於不行弔傷見佗人之柩夫徒善人也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二親也死亡謂之先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死在堂不得哭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陵世俗禁之執據何義實說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義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也徒用心以為先祖全而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臨絕效全喜免毀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愧負刑辱深自刻責故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故不升墓慚負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之禮齋戒潔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宜與祭供侍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祖之意見子孫被刑惻怛憯傷恐其臨祀不忍歆享故不上墓二義也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為主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柩當葬身不送也葬死人先祖痛見刑人先祖哀權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尸使先祖有知痛尸哀形何愧之有如使無知丘墓田

野也何慙之有慙愧先者謂身體刑殘與人異也古
有用刑形毀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
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綵衣系躬冠帶與俗
人殊何為不可世俗信而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弔
鄉黨屍不升佗人之丘惑也

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為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
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
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為不吉極原
其事何以為惡夫人之乳子也子含元氣而出元
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
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
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為不吉人之有胞猶
木實之有扶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殼
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為不吉則諸生物有扶殼者宜
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
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
人體大氣血盛乎則夫牛與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
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
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
畜不曉其故也世能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

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世俗所諱妄矣且凡人所惡
莫有腐臰腐臰之氣敗傷人心故鼻聞臰口食腐心
損口惡霍亂嘔吐夫更衣之室可謂臰矣鮑魚之肉
可謂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為忌肴食腐
魚之肉不以為諱意不存以為惡故不計其可與不
也凡可憎惡者若溷沾附人之身今目見鼻聞一
過則已忽亡輒去何以惡之出見負豕於塗腐澌於
溝不以為凶者洿辱自在彼人不著己之身也今婦
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
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
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謠俗防惡各不
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
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
合宿紀為一月猶八日月中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
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
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
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為
可也實說諱忌產子乳犬者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
使人被污辱也夫自潔清則意精意精則行清行清
而貞廉之節立矣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為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月而產，共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矣，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弘識大材，實覈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後見之。昔齊相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且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曰：吾令女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於戶，即高其戶，誰而及之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六尺。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辟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闇而不明，文聲馳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放傚，莫謂不然。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非一，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後世人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略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衆多非一，咸勸人為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凶醜之禍。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能晐，使人急作，不欲積家逾至春也。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或說以為刑之字，井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毋承屋檐而坐，恐瓦墮擊人首也。毋反懸冠，為似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塵溜也。毋偃寢，為其象尸也。毋以箸相受，為其不固也。毋相代掃，為修冢之人，冀人來代己也。諸言毋者，教人重慎，勉人為善。禮曰：毋摶飯，毋流歠。禮義之禁，未必吉凶之言也。

## 讕時篇

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興功，則酉巳之家見食矣。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令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歲月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連相放效，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迷也。何以明之？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無狀，加罪行罰，

有二心兩意，前後相反也。移徙不避歲月，歲月惡其不避己之衝位，怒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過與移徙者等，起功之家當為歲所食，何故反令巳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怪移徙而咎起功哉？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人，猶縣官謫罰民也。民犯刑罰多非一，小過而罪，大惡犯辟，若咎以無過受罪。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冤。今巳酉之家無過於月歲，子宅起功，為巳酉之家見食，此則歲冤無罪也。且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為破，不須與功起事，空居無為，猶被其害。今歲月所食，待子宅有為，巳酉乃凶。太歲、歲月之神，用罰為害，動靜殊致，非天從歲月神意之道也。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在天邊際，立於子位。起室者在中國一州之內，假令揚州在東南，使如鄒衍之言，天下為一州，又在東南，歲食於酉，食西北之地，東南之地，安得凶禍？假令歲在人民之間，西宅為酉地，則起功之家，宅中亦有酉地，何以不近食其宅中之酉地，而反食佗家乎？且食之者審誰也？如審歲月，歲月天之從神，飲食與天同，天食不食人，故郊祭不以為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間，百神所食，聖人謂當與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

神之祀，皆用眾物，無用人者。物食人者，虎與狼也。歲月之神，豈虎狼之精哉？倉卒之世，穀食乏匱，人民饑餓，自相啖食，豈其啖食死者，其精為歲月之神哉？歲月有神，日亦有神，歲食月食，日何不食？積日為月，積月為時，積時為歲，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增積相倍之數，分餘終竟之名耳，安得鬼神之怪，禍福之驗乎？如歲月終竟者宜有神，則四時有神，統、元有神。月三日魄，八日弦，十五日望，與歲月終竟何異？歲月有神，魄與弦復有神也？一日之中，分為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十二月建寅卯，則十二月時所加寅卯也。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十二辰獨食，豈日加無神，月建獨有哉？何故月建獨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無神，用時決事，非也。如加時有神，獨不食，非也。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饑則食，飽則止，不為起功乃一食也。歲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歲之中，興功者希，歲月之神饑乎？倉卒之世，人民亡室宅，荒廢興功者絕，歲月之神餓乎？且田與宅俱人所治，興功用力，勞佚鈞等。宅掘土而立木，田鑿溝而起堤，堤與木俱立，掘與鑿俱為起。宅，歲月食；治田，獨不食。豈起宅時歲月饑，治田時飽乎？何事鈞作同，飲食

不等也說歲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坂
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内起十丈之役食一
里之外功有大小禍有近遠蒙恬爲秦築長城極天
下之半則其爲禍宜以萬數案長城之造秦民不多
死周公作雒興功至大當時歲月多食於雒人知其
凶經傳之文賢聖宜有刺譏今聞築雒之民四方和
會功成事畢不聞多死然歲月之家殆虛非實也且
歲月審食猶人口腹之饑必食也且爲巳酉地有厭
勝之故畏一金刃懼一死炭豈閉口不敢食哉如審
設懼宜如其數五行相勝物氣鈞適如泰山失火沃
以一杯之水河決千里塞以一掊之土能勝之乎非
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
之力少不勝多小不厭大使三軍持木杖匹夫持一
刃伸力角氣匹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者
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爍之金必
不銷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水火不鈞也五
尺童子與孟賁爭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
狼衆食人人衆食狼適力角氣能以小勝大者希爭
量功能以寡勝衆者鮮天道人物不能以小勝大

者少不能服多以一刃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却
歲之殃如何也

論衡卷第二十三

論衡卷第二十四　　王充

譏日篇　卜筮篇
辨祟篇　難歲篇

## 譏日篇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



然。舉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沭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禁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葬歷曰：「葬避九空地臽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爲吉良。不合此歷，轉爲凶惡。」夫葬，藏棺也；斂，藏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別？斂與葬何異？斂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如以墓爲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藏尸，穿土以埋棺，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賊地之體，鑿溝耕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將聽其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諱。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案其葬日，未必合於歷。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魯小君以剛日死，至葬日己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也。何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魯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寅日中，以爲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



士三月。假令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驗之葬歷，則天子、諸侯葬月常奇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由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密，春秋義纖，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譏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祭祀之歷，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見生人有飲

食死爲鬼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若他神百鬼之祠雖非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蓋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禮准況之也生人飲食無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知與人無異則祭不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益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事生示不背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尚無禍福況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辟之海內屠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冬月



斷囚亦數千人其刑於市不擇吉日更禍者未必獄吏也肉盡殺牲獄具斷囚囚斷牲殺創血之實何以異於祭祀之牲獨爲祭祀設歷不爲屠工獄吏立見世俗用意不實類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譯持二非往求一福不能得也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可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爲最尊尊則浣

亦治面面亦首也如以髮爲最尊則櫛亦宜擇日櫛用木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木不避忌用水獨擇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諸用水者宜皆擇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皆擇日且使子沐人愛之卯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水也卯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白子之禽鼠卯之獸兔也鼠不可愛兔毛不白以子日沐誰使可愛卯日沐誰使凝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爲沐立日歷者不可用也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製衣則有禍吉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內衣衛其外飲食不擇日



製衣避忌日豈以衣爲於其身重於食乎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貨者衣也如以加之於形爲尊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禁裁衣有忌是於尊者略而卑者詳也且夫沐去頭垢冠爲首飾浴除身垢衣衛體其沐有忌冠無諱浴無吉凶衣有利害俱爲一體共爲一身或善或惡所諱不均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衣服不如車馬九錫之禮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夫輕重之實也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

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船着蓋施帽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宜擇日夫動土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居身自安則神之聖心必不忿怒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益哉王法禁殺傷人殺傷人皆伏其罪雖擇日犯法終不免辜如不禁也雖妄殺傷終不入獄縣官之法猶鬼神之制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罪也人殺傷不在擇日繕治宅舍何故有忌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蓋丙與子卯之類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輿歷歷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己相避天神何為獨當責之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為禍福

##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蓍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謂天地審告報蓍龜真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蓍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豬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蓍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問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為氣不能為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人在天地之間猶蟣虱之著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問巨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懷

天地之氣天地神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
卜筮告令蓍龜則神以耳聞口言若己思念神明從
胷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鑽龜揲蓍兆見數著夫人用
神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蓍龜蓍龜兆數與意相應則
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爲可兆數不吉或兆
數則吉意以爲不可夫思慮者己之神也爲兆數者亦
己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胷中爲思慮在胷外爲兆數
猶人入戶而坐出門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
情如神明爲兆數不宜與思慮異天地有體故能搖
動搖動者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須以生
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答今天
地生而蓍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蓍龜之裁死者
之蓍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蓍龜
爲若版牘兆數爲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天
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無
爲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爲以應天也
案易之文觀揲蓍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
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豈
云天地告報人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

人之問與問虛擊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或怒
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蓍而筮戲
弄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卜
毆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神
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擬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疾
痛血氣湊踊而猶爲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勞
用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地
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善
惡之行也猶瑞應應一作隨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治
之善惡善惡所致也非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鑽龜
輒從善兆凶人揲蓍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
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
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異亦至周武
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佑奇怪既多豐沛子弟卜之
又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
醜衛石駘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
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
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
以龜爲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善
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衆

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
筮之實也夫鑽龜揲蓍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
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
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祥物
為吉人瑞應也禍人遭遇之道凶惡亦如之夫見善
惡非天應荅適與善惡相逢遇也鑽龜揲蓍有吉凶
之兆者逢吉遭見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
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占偁御莊叔生子穆叔以周
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遭遇所得
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非為
人也推此以論人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君德
遭賢時適當平嘉物奇瑞偶不肖之君亦及此焉世
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蓍龜可以叅
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揲蓍兆數輒見見無常占占者
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凶不效
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
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夫卜筮兆
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亂故太
公黜之夫蓍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
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

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夫吉
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之驗也周王伐紂
遇烏魚之瑞其士呂為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當起
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士不宜得凶由此言之
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
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
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
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鼎折
足以為凶猶周之占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
鼎折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因多子貢言吉之知寡若
孔子論之[illegible]非當一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
卜筮非而[illegible]凶其[illegible]十筮不可[illegible]問略以助政示有
鬼神明已不得專若書記之採掇行事若韓非飾邪
之篇明已效之驗[illegible]世信用之不見十筮非不
同用十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
天子卿士或時審[illegible]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
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
上而監其腦占者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
[illegible]之以戰果勝如咎犯占[illegible]占夢[illegible]占
[illegible]問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者不見兆者為

兆數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暗論之失實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兆占者曰凶太公曰龜兆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咎犯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 辨祟篇

世俗信禍祟以為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歡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絓法入罪至於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諱之所致也如實論之乃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為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刻以為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達積禍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歸之久遠莫能分明以為天地之書賢聖之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狐疑故人君興事工伎滿閣人民有為觸傷問時姦書偽文由此滋生巧惠生意作知求利驚惑愚暗漁富偷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已定立決以卜筮示不專己明與鬼神同意共指欲令眾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卜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然而禍福之至時也死生之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賤天之道嶮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明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祟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說案古圖籍仕者安危千君萬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長短各有遠近非高大尊貴舉事以吉日下小卑賤以凶時也以此論之則亦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祥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者命窮絕也人之生未必得吉逢喜其死獨何為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孔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事道效也孔子云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矣微言不能奪俗人愚夫不能易明矣人之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安居無為禍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也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臥濕握錢問祟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祟不得命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夫倮蟲三百六十人為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各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困小大相害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穿穴有所觸東西行徙有所犯也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居物亦有動作血脈首足耳目鼻口與人不別惟好惡與人不同也人不能曉其音不見其指耳及其游於黨類接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共天同地並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也天地之性人為貴豈天禍為貴者作不為賤者設哉何其性類同而禍患別也刑不上大夫聖王於貴者闊也聖王刑賤不罰貴鬼神禍貴不殃賤非易所謂大人與鬼神合其狀而曰我有所犯抵觸縣官羅麗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不慎飲食過

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徙觸歲月若死者累屬不曰氣相汙而曰葬日凶有事歸之有犯無為歸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禱先祖寢禍遺殃疾病不請醫更患不修行動歸於禍名曰犯觸用知淺略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猶繫罪司空作徒未必到吏日惡繫役時凶也使殺人者求吉日出詣吏剬罪推善時入獄繫寧能令事解赦令至哉人不觸禍不被罪不被罪不入獄一旦令至解械徑出未必有解除其凶者也一人下千獄獄中萬囚其[illegible]不[illegible]觸忌諱也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其遷徙日[illegible]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沉而為湖其民未必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慶善時日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噍類未必不禱賽也趙軍為秦所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眾同時俱死其出家時未必不擇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己死者復尸有隨一家滅門先死之日未必辰與戊己也血忌不殺牲屠肆不多禍上朔不會眾沽舍不觸殃塗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殤子未必還以歸忌由此言之諸占射禍祟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鍤钁不更

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有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令數問工伎之家宅盛即留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途不吉夫如是復令輒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還則來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壽命已極矣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觸歲月之所致無負凶忌之所為也

## 難歲篇



俗人險心好信禁忌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服從工伎得勝吉凶之書伐經典之義工伎之說陵儒雅之論令略實論令親聽覺悟核是非使世一悟移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移東西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令太歲惡人徙乎則徙者皆有禍令太歲不禁人徙惡人抵觸之乎則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歲之意猶長吏之



心也長吏在涂人行觸車馬干其吏從長吏怒之豈獨抱器載物去宅徙居觸犯之者而乃責之哉昔文帝出過霸陵橋有一人行逢車駕逃於橋下以為文帝之車已過疾走而出驚乘輿馬文帝怒以屬廷尉張釋之釋之當論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乎則人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路者暴病仆死何以知非觸遇太歲之出也為移徙者又不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則其行與不行未可審也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曲折不宜直南北也長吏出舍行有曲折如天神直道不曲折乎則從東西四維徙者猶干之也若長吏之南北行人從東如西四維相之如猶抵觸之如不正南北南北之徙又何犯如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宮室營堡不與人相見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體與長吏異若煙雲虹蜺直經天地極子午南北陳乎則東西徙若四維徙者亦干之猶若今時人行觸繁霧蜮氣輒從横負鄉皆中傷焉如審如氣人當見之雖不移徙亦皆中傷且太歲天別神也與青龍無異龍之體不過數千丈如令神者宜長大饒之數萬丈令體掩北方當言太歲在北方不當言在子其東有丑其西有

亥明不專掩北方極東西之廣明矣今正言在子位觸土之中直子午者不得南北徙耳東邊直丑巳之地西邊直亥未之民何爲不得南北徙丑與亥地之民使太歲左右通得南北徙及東西徙可則丑在子東亥在子西丑亥之民東西徙觸歲之位巳未之民東西徙忌歲所破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雒則土之中也鄒衍論之以爲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爲一州在東南位名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



州此言殆虛地形難審假令有之亦一難也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議直雒邑以南對三河以北豫州荊州冀州之部有太歲耳雍梁之間青兗徐揚之地安得有太歲使如鄒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散在民間則一家之宅輒有太歲雖不南北徙猶抵觸之假令從東里徙西里西里有太歲從東宅徙西宅西宅有太歲或在人之東西或在人之南北猶行途上東西南北皆逢觸人太歲位數千萬億天下之民徙者皆凶爲移徙者何以審之如審立於天地之際猶王者

之位在土中也京師之民張弓西射人不謂之射王者以不能至王者之都自止射其處也今徙豈能北至太歲位哉自止徙百步之內何爲謂之傷太歲乎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爲歲在子位子者破午南北徙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有以椎破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徙之民皆被破害如無所用何能破之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折折木破山時暴殺人使太歲破若迅雷也則聲音宜疾死者宜暴如不若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爲破衝抵安能相破東西相與爲衝而南北相與爲抵如必以衝抵爲凶則



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懸也如以太歲神其衝獨凶神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爲衝則天地之間無生人也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神雖不若太歲宜有微敗移徙有雖避太歲之凶猶觸十二神之害爲移徙時者何以不禁冬氣寒水也水位在北方夏氣熱火也火位在南方案秋冬寒也夏熱者天下普然非獨南北之方水火衝也今太歲位在子耳天下皆爲水歲非獨子午衝也審以所立者爲主則午可爲大夏子可爲大冬冬夏有南北徙者可復凶乎立春艮王

震相巽胎離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
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乾坤六子天下正道伏
羲文王象以治世文爲經所載道爲聖所信明審於
太歲矣人或以立春東北徙抵艮之下不被凶害太
歲立於子彼東北殺坤卦也於午猶艮以坤徙觸子
位何故獨凶正月建於寅破於申從寅申徙相之如
者無有凶害太歲不指午而空曰數破午實無凶禍
而虛禁南北豈不妄哉十二月爲一歲四時節竟陰
陽氣終竟復爲一歲日月積聚之名耳何故有神而
謂之立於子位乎積分爲日累日爲月連月爲時結



時爲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月時亦復
有神乎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爲一元歲猶統元也歲有神統元復有神乎論之以
爲無假令有之何故害人神莫過於天地天地不害
人人謂百神百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之氣也何
憎於人觸而爲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與子殊位
太歲立子不居甲爲移徙者運之而復居甲爲之而
復居甲爲移徙時者亦宜復禁東西徙甲與子鈞其
凶宜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爲移徙時者竟妄不可用
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觸歲不能

不得時死工伎之人見今人之死則歸禍於往時之
從俗心險危死者不絕故太歲之言傳世不滅

論衡卷第二十四

論衡卷第二十五　　王充
詰術篇　解除篇
祀義篇　祭意篇
詰術篇
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
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
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詰曰夫人之在天地
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
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
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
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後宅田重於
宅也田間阡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為田井田可以數甲
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內吏
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
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乙數宅何也民間之宅與鄉
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并數鄉亭獨第民家甲乙之
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巷街以
第甲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街人晝夜居家朝夕坐
市其實一也市肆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縣邑
雜處與街巷民家何以異州郡縣邑何以不數甲乙

也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如天地開闢
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巷
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數
曰亦當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
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辱也
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上官平心原其獄狀未有
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為支干者何以
對此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二家俱
期兩軍相當旗幟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甲與
子專比昧爽時加寅寅與甲乙不相賊武王終以破
紂何也日火也在天為日在地為火何以驗之陽燧
鄉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日氣也日有甲乙火無
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與子連所謂
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名也
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從言甲乙必
言子丑何日廷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部署
列布五方若王者營衛常居不動今端端之日衛旦
出東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與日廷異何謂甲乙為
日之日乎術家更說日甲乙者自天地神也日更用
事自用甲乙勝負為吉凶非端端之日名也夫如是

於五行之家徒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何爲言加時乎按加時者揣端之日加也端端之日安得勝負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歙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夫人之有姓名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爲姓邪以口張歙聲外內爲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爲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口張歙聲內外定正之乎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其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爲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類以名生爲信若



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爲義若文王爲昌武王爲發也以類名爲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爲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爲類有似類於父也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子我其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名取同義不用口張歙外內調宮商之義爲五音術何據見而用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以本姓則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吏王父字用口張歙調姓之義何居匈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姓與相調諧自以壽命終禍福何在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不知本姓也夫妾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調諧姓族則禮買妾何故卜之

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貴吉昌向失其宜貧賤衰耗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宜何門之掩地不如堂廡



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以者宜皆以堂如門人所出入則戶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戶均如當以門正所向則戶何以不當與門相應乎且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向有南北長吏舍傳閣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宮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必有商姓門南向也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貶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宜南向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向坐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

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
人白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向之門或凶或吉壽
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
黃也五行之家何以為決南向之門賊商姓家其實
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火延燔徑從南方來
乎則雖為北向門猶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
四方洽浹乎則天地之間皆得其義南向門家何以
獨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在四方非必
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
水也火滿天下水辯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

謂火常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

## 解除篇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
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
為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刃杖鬼神如有知必恚止戟
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為禍如無所知不能為凶解
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哉如謂鬼有
形象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煙
雲同驅逐雲煙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可圖
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勢欲殺人當驅逐之時

避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
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為害貴人之出也萬民並觀
填街滿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却士卒還去
即復其處士卒立守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
於觀不為一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
猶萬民有欲於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
却也然則驅逐鬼者不極一歲鬼神不去今驅逐之
終食之間則舍之矣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暴穀
於庭鷄鳥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
守鷄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為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

與鷄雀等不常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案之
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為來之患盜賊攻城官軍
擊之雖盜賊却不能滅盜賊所為至之禍虎狼之來
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然則鬼神之集為命
絕也殺虎狼却盜賊不能使政得復也然則盛解除
驅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篤見鬼之至性
猛剛者挺劍操杖與鬼戰鬭戰鬭一再錯指受服知
不如必不終也夫解除所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
以殊也其驅逐之與戰鬭無以異也病人戰鬭鬼猶
不去宅主解除鬼神猶不離由此言之解除宅者何

益於事，信其凶去，不可用也。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安敢妄集？猶主人猛勇，姦客不敢闚也。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為去十二神之客，恨十二神之意，安能得吉？如無十二神，則亦無飛尸流凶。無神無凶，解除何補？驅逐何去？解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為虐鬼，一居若水為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



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修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嫗，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夭壽貴賤，皆有祿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為福，福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

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況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利哉！祭祀之禮，解除之法，衆多非一，且以一事效其非也。夫小祀足以況大祭，一鬼足以卜百神。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為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如討論之，乃虛妄也。何以驗之？夫土地猶人之體也，普天之下皆為一體，頭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猶蚤虱著人身也。蚤虱食人，賊人肌膚，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蚤虱內知有欲解人之心，相與聚會，解謝於所食之肉旁，人



能知之乎？夫人不能知蚤虱之音，猶地不能曉人民之言也。胡越之人，耳口相類，心意相似，對口交耳而談，尚不相解，況人不與地相似，地之耳口與人相遠乎！今所解者地乎？則地之耳遠，不能聞也。所解一宅之土，則一宅之土猶人一分之肉也，安能曉之？如所解宅神乎？則此名曰解宅，不名曰解土。禮入宗廟，無所主意，斬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為人像。今解土之祭，為土偶人，像鬼之形，何能解乎？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失神之實，故知其非。象似布藉，不設鬼形，解土之禮，立

土偶人如祭山可爲石形祭門戶可木人乎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祀犧牲不肥澤也且齊戒不敬也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謗詛君苟以祀爲有益於國乎詛亦將爲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今世信祭祀中行子之類也不修其德行而豐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禍至歸之於祟



謂祟未得得祟修祀禍繫不止歸之於祭謂祭未敬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 祀義篇

世信祭祀以爲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殊有禍是以病作卜祟祟得修祀祀畢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爲祭祀之助勉奉不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相賓客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其修祭祀是也信其事之非也實者祭祀之義主人自盡恩勤而已鬼神未必歆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人爲恩義耳何歆享之有今所祭死人死人無知不能飲食何以審其不能歆享飲食也夫天者體也與地無異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體列宿著天之形形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宜盡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霧耳亦無能食如天地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飲食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圜丘之上一繭栗牛粢飴太羹不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飽足則怨主人不



報以德矣必謂天地審能飽食則夫古之郊者負天地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脈也故人食腸滿即骨節與血脈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爲異神是人食已更食骨節與血脈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於天地猶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室中霤皆爲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

子.67 241

是羣神也風猶人之有吹喣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則人吹喣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宗廟己之先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信故修祭祀緣生事死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帝嚳之屬報功重力不敢忘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歆享之也夫不能享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不能為福亦不能為禍禍福之起由於喜怒喜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輒能飲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無用喜怒則無用為禍福矣或曰歆氣不能食也夫歆之與飲食實也用口食之用口歆之無腹腸則無口無口無用食則亦無用歆矣何以驗其不能歆也以人祭祀有過不能即時犯也夫歆不用口則用鼻矣口鼻能歆之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之今手不能擊則知口鼻不能歆之也或難曰宋公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楫而與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何而蒭犧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

中度量也而罪與其鮑之罪與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楫而掊之斃於壇此非不能言用手之驗乎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死也妖象厲鬼象鬼之形則象鬼之言象鬼之言則象鬼而擊矣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也先知先知則宜自見粢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臞小則因以責讓夜姑以楫擊之而已無為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楫擊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己故鬼擊之如無義自歸之鮑身則厲鬼將復以楫掊鮑之身矣且祭祀不備神怒見體以殺掌祀如禮備神喜肯見体以食賜主祭乎人有喜怒鬼亦有喜怒人不為怒者身存不為喜者身亡厲鬼之怒見體而罰宋國之祀必時中體天神何其見體以賞之乎夫怒喜不與人同則其賞罰不與人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掊夜姑不可信也且夫歆者內氣也言者出氣也能歆則能言猶能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歆則宜言於祭祀之上今不能言知不能歆一也凡能歆者口鼻通也使鼻鼽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歆之矣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能

復歆二驗也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惡之
也爲尸不動朽敗滅亡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
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同日以明矣胡越
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由此言
之死人不歆三驗也當人之臥也置食物其旁不能知
也覺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臥不覺者也安能
知食不能歆之四驗也或難曰祭則鬼享之何謂也曰
言其修具謹潔粢牲肥香人臨見之意飲食之推己意
以況鬼神鬼神有知必享之故曰享之難曰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夫言東鄰不若西
鄰言東鄰牲大福少西鄰祭少福多也今言鬼不享
何以知其福有多少也曰此亦謂修具謹潔與不謹潔
也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礿祭竭盡其敬夫禮不
至則人非之禮敬盡則人是之是之則舉事多助非
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若祭見
歆之福非鬼爲祭祀之故有喜怒也何以明之苟鬼
神不當須人而食須人而食是不能神也信鬼神歆
祭祀祭祀爲禍福謂鬼神居處何如狀哉自有儲偫
邪將以人食爲饑飽也如自有儲偫儲偫必與人異
不當食人之物如無儲偫則人朝夕祭乃可耳壹祭

壹不祭則神壹饑壹飽壹饑壹飽則神壹喜壹怒且夫
病人見鬼及臥夢與死人相見如人之形故其祭祀
如人之食緣有飲食則宜有衣服故復以繒製衣以
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冀鬼饗之其製
衣也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之神貴
一尺之衣其肯喜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鬼爲
死人乎則其製衣宜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之衣審
鬼衣之乎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狀衣如是也
所見鬼非所衣之神非所衣之神非所見之鬼也鬼
神未定厚禮事之安得福祐而堅信之乎

## 祭意篇

禮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
祭其先宗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臣禮曰有虞
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
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
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大壇
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大昭
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
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亡其地則不祭此皆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萬物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五祀報門戶井竈室中霤之功門戶人所出入井竈人所飲食中霤人所託處五者功鈞故俱祀之周棄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為竈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為社禮曰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

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為思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愛故飲食之愛鬼神者祭祀之自禹興修社稷祀后稷其後絕廢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為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暮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脩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不識說縣官名曰明星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反以秋祭此求春也月令祭戶以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或祭門以秋謂之祭戶論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

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名自若爲明星也實曰
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也羣神謂風伯雨師
雷公之屬風以搖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四時生成
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惡四方
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凡
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
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
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
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
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
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
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
賴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己之親也生時有養親
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修祭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
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之道故有報恩祀祖之義孔
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弊帷不棄爲
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
封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延陵季子過徐

徐君好其劍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
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其劍帶於冢樹御者曰徐君已
死尚誰爲乎季子曰前已心許之矣可以徐君死故
負吾心乎遂帶劍於冢樹而去祀爲報功者其用意
猶孔子之埋畜狗也祭不爲不背先者其恩猶季子帶
劍於冢樹也聖人知其若此祭猶齋戒畏敬若有鬼
神修興弗絕若有禍福重恩尊功殷勤厚恩未必有
鬼而享之者何以明之以飲食祭地也人將飲食謙
退示當有所先孔子曰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
禮曰侍食於君君使之祭然後飲食之祭猶禮之諸



祀也飲食亦可毋祭禮之諸神亦可毋祀地祀地之
實一也用物之費同也知祭地無神猶謂諸祀有鬼
不知類也經傳所載賢者所紀尚無鬼神況不著篇
籍世間淫祀非鬼之祭信其有神爲禍福矣好道學
仙者絕穀不食與人異食欲爲清潔也鬼神清潔於
仙人如何與人同食乎論之以爲人死無知其精不
能爲鬼假使有之與人異食則不肯食人之食不肯
食人之食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不能爲人
禍福矣凡人之有喜怒也有求得與不得得則喜不
得則怒喜則施恩而爲福怒則發怒而爲禍鬼神無

喜怒其精則雖常祭而不絕久廢而不脩豈能爲福
禍於人哉



論衡卷第二十六　王充　譔

實知篇

儒者論聖人以爲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
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
神矣若蓍龜之知吉凶蓍草稱神龜稱靈矣賢者
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賢夫名異則實殊質
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絕與賢殊也孔子
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
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
并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
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
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
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
不知其父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
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
知千歲之驗也曰此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讖記
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
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高皇帝封吳王
送送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邪到

帝時濞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濞之勇則謂之是原此以論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為殷後子氏之世亦當默而知之無為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見始皇睹仲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床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遊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嶷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濤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陝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頌望于南海還過從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勞成山因至之罘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平臺既不至魯讖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言董仲舒亂我書亦復不可信也行事文記譎常人言耳非天地之書則皆緣前因古有所據狀如無聞見則無所狀凡聖人見禍福也亦揆端推類原始見終從閭巷論朝堂由昭

昭察冥冥讖書祕文遠見未然空虛闇昧豫睹未有達聞暫見卓譎怪神若非庸口所能言放象事類以見禍推原往驗以處來事者亦能非獨聖也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周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弒之禍見法術之極睹禍亂之前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緣象箸見龍肝之謀以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況聖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十年嚴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后與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子嚴襄王葬於芷陽故夏太后別葬杜陵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其後皆如其言必以推類見方來為聖次室夏太后聖也秦昭王十年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值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見方來之驗也如以此效聖則樗里子聖人也如非聖人先知見方來不足以明聖然則樗里子見天子宮挾其墓也亦猶辛有知伊

川之言曰我甞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曰不及百
年此其戎乎其後以百年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焉竟
有之知甞見被髮之兆也樗里子之見天子
校其墓亦見博平之裏也韓信葬其母亦行營高敞
地令其旁可置萬家其後竟有萬家處其墓旁故樗
里子之見博平王宮臺之兆猶韓信之睹高敞萬
家之臺也先知之見方來之事無達視洞聽之聰明
皆案兆察跡推原事類春秋之時卿大夫相與會遇
見動作之變聽言談之詭善則明吉祥之福惡則處
凶殃之禍明福處禍遠圖未然無神怪之知皆由兆
類以今論之故夫知知之事者思慮所能見也不可
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
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推精思之雖大無難
不可知之事厲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不學
不成不問不知難曰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七歲
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
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謂若
項託之類也王莽之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
友性智開敏明達六藝魏郡牧守□□□□學得
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厭合人之心帝

欲知方使射蜚蟲□□□□若天下謂之聖人夫無
所師友明達六藝本不學書得文能讀誦此聖人也不
學自能無師自達非神如何曰雖無師友亦已有所
聞矣不學書已有所□□兒始生產七日始開雖
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歲其三四歲時而受純人
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聞見矣性敏才
茂獨思無所據不聞兆象不見類驗卻念百世之後
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之乎臣
弑君子弑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如賜
子貢聖人能見之乎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也□□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
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尚為
遠非所□□也使一人立於牆東令之出聲使聖人
聽之牆西能知其黑白短長鄉里姓字所自從出乎
溝有流壍澤有枯骨髮首陋亡肌肉腐絕使人詢之
能知其農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非聖人無知其
知無以知也知無以知非問不能知也不能知則賢
聖所共病也難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
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
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詹何賢者也尚

能聽聲而知其色以聖人之智反不能知乎曰能知
果牛白其蹄能知此牛誰之牛乎白其蹄者以何事
乎夫術數直見一端不能盡其實雖審一事曲辯問
之輙不能盡知何則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也魯僖
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鳴曰
是牛生三犧皆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
問之果如其言此復用術數非若所能見也廣漢
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
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
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之眇
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翁仲之知馬聲猶詹何
介葛盧之聽牛鳴也據術任數相合其意不達視
道見流目以察之也太聲有術以察之而數矣推
用術數若先聞見於人不知則謂神聖若孔子之見
獸名之曰狌狌太史公之見張良以見象
孔子未嘗見狌狌至顏名之太史公與張良異世
而目見其狀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而孔
子知狌狌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
圖傳見素識所畏狀衆人闚見而先知之
聖之名物則謂之神推此以論詹何見黑牛白蹄猶

此類也彼不以術數則先時聞見於外矣方今占射
事之工據正術數術數不中集以人事人事於術數
而用之者與神無異詹何之徒方今占射事者之類
也如以詹何之徒性能知之不用術數是則巢居者
先知風穴處者先知雨智明早成項託尹方其是也
難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帝嚳生而自言其名
未有聞見於外生輒能言稱其名非神靈之效生知
之驗乎曰黃帝生而言然而母懷之二十月生計其
數亦已二歲在母身中矣帝嚳能自言其名然不能
言他人之名雖有一能未能遍通所謂神而生知者豈
謂生而能言其名乎乃謂不受而能知之未得能見
之也黃帝帝嚳雖有神靈之驗亦皆早成之才也人
才早成亦有晩就雖未就師家問室學人見其幼成
早就稱之過度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教孔子是
必孔子問之云黃帝帝嚳生而能言是亦數月云尹
方年二十一是亦且三十一云無所師友有不學書是
亦遊學家習世俗褒稱過實毀敗踰惡世俗傳顏淵
年十八歲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繫白馬定考
實顏淵年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吳昌門項託之稱尹
方之類顏淵之類也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

所知不問不識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五帝三王皆有所師曰是欲爲人法也曰精思亦可爲人法何必以學者事難空知賢聖之才能立也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以聖人學知其非聖天地之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自然者也如以聖人爲若狌狌乎則夫狌狌之類鳥獸也僮謠不學而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爲若僮謠乎則夫僮謠者妖也世間聖神以爲巫與鬼神所至之口吉人也如以聖人爲若巫乎則夫爲巫者亦妖也與妖同氣則與聖異類矣巫與聖異則聖不能神矣不能神則賢之黨也同黨則所知者無以異也及其有異以入道也聖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聖人智多所知同業多少異量所道一途步騶相過事有難知易曉賢聖所共關思也若夫文質之復三教之重正朔相緣損益相因賢聖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世之聲色也鳥獸草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以此而知來千歲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追觀上古探察來世文質之類水火之輩賢聖共之見兆聞象圖畫禍福賢聖共之見怪名物所疑惑賢聖共之事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亦不能知也何以明之使聖空坐先知雨也性能一事知遠道孔竅不普未足以論也所論先知性達者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道之要也如知一不通二達左不見右偏駮不純踦校不具非所謂聖也如必謂之聖是明聖人無以奇也詹何之徒聖孔子之黨亦稱聖是無以異於賢賢無以乏於聖也聖賢何以異何以稱聖奇於賢乎如俱任用術數賢何以不及聖實者聖賢不能知性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不可知之事待問乃解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可思而愚夫能開精不可思而知上聖不能省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不可解也見說善解結結無有不可解結有不可解見說不能解也非見說不能解也結有不可解及其解之用不能也聖人知事事無不可知事有不可知不能知聖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故夫難知之事學問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問之學之不能曉也

## 知實篇

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衆不見信
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間不能獨見非徒空
設虛言直以才智准況之工也事有證驗以效實然
何以明之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
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后
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后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后取人
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
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
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達
覽遥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



知一也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
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
之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
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
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
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
禽亦不知所以聞政孔子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
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
以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顏
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而

食之孔子望見以為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塗有
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見之者不敢
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
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
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
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如孔子
先知當知顏淵必不觸害匡人必不加悖見顏淵之
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為死聖人不能先知五
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
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亡是

勢必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
不能先知六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
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
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為觀也如不知而問之
是不能先知七也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甫
之衢人見之者以為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慎
人以為葬也鄰人鄒曼甫之母告之然后得合葬於
防有塋自在防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既得
合葬孔子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何遲也曰防
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

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宜流涕以
俟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子入太廟每
事問不知故問爲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
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
問爲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
問爲人法孔子知五經門人從之學當復行問以
爲人法何故專口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經復問爲
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爲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
一也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主人
請賓飲食否若某言及[illegible]含食如聞其家有姪子治孫
[illegible]
必發親食樂燕請不得飲食問[illegible]令不得頻煩之
執計則必不往何則知請呼無喜無二行旁辱也知往
無喜辱辱無喜[illegible]不知其家不飛辱[illegible]人喜喜知吉凶
甚圖知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或於[illegible]賢臣必不能用空
受辱之聘色之到宜蠹不從言之不爲無益之事不
履辱身之行無爲因從應聘以取[illegible]辱跡之辱空說非
主以犯絶糧之厄由此言之道不[illegible]能知論者曰孔子
自知不用聖思賢者示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往
諸侯行道濟民故歷聘周流不避[illegible]恐取爲道不爲己
故逢患而不惡爲民不爲名故蒙[illegible]而不避曰此非

時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衛反魯衛天下最賢之國
也魯衛不能用己則天下莫能用己也故退作春秋刪
定詩書以自衛反魯言之知行應聘時未自知也何
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魯衛不能用自知極
也魯人獲麟自知絶也道極命絶兆象著明心懷望
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持卜使瘥也死
兆未見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絶證冀得用也死
兆見舍卜還醫絶攬筆定書以應聘周流言之聖人
不能先知十一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綸走者可爲矰
[illegible]十七年補刊[illegible]論衡卷之廿六 十二
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
邪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事過
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道
氣交通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聖人
不能先知十二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
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
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己之情
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使父
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以虞
舜不復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武王不豫周公然

既發兆況已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十三
三龜皆吉知聖人先知周公當知天已許之無爲頻
十三龜知聖人不以蠲見立法則更請命祕藏不
大高難知故卜而合兆兆決心定乃以從事聖人
不能先知十四也晏子轉於魯堂上不趨晏子趨授
立不跪晏子延門人掉而問於孔子孔子不知問於
晏子晏子辭之孔子乃轉聖人不能先知十五也陳
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
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之不知而使
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



叔兄也周公之過也不亦宜乎孟子答陳賈之言
周公之聖處天下不能先知管叔之畔聖人不能先知
十六也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
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
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聖人據
象兆原物類意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之巧
商而善意廣見而多記由微見較若揆之今睹千載
所謂聖知淵海孔子見竅睹微思慮洞達材智兼
疆力不倦超踰倫等耳目非有達視之明知人不可
知之狀也使聖人達視遠見洞聽潛聞與天地談與鬼

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人卓異
今耳目閉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差賢一
等爾何以謂神而卓絕夫聖猶賢也人之殊者謂之
聖則聖賢差小大之稱非絕殊之名也何以明之齊
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問
管仲曰與仲甫謀伐莒未發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
曰國必有聖人也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
已乃令賓延而上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邪對
曰然管仲曰我不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
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



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驩然喜樂者鍾鼓
之色愁然清淨者衰絰之色怫然充滿手足者兵革
之色君口垂不噞所言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又莒
也臣竊虞國小諸侯不服者其唯莒乎臣故言之夫
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別物審事矣云國必有聖人者
至誠謂國必有也東郭牙至云此必是已謂東郭牙
聖也如賢與聖絕輩管仲知時無十二聖之黨當云
國必有賢者無為言聖也謀未發而聞於國管仲謂
國必有聖人是謂聖人先知也及見東郭牙云此必
是已謂賢者聖也東郭牙知之審昇與聖人同也客

者見淳于髡於梁惠王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
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
寡人未有得也寡人不足為言邪客謂髡曰固也吾
前見王志在遠後見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報
王大駭曰嗟乎淳于生誠聖人也前淳于生之來人
有獻龍馬者寡人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有獻謳者
未及試亦會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彼夫髡之
見惠王在遠與音也雖湯禹之察不能過也志在胸
臆之中藏匿不見髡能知之以髡等為聖則髡聖人
也如以髡等非聖則聖人之知何以過髡之知惠王
也觀色以窺心皆有因緣以准的之楚靈王會諸侯
鄭子產曰魯邾宋衛不來及諸侯會四國果不至趙
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
之史趙堯且代君位其後堯果為御史大夫然則四
國不至子產原其理也趙堯之為御史大夫方與公
睹其狀也原理睹狀處著方來有以審之也魯人公
孫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後
黃龍見成紀然則公孫臣知黃龍將出案律歷以處
之也聖賢之知事宜驗矣聖賢之才皆能先知其先
知也任術用數或善商而巧意非聖人空知神怪與

聖賢殊道異路也聖賢知不能性故用思相出入遭事
無神怪故名號相貿易故夫賢聖者道德智能之號
神者眇茫恍惚無形之實實異質不得同實鈞效不
得殊聖神號不等故謂聖者不神神者不聖東郭牙
善意以知國情子貢善居以得貨利聖人之先知子
貢東郭牙之徒也與子貢東郭同則子貢東郭之徒
亦聖也夫如是聖賢之實同而名號殊未必才相懸
絕智相兼倍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
多能也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
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為孔子聖未就也夫聖若為賢
矣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之賢今言且聖聖可為
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
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
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
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太宰時殆三
十四十之時也魏昭王問於田詘曰寡人在東宮之
時聞先王之議曰為聖易有之乎田詘對曰臣之所
學也昭王曰然則先王聖乎田詘曰未有功而知其
聖者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聖者市人之
知舜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王亦

其堯乎夫聖可學為故田詘謂之易如卓與人殊稟天性而自然焉可學而為之安能成田詘之言為易聖未必能成田詘之言為易未必能是言臣之所學蓋其實也以可學為易者依據賢聖之號仁智共之子貢問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子貢曰學不厭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六七十子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孟子又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之聖人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也宰予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聖宜言聖於堯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貿易也

論衡卷第二十六

論衡卷第二十七

定賢篇

## 定賢篇

王充

聖人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為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安能知聖乎世人雖言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知之如何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為賢乎則富貴者天命也命富貴不為賢命貧賤不為不肖必以富貴較賢不肖是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以事君調合寡過為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說適時而行無廷逆之郄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嫻麗面色



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過度未可謂賢以朝廷選舉皆歸善為賢乎則夫著見之人所知者舉多幽隱之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工則嶽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交多徒求索衆心者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鄉黨志潔不交非徒失衆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生多於知謝毀譽失於衆意齊威王以毀封即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即墨有功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

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半乃可有賢以善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也者賢毀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以人衆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為賢乎則夫人衆所附歸者也亦廣交多徒之人也衆愛而稱之則蟻附而歸之矣或尊貴而為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信陵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為賢君大將軍衛青及



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為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君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為輕重則衆不歸而士不附也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詠之為賢乎則夫得民心者與彼得士意者無以異也為虛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即喜樂矣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句踐是也成子欲專齊政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悅句踐欲雪會稽之恥拊循其民弔死問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為於他而偽誘屬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說孟嘗君夜出秦關雞未鳴而關不闓下坐賤客鼓臂為雞鳴而雞皆和之關即闓而孟嘗得出又雞可

以為賢乎則人亦可以偽恩動也人可以偽恩動則天
亦可巧詐應也動致天氣宜以精神而人用陽燧取
火於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為器乃能得火今
又但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得火夫
陽燧刀劍鉤能取火於日恒非真是亦能感動於天
若董仲舒信土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夫如是
應天之治尚未可謂賢況徒得人心即謂之賢如何
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為賢乎夫居職何以為功效以
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偽恩說也陰陽和百姓安者
時也時和不肖遭其安不和雖聖逢其危如以陰陽



和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大旱為殿下
矣如功效謂事也身為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為計者
效沒不章鼓無當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於
五服五服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章
道為功本功為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肖
也高祖得天下賞群臣之功蕭何為首何則高祖
論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獸功歸於人群臣力
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謂之賢
是則蕭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夫聖賢之治
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

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纔微不愈夫方猶術病
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教
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醫未必惠於不為醫
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偶得其方
遭曉其術也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有
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無術功猶成者故
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能
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治未當死之
人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矣故時當亂也堯舜施
術不能立功命當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御之



技百工之人皆以法術然後功成事立效驗可見夫
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謂
百工皆賢人也趙人吾丘壽王武帝時待詔上使從
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為東郡都尉上以
壽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息
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為天下無
雙海內寡二至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而盜
賊浮船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
言難禁復召為光祿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說議無不
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為東郡都尉歲惡

盜賊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王不得治東郡之術邪亡將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時也夫以壽王之賢治東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則壽王棄而不選也恐必世多如壽王之類而論者以無功不察其賢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既寒更爲溫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夫和陰陽當以道德至誠然而鄒衍吹律寒谷更溫黍穀育生推此以況諸有成功之類有若鄒衍吹律之法故得其術也不肖無不能失其數也賢有聖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



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荊軻醫夏無且是矣荊軻入秦之計本欲劫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爲秦所擒當荊軻之擊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荊軻既而天下名軻爲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爲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於救主然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荊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劍斫襄子之衣不足識也

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同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爲其事足功不可以效賢三也以孝於父弟於兄爲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曾晳孝立名成衆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章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契皋陶忠闇唐虞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死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



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死其患乎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案晏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者小

可得見者少也至大難弗能数至多難弗能
有小少異名之行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節行顯
而名著明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咸識
舟檝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
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顛沛
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以全身免害不被刑
戮若南容懼白圭者為賢乎則夫免於害者幸而命
禄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却也神蛇能斷而
復屬不能使人弗斷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
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紲伯玉可



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至
之難掩已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已而滯矣夫
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能延命於壯也命窮賢不能
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以委國去位棄富貴就貧賤
為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昆弟相
讓以國恥有分爭之名及太王亶甫重戰其故民皆
委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志得亦
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為賢無以者可
不肖乎且有國位者故得委而去之無國位者何
夫割財用及讓下受分與此同實無財何割口飢

何謂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
爭生於不足人或割財助用袁將軍再與兄子分
財多有以為恩義崑山之下以玉為石彭蠡之濱以
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之魚
財再分不足為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財之割
顏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廉讓之
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以避世離俗清身潔行為賢
乎是則委國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官大位
人之所欲樂去之而隱生不遂迫志氣不得也長沮
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恬憺



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為賢乎是則老聃
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孔子
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老同操
非賢也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為賢乎則夫
家富財饒筋力勁強者能堪之匱之無以舉禮羸弱
不能奔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絕交千
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
恡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正禮不能舉一有
餘則妄施能於千家貧無斗筲之儲者難責以交
施矣舉擔千里之人材茂越疆之士手足胼胝面

驪黒無傷感不仕之疾筋力皮革必有與人異者矣推此以況為君要證之吏身被疾痛而口無一辭者亦肌肉骨節堅彊之故也堅彊則能隱事而立義軟弱則誣時而毀節豫讓自賊妻不能識貫高被箠身無完肉實體有不與人同者則其節行有不與人鈞者矣以經明帶徒聚衆為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儒者學之所為也儒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説以教無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則為善矣傳者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



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郵人門者之類也以通覽古今秘隱傳記無所不記為賢乎是則傳者之次也才高好事勤學不舍若專成之苗裔有世祖遺文得成其篇業觀覽諷誦若典官文書若太史公及劉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名矣以權謀卓譎能將兵御衆為賢乎是韓信之徒也戰國獲其功稱為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門矣高鳥死良弓藏狡兔得良犬烹權詐之臣高鳥之弓狡兔之大也安平身無宜則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非棄臣而賤士世所用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韓信用權變

之才為若叔孫通之帝安得謀反誅死之禍哉有功彊之權無守平之智曉將兵之計不見已定之義居平安之時為反逆之謀此其所以功滅國絶不得稱為賢也辯於口言甘辭巧為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口辯機利人決能稱之夫自文帝尚多虎圈嗇夫少上林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如文帝乃悟夫辯於口虎圈嗇夫之徒也難以觀賢以敏於筆文墨兩集為賢乎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為言筆書以為文口辯才未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為敏

以敏於官曹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請讞蓋世優者莫過張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稱為賢太史公序累以湯為酷酷非賢者之行魯林中哭婦虎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善政不苛吏不暴也夫酷苛暴之黨也難以為賢以敏於賦頌為弘麗於文為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楊子雲是也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為崇實之化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為賢乎是則避世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雖不離俗節與離世者鈞

奇其身而輔其主守其御而不勞其民大賢之在世
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
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
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眇也伯夷無可
孔子謂之非操違於聖難以為賢矣或問於孔子曰
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
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
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為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
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
弗為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潔行無知明以



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夫如是皆有非
也無一非者可以為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
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汙世居之
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
孔子惡之夫如是何以知實賢知賢竟何用世人之
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賢若此甚易
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
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
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自能知賢誤也然則賢

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稱難者不見所以知
之則難聖人不易知也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
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
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
辯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為賢之名
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
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
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心以
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
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



心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
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
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
猶為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
為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言不
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
口雖訥不辯辯在胸臆之內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
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辯則辭好而無成孔子稱
少正卯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內非而外以才
能飾之衆不能見則以為賢夫內非外飾是世以為賢

則夫內是外無以自表者衆亦以爲不肖矣是非而不治聖人獨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如之類賢聖獨識之世有是非錯繆之言亦有審誤紛亂之事決錯繆之言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爲能任之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疑無不定與世殊指雖言正是衆不曉見何者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爲衆所非離俗之禮爲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后乃滿如非正是人之乖



刺異安得爲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寡言得實者信者則鮮和歌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和言是人不能皆信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畔者五人貫於俗者則謂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希君子言之堂室安能滿夫人不謂之滿世則不得見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跡陳在簡筴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聖同軌而殊名賢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未可知賢也夫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僻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夫無言則察之以文無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猶有遺言言有起猶文之必有爲也觀文之是非不顧作之所起執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



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不相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論衡第二十七

論衡卷第二十八　王充

正說篇　書解篇

## 正說篇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為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說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五經總名為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以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為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為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傳者信之見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

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

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鼂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獨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 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万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紀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眾万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万二千人足以成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遺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爲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爲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



安得法象之義乎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爲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爲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日月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爲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

義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爲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爲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爲始足竟以備足爲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其經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眞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眞是幾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爲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爲周易則禮亦宜爲周禮六典不與今禮相應今禮未必爲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爲周也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說禮者皆知禮也爲禮何家



盛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也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爲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興矣

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知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

紀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
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
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
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
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
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
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
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纖微之難不知
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溫故知新可以為師今不知古
稱師如何

右說論語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
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
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
經矣必有奇說異意其為春秋也今說之春者
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
為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者以為上古帝
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為名不
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
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
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言官失之者其實也史
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
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若夫
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失平常之事有
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春
秋字之及言冬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
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
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為號若人之有姓矣
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
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為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
[illegible]
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
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
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
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
之為秦漢之為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
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
上說者將復為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
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文為天子也文又曰女于
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

觀之也若與者高大堯舜以為聖人相見已審不須
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
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
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
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舜難知佞使皋陶陳知人之法
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
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
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
治脩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
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
之言實或論誠其才也說家以為譬喻增飾使事
失正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偽說傳而不絕造說
之傳失實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述之書
表古師聖賢是之文以為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
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
故頭務論

##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
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
出口為言集扎為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
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故曰德彌
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
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睆者
大夫之簀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
賢賢以文為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
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為神鳳羽五色於鳥為君虎
猛毛蚡蝹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為聖賢
且夫山無林則為土山地無毛則為瀉土人無文則為僕
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為聖賢
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

論衡卷二十八　十

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
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
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
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為表
人以文為基棘子城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
奇者子城之徒也
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為
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
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
為博士門徒聚眾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

爲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答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爲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宮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爲賢案古俊乂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廑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或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爲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揚子雲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爲相賦玄不工籍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爲周改法而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闊疏不可因也夫禀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爲間作不暇日哉感僞起妄源流氣烝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爲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閑事猶多而見爲博官爾劇而識猶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區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事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閒而能記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適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着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知其已罷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盤解輔傾寧危若著作之人所能爲也夫有所偏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

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者安能不淺於政治顏回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為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蠋彈雀則失鶻射鵲則失鴈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為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蠋捨鶻而射鵲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為攻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者不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為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出口為言著文為辭辭以文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為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為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又言今違屬未必著作材知極也…徐樂主父偃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為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蓋信公子非國不用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之傷或

之人也然要不能及亦若文吏之非不一二為言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用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為道玉屑滿篋不成為寶前人近聖猶為蕞殘況遠聖從後復重為者乎其作必不可用其言必不可采而施行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采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為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韙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缺滅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觀李斯之議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伏生之休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晁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為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也

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蕞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為篇樂須不驩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興無異書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昧澼何明師師相傳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論衡卷第二十九

案書篇　對作篇　王充

## 案書篇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儒家之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為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illegible]墨家為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

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瀇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彊主弱威一作敵功賞罰



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秦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商亦作列傳豈蘇秦商之所為邪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墮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政失道陰陽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審雩不修龍不治與晉同禍為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復以政政亂而復雩治龍其何益



哉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渾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設龍乎雩祀神喜哉成雨至亢陽不改旱禍不除變復之義安所施哉且夫寒溫與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獨為亢旱之福不為寒溫求祐未曉其故如當復報寒溫宜為雩龍之事為材巨識第兩疑焉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

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
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
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
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
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
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
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
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
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
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班

叔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
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龍必
將有義未可怪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
者知己步驟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
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
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
也驥與眾馬絕跡或蹈驥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
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
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

騄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
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
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言
非是偽論者實之故難為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
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
於論不務全疑兩傳并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沌
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
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
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



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
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
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
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
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
無有古今文有偽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
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
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
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
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揚子雲作太

文俟鍾子隨而宣之非斯同門雲鈔共朝覩奇見益不為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為術併肩以迹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揚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藝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便道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浹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綱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為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宮闕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帝不罪而尊其身況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為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機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聽者以為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偽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為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偽世
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
吾心所能忍哉衛驂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心恐
土之危也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
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胸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
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黄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
故為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
之道論衡言諸為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
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
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下



下實得則上教從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
實虛之分定而華偽之文滅華偽之文滅則純誠
之化日以孳矣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
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
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
謂述矣桓山君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
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為前始
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
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
為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
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於
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為無本於
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文吏就獄卿之事
覆而考之謂論衡為作儒生文吏謂雜上書奏記陳
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上書奏記說發胸臆文
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
之書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
憂憐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備
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縻五穀生起



盜賊沉酒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
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上書奏記之文也記
謂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乘而楚之檮杌
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楊氏
之玄卜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
論衡政務同一趨也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之造
漢家尤多陽城子張作樂楊子云造玄二經發
於臺下讀於闕掖遠近驚所不述而作材擬聖
人而漢朝不譏況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辨照
是非之理使後進曉然見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

經章句之說先師奇譏之類也其言仲繩彈劉僞
俗傳蔽惑僞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人
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亂於石人
不能別或若楚之王尹以玉為石卒使卞和受刖足
之誅是反為非虛轉為實安能不言俗傳既過俗書
又偽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為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
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
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堯時十日並出堯
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日為卻還世間
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偽沒奪正是心漬涌筆手擾
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
證驗若太公之書據許由不隱燕太子丹不使日再
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政務為郡國守相縣邑令長
陳通政事所當尚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稱國恩論衡
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死訂鬼所以使俗
薄喪葬也孔子徑庭麗級被棺斂者不省劉子政
上薄葬奉藏者不約光武皇帝草車茅馬為盟
器者不姦何世書俗言不載信死之語汶濁之也今
著論死及死偽之篇明死無知不能為鬼冀觀覽
者將一曉解約葬更為節儉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
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
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
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
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
無害何補古有命使采爵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
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為作因罪其身沒滅其詩
乎今已不然故詩傳亞今論衡政務其猶詩也冀望
見采而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興也且凡造作
之過意其言妄而謗誹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
恢國驗符盛褒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
以免於罪矣

論衡卷第二十九

論衡卷第三十

自紀篇　　王充

自紀篇

王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道絶因家焉以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歲凶横道傷殺怨讎衆多會世擾亂恐為怨讎所害祖父舉家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為業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末復與豪家丁某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建武三年充生為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重寡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論說始若詭於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為從事不好徼名於世不為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為基恥以材能為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汙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為人清重游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氾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宜為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為人所屈答曰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為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

無好仕故默無言羊勝為惡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已所得禍到不謂已所為故時進意不為豐時退志不為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鬻知以干祿不辭爵以弔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鈞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為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為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恚位下比為縣吏無所擇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為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為司空相國無說豫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恥名之不白不惡位之不遷垂棘與瓦同櫝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不害為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眾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閒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譏譴之淺答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聞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胸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圉諧說而懿俗曉露之言皆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鼽欬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禮有所不備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皋陶調和葵韭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雞舒戟采葵鈇鉞裁箸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為辯喻深以淺何以為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而深淺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為論衡之書夫賢聖沒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釘銓遥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

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是
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僞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之
文存敦厖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
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
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
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
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
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
淺極不能爲復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答曰



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
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
胷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荴露猶玉剖珠出乎
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
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
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
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
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
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
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

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
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
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爲
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
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
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
公筆辯以荴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
意難覩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
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
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



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歎曰
猶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
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歎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
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
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
可曉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眾心不違人意
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
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剌於俗不合於衆
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

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偽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為人悲禮舜於趙為不好堯舜之典五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盖獨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為戾文不美好於觀不快盖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譴毀答曰夫養食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為文欲顯白

飾調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趣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詞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而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為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璠石多者不為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為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為富者盖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為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少户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爭辯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廃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才出百而云泰多傳斯蓋謂所以出者微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為大蟲褊重厚稱其出絲孰者為多

充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或戲曰所貴鴻材者仕
耦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為高也今吾子涉世
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又著
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趍乎答曰材莫過孔
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淅見圍削跡餓陳蔡門
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遇之厄未之等偏可輕
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得不遇失之故
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命
稱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君
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一之德乃可戲也若夫

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泊才能之過未足以為累
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
不貪與蹻比跡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
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
孔子比窮文與楊雄為雙吾榮之身通而知
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為榮於我為累偶合容說
身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
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德
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雨集言溶𣸣
而泉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千載乃

為實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論辯是
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
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穀千
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淡味至
寶必有瑕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
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
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
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
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
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瑣文給甘
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
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
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
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
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
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偽
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
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
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

所謂異也

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爲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況未嘗履墨塗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爲妖變安得寶斯文而多賢答曰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故孤興物貴故產節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是則澧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倜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



庸用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記於牒籍希出之物勸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膀奇人（[illegible]）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雲（[illegible]）桓氏稽古遹出君山更稟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楊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劉筆札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

志窮無如事有不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儔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冉冉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歷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為土灰上自黃唐下臻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嗟悲哉

論衡卷第三十

後序

王氏族姓行狀於自紀篇述之詳矣范曄東漢列傳云充字仲任嘗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遊雒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討百氏之增虛詰九流之拘誕天人之際悉所會通性命之理靡不窮賾析理折衷此書為優既作之後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會始得之常祕玩以為談助故時人嫌伯喈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王朗來守會稽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流行四百年迨今殆千載撰六帖者但摘而為備用作意林者止鈔而同諸子吾鄉好事者往往自守書標帙為家寶然其篇卷脫漏文字舛駁魯魚甚衆亡以家益說致首尾顛躓而不聯或句讀錯亂而不紀是以覽者不能通其讀焉余初好聚書於論衡尤多購獲自一紀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齋所貯蓋今起居舍人彭公乘曾所對者正也又得史館本二各三十卷乃庫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者也余嘗廢寢食討尋衆本雖累經修改尚互有闕遺意其謄錄者誤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刪削致條綱紊亂旨趣乖違儻遂傳行必差逞亂今討數本之內擇以少錯者為主然後互質疑謬沿逆本源誤者譯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斷者仍續闕者復補惟古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為改正塗注凡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九字有如日星之麗天順經躔而軌道河海之紀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譬連類雄辯宏博豈止為談助才進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覺者也秉筆之士能無祕玩乎即募工刊印庶傳不泯有益學者非敢衒己功不敢同王蔡之侻待搜之然後得而共聞之然後言其益也時

聖宋慶曆五禩二月二十六日前進士楊文昌題序

王充氏論衡崇文總目三十卷世所傳本或
為二十七卷史館本與崇文總目同諸本雖
亦互有同異宋慶曆中進士楊文昌所定者
號稱完善楊洪公重刻於會稽蓬萊閣下
歲月既久文字漫滅不可復讀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經歷克莊公以所藏善
本重加校正命與路總管宋公文瓚爲之補
其缺而其本始完克生會稽而受業太學聞吾
傳尋過求諸書為學詩兵閒門就學
論衡八十一篇凡二十餘萬言其用功為失
其成蔡邕得之秘之帳中以為談助三國得
之及宋許下人稱其才進故時人以為異書
至大行於世傳之至今盡其為書詳其所
其著述誠有出於衆人之表者也言論
之天地之大萬物之衆無一定之形而求一
定之理人由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名也古
昔聖人窮神知化著之爲書使天下之人皆
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各有以全其才五三六
經爲萬世之准則者此也左王之潭塊家自
為學人自為書紫朱雜厠凡王集採摭經尊

門猶失其實諸子尺書[illegible]人或誣論說紛然
莫知所宗充心不能忍於是作論衡之書以
爲衡者論之平也其爲九虛三增論死訂鬼
以袪世俗之惑使見者曉然知然否之分論
者之大旨如此非所謂出於衆人之表者乎
然觀其爲書扎釋物類也好舉形似以相質
正而其理之一者有所未明其辯說繆也或
疑或決或信其所聞而任其所見指有不得
其事實者況乎天人之際性命之理微妙而
難知者乎故其爲書可以謂之異書而不可
以爲經常之典觀其書者見謂才進而實無
以自成其才終則以爲談助而已充之爲書
或得或失不得而不論也雖然自漢以來操
觚之士焦心勞思求一言之傳而不可得論
衡之書獨傳至今譬之三代鼎彝之器宜乎
爲世之所寶也且充之時去三代未遠文賢
所傳見於是書者多矣其可使之無傳乎今
世刻本會稽者最善克莊公爲之校正而補
刻之傳之人人其與帳中之書戒人勿廣者
可謂迹絕矣至元七年仲春安陽韓性書

中國之其實者何乎之若 □人或無以訓說紛然

後當接十葉

此一葉修版之誤非缺失也

又作論衡之書以

飢三增論死訂鬼

以袪世俗之惑使見者曉然知然否之分論
者之大旨如此非所謂出於衆人之表者乎
然觀其為書其擇物類也好舉形似以相質
正而其理之一者有所未明其辯論鑿也或
疑或決或信其所聞而任其所見岀有不得
其事實者况乎天人之際性命之理微妙而
難知者乎故其為書可以謂之異書而不可
以為經常之典觀其書者見謂才進而實無
以自成其才終則以為談助而已充之為書
或得或失不得而不論也雖然自漢以來操
觚之士焦心勞思求一言之傳而不可得論
衡之書獨傳至今譬之三代鼎彝之器宜乎
為世之所寶也且充之時去三代未遠文賢
所傳見於是書者多矣其可使之無傳乎今
世刻本會稽者最善克莊公為之校正而補
刻之傳之人人其與帳中之書戒人勿廣者
可謂遼絕矣至元七年仲春安陽韓性書

宋版書四十餘年所見論衡無過此本並此
真宋刻元修明又增補殘損板片者故中間
每葉行款字形分異宜文字多勝於他本者
舊多其最前者春首至元七年仲春安陽韓
性書而卷第一卷多七下一葉餘之真処不可
枚舉過居士校程榮本知之程本實本通
津州堂本通津草堂本乃出此本校者勝
於程榮本其為匪者新推此為第一本遠近
游評同園質之于尚書而造言罕世之寶此
未印記手識 月霄二先生 寄

# 封氏聞見記十卷

（唐）封演撰

清乾隆盧見曾刻雅雨堂叢書本

封氏聞見記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唐封演撰。演里貫未詳。考封氏自西晉北魏以來，世為渤海蓨人。然唐書宰相世系表中無演名，疑其疎屬也。書中石經一條，稱天寶中為太學生。貢舉一條，記其登第時張繟有千佛名經之戲，然不云登第在何年。佛圖澄碑一條，記大歷中行縣至內丘，則嘗刺邢州。卷首結銜題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而尊號一條，記貞元間事，則德宗時終於是官也。是書唐宋藝文志、通志、通考皆作五卷，書錄解題作二卷，殆輾轉傳鈔，互有分合。此本十卷，末有元至正辛丑夏庭芝跋，又有明吳岫、朱良育、孫允伽、貽典四跋。良育跋云，自六卷至十卷，友人唐子畏見借所鈔，近又於柳大中借鈔前五卷。第七卷中全局俱欠，只存末後一紙耳。今考目錄所列凡一百一條，第一卷僅二條，不盈兩紙，亦似不完。第三卷銓曹一條，闕其末。而風憲一條全佚，不止闕第七卷。第七卷中覩物遠近一條、海潮一條、北方白虹一條、西風則雨一條、松柏西向一條，皆全佚。蜀無兔鴿一條，佚其前半。月桂子一條，僅完其下。石鼓一條、弦歌驛一條，又闕。高唐館一條，亦不完。其上下溫湯一條，又闕其末。而目錄此條之下註增字，亦非僅存末一頁者。中間又頗多闕字。允伽跋稱借秦酉巖本重校，意其與朱本小異歟。然稱朱跋從秦本錄出，則又不可解。疑久無刊本，遞相繕寫，又非復朱氏之舊矣。唐人小說多涉荒怪，此書獨語必徵實。前六卷多陳掌故，七八兩卷多記古蹟及雜論，均足以資考證。末二卷則全載當時士大夫軼事，嘉言善行居多，惟末附諧語數條而已。其中音韻一條，記唐韻部分為陸法言之舊，其同用獨用則許敬宗所定，為諸書之所未言。文字一條，論隸書不始程邈，援水經注為證，明楊慎矜為獨見者，乃演之所已言。又顏真卿韻海鏡源世無傳本，此書詳記其體例，知元陰時夫韻府羣玉實源於此，而後人不察。有稱眞卿取句首字不取句末字者，其說為杜撰欺人。併知永樂大典列篆隸諸體於字下，乃從此書竊取其式，而諱所自來。月中桂一條，記桂子月中落一聯為宋之問台州詩，足證計有功唐詩紀事駱賓王為僧之妄。他如論金雞、露布、鹵簿、官銜、石誌、碑碣、羊虎、拔河諸條，亦皆原委詳明。唐人說

部、自顏師古匡謬正俗李匡乂資暇集李涪刊誤之外、固罕其比偶矣。

乾隆丙子鐫

# 封氏聞見記

雅雨堂藏板

---

封氏聞見記序

昔讀汲古先生跋封氏聞見記[illegible]以為秘本

因求得之封氏演唐代宗時人[illegible]源友[illegible]中同

郡東之曾孫繹在大學先後數[illegible]大府中[illegible]令德

宗時官至御史中丞嘗撰古今年號錄一卷[illegible]

聞見記十卷[illegible]惟[illegible]獨存然

[illegible]少故錯[illegible]

山[illegible]及足本於山[illegible]

及徐氏校錄[illegible]友人[illegible]

[illegible]志[illegible]



[illegible]前後乃十卷時有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 封氏聞見記目錄


卷第一
道教　儒教
卷第二
文字　典籍
石經　聲韻
卷第三
貢舉　制科
銓曹 不全　風憲[illegible]
卷第四





尊號　運次
降誕　金鷄
露布　匭使
定謚　明堂
武監　淳瀆
卷第五
鹵簿　公牙
官銜　頌德
壁記　豹直
燒尾　花燭
第宅　巾幞
圖畫　長嘯
卷第六
飲茶　打毬
拔河　繩妓
石誌　碑碣
羊虎　紙錢
道祭　忌日
卷第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蜀無兔鴿 不全
月桂子　石鼓
[illegible]　高唐館 已上又闕
溫湯 [illegible]
卷第八
歷山　朱山
繹山　[illegible]城
人[illegible]　[illegible]
佛圖澄姓　[illegible]

大魚胆　鷄鼎
碎歷石　魚龍畏鐵
卷第九
剛正　淳信
端愨　貞介
寬譬　抗直
忠讜　識節
任使　知人
奬善　惠化
推讓　矛攻
擿惡　解紛
茂學　除蠹
卷第十
務尚　諷切
歡狎　詼諧
俗譏　贊成
討論　相悟
敏速　遷忌
嚴論　失悞
謬譏　附談



嘲玩　慙悚
狂譎　佞諂

原目錄與跋共計六十四番
內七卷至五卷亦不存今
本得其闕略者也
青歸瑚藏本

原本正德戊辰歲秋八月十一日錄



封氏聞見記目錄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撰

## 道教

本自黃帝至老君祖述其言故稱為黃老之學戰國時周人蒙莊之徒著書咸以黃老為宗師訓道天然偏引黃帝之書曰谷神不死是為元牝元牝之門是為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章黃帝之言而老子立下之由則老氏所書同出已明矣其後漢道術之流衍分為一家[illegible]用為術與黃老同[illegible]漢桓帝夢見老子詔陳相邊韶立廟於苦縣刻石為銘[illegible]亳州真源縣即古楚苦縣賴鄉曲仁里老子所生述征記云老子廟中有九井汲一井八井皆動此其地也國初以李氏出自老君故崇道教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呼善行謂曰為我語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今年無賊天下太平高祖即遣使致祭立廟于其地遂改浮山縣為神山（神仙作）縣拜善行為朝散大夫高宗乾封元年還自岱嶽過真源縣詣老君廟追尊為元元皇帝元宗開元二十一年親注老子道德經令學者習之二十九年兩京及諸州各置元元皇帝廟京師號元元宮諸州號紫極宮尋改



西京元元宮為太清宮東京元元宮為（缺）宮（以下缺）

## 儒教

（缺）[illegible]復以諸生多不[illegible]七十二人為帝師[illegible]位復與教[illegible]以來州縣[illegible]吏[illegible]教[illegible]生[illegible]人[illegible]出[illegible]學[illegible]二仲釋奠行禮而已[illegible]尚書顏真卿奏請改諸州博士為文學品秩在參軍之上其中下州學[illegible]事已上並同上州每令與司功參軍同試貢舉[illegible]為文學自此[illegible]人多[illegible]子殊為褻慢有露形[illegible]夫子[illegible]孔子廟不[illegible]人合雜祈[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所為有自來矣



封氏聞見記卷第一

# 封氏聞見記卷第二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 文字

古史官蒼頡覽鳥獸之跡以作文字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則謂之字著于竹帛而文史見凡九千字所謂古文者也古有六書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推此六體文字大端可得而見六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此其事也至周宣王時太史史籀更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然不外六書之指大篆亦名籀書與古文並行春秋之時孔子之書六經皆古文也其後諸侯不統于王言語異聲文字異制秦氏既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依傍大篆或加省改謂之小篆于時獄官事繁篆書不給御史程邈有罪繫雲陽獄中改變篆為隸以從簡易始皇善而用焉故秦時書有八體一曰大篆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大小二篆皆簡策所用三曰刻符施於符傳四曰摹印亦曰繆篆施于印璽五曰



蟲書為蟲鳥之形施於幡信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七曰殳書銘于戈戟八曰隸書施于公府官門吏出故以隸名書也酈善長注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故知隸書非始于秦氏也按此則隸在春秋之前行於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邈[?]易於時故脩改而隸非創造也漢興多用六國通行[?]古文由是改變古書十有入小學者十七已上試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郡太守課最者以為尚書史平帝時徵天下人[?]通倉頡說文字於未央廷中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王莽居攝大司空甄豐取四篇校定文字頗改古文別為六體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古文之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後漢和帝時始錄七千三百八十四字以為時許慎特加搜采九千之文始備考為說文凡五百四十部皆從古為之說備論字體源流其有通俗所行涉於文者皆許氏之所不收故說文至今為字學之宗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晉

有呂忱更按羣典搜求異字復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
十部凡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諸部皆依說文說文
所無者是忱所益後魏楊承慶者復撰字統二十卷凡
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四字亦憑說文為本其論字體時
復有異梁朝顧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凡一萬六千九百
一十七字此復有埤蒼廣蒼字指字詁字苑字訓文字
志文字譜之類互相祖述名目滋多漢代人有[illegible]書故
自倉頡至于漢代書凡五變所謂古文大篆小篆隸書
草書是也南齊蕭子良撰古文之書五十二種鵠頭蚊
腳懸針垂露龍爪仙人芝英倒薤蛇書[illegible]波飛白
之倫皆狀其體勢而為之名雖義涉浮淺亦書家之前
流也近代小篆八分草書行書並見施用餘多不行



典籍

漢承秦滅學武帝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由是外有
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成帝時
秘書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
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
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哀帝使向子
歆嗣父之業歆乃總羣篇著為七略大凡萬三千二
百六十九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遷洛陽所載經
傳二千餘兩明帝尤重儒術前後撰錄三倍於前董卓
移都之際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冊
文章競共剖散圖書縑帛軍人以為帷囊及王允收而
西者纔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長安之亂一時
焚蕩魏氏采掇亡書藏在三閣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簿
秘書監荀勗分為四部[illegible]甲乙丙丁之目大凡九
千九百四十五卷[illegible]李
充以勗舊簿校之[illegible]四卷[illegible]中朝
[illegible]江左宋元嘉八年秘書[illegible]謝靈運造四部目
凡[illegible]八十[illegible]王儉又造目錄



萬九[illegible]卷[illegible]人別[illegible]志有[illegible]與志[illegible]于志文
[illegible]齊永明中秘書丞
王亮又造書目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梁
初令秘書監任昉於文德殿內集藏衆書二萬三千一
百六卷普通中阮孝緒為七錄有典錄記傳錄子錄
文集錄伎術錄佛錄道錄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
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十萬餘卷周師入郢並自
焚之[illegible]武入關收其圖籍以[illegible]亦[illegible]其[illegible]右
[illegible]者文始部次[illegible]於[illegible]秘府[illegible]之
亂散落後多北[illegible]史搜聚後用定目書止八千

其後增至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僅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還其主由是人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後經籍漸多煬帝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列以貯之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偽鄭盡收其圖書及古迹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行經底柱多被漂沒十存一二其目錄四部書大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添內[illegible]書及制其後[illegible]教理書目在一萬六千七百八卷存隋書經籍志自後經秩頗增開元中定四部目錄大凡



五萬八百五十卷此自漢以來典籍之大數也

## 石經

後漢靈帝時公卿奏五經紕謬共詣[illegible]不[illegible]家是未焚詩書前本皆者以為古決神武作相自洛陽運之於鄴至河陽岸崩沒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其半隋開皇六年又自鄴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緝隋亂遂立之司用為柱礎貞觀初魏徵為秘書監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一作搨之本猶存秘府而石經自此亡矣天寶中予在太學與博士諸生共論經籍大壞因以建議請立大唐石經從來發石藉刻海內文儒道消至今四十六年兵革未息嗚呼石經之事亦俟河之清也

## 聲韻

周顒好為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永明中沈約文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聲譜文章八病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以為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時王融劉繪范雲之徒皆稱才子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以[illegible][illegible]諸公定南北音撰



為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以為文楷式而先仙刪山之類分為別韻屬文之士共苦其苛細國初許敬宗等詳議以其韻窄奏合而用之法言所謂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者也[illegible]不知音[illegible]之略也天寶末平原太守顏真卿撰韻海鏡源二百卷未畢屬蕃寇憑陵拔身濟河遺失五十餘卷廣德中為湖州刺史重加補葺更於正經之外加入子史釋道諸書撰成三百六十卷其書于陸法言切韻外增出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說文為篆字次作今文隸字仍[illegible]

證然後注以諸家字書解釋氏雅微凡經兩字以上取
其句末字編入本韻處及諸書皆依此自有書契以來
其撰述該備未有如顏公此書也大歷二年入爲刑部
尚書時張參[illegible]門進士之[illegible]勅定付[illegible][illegible]五有定

封氏聞見記卷第二



# 封氏聞見記卷第三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撰

## 貢舉

國初明經取通兩經先帖文乃按章疏試墨策十道秀
才試方略策三道進士止試時務策五道考功員外郎職當
考試其後舉人憚於方略之科爲秀才者殆絕而多趨
明經進士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爲員外郎冀州進士張
昌齡王公瑾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爲下
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問師旦
師旦曰此輩誠有文章然其體性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



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效有變陛下風俗上深然之後
昌齡爲長安尉坐贓解公瑾亦無所成高宗時
[illegible]考功員外郎[illegible]
[illegible]上[illegible]號進士問曰三司推鞫
[illegible]以[illegible]免死除名流梧州開耀元
年員外郎[illegible]加
試雜文兩道[illegible]
[illegible]以
[illegible]走
也以此熒惑主司視聽其不第者率多喧訟考功不能

舉開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貢舉於禮部侍郎姚奕一作
弈頗振綱紀焉其後明經停口義[illegible]時務
策三道進士改帖六經加論語自是舉司多有[illegible]
[illegible]築注之目文士多于經不精至有白首舉場者
故進士以帖經爲大天寶初達奚珣李巖相次知貢舉
進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時或試詩放過謂之贖帖十一
年[illegible]
[illegible]之弊大舉人有實才者帖[illegible]文[illegible]
雜文然後帖經則無餘才矣國忠[illegible]進士
先[illegible]後[illegible]



試雜文者一[illegible]
明五道[illegible]時務策[illegible]
者[illegible]中或有[illegible]
[illegible]選矣故當代以進士[illegible]
榮十數年間[illegible]
貢[illegible]進士初擢第頭上七
尺焰光好事者紀其姓名自神龍以來迄于茲日名曰
進士登科記亦所以昭示前良發起後進也余初擢第
太學諸人共書余姓名于舊紀末進士張繟漢陽王柬
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奉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千佛

名經也其企羨如此[illegible]如此者甚
公女以伎術供奉[illegible]而請曰臣女壻
[illegible]如洗見應進士[illegible]換與一及第上許之
付禮部[illegible]與及第[illegible]以[illegible]左相曰如洗
文[illegible]及第不[illegible]未
[illegible]明經[illegible]
官人以[illegible]如此
[illegible]依例
[illegible]奏
[illegible]天下
[illegible]考試[illegible]至于升進德行奏



之[illegible]此科[illegible]進士

制科

[illegible]常舉取人之外又有制[illegible]名曰[illegible]
則大[illegible]外[illegible]次拾遺補
闕[illegible]出身名望雖
高猶居進士[illegible]進士[illegible]一作有
入[illegible]者一[illegible]進士出身[illegible]不入二[illegible]不入
[illegible]不入[illegible]御史[illegible]中不入五[illegible]
闕不入六曰員外郎[illegible]中不入八[illegible]此八者[illegible]撰

直登宰相不要歷餘官也同察遷拜或以此更相譏誚
御史張環兄弟八人其七人皆進士出身一人制科擢
第親故集會兄弟連榻令制科者別坐謂之雜色以為
笑樂舊舉人應及第開檢無籍者不得與第陳章甫制
策登科吏部榜放章甫上書請見吏部云戶部報無籍記
者昔傅說無姓殷后置于鹽梅之地屠者匿名楚王延
以三旌之位本開微稱也范睢改姓易名爲張祿先生
秦用之以霸張良爲韓報仇變姓名而遊下邳漢祖用
之為相則知籍者所以計租賦耳本防群小不約賢路
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之苟無其德雖籍何爲今賢



外吹毛求瑕務在駁放則小人也鄉亭歸路策蹇敗者
甚衣冠門無錫帶尚有所以不能存活請議放之
天下稱冤而當官不外復有通五經一史及進獻文章并
上書言事或付本司或付中書考試亦同制舉開元
中有唐頴上啟具一百一十卷兼撰元年上禮記外傳上
孝李鎮上注史記一百三十卷史記義林二十卷尹愔之
弟上欲洲兩春書以補十續文選一十卷馮中庸上政
事錄十卷裴稀上史漢異義為翰上注後漢書九十五
卷如此者並量書授官或沾賞賚亦一時之美

銓曹

貞觀中天下豐饒士子皆樂鄉土不窺仕進至于官員
不充省符追人赴京參選遠州皆衣糧以相資然
猶辭不求免選人至省便拜職官者衆以救[illegible]度分
吏部候人數寡少有[illegible]百部引試書判注擬乃須被
授各[illegible]各依保[illegible]二十年中書令馬
周[illegible]十月
月[illegible]人兩其
[illegible]有
有[illegible]人[illegible]閣
一[illegible]人為選人作[illegible]



用[illegible]以不[illegible]放[illegible]冬集給
牒[illegible]名[illegible]名
街[illegible]州別史同時
鄉人[illegible]人作[illegible]
[illegible]方[illegible]
下[illegible]改
爲[illegible]後即加[illegible]文字[illegible]一見使覽日今年銓
[illegible]令史
[illegible]
[illegible]昔

[illegible]不習天官[illegible]唯元方常任人[illegible]終以[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選之日[illegible]
[illegible]選部侍郎[illegible]人[illegible]用
[illegible]考　自[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有司[illegible]人宗[illegible]以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選人[illegible]



[illegible]乃編定[illegible]文十[illegible]有[illegible]人分作[illegible]
與[illegible]李[illegible]第一[illegible]吏部東
[illegible]名[illegible]
[illegible]刑[illegible]門[illegible]特乃[illegible]
從[illegible]以防內外[illegible]不[illegible]
之大[illegible]知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延以[illegible]
得其敘而[illegible]玄宗在東都勑吏部置十
銓以禮部[illegible]
御史中丞宇文融[illegible]刺

史韋虛心[illegible]分
為十銓[illegible]省
[illegible]
[illegible]始奏立條例謂之循資
格[illegible]大[illegible]丞
[illegible]太宗[illegible]李
[illegible]始為大[illegible]承[illegible]
[illegible]情才名于
史[illegible]不敢注以[illegible]將
[illegible]



之職[illegible]人[illegible]分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十年不得官[illegible]楊國
忠[illegible]有文[illegible]
[illegible]不令[illegible]五品已上及清要
官吏[illegible]名中[illegible]等各量資次臨時勑除歷
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封氏聞見記卷第三





# 封氏聞見記卷第四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 尊號

秦漢以來天子但稱皇帝無別徽號則天垂拱四年得瑞石於洛水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號其石爲寶圖於是羣臣上尊號請稱聖母神皇後[illegible]氏哉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中宗踐祚號應天神龍皇帝元宗即位號開元神武後累加爲開元天寶大聖文神武則天以女主臨朝苟順臣子　[illegible]號自後因爲故事允文允武乃聖乃神[illegible]此乾



以爲謙[illegible]之又以爲[illegible]之時有[illegible]代之[illegible]所同[illegible]切上[illegible][illegible]科[illegible]令[illegible]茂[illegible]命[illegible]上[illegible]孔子[illegible]謙[illegible]之爲大發哉

## 運次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凡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爲義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爲義漢魏共遵劉說國朝承隋氏火運故爲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常服亦赤也赭黃

黃色之多赤者或謂之柘木殊義非所取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歷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自隋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得承五運之次勃言迂闊未為當時所許天寶中升平既久上書言事者多為詭異以希進用有崔昌以勃舊說遂以上聞玄宗納焉下詔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之更以周漢為二王後是歲禮部試天下造秀作土德惟新賦則其事也及楊國忠秉政自以隋氏之宗乃追崔昌并當時議者而復魏周為介酅二公焉

## 降誕

近代風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會孤露之後不宜以此日為歡會梁元帝少時每以誕日輒設齋講經洎阮修容殁後此事亦絕太宗嘗以降誕日謂長孫無忌曰今日是朕生日俗云生日可喜樂以吾之情翻成感思自後中宗常以降誕日宴侍臣貴戚于內殿與學士聯句賦詩自後每以是日以來此日皆有宴會玄宗開元十七年丞相張說遂奏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百寮有獻承露囊者是日帝御樓設宴樂城外觀大下士庶皆為實樂其後又改為天長節肅宗因前事以降誕日為天平地成節代宗雖不為節猶受諸方進



獻今上即位詔公卿議吏部尚書顏真卿奏禮經及歷代帝王無降誕日惟開元中始為之又復本意以為節者喜聖誕之慶天下歡娛故曰千秋萬歲之後尚存此日以為節假恐乖本意於是勅停之

## 金雞

國有大赦則命衛尉樹金雞於闕下武庫令掌其事雞以黃金為首建之於高橦之下宣赦畢則除之凡建金雞則先置鼓於宮城門之左視大理及府縣徒囚至則搥其鼓按金雞魏晉以前無聞焉或云始自後魏亦云起自呂光隋書百官志云北齊尚書省有三公曹赦則掌建金雞蓋自隋朝廢此官而衛尉掌之北齊每有赦宥則於閶闔門前樹金雞三日而止萬人競就作就金雞柱下取少土云佩之日有所利數日間遂成坑所以亦不知其所起武成帝即位大赦天下其日設金雞宋孝王不識其義問于司馬膺之曰赦建金雞其義何也答曰天上有金雞星動必當有赦由是王以雞為候其後丁十孝琬河南猶有河北牛白揚等皆以此謂祖孝徵與和士開譖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者孝琬為天子建金雞也齊王信之而殺孝琬登封萬歲大赦以萬歲登

封壇南有人擲樹杪置金雞因名樹杪金雞

## 露布

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以來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以露版插羽是也宋時沈璞[illegible]太守與臧質固拒魏軍軍退質謂璞城主使自[illegible]璞辭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高宗怪而問之答曰頃聞諸將獲賊二三騎馬皆為露布臣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殲六[illegible]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



其罪彌大[illegible]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illegible]今通名也隋文帝詔太常卿牛弘[illegible]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請依新禮集百官及四方客使於朝堂內史令[illegible]露布[illegible]又拜[illegible]郡縣皆同自後因循至今不改近代諸露布大抵皆[illegible]遂改千字其詞[illegible]不[illegible]云

## 匭使

則天垂拱元年初置匭使之制為方函四面以方色東曰延恩匭懷材抱器希於聞達者投之南曰招諫匡政補過裨于政理者投之西曰申冤匭懷冤[illegible]受刑者投之北曰通元匭獻賦作頌[illegible]投之置匭使一人判官一人以諫議大夫或拾遺補闕充其使專知受狀每名進入以侍度分付中書及理匭使使當以御史中丞或御史有中字[illegible]為之初置匭有四門其制稍大難於往來後遂小其制度同為一匭[illegible]色辨之漢時趙廣漢為潁川太守設缿筩言事者投書其中匭亦缿筩之比也[illegible]一函[illegible]初則天[illegible]天下之人[illegible]



置匭以受四方之書[illegible]徐敬業於廣陵作逆保宗[illegible]與敬業造刀車之[illegible]至是為人所發伏誅保宗父承嗣為御史中丞坐貶義州司馬天寶中元宗以匭字聲似鬼改匭為獻納使乾元初復其舊名

## 定謚

太常博士[illegible]故事[illegible]尚書考功[illegible]太常博士[illegible]後周[illegible]周公文王之子[illegible]謚法二字者一字為質一字為文[illegible]禮[illegible]也自漢魏以來雖[illegible]

若不加謚皆代王違上既稱武官有固心謚甚失制度
之本旨是公納[illegible]諸謚大[illegible]朝[illegible]公[illegible]以[illegible]制表
公狀[illegible]公張說廣平公宋璟[illegible]部尚[illegible]等皆[illegible]為文
貞[illegible]六人皆美謚無以加也非[illegible]不[illegible]有
得以采五人同[illegible]代宗[illegible]吏部尚書[illegible]謚號
太常博士程皓議曰[illegible]之出處
事跡忠孝不[illegible]
不得為孝子[illegible]忠則
出身而事主所以死也[illegible]不[illegible]
為忠臣思[illegible]有[illegible]故[illegible]為孝子[illegible]知其也



與公本不[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高[illegible]朝[illegible]行[illegible]議[illegible]謚[illegible]矣
名何[illegible]孝[illegible]此[illegible]
[illegible]請更商量皓議[illegible]天地之性人[illegible]人之行
莫先于孝孝于家則忠[illegible]父則敬於君[illegible]愛敬
齊焉則忠孝一矣[illegible]君臣定上下不可以廢[illegible]父母
[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孝[illegible]道人倫大[illegible]孔子曰以孝
事君則忠又曰夫孝始于事親中於事君[illegible]身此
聖人之敘也至於忠孝不[illegible]而[illegible]於家
君危於國奉親則親當門主赴君一本作周[illegible]恩

[illegible]故[illegible]心[illegible]
令歸漢冬卜所[illegible]蓋取[illegible]若[illegible]代出事
主入事親忠孝兩全誰曰不可豈以不任為孝[illegible]
忠哉況忠孝侯之傳歸印唐堯之代[illegible]有[illegible]官[illegible]合美
名[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 明堂

垂拱四年則天於東都造明堂為宗祀之所高二百尺
又於明堂之側造天堂以侔佛像大風摧倒[illegible]火
延及明堂並盡無何又勅于其所復造明堂[illegible]
制狹[illegible]九州鼎置於明堂之下當中豫州鼎高一丈八



尺受一千八百石其餘各依方面高一丈四尺受一
千二百石[illegible]用銅五十六萬[illegible]上二斤[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火珠[illegible]十[illegible]曜
[illegible]按其[illegible]曰正位開重屋陵空大火焚夜[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遐[illegible]大淨光微滅煙生望若無[illegible]聖明代
[illegible]在神[illegible]災[illegible]入洛[illegible]堂[illegible]棟[illegible]其[illegible]曰
大[illegible]屋又[illegible]物[illegible]亦大[illegible]
明堂[illegible]閣俱[illegible]災燒

## 武監

開元十九年置先師太公廟春秋二仲上戊日釋奠用
張良配享牲用太牢軒縣之樂八佾之舞出師將發日
皆引辭京兆曹翁芳雄錄太公之後姜氏呂氏尚氏齊
氏高氏盧氏崔氏慶氏國氏紀氏紹氏程氏賀氏指氏
掌氏厲氏牢氏晏氏望氏欲氏易氏享氏謝氏丁氏申
氏營氏浦氏萊氏許氏差氏雍門氏東門氏子雅氏子
尾氏子襄氏子□氏子功氏棠氏公旗氏公牛氏盧蒲
氏祭公氏閭公氏仲長氏郭偃氏等四十八姓刻石為
記禮部員外郎崔宗之制銘立於廟門天寶中太學生
張翊上書請于太公廟置武監國子監樹行教習胄子



春秋釋奠于先師太公一如國學文宣王廟書奏不報

## 四瀆

開元中給事蕭匡翻上言以江淮河濟各能獨達
於海故受四瀆之名按尚書注濟水橫流入河今之
此水與古有異發源洛州東趨汶濟今與淮濟合齊瀆
名請以漳水為一瀆前為五以淮水配西岳漳水配
北岳濟水配中岳庶隨正方各得其宜陰陽克和風雨
時若奏上不許

封氏聞見記卷第四

封氏聞見記卷第五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 鹵簿

輿駕行幸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以來始有其名
蔡邕獨斷載鹵簿有小駕大駕法駕之異而不詳鹵簿
之儀一本作最按字書鹵大楯也字亦作櫓又作樐音義皆
同鹵以甲為之所以扞敵賈誼過秦論云伏尸百萬流
血漂鹵是也甲楯有先後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
出入則案次導從故謂之鹵簿儀衛具五兵今不言
他兵但以甲楯為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



但言鹵簿是舉凡也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鹵簿
人臣儀衛亦得同於君上則鹵簿之名不容別有他義
也百官從駕謂之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猶
僕御扈養以從上故謂之扈從耳上林賦云扈從橫行
顏監釋云謂後扈從而行也案揚雄解嘲乃讀從為放
縱不敢取行從之義所未詳也

## 公牙

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
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
牙為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禡牙之

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稱與府朝無異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為公牙府門為牙門字稱訛變轉而為衙也非公府之名或云公門外刻木為牙立於門側以（一本無以字）象獸牙軍將之行置牙竿首懸旗于上其義一也

### 官銜

官銜之名蓋興近代當是選曹補受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于前次書擬官于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為銜者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



續來相次不絕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即其義也

### 頌德

在官有異政考秩已終吏人立碑頌德者皆須審詳事實州司以狀聞奏恩勅聽許然後得建之故謂之頌德碑亦曰遺愛碑[illegible]此之謂[illegible]有身未去官諷動[illegible]前代以來累有其事斯有以為之所為也開元中右相李林甫為國子司業[illegible]司業時[illegible]諸生相率署石建碑于國學[illegible]林甫見碑問之祭酒班景倩以[illegible]然日林甫何功而立碑誰為此舉意色甚厲諸生大懼得連夜琢滅覆之于南廊天寶末其石猶在林甫死後楊國忠為左相兼總銓衡[illegible]資格至國忠創為押例[illegible]也選人等求媚于國忠[illegible]尚書省門以須聖主得賢臣之意勅京兆尹鮮于仲通撰文元宗親改定數字[illegible]以金填改字處識者竊非之[illegible]當時之石未嘗有人君之[illegible]不數年果有馬嵬之難肅宗[illegible]其碑



### 壁記

朝廷百司諸廳皆有壁記敘官秩創置及遷授始末原其作意蓋欲著前政履歷而發將來健羨焉故為記之體貴其說事詳雅不為苟飾而近時作記多措浮辭褒美人材抑揚閥閱殊失記事之本[illegible]郎官盛寫壁記以紀當時前後遷除出入浸以成俗然則壁記之由當是國朝以來始自臺省遂流郡邑耳

### 糾直

御史故例初入臺[illegible]五日[illegible]之失糾亦曰糾直[illegible]

時伏豹之[illegible]云宿直者離家獨宿人情所貴其人初蒙榮拜故以此相處伏豹者言衆官皆出已獨留如豹伏而豹自守（一本多）伺候待搏故云伏豹[illegible]如燒竹遇節則爆余以為舊說南山有豹[illegible]霧每日諸豹餘獸皆出取食惟赤豹[illegible]不出故古以喻賢者隱居之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豹避霧而深藏此言伏豹之豹者蓋以不出之義[illegible]直已亦伏豹之名何必以遇節而比（一本作比燒竹爆之也）杜[illegible]辭不甚明白得其意辯其疎矣

燒尾

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謂虎變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焚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拜受如虎得爲人本尾猶在體氣既合方爲焚之故云燒尾一云新羊入群乃爲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貞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燒尾事子奢以燒羊事對之中宗時兵部尚書韋嗣立新入三品戶部侍郎趙彥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復舊官上命燒尾令於興慶池設食至時敕御[illegible]設尚書省諸司各具采舟遊勝飛[illegible]結綵光奪霞日上與侍臣泛舟臨觀既而問吏部船何在崔湜步自北岸促之遇



戶部雙舸上結重樓蕭韶樂一部鼓吹至岸以紙畫作龍作吏部字帖牌上引至御前大悅以爲兵部不逮也候見風吹動於帖上紙爲翻出所見還奏云非吏部船上大笑以牌打紙見戶字大笑對[illegible]不許但罰酒而已

花燭

近代婚嫁有障車下壻[illegible]有下地安帳并拜堂之禮上自皇室[illegible]今上詔有司約古禮今儀使太子少師[illegible]人于部等奏障車下壻觀花燭及卻扇[illegible]禮見舅姑於堂上薦棗[illegible]人[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本[illegible]部[illegible]本太宗[illegible]五十歲[illegible]此事今[illegible]之

[illegible]也

[illegible]朝天下[illegible]太子太師[illegible]官微營朝[illegible]斂謙嚴不受泊從事太宗時[illegible]正堂左日而謝開元中北京[illegible]人不當往火（一本焚之）

子孫哭臨三日朝士皆赴弔高宗時中書侍郎李義琰
亦至褊迫義琰雖居相位在官清儉竟終于方丈之
内高宗聞而嗟嘆遂勅將作造堂以安靈座焉則天以
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至天寶中御史大夫
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録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内
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
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安祿山初承寵遇勅營
甲第瓌材之美為京城第一太真妃諸姊妹第宅競為
宏壯曾不十年皆相次覆滅肅宗時京師第宅屢經殘
毀代宗即位宰輔及朝士當權者爭修第舍頗為煩弊



議者以為土木之妖無何皆易其主矣中書令郭子儀
勲伐蓋代所居宅内諸院往來乘車馬僮客於大門出
入各不相識詞人梁鍠嘗賦詩曰堂高憑上望宅廣乘
車行蓋此之謂也郭令曾將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
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鍤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
牆皆是某築只見人自改換牆皆見在郭令聞之愴然
動容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

巾幞

近古用幅巾周武帝裁出脚後幞髮故俗謂之幞頭至
尊皇太子諸王及仗内供奉以羅為之其脚稍長士庶
多以皂紗為之幞頭之下別施巾象古冠下之幘
也巾子制頂皆方平仗内即頭小而圓銳謂之内樣開
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元宗嫌其
異己賜内樣巾子長脚羅幞頭燕公服之入謝元宗大
悅因此令内外官僚百姓並依此服自後巾子雖時有
高下幞頭羅有厚薄大體不變近日長安貴勢家
好高巾不合改換天寶六十二度特入御史臺及京兆
滑稽在獄中忽見蜘蛛於獄中巾子上戲之曰長深日若
有才雖以蜘蛛網設一巾亦有何不可若無才雖以
帛攻下衆設亦何用時是尚書□□頭



和投分界何答為後御撰兩翅之鄙不拍捲袁曰尚書
何不拍兩翅曰兩翅那時人多哂之兵部尚書嚴
武曳□□□將裂兆以貴兩覆於雖水之上然後裹之
名為水□□兩短者有數流俗多效焉

圖畫

國初閻立本善畫尤工寫眞太宗之為秦王也使立本
圖秦府學士杜如晦等一十八人文學士褚亮為讚今
人間十八學士圖是也貞觀十七年又使立本圖太原
幕府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于凌煙閣太宗自為
讚褚遂良題之其後侯君集謀逆將就刑太宗與之訣

流涕曰吾為卿不復上淩烟閣矣中宗嘗引修文館學士內燕因賜遊觀至淩烟閣見君集像有半塗之傳云君集誅後將至塗之太宗念其功而止元宗時以圖畫歲久恐漸微昧使曹霸重加裝飾之立本以高宗總章元年遷右相今之中書令也時人號為丹青神化今西京延康坊立本舊宅西亭立本所畫山水存焉則天朝薛稷亦善畫今尚書省考功員外郎廳有稷畫鶴宋之問為讚工部尚書廳有稷畫樹石東京尚書坊岐王宅亦有稷畫鶴皆稱精絕稷位太子少保元宗時王維特妙山水幽深之致近古未有終於尚書右丞鄭虔亦



工山水名亞于維勸善坊吏部尚書王方慶宅院有虔山水之迹為時所重虔工書畫又工詩嘗有二絕之目而宦途屯蹇終于台州司戶天寶中御史畢宏善畫古松凡此數公皆負當時才名而兼擅工藝至若吳道元畫鬼神佛像為近代之知名者也閭里畫者甚衆雖有所長皆不能度越前輩大曆中吳士姓顧以畫山水歷抵諸侯之門每畫先帖絹數十幅於地乃研墨汁及調諸采色各貯一器使數十人吹角擊鼓取墨汁攤寫于絹上次寫諸色乃以長巾一一頭覆于所寫之處使人坐壓已執巾角而曳之回環既遍然後

以筆墨隨勢開決為峯巒島嶼之狀夫畫者澹雅之事今顧子瞋目鼓噪有□戰之象其畫之妙者乎

## 長嘯

永泰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嘯旨一篇云其略夫人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情性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蓋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善萬靈受職斯古之學道者哉[illegible]



[illegible]所得少分[illegible]不能明嘯有十五章一曰權輿二曰流雲三曰深溪虎四曰高柳蟬五曰空林夜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鵠八曰古木鳶九曰龍吟十曰動地十一曰蘇門十二曰劉公命鬼十三曰阮氏逸韻十四曰正章十五曰畢章（一本無畢章二字）廣云其事出道書余按人有所思則長嘯故樂府有嘯咏發則吁嗟思則吟嘯詩云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是也五君咏長嘯若懷人皆是也廣所云深溪虎古木鳶其狀聲氣可矣至云太上老君相次傳授[illegible]節過甚非予所敢聞也按詩箋云嘯蹙口出聲也成公綏嘯

賦云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而今之嘯者開口卷舌略無
變舌之法孫氏云激于舌端非動脣之謂也天寶末有
峨眉山道士姓陳來游京邑善長嘯能作雷鼓霹靂之
音初則發聲調暢稍加散越須臾穹窿祥礚雷鼓之音
忽復震駭聲如霹靂觀者莫不傾悚

封氏聞見記卷第五



# 封氏聞見記卷第六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撰

## 飲茶

茶早采者爲茶晚采者爲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
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
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
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倣效遂成風俗
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
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
色額甚多楚人陸鴻漸爲茶論說茶之功效幷煎茶炙
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
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
於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御史大夫李季卿
宣慰江南至臨淮縣館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請爲之
伯熊著黃被衫烏紗帽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
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爲啜兩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鴻
漸能茶者李公復請爲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
既坐教攤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
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鴻漸遊江介通狎勝流及此
羞愧復著毀茶論伯熊飲茶過度遂患風氣晚節亦不勸

人多飲之吳主皓每宴羣臣皆令盡醉韋曜飲酒不多皓密使茶茗以自代晉時謝安詣陸納納無所供辦設茶果而已按此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續搜神記云有人因病能飲茗一斛二斗有客勸飲過五升遂吐一物形如牛腴（一作胰）置柈中以茗澆之容一斛二斗客云此名茗瘕

## 打毬

打毬古之蹴鞠也漢書藝文志蹴鞠二十五篇顏注云鞠以韋爲之實以物蹴蹋爲戲蹴鞠陳力之事故附于兵法蹴音子六反鞠音鉅六反近俗聲訛謂蹋鞠爲毬字亦從而變焉非古也太宗常御安福門謂侍臣曰聞西蕃人好爲打毬比亦令習曾一度觀之昨昇仙樓有羣蕃街裏打毬欲令朕見此蕃疑朕愛此騁爲之以此思量帝王舉動豈宜容易朕已焚此毬以自誡景雲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園亭子賜觀打毬吐蕃贊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請與漢敵上令仗內試之決數都吐蕃皆勝時元宗爲臨淄王中宗又令與嗣虢王邕駙馬楊慎交武秀等四人敵吐蕃十人元宗東西驅突風回電激所向無前吐蕃功不獲施其都滿贊咄猶此僕射也中宗甚悅賜強明絹數百段學士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獻詩開元天寶中元宗數御樓觀打毬爲事能者左縈右拂盤旋宛轉殊可觀然馬或奔逸時致傷斃永泰中蘇門山人劉鋼于鄴下上書于刑部尚書薛公云打毬一則損人二則損馬爲樂之方甚衆何必乘茲至危以邀晷刻之歡薛公悅其言圖鋼之形置于坐右命掌記陸長源爲贊美之然打毬乃軍州常戲雖不能廢時復爲耳又有躡鞠之戲[illegible]大夫及女子皆衛從鞠而行[illegible]來去不如古之蹴鞠之遊事也

## 拔河

拔河古謂之牽鉤襄漢風俗常以正月（一作）望日爲之相傳楚將伐吳以爲教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絕古用篾纜今民則以大麻絙長四五十丈兩頭分繫小索數百條掛於前分二朋兩相齊挽當大絙之中立大旗爲界震鼓叫譟使相牽引以卻者爲勝就者爲輸名曰拔河中宗時曾以清明日御梨（一作黎）園毬場命侍臣爲拔河之戲時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宰相五將軍爲西朋東朋貴人多西朋奏以爲不平請重定不爲改西

朋竟輸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年老隨縆而踣久不
能興上大笑左右扶起元宗數御樓設此戲挽者至千
餘人喧呼動地蕃客士庶觀者莫不震駭進士河東薛
勝為拔河賦其辭甚美時人競傳之

繩妓

元宗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樓設繩妓伎
者先引長繩兩端屬地埋鹿盧以繫之鹿盧內數丈立
柱以起繩之直如絃然後妓女以繩端躡足而上往來
倏忽之間望之如仙有中路相遇側身而過者有著屐
而行之從容俯仰者或以畫竿接脛高五六尺或蹋肩

蹈頂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擲倒至繩還住曾無蹉跌皆
應嚴鼓之節真奇觀者也衛士胡嘉隱作繩技賦獻
之辭甚宏暢元宗覽之大悅擢拜金吾倉曹自安祿
喪亂今伶分散外方始有此妓軍州宴會時或
有之

石誌

古葬無石誌近代貴賤用之齊太子穆妃將葬立石誌
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石誌
素族無名策故以紀行述耳遂相祖習儲妃之重
禮絕常例既有哀策不煩石銘儉所著也

石誌[illegible]喪禮[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碑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貫繂索[illegible]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少後其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而書死者之姓名[illegible]

景純江賦云峨嵋爲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是也
其字本從木後人以石爲之因變爲碣說文云碣特
立石也據此則从木从石兩體皆通隨氏制五品以上
立碑[illegible]不得過[illegible]取任從弁令式碑
稍衆有力之家多輦金帛以祈作者雖人子罔極之心
順情虛飾遂成風俗蔡邕云吾爲人作銘多矣[illegible]郭有
道無愧辭隨文帝子秦王俊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
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能徒爲後人作鎮石耳此言足
古也

羊虎

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馬之屬
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飾墳壟
如生前之象儀衛耳　國朝因山爲陵太宗葬
九嵕山門前亦立石馬陵後司馬門內又有蕃酋曾侍
軒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名後漢太尉楊震葬
日有大鳥之祥因立石鳥象于墓[illegible]方相
氏葬日入壙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
相立于側而罔象畏虎與柏故墓前立虎與柏或說秦
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illegible]童子
曰此名爲蝹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
插其首由是以列於墓側柏北上兩說各異未詳孰是按
禮經云天子墳高三雉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天
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樹楊士樹[illegible]天子樹松
諸侯樹柏大夫樹楊[illegible]不封後代
封墳而又樹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石人石[illegible]
[illegible]
見者行人因謂之云石人能愈病人來謝[illegible]



頃瀕河有摩石人腹病者多自愈[illegible]乃號曰石
賢[illegible]大象[illegible]數十里數[illegible]
有朱泚[illegible]石[illegible]
謂人功而爲[illegible]處思兩往[illegible]新鄉城西有
莫[illegible]楊太守[illegible]起王東[illegible]有碑碑有石
柱[illegible]石人石獸
方[illegible]有[illegible]矣

紙錢

紙錢今代送葬爲鑿紙錢[illegible]以引
[illegible]

質後代既寶錢貨遂以錢送死漢書稱盜發孝文園瘞錢是也率
易從簡更用紙錢紙乃後漢蔡倫所造其紙錢魏晉以
來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於匹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
物其象似亦猶塗車芻靈之類古埋帛金錢今
紙錢則皆燒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為也

道祭

玄宗朝海內殷贍送葬者或當衢設祭張施帷幕有假
花假果粉人麵粻之屬然大不過方丈室高不踰
數尺議者猶或非之喪亂以來此風大扇祭盤帳幕高



至八九十尺用牀三四百張雕鐫飾畫窮極技巧饌
具牲牢復居其外大曆中太原節度辛雲京葬日諸
道節度使使人修祭范陽祭盤最為高大刻木為尉遲鄂
公突厥鬬將之戲機關動作不異於生祭訖靈車欲
過使者請曰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高祖
會鴻門之象良久乃畢縗絰者皆手擘布幕收哭觀
戲事畢孝子陳語於使人祭盤大好賞馬兩匹滑州節度令
狐母亡鄰境致祭昭義節度初於淇門載船桅以
充幕柱至時嫌短特於衛州大河船上取長桅代
之及昭義節度薛公薨絳忻諸方並管內澤潞等州
皆設祭每半里一祭至漳河二十餘里連延相次大

者費千餘貫小者猶三四百貫互相窺覘競為新奇
柩車暫過皆為棄物矣蓋自開闢以來未有如
斯之盛者也

忌日

忌日請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未久[illegible]
不[illegible]不自封閉如今世[illegible]



內外[illegible]日[illegible]不見人[illegible]
[illegible]不見人[illegible]世人以忌日不[illegible]
以[illegible]賓客故也按顏
氏家訓曰[illegible]不與外接[illegible]由
是在於此顏之推[一本作顏之推]亦云忌日感慕以不接外賓不
理[illegible]不能悲惱自居何限于深藏也世人或[illegible]
[illegible]不好言[illegible]卒有急迫寧無暫見之理[illegible]不知
[illegible]

封氏聞見記卷第六

# 封氏聞見記卷第七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蜀無兔鴿 缺

海潮 缺

北方白虹 缺

西風則雨 缺

松柏西向 缺

蠲忿忘憂

缺命左右賞[illegible]今錦中鴿尚[illegible]而兔[illegible]也[illegible]作兩行記云開封縣一佛寺余至此見鴿大小如鳥鵲



時兩兩相對作江東人音未從何裕而征號緻至開封縣始識鴿則江東言亦然[illegible]梁武帝時侯景圍臺城士焦渴捕鴿而食然則之後[illegible]然則江東之有鴿亦當自北發往耳禮稱[illegible]北而為[illegible]鳥不踰濟貉踰汶[illegible]則死此地氣然也故春秋書[illegible]來東然則禽獸草木所[illegible]其方而來者眾矣漢代張騫出使得石榴苜蓿之種今海內遍有之太宗[illegible]十一年[illegible]康國獻[illegible]大人有[illegible]一[illegible]長二丈餘[illegible]余[illegible]大[illegible]名[illegible]摩伽陀國[illegible]名[illegible]大如[illegible]也波[illegible]菜似紅藍實如蒺藜[illegible]羅國所獻也人不識葉似蘋火蒸菜似[illegible]胡[illegible]西域而來色[illegible]生殊異方禽獸象[illegible]而[illegible]出北極今皆有于中國然不如本土之宜也

月桂子

[illegible]拱[illegible]年[illegible]月桂子降于台州[illegible]十餘日乃止[illegible]安撫使狄仁傑以聞[illegible]中[illegible]有蟾蜍玉兔并桂樹[illegible]傳[illegible]自古未有[illegible]若[illegible]家之說月行者南北道[illegible]月上當台州之分[illegible]桂豈獨[illegible]子何至此月方始降也且月行一月一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一本作分 日行一日當歷十一度有餘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十日之間月行[illegible]何得[illegible]此處又月行于[illegible]二千里桂子若不[illegible]一千里內亦不當[illegible]台州[illegible][illegible]

也其也初[illegible]宋之間台州[illegible]相[illegible]中下天[illegible]
外國文上尚有非實也

石鼓 缺

羖䍽 缺

高唐館

[illegible]諸[illegible]朝[illegible]
以為[illegible]有李和風者[illegible]此人[illegible]高
[illegible]若[illegible]此[illegible]東
上[illegible]者方解

溫湯

海內溫湯甚眾有新豐驪山湯藍田石門湯岐州鳳泉
湯同州北山湯河南陸渾湯汝州廣成湯[illegible]乾封湯
邢州沙河湯此其[illegible]

封氏聞見記卷第七



封氏聞見記卷第八

唐[illegible]封演[illegible]

[illegible]山

[illegible]州城東有[illegible]山以北有[illegible]
[illegible]東[illegible]小[illegible]東[illegible]井
[illegible]州[illegible]了部巳人
[illegible]井[illegible]中[illegible]人
四[illegible]為[illegible]
中設一[illegible]人[illegible]多[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上[illegible]
[illegible]文士[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山在河東[illegible]東[illegible]
名[illegible]山其名相涉故俗人[illegible]
末者[illegible]也

木山

汾州之東[illegible]有二山南曰大朱北曰小朱相傳云仙
人朱仲所居也[illegible]人列仙傳[illegible]
名爾朱仲本居之[illegible]山無名乎此西北數十里有春秋
[illegible]于[illegible]人前居於[illegible]
潞州為朱然則此山當名朱山也[illegible]旋而密從

明元字璽黃巾之北[illegible]海[illegible]南作[illegible]州
山以望滄海緣其處所正相合[illegible]中有[illegible]
[illegible]名[illegible]
抵人[illegible]
[illegible]州人[illegible]海[illegible]
青州刺史[illegible]
一山亦謂之[illegible]

繹山

[illegible]山南[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也土人云[illegible]



當[illegible]山[illegible]大石[illegible]
行道人[illegible]山中[illegible]
漢[illegible]志下邳縣西有葛繹山古之繹陽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下邳者是也[illegible]
處文字分明始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存按此記在秋
時[illegible]文公[illegible]
[illegible]李斯小篆後[illegible]太[illegible]山使人排[illegible]代
摹拓以為楷則邑人疲於供[illegible]火焚之
由是殘缺不堪[illegible]人吏轉

[illegible]人[illegible]文[illegible]石碑之上[illegible]置之
縣[illegible]取[illegible]是山下之人[illegible]中之吏得以休息今
間有[illegible]石[illegible]有不
[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然
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家[illegible]
之[illegible]
功[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有一[illegible]
此[illegible]文
王之[illegible]公[illegible]不[illegible]文

[illegible]

兗州[illegible]

[illegible]五六丈[illegible]

樹枯死至仁壽[illegible]

枯[illegible]十年[illegible]

[illegible]

遲盧錢

青州城南佛寺中有石銚鐵二口大者叫下石小者三

十石[illegible]作精巧又有一[illegible]可受七八石似鼎而有耳柄

傳云是盧[illegible]君家宅[illegible]釜皆是[illegible]至德初

[illegible]

[illegible]如甘棠之勿翦乎或[illegible]者

之[illegible]

[illegible]

邢州[illegible]初五年

[illegible]

相狎故有此鼓

大魚腮

海州士俗工畫節度令造海圖屏風二十合予時客海
上偶於州門見人持一木黑物形如竹長丈門之其人
云海魚腮中毛擬用作屏風貼門司所得云數十年前
東海有大魚死於岸上收得之唯此用作屏風貼前後
所用無數今官造屏風搜求得此奇又與色澤似水作
角小類似猪牛大頭正方長四五尺廣四一寸亦奇物
也今人則大魚腦中髮毛以不盈寸之物乃長四丘尺
魚亦大矣交廣以南[illegible]人或以破以有
一丈長猶不足為其大人從數也 [illegible]
四丈以尺計以為魚骨長可足丈尺無足怪矣



鑄鼎

人家有小鼎至微而精巧其上之今不可以俗人以其
雖見此寫鼎亦有此有不能合[illegible]比較大加手胡麻
形狀[illegible]
復[illegible]
其[illegible]作[illegible]比[illegible]不[illegible]此鼎

[illegible]

人間往往見細石赤色形如小[illegible]斧亦破碎
[illegible]此物[illegible]小[illegible]見一石與
前後所見者皆[illegible]將此何用以[illegible]中人石往作被

然[illegible]物而沒於[illegible]偶然收之
然所用也按元中記云[illegible]之山山有圃山山上有廟
廟人[illegible]以入出[illegible]數[illegible]給[illegible]用從春
至秋乃[illegible]禮記[illegible]令領作骨鏃者
為柾今今字 [illegible] 合時常石錄與今相約當同矣盛宏
之荊州記云武陵南中有柳可洪五[illegible]則俗傳為府
之石其[illegible]夫審者[illegible]乃[illegible]
當[illegible]以[illegible]也[illegible]又何
行一[illegible]以成其[illegible]

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成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成大歷中刑部
郎中[illegible]家在[illegible]有小[illegible]有人[illegible]
之[illegible]魚[illegible]數十[illegible]家人以[illegible]
[illegible]

封氏聞見記卷第八





# 封氏聞見記卷第九

唐朝散大夫[illegible]御史中丞封演

剛正

狄仁傑為度支員外[illegible]高宗幸汾陽宮仁傑為知頓[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多[illegible]





[illegible]

忠信

[illegible]

[illegible]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聞

[illegible]

詐刺人

尚慈

宋璟為廣州[illegible]思之使內侍楊思勗馳馬往追

[illegible]馬在路[illegible]

倖殿庭因訴元宗嗟歎良久即拜刑部尚書

貞介

戶部侍郎張鎰為河南節度鎮陳留後兼統江淮諸道將圖進取中官絡繹鎰起自伺察一二年而登宰相正身將之不肯苟媚閹官去來以常禮接之由是大為權閹所共稱其無經略才微入改為刑部尚書未幾又除洪府長史江西觀察使

寒詞

相里造為禮部郎中時宦官魚朝恩用事威權內外朝臣莫敢當者每集百僚有所議論恃恩發詞旁若無人至列



數以下唯唯而已造獨於衆中抗言酬對往復數四略無降屈之色朝恩不悅而不能挫之

抗直

崔祐甫為中書舍人時宰相常袞當國謂之曰崔常每見祐甫政論事未嘗降屈舍人岑參初官吏部侍[illegible]不守直承旨人情所懼詐人性出出有情而不能容崔獨見詰以舍人之在樞密不宜久居其人岑舍人稱疾既久多有議論袞曰此言不亦然日久常賢豈不能容也崔曰相公若知岑久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此地安可以疾辭王事乎袞默然無以奪之也由是衍之及今上在諒闇袞矯制除崔為河南尹崔夜宿發令上覺其事遽追還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袞謫於嶺外

忠鯁

李樗為蜀中節度判官使王衍弟頗干政樗（一本有樗字）慶言之衍曰兄弟為遣相見不忍失意樗曰君憐愛衹令飢之以道何可使其縱恣也衍家又頗有[illegible]而入人又頗以為言樗入進諫衍不能用他日衍對諸客別有所聞樗因前後頗獻愚直大夫不能[illegible]又問衍作色曰李十五好為[illegible]大夫何也為樗久任[illegible]辭其拜[illegible]而去[illegible]



不[illegible]之時人[illegible]有古人風

[illegible]

權皋為范陽[illegible]山男慶和承恩尚主皋在京觀禮會事[illegible]知[illegible]出路[illegible]病[illegible]死家人在（一本作[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得達[illegible]陽東[illegible]以姓名不[illegible]於[illegible]數知[illegible]方動[illegible]故[illegible]江上（一本作[illegible]）京復請示發[illegible]其起居郎辭疾不起皋以時亂[illegible]虎口[illegible]無[illegible]在江外[illegible]

任俠

李太尉光弼鎮徐方北[illegible]諸兵馬[illegible]往討之

務則自處置[illegible]一切並委判

官張修像明[illegible]

將欲見太尉[illegible]

之禮數如見太[illegible]天下

皆謂太尉之[illegible]人

禮遇

[illegible]河南尹官人[illegible]

然不可容者但謝遣之而已先自拜立與辭即令郡官

祖送由是士子敬仰各自脩飭而河南大理

[illegible]

封氏聞見記 卷九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各拜[illegible]拜之[illegible]

神功曰神功[illegible]大[illegible]過公何不早說[illegible]

令屈請諸判官謝之[illegible]自行伍不知朝廷

禮數比來錯受判官拜[illegible]不[illegible]成神功之過令還

判官拜一一拜之[illegible]不[illegible]當遠近聞之莫不

[illegible]

悟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諸縣太守竟不拯一人

撝思

檢校刑部郎中程[illegible]中[illegible]
人有所管甖未曾應對[illegible]其[illegible]分[illegible]曰此[illegible]
衆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其人[illegible]作[illegible]一本[illegible]彼人[illegible]
[illegible]怒色[illegible]起避之曰彼人[illegible]何[illegible]
雖置如此 作動 一本

解紛

[illegible]太原[illegible]一本[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行[illegible]
請[illegible]人
至[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本注 六
以[illegible]其人初致前卻見曜有必取之[illegible]
不免遂許之曜令獄卒與脫鎖厚資給[illegible]
亦令[illegible]
遂失[illegible]太守[illegible]令[illegible]
加[illegible]

陵慮

殺安之[illegible]力行[illegible]安之名出也[illegible]
一本云諱力行徵政 每事欲先之安[illegible]大此
恐安之名出也右
引前[illegible]則籍寵其杖安之[illegible]如此大如
操力不能舉安之[illegible]令執小杖[illegible]之趣細

[illegible]如此[illegible]杖入如[illegible]不能用安之[illegible]已
遂[illegible]其杖使[illegible]行[illegible]果不能學

徐鉉

雅[illegible]
而復[illegible]以下
[illegible]不入
[illegible]心[illegible]情其豪[illegible]必不敢[illegible]
數[illegible]初猶負氣下杖良久乃[illegible]命
爾[illegible]不聽杖之既因立料其必死命
[illegible]數
[illegible] 本注
十人相[illegible]取
其[illegible]陳
氏[illegible]一年[illegible]
太守[illegible]人
除[illegible]使司大見[illegible]判官[illegible]

監察御史

[illegible]氏門見[illegible]

封氏聞見記卷第十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撰

修尚

[illegible]



[illegible]

好

[illegible]

[illegible]以來[illegible]

[illegible]大略

[illegible]

[illegible]史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碑求得舊文買石鐫勒樹之於門時顏任

撫州寸晁拓三碑本寄之顏經艱故對之愴然曰碑者

往年一時之事何期大賢再爲脩立非所望也[illegible]

[illegible]後至[illegible]州刺史御史大夫

[illegible]

名及爲廣文博士詢于國子司業[illegible]

[illegible]

不可也遂不復改

[illegible]

[illegible]燕公曰可滿十遍敬忠[illegible]

今七遍誦得何要滿十燕公執本臨試[illegible]

[illegible]

因乃以狀白拜太公廟丞直廣文館時號為[illegible]

匿忌

兼御史大夫崔倫奉使吐蕃以御史荀曾一作令為判官

行有日矣改謂倫曰吐蕃猶大夫將一荀判官何以

求好倫遂奏其事令上令改荀為何[illegible]人不以及使

還曾遂姓荀不歸舊姓

譏誚

天子初下[illegible]為縣丞[illegible]

語[illegible]論事[illegible]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illegible]

[illegible]即道[illegible]官即道[illegible]

封氏聞見記　卷十　五

[illegible]

失誤

陽[illegible]本[illegible]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

婦姓伍也他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

人何姓荅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何姓荅曰姓漆縣令

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御回縣令聞之遽入

問其婦婦曰贊府婦云姓陸主簿婦云姓漆以吾姓伍

故相弄耳餘官婦賴吾不問必曰姓八姓九縣令大笑

曰人各有姓何如此復令其婦出

謬識

[illegible]州城[illegible]以[illegible]為刺史[illegible]作大歷中鄭

中[illegible]人[illegible]出[illegible]其

人[illegible]戲

也余[illegible]此[illegible]其人[illegible]然自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illegible]矣

[illegible]

封氏聞見記　卷十　六

宋[illegible]考功員外[illegible]也天寶中[illegible]作冉

尉刺史房[illegible]以其名文[illegible]當接通之命有中使至州

館使呂榮郎外接侯須史[illegible]作[illegible]公[illegible]維

之士顧問左右何名為[illegible]名[illegible]以新

曰[illegible]名該詞為額房[illegible]老

足是[illegible]人[illegible]代[illegible]大[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老為

[illegible]人[illegible]大抵適

猥俗

嘲諷

[illegible]志[illegible]晚不得志久[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敢

引用志安作詩以刺當塗者云木門閽吾仆下人衣冠禮樂與君臣如來若向閻浮出真現從來丈六身見者莫不怨恚

### 慙悚

進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公迎問之曰有添換乎逖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illegible]字對曰並[illegible]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惟此二字依舊右相曰若有此還是未盡逖逡巡不能對而退



### 狂譎

王嚴光頗有文才而性卓詭既無所達自[illegible]歷郡縣求麻鐵之資云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姓名被已戳于書髮中人問將此何用答曰釣鰲之時以此漢以充釣餌兵亂之後嚴光在吳中[illegible]時刺史有馬州佐已下多乘鞍馬嚴光[illegible]有官[illegible]

### 侮謔

范液有口才薄命所向不偶曾為詩以興意云江湖飄心四海枯南游李邕[illegible]會其倫頭故云[illegible]有所求純當時與之非一純曾謂液曰君有才[illegible]利乎質自可試自詠液命紙筆若探而書其詩曰長吟太息問皇天神道何求也已偏名同士[illegible]但是禮[illegible]總有錢純大笑曰教君自詠何罵我乎不以為過

封氏聞見記卷第十

右茶[illegible]史氏[illegible]不足而[illegible]

本[illegible]求備[illegible]識

予家有藏[illegible]手鈔之此

昔[illegible]十五[illegible]所[illegible]丙[illegible]不[illegible]

烽火[illegible]之餘尚存殘書數百卷今僻居深村

[illegible]

[illegible]北[illegible]

記文[illegible]

封氏聞見記[illegible]昔友人唐子畏[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而[illegible]乃[illegible]存[illegible]

哉[illegible]

獨何心哉[illegible]

萬曆辛丑[illegible]本[illegible]

係出

[illegible]孫[illegible]允伽[illegible]

原本係[illegible]山家藏[illegible]中[illegible]孫伎

生[illegible]得孫[illegible]從[illegible]別本細[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不加

[illegible]

典勅先識時崇禎辛巳仲春二十[illegible]



見[illegible]後[illegible]原本[illegible]

# 陳眉公訂正尚書故實一卷

（唐）李綽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尙書故實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唐李綽撰。綽仕履未詳。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南祖之後有名綽字肩孟者，爲吏部侍郎舒之曾孫。書中自稱趙郡人，或卽其人歟。是書宋史藝文志凡兩載之，一見史部傳記類，一見子部小說類，而註其下云綽一作緯，實一作事。今案曾慥類說所引亦明標李綽之名，則作緯者誤矣。自序稱賓護尙書張公三相盛門，博物多聞，綽避難圃田，每容侍話。凡聆徵引，必異尋常，遂纂集尤異作此書。蓋皆據張尙書之所述也。惟張尙書不著其名。新唐書藝文志沿崇文總目之誤，以張尙書爲卽延賞。晁公武、陳振孫已斥其誤。然書中稱嘉貞爲四世祖，又稱嘉祐爲高伯祖，則所謂張尙書者當在彥遠、天保、彥修、晏容諸兄弟中。其文規、次宗乃宏靖子，於嘉貞爲曾孫，不可稱高祖。振孫乃皆以其不登八座爲疑，亦非也。觀其言賓護移知廣陵，又言公除潞州旌節，則必嘗爲揚州刺史、昭義節度使者。當以史於天保諸人下略其官位，遂致無可考耳。其書雜記近事，亦兼考舊聞。如司馬承禎、王谷、盧元公、尉遲迥、韋卿材、謝眞人淪落衣冠、韋仇兼瓊、郭承嘏諸條，雖頗涉語怪，然如蘭亭敘入昭陵，顧長康畫淸夜遊西園圖，謝赫、李嗣眞評畫，百衲琴，戴容刻佛像，碧落碑，狸骨帖，寶章集，靈芝之殿，佛教屬鬼宿，昌黎生改金根車，謝安無字碑，鄭虔三絶，顧況工畫諸軼事，皆出此書。而墓碑有圓空德政碑，不當有圓空一條；楊子華畫牡丹花已見北齊一條；晉書寒具一條；省試賞出谷詩一條；杜牧未爲比部一條；王右軍書千字文一條，尤頗有考證。王楙野客叢書引據最爲博洽，而牡丹引楊子華事，天廚引西園圖事，又引其東方朔一條證山海經事，皆據爲出典。在唐人小說中亦因話錄之亞也。惟張宏靖蕭齋記本爲李約作，原記尙存，而云蕭齋在張氏東都舊第；李商隱僅兩任校書郎，一任太學博士，本傳可考，而云臺儀自大夫以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唐國歷五院者惟李商隱、張延賞、溫造三人，皆爲失實。要之瑕不掩瑜，固不以一二小節廢矣。

# 陳眉公訂正尚書故實

唐　趙郡　李綽　編

明　繡水　黃承玄　沈德先　校

賓護尚書河東張公三相盛門四朝雅望博物自同於壯武多聞遠邁於華臣綽避難圃田寓居佛廟秩有同於錐印跡更甚於酒傭叨遂迎塵每容侍話凡聆徵引必異尋常足廣後生可貽好事遂纂集尤異者兼雜以詼諧十數節作尚書故實云耳

高祖太武皇帝本名與文皇帝同上一字後乃刪去當有碑版鑿處具在太武是陵廟中玉冊定　神堯乃毋后追尊顏公曾抗疏極論爲袁傪所沮而寢

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眞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爲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

天冊府弧矢尺度盖倍於常者太宗北逐劉黑闥爲突厥所窘遂親發箭射退賊騎突厥中得此箭傳觀皆歎伏神異後餘弓一張箭五隻藏在武庫歷代（朔　作）郊丘重禮必陳於儀衛之前以耀武德惜哉今與法物同爲煨燼矣然此即劉氏斬虵劒之比也豈不有所歸乎

司馬天師名承禎字紫微形狀類陶隱居玄宗謂人曰承禎弘景後身也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去曰白鶴（雲　一）滿庭異香郁烈承禎號白雲先生故人謂車爲白雲車至文宗朝幷張賓海槎同取入內

有李幼奇者開元中以藝干柳芳嘗對芳念百韻詩芳巳暗記便題之於壁不差一字謂幼奇

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異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戲此君所念詩也因請幼奇更誦所著文章皆一遍便能寫錄

又說漢武帝時嘗有外域獻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爲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因勑廷臣皆習山海經山海經伯翳著劉向編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書曰益與朕虞益隨禹治水攝山海之異遂成書郭弘農注解



鄭廣文作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云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珠以銀鑄成虛中盛八石

搆聖善寺佛殿僧惠範以罪沒入其財得一千三百萬貫

元載破家籍財貨諸物得胡椒九百石

盧元公好道重方士有王谷者得黃白術變瓦礫泥土立成黃金獲譏時在相國大梁幕中皆目睹之谷一日死於淮陰賓護見范陽公叙言公曰王十五兄不死後果有人於湘潭間見之巳變姓名矣賓護既從知廣陵嘗亦話於崔魏公公因說他日有王修能變竹葉爲黃金其所目擊也

進士盧𩑑嘗說盧元公鎮南海日疽發於鬢氣息惙然有一少年道士直來牀前謂相國曰本師知尚書病瘡遣某將少膏藥來可使傅之相



國寵姬韓氏遂取膏藥疾貼於瘡上至暮而較數日平復於倉皇之際不知道士所來及令物中門至衙門十數重並無出入處方知其異也盛膏小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𩑑即相國親密目驗其事因附於此

公自言四世祖河東公爲中書令着緋（衫安邑宅中皆）[illegible]　又說傅遊藝居相位着綠

李師誨者畫蕃馬李漸之孫也爲劉從諫潞州

從事知劉不執遂隱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一縣宰曾於衲僧處得落星石一片僧云於蜀路早行見星墜於前遂圖數尺掘之得片石如斷磬其一端有雕刻後視之首亦如磬有孔穿條處尚光滑意天上樂器毀而墜歟此石後流轉到綿安邑宅中

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廚[illegible]



貞觀中褚河南裝背題處具在本張維素家收得[illegible]傳至相國張公[illegible]元和中准宣索并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illegible]後中貴人崔潭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間維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在京一日有人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之遽以絹數疋贖得經年忽聞款關甚急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傳語評事知清夜圖在宅計閑居家貧請以絹三百疋易之周封憚其迫脅遽以圖授使人明日果賚絹至後方知詐爲乃是一力足人求江淮大鹽院時王庶人涯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爲余訪得此圖然遂公所請因爲計取耳及十家事起復落在一粉鋪內郭侍郎[illegible]閣者以錢三百買得獻郭郭公又流傳至令狐家宣宗嘗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對復進入內親見相國說



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臏骨微紅而潤澤抑異於常也

又嘗見人腦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僬僥人也

又說表弟盧某一日碧空澄澈仰見仙人乘鶴而過別有數鶴飛在前後適覩自一鶴背遷一鶴背亦如人換馬之狀

閻明李嗣真評事云顧畫居第一然虎頭又

伏衛協畫北風圖[illegible]
公平康里宅乃崔司業頤舊第有司業題壁處
猶在
蜀王常造千面琴散在人間蜀王即隋文之子
楊秀也
又李汧公取桐孫之精者雜綴為之謂之百納
琴用蝸殼為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
韻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向吉改賓
七
兵部李員外約言汧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
塵表與主客張員外諗同棄官并華徵君況墻
東遯世不婚娶不治生業李尤厚於張每與張
匡牀靜言達旦不寢人莫得知贈張詩曰我有
心中事不向韋二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
諗郎尚書公之羣從
佛像本胡夷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
戴顒始也顒嘗刻一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

而改之如是者積十年厥功方就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為先
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妄有指說非也
蜀與能書寫狸骨治勞方右軍臨之至今謂
之狸骨帖
古碑皆有圓空[illegible]蓋碑者悲本也墟墓間物每
一墓有四碑故穿繩於空以下棺乃古懸窆
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人因就紀
向吉改賓
八
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數十年前有樹德政碑亦
設圓空不知根本甚失後有悟之者遂改焉
公自述高伯祖嘉祐開元中為相州都督廨宇
有災異郡守物故者連累政將軍[illegible]至
則於正寢整衣冠通夕而坐夜分忽肅屏間闇
歘見聲俄有人自西廡而出衣巾藍縷形器憔
悴歷階而上直至于前將軍固厲聲問曰是何
神祇來至于此答曰余後周將尉遲迥也死於

此地遺骸尚存頗託有心得舉差祭前牧守者
皆膺薄氣劣驚悸而終非余所害又指一十餘
歲女子曰此余之女也同瘞廡下明月將軍召
吏發掘果得二骸備衣衾棺器禮而葬之越二
夕復出感謝因曰余無他能報効願裨公政節
宣水旱唯所命焉將軍遂以事上聞請置廟歲
時血食上特降書詔褒異勒碑敘述令相州碑
廟見在



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
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
公曰余見居台司此何意也後數日貶官台州
刺史

河東公鎮并州上問有何事第言之奏曰臣有
弟嘉祐遠牧方州手足支離常縈念慮上因口
勅張嘉祐可忻州刺史河東爲郡上意不欲張
亦不欲並并至公無隱出於常限者乎

工于箭鏃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吾諸
事不足法惟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
學其書焉

宣平太傅相國盧公應舉時寄居許州安豐縣
別墅嘗遊芍陂[illegible]見里
人負薪者持碧蓮花一朵已傷器刃矣云陂中
得之盧公後從事浙西因使淮服話於太尉衛
公公令搜訪芍陂則無有矣又徧尋於江潛間



亦終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朵蓋神異耳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
蝟對打令既合節奏又中章程時座中有前將
作李少監韞亦云曾見

京城佛寺率非直僧曲檻迴廊戶牖重複有一
僧室當門有櫃扃鎖甚牢竊知者云自櫃而入
則別有幽房邃閣詰曲深嚴囊橐奸回何所不
有

牛相公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
士不記名姓衆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
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龍也彊驅逐必
虐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泛漲漂
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十年前有人他處見
猶在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冢晉時衛郡汲縣耕人於
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

尚書故實 十一

今本校驗多有異同（[illegible]）

王內史書帖中有與蜀郡守朱（不知名）書求櫻桃
來禽日給藤子（[illegible]）又云胡桃種
已成矣又問司馬相如楊子雲有後否蜀城門
是司馬錯所製存乎

盧元公鈞奉道暇日與賓友話言必及神仙之
事云某有表弟韋卿材大和中選授江淮縣宰
赴任出京日親朋相送離灞滻時已曛暮矣行
一二十里外覺道路漸異非常日經過處旣而
望中有燈燭熒煌之狀林木蔥倩似非人間頃
之有謁於馬前者如州縣候吏門吏曰自何至
此此非俗世俄頃復有一人至前稱謁者曰旣
至矣則須達服上公韋聞曰上公何品秩也吏
亦不對却走而去逡巡遞呼曰上公屈韋
下馬趨走入門則峻宇雕墻重廊複閣侍衛嚴

尚書故實 十二

肅擬於王侯見一人年僅四十戴平上幘衣素
服遙謂韋曰上階韋拜而上命坐慰勞久之亦
無肴酒湯果之設徐謂韋曰某因世亂百家相
亂寘避於此推某爲長强謂之上公衙來數百
年無敎令約束但任之自然而已公得至此塵
俗之幸也不可久留當宜速去命取絹十疋贈
之韋出門上馬却尋舊路迴望亦無所見矣半
夜睨月信馬而行至明則已在官路逆旅皆欲

詢之於人且無能知者取綃視之光白可鑒葦
箔繫却入閬詣相國具述其事因以戔戔分遺
親愛相國得綃亦裁製自服葦云約其處乃在
驪山藍田之間蓋地仙也
顧況字逋翁文詞之暇兼攻小筆嘗求知新亭
監人或詰之謂曰余要寫貌海中山耳仍辟為
畫者王默為副知也



世言牡丹花近有蓋以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
歌詩張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
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
又說顧況志尚疎逸近於方外有時宰曾招致
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
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洲
叫一聲後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去
有黃奈生者擢進士第人問與頗同房否對曰
別洞人[illegible]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帝嘗問曰卿書與我
書孰優對曰臣書人臣第一陛下書帝王第一
帝不悅後嘗以橛筆書恐為帝所忌故也
陸暢字達夫常為韋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
道易易於履平地南康大喜贈羅八百疋南康
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
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欲構成罪名暢上疏理
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之名



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也暢感韋之
遇遂反其詞焉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為賊截將一耳後少傅白
公奉佛銀三鋌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
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
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
沒故也
又云士張林說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所廢

寺及收鑄金銀佛像有銖臨察者巡夜兩
街諸寺見銀佛一尺巳下者多袖之而歸謂之
蘇枉反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遣曰無以
過密陁僧也

州謝真人上昇前玉帝錫以鞍馬爲信遠者
使其安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
在否云巳在紫皇之前矣一日真人於紫極宮
置齋金母下降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至



白晝輕舉萬目覩焉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
鐫字皆須妙於篆籀故繇方得鐫刻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艸書章艸飛白
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
書數字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
筯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公云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旱即
然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
又南中久旱即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
水即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
龍虎敵也雖枯骨猶激動如此

五星惡浮屠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
中或謂之禳災者其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瑯琊王也武后嘗
御武成殿閱書畫問方慶曰卿家傳法書存乎



方慶遂集自右軍巳下至僧虔智永禪師等二
十五人各書一卷進上后命崔融作序謂爲寶
章集亦曰王氏世寶也

今延英殿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韓公居相
位以足疾步驟微蹇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對於
小延英自此始也

臺儀自大夫巳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
初踐歷五院者共三人爲李商隱張魏公延賞

溫僕射造也

裴岳者久應舉與長興于左揆友善曾有一古鏡子乃神物也于相布素時得一照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他皆類此寶護與岳微親而詰之云不虛旋亦墜失

陳朝謝赫善畫嘗閱秘閣歎伏曹不興所畫龍首以爲若見眞龍

陶貞白所著太清經一名劒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劒鏡隨身又說干將莫耶劒皆以銅鑄非鐵也按陶隱居古今刀劍錄云好刀劍多按神水中以淬之人之鐵劍水中行經異行人臨溪已下手腳若曾將手足常損害人矣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詔徵聘於車中化爲大鳥飛去墜三翮於地今有大翮山在常山郡界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



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公云牧弘農日捕獲伐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間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某以他事贖死盧氏縣南山堯女塚近亦曾爲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盌人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



之識也公因遣吏按驗即塚果有開處旋獲其盎考訊與前通無異及牽引其徒稱皆在商州冶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師貴人家矣公前歲自京徒步東出過盧氏復問邑中具如所說然史傳及地里書並不載此塚且堯女舜妃也皆死於湘嶺今所謂者豈傳說之誤歟矧貽訓於茅茨土堦不宜有厚葬之事即此塚果

何人哉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門見匠人施堊箒遂創意焉梁蕭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嘗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寶之傳至張氏賓護東都舊第有蕭齋前後序引皆名公之詞也
杜紫微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憙不及秋毘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又[illegible] 小[illegible]



楊祭酒敬之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處處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因此名振遂登高科也
東都頃千福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尚書匪寶惜有年　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　公除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　公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公歎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
京師書儈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於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真偽無逃焉王公借船帖是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其時急切減而　賕之曰錢滿百千方得盧公韓太冲外孫也故書畫之尤者多閱而識焉



嘗有一淪落衣冠以先人執友方爲邦伯因遠投謁冀有厚需及謁見仰情極寄常所賚至寡歸無道路之費愁怨形容因閒步長衢歎吒不已忽有一人衣服垢敝　行過于前廻目之曰公有不平之氣余頗知之因具告情旨答曰止於

要摩郵小事耳今夜可宿某舍至暮往即已逝
學門外遂延入謂之曰余隱者也見爲縣獄卒
要在濟人之急既夜分取一椀合于面前俄頃
揭看見一斑白紫綬者纔長數寸此人詬責之
曰與人有分不郵其孤可乎紫衣者遜謝久之
復用椀覆於地吏揭之則無有矣明日平旦聞
傳說覓某秀才甚急往則紫衣斂板以待情義
頗濃遂贈數百緡亦不言其事豈非仙術乎



經云佛教上爲鬼宿蓋神鬼之事鬼暗則佛
教衰矣吳先生嘗稱有靈鬼録佛乃一靈鬼
李抱真之鎮潞州也軍資匱闕計無所爲有老
僧大爲郡人信服抱真因請之謂曰假和尚之
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真曰但言請
於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
作即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真命
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
唄雜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
座執爐對衆說法抱真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
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駢填
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鐘念
佛抱真密已遣人塡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
灰數日籍所得貨財輸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
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
又說洛中頃年有僧得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



瑠璃器中晝夜香燈檀施之利日無虛焉有士
子迫於寒餒因請僧願得舍利掌而觀瞻僧遂
出瓶授與遽即吞之僧惶駭如狂復慮聞之於
外士子曰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喜聞遂贈
二百緡仍取萬病丸與喫俄頃洩痢以盆盎盛
貯濯而收之[illegible]
[illegible]
京化[illegible]坊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

歲實見一作文龍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鴟鴞掠之
而去羣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
高塔之上梯而取之則神如癡久之方蘇云見
如壁画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菓實飲饌
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
人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餲餅桓玄嘗
盛其法書名画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
尚書故實
而執書画因有涴玄不懌自是會客不設寒具
昌黎生者名父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顏闇劣
嘗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
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爲銀字至
除拾遺果爲諫院不受袛有以故人子憫之者
因辟爲鹿門從事也
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伐木詩伐
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

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
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
製述之意也
西平王始將禁軍在鄠戍犒與張魏公不叶及
西平功高居相位德宗欲追魏公者數四慮西
平不悅而罷後上令韓晉公善說然後並處中
書一日因內宴禁中出瑞錦一疋令繫兩人一
尚書故實
處以示和解之意
潞州啓聖宮有明皇帝欹枕斜書辟處并股鼓
馬楷並在公爲潞州從事皆見之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
不曉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
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
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
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而賞賜甚厚右軍孫智永

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間江南諸寺各留一
本永往任吳興永福寺積年學書禿筆頭十甕
每甕皆數石人來覓書并請題頭者如市所居
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爲鐵門限
後取筆頭瘞之號爲退筆塚自製銘誌
孫季雍著瘞經又有著瘞略者言瘞用吉禮僧
尼竝不可令見之也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
尚書故實
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後
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爲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
其尾曰鄭虔三絕
郭侍郎(承嘏)嘗寶惜書法一卷每攜隨身初應舉
就雜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裹置於箧中
及納所寶書帖却歸鋪於燭籠下取書帖觀覽
則程試宛在箧中急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於
棘圍門外見一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

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儻換得願以錢三
萬見酬公悅而許之逡巡齎程試往而易書帖
出授公公媿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自以錢送
詣興道款關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
對曰主父死三日方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歎
久之方知棘闈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賙其家而
去余在京曾侍太傅相國崔公宴語親聞其事
今又得於張公方審其異也云耳
尚書故實

# 春明退朝錄三卷

（宋）宋敏求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春明退朝錄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宋敏求撰。敏求有唐大詔令、已著錄。是書文獻通考凡兩出其名。一入於故事、一入於雜家。今觀所記、雖多述宋代典制、而雜說雜事亦錯出其間、則究為雜家類也。前有敏求自序、稱熙寧三年予以諫議大夫奉朝請。考宋史敏求本傳、熙寧元年以知制誥兼知絳州、卽於是歲召還、為諫議大夫。王安石惡呂公著、出知潁州。敏求草制、忤安石、請解職未聽。會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敏求封還詞頭、遂以本官奉朝請。又考宋史呂公著傳、公著之罷中丞、正在熙寧三年、蓋卽是時。王偁東都事略謂敏求自絳州遷右諫議大夫、後知制誥、在熙寧六年者、誤也。其序末但稱十一月晦、蓋承上熙寧三年之文。然其下卷又有熙寧七年六月十三日之誌、豈先為序而後成書、如程伊川春秋傳之類歟。

春明退朝錄上 并敘

熙寧三年予以諫議大夫奉朝請每退食觀唐人洎
本朝名輩撰著以補史遺者因纂所聞見繼之先廬
在春明里題為春明退朝錄云十一月晦常山宋敏
求述

國朝宰相趙令盧龍文學公四十三終僕射萊公四
十四王沂公四十五晉貴顯公四十八
樞密副使趙令三十九寇萊公三十一晏元獻公三
十五韓魏公三十六
參知政事蘇侍郎易簡三十六王沂公四十九
知制誥蘇侍郎二十六王沂公二十七[illegible]文公
晏元獻公[illegible]宣徽使王公拱[illegible]十八夏
文莊三十
學士蘇侍郎二十八晏元獻公宣徽王公皆三十宣
獻公三十五王沂公李邯鄲皆三十六楊文公錢子
飛皆三十七盧相令參政王禹玉皆三十八

吳正肅言律令有丁推推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
推由以太宗諱避之損其點畫云

真宗朝咸時始賜欽若宰相兼大兩省侍制以上親
林尚書特以諫議大夫為三司副使亦預焉既而兩
諸副使遂以為常王太尉夫人唯用太官之膳少加
堂察自丁晉公助以家饌乎今踵之

天聖七年王沂公[illegible]罷輔臣為宣徽使而[illegible]曾
靈祥源二宮觀以學士舍人管句康定元年李康靖
公罷參知政事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自後
學士皆為提舉至和初晏元獻公以舊相為觀文殿
大學士提舉亦[illegible]觀而武臣令致政李少師端
愿為觀察使止得管句祥源觀自陳於樞府宗袞[illegible]乃加以都管句今朝官亦云提舉非故
事也

宋[illegible]云可從而[illegible]堪供而關亞六經之文也
宋景文言人之為文自擬當字第初思之未至也又
曰為文是靜中一業爾

本朝樞密使副或置知樞密院同知院然使與知
院不並置熙寧元年文潞公呂[illegible]徽為使而潤州
陳[illegible]自越州召為知院[illegible]一歲除[illegible]位
[illegible]公之上故也

國初宰相[illegible]公王[illegible]公[illegible]始相
[illegible]加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illegible]呂文穆
公文[illegible]一相文至至和中文潞公[illegible]相富
鄭公三相

太平興國四年[illegible]
入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太保兼[illegible]
同簽書院事

文臣為樞密使[illegible]
年錢文僖以兵部尚書為樞密使不帶[illegible]有司

之失也

趙德明歸欵　真宗賜以宗姓然不附屬籍兆文元草制云奕世荷殷邦之德肇宗聯命氏之殊寶元二年元昊叛詔削屬籍非也

唐太宗自撰鄭元成碑德宗亦撰段秀實碑

本朝太宗撰中令趙公碑皇祐中王侍郎子融守河中還乃以唐明皇所題裴耀卿碑額上之　仁宗遂御篆賜沂公碑曰旌賢其後踵之者懷忠(晉公)顯忠(部)(文肅公)親(公)李忠武旌忠(公)全德元老(王太)教忠積慶(文元)(治)賢(李侍中用和)褒親(魏公)旌功(曹)[illegible]儒(文)(丁)旌德(張公)顯[illegible]積慶[illegible]忠懷德(中書侍)賢高文莊褒賢(正)思賢[illegible]清忠(恭)(武)旌忠元勳(武)褒忠(公)純孝[illegible]　英宗御篆忠規德範(九)上御篆淳德守正(文)大儒元老(公)

國朝歷三師三公者　太祖即位天雄節度符魏王彥卿自守太尉爲太師定難節度西平王李中令彝興自守太傅爲太尉荊南節度南平王高中令保融自守太保爲太傅

趙令以司徒太保侍中在中書以太保中書令留守西京又以太師西京養疾王文正以司空司徒太保在中書以太尉罷爲玉清昭應宮使

范魯公以司徒在中書王祁公薛文惠呂文穆並以司空在中書丁晉公馮魏公王冀公並以司空司徒在中書韓魏公以司空在中書司徒爲節度使侍中曾襄悼文潞公並以司空爲樞密使侍中呂文靖罷相以司徒監修國史曾魯公以司空爲節度使侍中呂許公以太尉致仕張鄧公曾魯公並以太傅致仕陳恭公以司徒致仕李相昉張相齊賢章郇公宋鄭公富韓公並以司空致仕

國朝宰相爲僕射凡仁浦趙令薛文惠沈恭惠宋惠安李文正呂文穆呂正惠李文靖張司空王文正向文簡王冀公寇萊公呂許公王沂公賈魏公陳恭公韓魏公文潞公曾鄭公曾魯公二十二人樞相爲僕射陳文忠曹襄悼張宗信王康靖四人樞密使爲僕射石元懿一人

列聖神御殿始咸平初　真宗令供奉僧元藹寫太宗聖容於啟聖院從王欽若請玉清昭應宮成範金　祖宗像餘多塑像其殿名在京曰廣孝(奉太宗)二聖(玉清昭應宮奉太祖太宗)開先(太祖)興國(寺)永隆(啟聖院奉太宗)安聖(奉)孝嚴(奉真)(宮)奉真(景靈宮奉)崇真(真宗)延聖(萬壽觀)永崇(觀)英德(景靈宮奉英宗)在外曰章武(奉)統平端命(西京)帝華(西京)與元(天宗)(院)昭孝(西京)(奉)信武(太宗)又鳳翔太平宮有　祖宗神御殿南京鴻慶宮有　三聖神御殿西京永安縣會聖宮有　五聖神御殿今京師定力院有　太祖御像(國初)(王蕭)諸后影殿曰重徽(奉)(孝)(明)(皇后)彰德(章獻太后)廣孝(宮)(奉)廣愛(章惠太后)(奉)

開寶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國主[illegible]舟行歲寒河流淺涸 詔所在發堤閘瀦水以過舟官吏擊凍督役稍稽則皆伺挍其者[illegible] 以失職罰用條官降數而杖之者凡十餘人

舊制將相食邑萬户即封國公王太尉爲相過萬户而謙挹不封慶曆七年南郊中外將相唯文鄭公合萬户中書請封英國公因 詔使相未滿萬户比得封於是王康靖封冀國公王文簡封邵國公王武恭封冀國公其後遂以邑封合萬户者微國

國朝以來封國公者范侍中[illegible]王文獻[illegible]向侍中拱[illegible]節度劉公重進[illegible]保大節度趙公贊[illegible]定國節度馮公繼業[illegible]張侍中永德[illegible]向[illegible]昭[illegible]

中令趙[illegible]王中令彥超[illegible]趙中令[illegible]呂文穆[illegible]寇忠愍[illegible]丁謚[illegible]晉馮文懿[illegible]曹襄悼[illegible]王文穆[illegible]張榮僖[illegible]呂文靖[illegible]王文正[illegible]張文懿[illegible]章文簡[illegible]文莊[illegible]王康靖[illegible]王武恭[illegible]賈文元[illegible]陳恭公[illegible]文侍中[illegible]杜正獻[illegible]宋元憲[illegible]韓侍中[illegible]曾侍中[illegible]富相[illegible]

太子謚昭成[illegible]悼獻[illegible]

諸王謚悼[illegible]懿[illegible]昭[illegible]恭惠[illegible]恭靖[illegible]文惠[illegible]恭[illegible]恭惠[illegible]恭肅[illegible]悼穆[illegible]悼懿[illegible]

公主謚恭懿[illegible]賢[illegible]恭惠[illegible]賢靖[illegible]

英惠[illegible]和靜[illegible]懿順[illegible]昭懷[illegible]獻穆[illegible]莊孝[illegible]

宗室謚恭裕[illegible]文康[illegible]孝[illegible]安懿[illegible]孝定[illegible]榮易[illegible]恭肅[illegible]田[illegible]恪[illegible]懿恭[illegible]信簡[illegible]僖簡[illegible]和[illegible]恭信[illegible]信靖[illegible]信穆[illegible]安信[illegible]安簡[illegible]安恭[illegible]恭惠[illegible]信安[illegible]和惠[illegible]惠恪[illegible]信溫[illegible]良靖[illegible]恭簡[illegible]良[illegible]昭裕[illegible]修孝[illegible]恭[illegible]康[illegible]榮信[illegible]恭[illegible]

宰相謚文獻[illegible]恭懿[illegible]忠獻[illegible]文惠[illegible]恭惠[illegible]安[illegible]文正[illegible]正惠[illegible]文穆[illegible]文定[illegible]文靖[illegible]文簡[illegible]忠愍[illegible]文懿[illegible]文正[illegible]文節[illegible]章惠[illegible]文憲[illegible]正獻[illegible]恭[illegible]文元[illegible]莊敏[illegible]元憲[illegible]

樞密使謚元靖[illegible]襄[illegible]恭[illegible]文莊[illegible]簡[illegible]惠穆[illegible]

樞密使相謚武惠[illegible]文忠[illegible]襄悼[illegible]榮僖[illegible]文信[illegible]恭毅[illegible]文康[illegible]康靖[illegible]文莊[illegible]武恭[illegible]

參知政事謚文懿(郭贄尚書少傅)文恭(李公若谷)景肅(趙公昌言)康節(辛仲甫少傅)恭肅(温仲舒尚書)惠獻(王化基尚書)文定(趙安仁右丞)(石少師)宣獻

文僖(陳公彭年)康懿(任中正尚書)肅簡(魯公宗道)宣獻(宋公綬)

(先公)文忠(蔡公齊)文肅(盛度少傅)忠憲(韓億少傅)忠穆(王公)康靖(李若谷少傅)文莊(晁宗慤)安簡(王舉正尚書)文正(范公仲淹)正肅(吳公)

(育)文烈(明鎬)文簡(丁度)康穆(程公)文安(王公堯臣)(簡)

樞密副使知院同知院謚靖(錢公)恭質(吳公)景莊(王公嗣宗)正惠(馬公知節)(仁)安惠(周公起)武穆(任)忠獻(曹公)僖質(□)憲成(□)文孝(□)文肅(□)恭惠(□)威敏(□)孝肅(包公拯)文恭(胡公宿)忠簡(□)

(王郎)

使相謚恭惠(□)[redacted]元靖(□)正懿(□)

(名)武烈(□)莊烈(□)恭孝(□)武穆(□)忠順(陳公洪進)忠懿(錢中令)莊武(李公□)(安)莊惠(□)恭惠(□)忠武(□)武惠(潘公)忠肅(王公)榮密(□)恭密(□)恭信(□)文簡(□)良信(□)

文臣謚文安(□)文莊(□)忠定(□)文恭(□)忠肅(□)文(□)恭惠(□)文元(□)宣(□)康肅(□)章靖(□)宣懿(□)恪(□)景文(□)恭安(□)莊(□)修懿(□)懿敏(□)懿靖(□)武臣謚温肅(□)恭恪(□)恭惠(□)武毅(□)忠武(□)勤威(□)和惠(□)恭肅(□)忠惠(□)元惠(□)武康(□)武懿(□)忠烈(□)恭莊(□)(□)惠(□)和文(□)莊恪(□)安毅(□)

僖(□)忠隱(□)壯愍(劉公平)恭壯(任公福)壯定(高公□)(宗後景)忠恪(曹公)密(郭承祐)良惠(劉□)榮毅(許公懷德)良定(李□)勤惠(張公)

外戚謚武懿(劉公)康懷(劉從德)安僖(曹公)恭懷(曹□)景思(□)

內臣謚忠肅(□)安簡(王承勳)僖靖(□)安恪(□)信恭(王□)安僖(□)僖良(□)良恪(張□)榮恪(盧□)元忠安(□)僖勤(□)僖恪(劉□)威勤(□)信安(□)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博士恭惠登樞年者康强許公時尚為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法恭惠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為然

[redacted]

父子掌誥國初至熙寧元年凡九家李文正(昉)(宗訥)王兵部(□)王忠獻(□)晁文元(迥)(宗慤)錢希白(□)梁翰林(□)呂文靖(□)宋宣獻(□)蘇侍郎(□)

咸平六年併三部為三司使官輕則為權使公事慶曆中葉翰林道卿再總計止云權使蓋中書誤也其後遂分權使與使公事為兩等

舍人院每知制誥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敕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宗衮作掖垣叢誌而不解其事按唐舊書亦無聞焉惟李德裕正陵遺事云舍人上事知印宰相當壓角則其禮相傳自唐也予為舍人日郎與宗入院不疑為閣長壓角時議美之

太平興國中始置譯經院於太平興國寺延梵學僧

翻譯新經始以光祿卿湯公悅兵部員外郎張公洎潤色之後趙文定楊文公晁文莊李尚書維皆為譯經潤文官天禧中宰相丁晉公始為使天聖三年又以宰相王冀公為使自後元宰繼領之然降麻不入銜又以參政樞密為潤文其事寖重每歲誕節必進新經前兩月二府皆集以觀翻譯謂之開堂亦唐之清流盡在也前一月譯經使潤文官又集以進新經謂之閉堂慶曆三年呂許公罷相以司徒為譯經潤文使明年致仕章郇公代之自後降麻入銜

宗袞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為也亦豁唐相崔渙曰抑人以遠謗吾所不為

予治平初同判尚書禮部掌諸處納到廢印極多率皆無用按唐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百日內須知制誥王元之與宋給事詩云須知百日掌絲綸又謂員外郎為瑞錦窠員外郎廳前有大石諸州府送到廢印皆於石上碎之又圖寫祥瑞亦員外郎廳所掌令狐楚元和初任禮部員外郎有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今之廢印宜準故事碎之

唐內人墓謂之宮人斜四仲遣使者祭之見雜人纂

京師街衢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警昏曉 太宗時命張公洎製坊名列牌於樓上按唐馬周始建議置鼕鼕鼓惟兩京有之後北都亦有鼕鼕鼓是則京都之制也二紀以來不聞街鼓之聲金吾之職廢矣

太常寺國初以來皆宗林之長主判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大中祥符中符瑞繁縟別建禮儀院輔臣主判而兩制為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省禮儀院而寺與禮院事猶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并兼禮儀事近有至六七人者按唐太常置卿一員少卿二員博士四員祥符中置博士二員後加至四員今若置判寺一員同判寺二員則合唐之卿數矣天聖元年改同判院為禮院判院博士也

太常寺舊在興國坊今三班院是也景祐初燕侍郎肅判寺廳事寒林風雨補葺其後為判寺好事者稍取之嘉祐八年徙寺於福善坊其地本開封府糾察所 英宗在濟邸判宗正寺建為廨舍既成而已立為皇子遂為太常所請焉

端拱中四掖六舍人既而田錫罷職知睦州須之宋湜貶均州團練副使王元之商州團練副使熙寧二年閣老錢君倚守江寧明年予自謂出院李才元蘇子容皆為職性具沖御權三司使不供職閣下無人草制遂命二直院焉

開寶三年李文正王宇紀仁宗避名以中書舍人盧刑以知制誥並命直學士院六年知制誥張公洎直學士院太平興國元年湯率更悅徐騎省鉉直學士院王撫州克正張侍郎洎直舍人院四人公皆江南文士也至熙寧二年復置舊官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為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帶館職

洪（正字犯宣祖廟諱）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上二
以此爲次序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領焉集賢
次相領焉三館職惟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文爲重
自次相遷首相乃得之趙令初拜止獨相領集賢殿
大學士續兼修國史久之方遷昭文館薛文惠與沈
恭惠並相薛自參政領監修拜相仍舊而沈領集賢
畢文簡與寇忠愍並相而畢領監修寇領集賢王太
尉獨相亦止領集賢近時王章惠龐莊敏初拜及獨
相悉兼昭文修史二職非舊制也

文臣自使相除樞相罷復而還舊官景祐元年王沂
公自使相帶檢校官復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
密使慶曆七年夏鄭公自使相入樞仍帶節度使亦
非舊制也

太祖　太宗時文臣爲使相惟趙令一人　眞宗時
寇萊公王冀公二人節度使李南陽一人乾興後雖
遽數矣

官文武參用袁滋自尚書右丞出華州刺史召爲左
金吾衞大將軍如是者數人本朝頗循其制工部侍
郎王公明兼黄州刺史給事中符公維岳換海州刺
史三司使尚書左丞李公士衡換同州觀察使學士
承旨刑部尚書李公維換相州觀察使翰林學士
工部侍郎陳公堯咨換宿州觀察使如錢鄧州及慶
曆初韓范龐王四公皆換觀察使以用兵權之也龍
圖閣直學士馬公季良換秦州防禦使非美遷也

武臣換文資者　太宗時白州刺史錢昱換秘書監
遷工部侍郎復換觀察使

眞宗優待王冀公景德中罷參知政事始置資政殿
學士以命之寧相寇萊公頗抑之令班翰林之下乃
命爲大學士冀公請鑄印不許遂領尚書都省以都
省自有印也

後唐明宗以樞密使安重誨不通文義置端明殿學
士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爲之班樞密使之後食於
其院端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也本朝程侍郎羽爲之
後隨殿名改爲文明殿學士李司空昉嘗爲之慶曆
中以同永定諡號改爲紫宸殿學士丁文簡罷參知
政事爲之何右丞郯時爲御史言紫宸非人臣所稱
又改爲觀文殿學士未幾賈魏公以使相換僕射因
置大學士處之仍詔非歷宰相不除明道中改承明
殿爲端明殿會先公自南都召歸特置學士班翰林
資政之下與舊職名同而立位異矣

唐姚南仲不歷尚書侍郎而入省便爲僕射近世鄭
文肅劉丞相張尚書方平王宣徽拱辰滕侍讀甫皆
不歷郎中員外而便爲諫議大夫呂給事惠卿鄧中
丞潤甫亦然

尚書省二十四司唐世以事簡者兼學士舍人本朝
唯重左曹館職提點刑獄例得名曹省府判官轉運
使得名曹又要左曹學士舍人待制遷二資帶史職
更得優遷如蔡侍御自刑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王

原叔自工部郎中遷吏部郎中是也朝官帶史撰亦得修遷李邯鄲自博士爲禮部員外郎賈魏公自司封員外郎爲禮部郎中是也景祐中宋景文修樂書成遷工部員外郎慶曆中呂仲裕王原叔修崇文總目成並爲工部員外郎予預修唐書亦忝此官又觀選久不磨勘者郭諫議申錫遷右司員外郎祖擇之工部員外郎張修撰問禮部郎中

邇英閣講讀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原叔久在講筵而身品短同列戲之曰宜爲隆儒殿學士

孫之翰言　太祖一日召對趙中令出取幽州圖以示之趙令詳觀稱嘆曰是必曹翰所爲也帝曰何以知之曹對方今將帥材謀無出於翰此圖非翰他人不可爲也翰往必可得幽州然既得幽州陛下遣何人代翰帝默然持圖歸內

楊庶幾言胡秘監旦還居襄陽鑱大硯以著春秋書成座其硯每聞大臣名士薨卒必作傳以紀其善惡然世不傳庶幾亦自有所述

杜甫終於耒陽藁葬之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元微之爲誌而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杜子美墓詩豈但爲誌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冢尚存耶

唐官有定員闕則補之後唐長興二年詔諸州得替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並令隨常朝官逐日立班二年敕免常朝令五日赴起居因初尚多冗員官令閤門依制尚有見任前任節度防禦團練使

太宗時始置磨勘差遣院後改爲審官　真宗時京朝官四年乃得遷天聖中方有三年之制而在外任者不得遷須至京引對乃得改秩明道中始許外任歲滿亦遷時恭謝天地覃恩不隔磨勘有併遷者於是朝士始多皇祐明堂覃恩隔磨勘人情苦其不均英宗與　上即位故復用恭謝之例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郊呂許公懇言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

每大禮兩府加恩功臣階勳食邑實封內得三種學士至待制大兩省得階勳而下二種大卿監至少卿監一種得加食邑郎中而下至朝京官一種階勳而已

凡加食邑宰相千戶實封四百戶餘降麻官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直學士以上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舍人待制散尚書至少卿監以上食邑三百戶實封一百戶

凡食邑三百戶封縣開國男五百戶封子七百戶封伯千戶封郡侯二千戶封公千五百戶以上始加實封

唐大帝時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中書令侍中皆正三品大曆中並升爲二品晉天福五年升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正二品國初樞密使吳延祚以父諱璋

加同中書門下二品用汁品也

每南郊大禮循唐制命五使宰相為大禮使學士為禮儀使鹵簿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知開封府為橋道頓遞使而禮儀使本太常卿事尚書兵部主守圖鹵簿使是其職也儀仗使排列之而鹵簿使督攝之其職事頗相通　真宗時東封西祀奉祀皆輔臣為五使南郊則用學士而下　仁宗耤田恭謝大饗明堂祫饗上大饗並循　真廟之制

春明退朝録卷上

春明退朝録中　四

予嘗判官告院知制誥時又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而不白司勳恐遺之也凡文臣及節度觀察防團刺史諸司使副內殿承制崇班皆用吏部印管軍至軍校環衛官用兵部印封爵命婦用司封印加勳用司勳印

凡官告之制后妃銷金霱龍羅紙十七張銷金褾袋寶裝軸紅絲網金鈿楷公主銷金大鳳羅紙十七張銷金褾袋瑇瑁軸紅絲網塗金銀鈿楷（舊皇后當冊制誥告不載告身而用冊本朝者后皆止用告景祐元年在后妃用冊治平無停皆給之）親王宰相使相皆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錦褾袋犀軸色帶紫絲網銀鈿楷樞密使三師三公前宰相至僕射東宮三師嗣王郡王節度使皆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錦褾袋犀軸色帶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知院同知院簽書院事宣徽使僕射東宮三師御史大夫宗室率府副率以上皆五色綾紙十七張暈錦褾袋牙軸色帶尚書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東宮三少六統軍上將軍留後觀察使同上惟用法錦褾（諸道）（用翠毛獅子錦排帶制也）以三司使翰林學士承旨至直學士待制丞郎御史中丞大兩省賓客大卿監祭酒詹事庶子大將軍防團刺史橫行使內諸司使軍職遙郡樞密都承旨初除駙馬都尉白綾大紙七張法錦褾大牙軸色帶三司副使少卿監司業起居郎至正言知雜至監察御史郎中員外郎四赤令諭德少詹事

家令率更令太子僕太常博士節度行軍司馬副使
橫行副使諸司副使樞密副承旨軍職都指揮使忠
佐馬軍步軍都軍頭以上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并
不選郡者白綾大紙七張大錦褾牙軸青帶國子博
士至洗馬通事舍人諸王友六尚奉御諸衛將軍承
制崇班閤門祗候五官正諸州別駕樞密院諸房承
旨知官至將軍以上用大綾紙大錦褾大牙軸兩使判官防團副使率府
率副率京官館職堂後官中書樞密院主事諸司職
都虞候忠佐馬軍步軍副都軍頭諸班指揮使藩方
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內供奉官至內品白綾
中紙五張中錦褾中牙軸青帶秘書郎至將作監主
簿白綾小紙五張黃錦褾角軸青帶諸州縣官錄
臺郎保章正諸州長史司馬中書錄事主事守當官
樞密院令史書令史諸軍指揮使內品待詔黃院白
綾小紙五張小錦褾木軸青帶諸蕃蠻子大將軍司
階司戈司候郎將以上並白綾大紙法錦大牙軸色
帶凡修儀婕妤才人貴人美人銷金小鳳羅紙七張
銷金褾袋瑇瑁軸紅絲網金銀鈿𨰻司言司正尚
衣尚食典寶常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褾袋內降夫
人郡君團窠羅紙七張暈錦褾袋宗室婦常使金花
羅紙七張法錦褾袋宗室女素羅紙七張法錦褾袋
國夫人銷金團窠五色羅紙七張暈錦褾袋郡夫人
常使金花羅紙七張[illegible]法錦褾袋以上至司言司正
等皆用瑪瑙紫絲網紅軸郡君縣太君遙郡刺史正郎以上妻

並銷金常使羅紙七張餘命婦並素羅紙七張
凡封贈父祖為降麻官用白背五色綾紙法錦褾大
牙軸餘雖極品止給大綾紙法錦褾大牙軸
凡朝士父在經大禮推恩得致仕官不給告父任陞
朝官以上致仕自得奉從制若因其子更加恩則不
給告
凡宰相使相母封國太夫人妻封國夫人樞密使副
使參知政事尚書節度使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
人[illegible]直學士以上給諫大[illegible]使
母封郡太君妻封郡君[illegible]
少卿監防團以下至陞朝官母封縣太君妻封縣君
凡封贈宣徽使初入封三代為東宮[illegible]
[illegible]因進官或遇大禮進加至太師兩令國公使
相節度使亦封三代尚書以上殿大學士以上三司使封二
代至太尉[illegible]學士至待制封一代至太尉餘
陞朝官以上至吏部尚書[illegible]
唐相止贈一代權德輿罷相為檢校吏部尚書與元
節度使自潤州改葬其父於東都亡祖之域其祖任
終右羽林軍錄事參軍因表納檢校吏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請回贈祖一官詔不許納官特贈任尚書禮
部郎中[illegible]
唐制宰相不兼尚書左右丞侍郎常為宰相而丞
轄省中領事元和中韋貫之為右丞平章事不久
而遷中書侍郎又僕射給諫皆不為致仕官然楊於

陵為左僕射致仕本朝沈相倫亦以僕射致仕
唐節度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天禧中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先公在西閤當制至和中韓魏公自武康軍節度使除工部尚書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皇祐中宗袞請置家廟下兩制禮官議以為廟室當靈長若身沒而子孫官微即廟隨毁請以其子孫襲三品階勳及爵庶常得奉祀不報
祕府有唐孟詵家祭儀孫氏仲饗儀數種大抵以士人家用高卓享祀類凡延乃是凶祭其四仲吉祭當用平面氊條屏風而已
漢乾祐中除樞密使始降麻如將相之制本朝循之石元懿罷為僕射亦降麻高文莊因以觀文殿學士罷止舍人院出告
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陽夏李邯鄲黃唐卿為編修官安簡神情沖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皆戲為句曰王貞門如鶴黃吟苦似猿
天聖中錢文僖留守西都而應天院有　三聖御像去府僅十里洛陽衆官每拜未曉而往朝拜畢三杯而退文僖戲為句曰正好睡時行十里不交談處飲三杯又有人送驢肉復曰驢前拽到須依法合內盤來定付廚
宗袞嘗黃子溫詩子溫名孝其天聖八年登進士第為大理寺丞失官其從兄子思亦喜詩詠懷曰日者未知某令貴世人爭笑鋼生狂重午曰風簷燕引五六子露井榴開三四花子思名孝先天聖二年登進士第終太常博士
治平三年予為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衣吏召命草某人為遂清殿學士制既寤不能記其姓名及其文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當制舍人曰縉叔草制除邵不疑為寶文閣學士後數日得承旨張公所作詔云迺規層宇正寢御名遂在西清悅然記去歲之夢與詔文離合其名若符契焉
尊號起於唐中宗稱應天神龍皇帝後明皇稱開元神武皇帝自後率如之陸贄嘗以諫德宗宗袞者尊號錄一篇繫以贊云損之又損天下歸仁蓋託諷焉上即位群臣凡再上尊號卒不許
李尚書維有三兄文靖丞相贄尚書虞部員外郎源太子中舍皆五十八而終尚書亦是歲大病懇言於朝乃罷翰林學士換集賢院學士出知許州　給事博文與其弟宗諒皆感憾然並逾月而終
歐陽少師言為河北都轉運使冬月按部至倉景間於野亭夜半聞車旅兵馬之聲絡達旦不絕問宿彼處人云此海神移從五七年間一有之
致政王侍郎子融言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事涉為守曉寒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家尚餘數幅
凡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唐內臣為中尉推

贈太都督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
五品州也品同爲知隔品爲判自後惟輔臣宣徽使
太子太保僕射爲判餘並爲知州
參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唐宋庠在正肅與尚書張
公安道擬副陳堯叟張文節皆以文肅貴用而朝廷
多峻加其父贈命
唐時黃河不聞有決溢之患唐惟載薛平爲鄭滑
節度使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許平按求
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從事裴弘泰往請魏博節
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
疏導二十里以殺水悍還壖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
滑人無患此外無所紀甚河則地大寶後久廢舊
而事不聞朝廷也而汴河亦不聞疏通之事惟鄭畋
集載爲相時汴河淀塞請令河陽節度使於汴口開
導仍令宣武感化節度使嚴帖州縣打開公私斗門
感化即徐州也
唐兩京皆有三館而各爲之所所以遂館命修撰文
字本朝三館合爲一並在崇文院中景祐中命修總
目則在崇文院餘各置局他所蓋避衆人所見　太
宗實錄在諸王賜食廳　真宗實錄在元符觀祥符
中修兩朝國史在延壽王文穆爲樞密使領其事乃就宣徽
南院廳以便其事自後逐修國史會要各曰編修院
又修　仁宗實錄而　英宗實錄同時並修遂在慶壽
宮史館領日曆所四修撰一員掌相爲監修自置御
修院以修撰一人主之而日曆等書皆折歸編修院
唐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官五
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參武官
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
參三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參
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再參其長上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
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準職事參其洪
文館及國子監博士學生每季參若雨雪霑服失
容及泥潦並停以上據開元禮凡京百司有常參官謂五品
以上職事官八品以上供奉官
元二年敕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者官
雖非職事並不常朝參其在三館等者亦聽並
朝參宋朝各歸所務是年御史中丞賈參奏常參文武
官準令每日參自喪亂以來遂許分日行或事稍平
即依常式其武官準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參三品以
上更加三參頃並停廢今請準令卻復舊儀十三年
御史臺奏諸司常參文官隔假三日以上並以橫行
參假其武班每月先配九參六參九參謂一朔望六參謂
令後每經三節假滿縱不是本配入日並依文官例
橫行參假以上唐　後唐同光二年四方館奏今後除
隨駕將校及外方進奏專使文武兩班三品以上官
可於內殿對見其餘並請正衙從之天成元年御史
賜文武百僚每日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
每月朔望日赴朝下食東宮本平時常參官每月朔

退賜食謂之廊餐自乾符亂離罷之惟月旦入閤日賜食明宗即位諫官請文武百僚五日一起居見帝於便殿李琪以為非故事以五日為繁請每月朔望日入閤賜廊下食罷五日起居之儀至是宣旨朔望入閤外五日一起居以為常天成元年敕今後若遇不坐正殿日未御內殿前使令閤門使宣不坐放朝班退是年御史臺奏凡新除官及差使有合於正衙謝辭每遇內殿起居日百官不於正衙敘班其差使及新除官辭謝不令參謝每內殿起居日百僚先敘班於文明殿庭候辭謝官退則班入內殿從之晉天福二年中書門下奏在內廷諸司使等每除正官請令赴正衙謝後不赴常朝其京官未陞朝官祗赴朔望朝參從之（以上五代會要）國朝諸在京文武陞朝官每日朝其有制免常朝者五日一參起居（謂[illegible]制）按唐制文武職事官並赴常參武班五日一參又有三日一參（五日參并朔望為六參三日參乃九參）所謂常參官未有無職事者由後唐同光中乃分常朝內殿凡隨駕將校外方進奏使文武三品以上官即於內殿對見其餘並詣正衙至天成初以文武百官每日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其趨朝官遇宣不坐放朝各還歸司本局視事之制文德殿曰外朝凡不釐務朝臣日赴是謂常朝垂拱殿曰內殿宰臣樞密使以下要近職事者并武班日赴是謂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臣釐務不釐務並赴內朝謂之百官大起居是則本朝之制自為三

等蓋天子坐朝莫先於正衙殿於禮尤重無一日不朝者故正衙雖不坐常參官猶立班俟放朝乃退（職事者謂之常參今諸司外朝不釐務者謂之常參）唐日御宣政殿設殿中細仗兵部旗旛等於廷朝官退皆賜食自開元後朔望宗廟上牙槃食明皇意欲避正殿遂御紫宸殿喚仗入閤門遂有入閤之名在唐特殊不為盛禮唐末常御殿更無仗遇朔望特設之遇朝者仍給廊下食所以鄭谷輩多形於詩詠歎美而五代行之不絕祖宗數御文德殿行入閤禮熙寧二年詔修閤門儀制以為文德入閤非是當喚仗御紫宸殿請下兩制與太常議之學士承旨王珪等以為入閤是唐日坐朝之儀不足行詔罷去其禮[illegible]如唐御宣政殿[illegible]仗衛御之詔乃可今朔望御文德殿始於此也閤門有舊入閤圖頗約其禮而簡便之凡文武官百人執仗四百人其五部五鳳五嶽五星旗御馬皆立殿門之外舊制凡連假三日而上者於令者宰相至陞朝官並赴文德殿參假謂之橫行次日百官仍赴內殿起居近年連假後多使起居而廢橫行之禮

吏部流內銓每除官皆不權判正衙謝復正謝前殿引選人謝辭唐以來謂之對敭判銓與選人同入起居畢判銓於殿廷近北西偏立選人謝辭訖出判銓官亦謝而出近止令選人門謝辭判銓不復入

郡罷居於陝郊其地頗有水竹之勝客至必留連飲

酒　眞宗時聘召不起天禧中卒贈祕書省著作郎
野子閑有父風皇祐中天章閣待制李公昭還守陜
言於朝賜號淸逸處士

古者將葬請謚以易名近世多葬殯或已葬而請謚
唐獨孤及謚郛知運而右司員外郎崔夏以爲知運
葬已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及以爲請謚者五
家皆在葬後苗太師一年呂諲四年盧奕五年顏杲
卿八年獨知運遂以過時見抑且八年與五十年其
緩一也與奪殊制不可遂謚知運曰威
國朝以來博士爲謚考功覆之皆得濡潤慶曆八年
有言博士以美謚加於人以利濡潤有同納賂有詔
不許收所遺於是舊臣子孫亟來請謚既而禮院厭
其煩遂奏罷之嘉祐中李尚書紘家復來請謚博士
呂縉叔引詔以罷之

唐制兼官三品得贈官如韓文公嘗爲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後終吏部侍郎而贈禮部尚書是也又觀察
使多贈兩省侍郎以就三品得謚國初以來惟正官
三品方得謚兼官贈三品不得之　眞宗命陳彭年
詳定遂詔文武官至尚書節度使卒許輟朝贈至正
三品許請謚而史失其傳寶元中光祿卿知河陽鄭
立卒而輟朝非故事也

上元然鐙或云沿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
帝有列鐙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山燈詩唐明皇
先天中東都設鐙文宗開成中建鐙迎三宮太后是
則唐以前歲不常設本朝　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
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二
節而初元游觀之盛冠於前代

周禮四時變國火謂春取楡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
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而
唐時惟淸明取楡柳火以賜近臣戚里本朝因之惟
賜輔臣戚里帥臣節察三司使知開封府樞密直學
士中使皆得厚贈非常賜例也

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盡圮廢文
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
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建
亭館　太宗於西郊鑿金明池中有臺榭以閱水戲
而士人游觀無存泊之所若兩岸如唐制許設亭卽踰
曲江之盛也

太宗時建東太一宮於蘇邨遂列十殿而五福君綦
二太一處前殿冠通天冠服絳紗袍餘皆道冠霓衣
天聖中建西太一宮前殿處五福君綦大遊三太一
亦用通天絳紗之制餘亦道冠霓衣熙寧五年建中
太一宮內侍主塑像乃請下禮院議十太一冠服禮
院乃具兩狀一如東西二宮之制一請盡服通天絳
紗會有言亳州太淸宮有唐太一塑像[redacted]上遣中使
視之乃盡服王者衣冠遂詔如亳州之制

綠褥裀始於丁晉公家祥符天禧中每爲會卽盛陳
之然製自江南頗所村墅慶曆後漸中始進盛行於時

嘉祐初兗國公主降李瑋時少師歐陽公長禮寺與諸博士折衷婚禮頗放古制治平中邵不疑以知制誥權知諫院請選官撰本朝冠喪祭之禮乃詔禮院詳定遂奏請置局於本院不許因循寢之

皇祐二年七月李侍中用和卒詔輟視朝下禮院乃檢會李繼隆例院吏用印紙申請自二十一日至五日輟朝而二十四日太廟孟饗在輟朝之內同知院范侍郎鎮引春秋仲遂卒猶繹請罷樂與宋景文以日逼集議不及止之會繙見大中祥符三年四月敕石保吉卒輟四日五日七日朝三日廿六日太廟孟饗已是大祠不坐又二十六日 宣祖忌行香本院寺時同知院欲請移輟二十七日朝判寺王原叔言與申請反覆遂亦止

歐陽少師提總修太常因革禮道姚子張闢見問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而郊禮在十六日何也乃檢日曆其赦制云律且協於黃鍾日正臨於甲子乃避晦而用十六日甲子郊也及修實錄以此兩句太質而削去之遂失其義皇祐二年當郊而日至復在晦宗袞遂建明堂之禮

張唐公言徐常侍謫邠州時柳仲塗開為守頃之鄭仲賢文寶為陝西轉運使鄭即騎省門人也到官即來致謁而仲塗恥務不來頗憚其來乃先懇於徐公鄭既謁見徐曰柳侯甚奉畏鄭翌日而還

列子廟在鄭州圃田其地有小城兒甚古相傳有唐李德裕王起題名而前輩留紀甚多景祐中王文惠公為章惠太后園陵使還請增葺之於是舊迹都盡今其榜陳文惠之筆

孟州汜水縣有武牢關城城內有山數峯一峰上有唐昭武廟按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載昭武廟乃神堯太宗塑像今殿內有二人立而以冠傳付之兒或云失二帝塑像而但存侍者故也

李文正公罷相為僕射本朝僕射居城東北隅昭慶坊去朝門遼遠每五鼓則興留白居易集數冊於茶籠中至安遠門俟令啟燭觀之候啓鑰則赴朝雍熙二年三月詔中書門下後兩棒鼓出樞密院申後四棒鼓出

開寶六年六月敕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於都堂與宰臣趙普同議公事是月又敕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今後令宰臣趙普與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輪知既而復有廢章

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始置參政塼位在宰相之後至道中寇萊公為參知政事復與宰臣輪日知印正衙押班其塼位遂與中書門下一班書敕齊列銜衙並馬宰相使相上事并有公事並升都堂及萊公罷遂詔只令宰臣押班知印參政止得輪祠祭行香正衙塼位次宰臣之下立凡有公事並與宰臣同升都堂如宰臣使相上事即不得升

景德四年六月敕臣僚自外到闕及在京主執如有

公事並日逐於巳時以前中書密院聚廳相見其後復分廳見客慶曆八年禁止之如景德之制

太宗製笏頭帶以賜輔臣其罷免尚亦服之至祥符中趙文定罷參知政事為兵部侍郎後數歲除景靈宮副使　真宗命廷賜御仙花帶（俗謂荔枝帶）遂服御仙帶自後二府罷者學士班散官通服此帶遂以為故事予親見蔡文忠罷參知政事為戶部侍郎服此帶蓋嘗為學士也用紹文公令賜帶曾經賜者許繫之（先公亦蒙賜）（侍讀內學士王清夫落職為中書舍人依舊服金帶舊例皆如此景祐二年八月方著令）其宰相罷免雖散官並依舊服笏帶李文定天聖中自給事臨來朝除刑部侍郎並服笏帶近有罷參政者黑帶佩魚而入非故事也入兩府自黑帶賜笏帶者　太宗朝例甚多祥符中張文節自侍制為中丞而參政事天聖中晏侍郎自三司副使為諫議大夫樞密並賜如上

春明退朝錄中

# 春明退朝錄下

京城士人舊通用青絹涼繖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惟許親王用之餘並禁止六年六月始許中書樞密院依舊用繖出入

丁晉公天禧中鎮金陵臨秦淮建亭名曰賞心中設屏以唐人所畫袁安臥雪圖時稱名筆後人以蘆鴈圖易之嘉祐初王侍郎君玉守金陵建白鷺亭於其西皆據字軒敞盡覽江山之勝

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中有薰風樓綠莎廳揚州有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潤州有千巖樓今皆易其名或不復見

祕府書畫予嘗盡得觀之□□真蹟內三館所藏有陶穀尚書跋星者尤奇其畫梁令瓚二十八宿真形圖李思訓著色山水韓滉水牛東丹王千角鹿其江南徐熙唐希雅蜀黃筌父子畫筆甚多

王祁公家有晉諸賢墨蹟唐相王廣津所寶有永存珍祕圖刻開元李士曾老子西昇經唐人畫鎮諫圖王冀公家褚遂良書唐太宗帝京篇太宗見秘東賁步輦圖錢文僖家書畫最多有大令黃庭經李邕雜跋錢宣靖家王維昔賢圖周安惠家獻之洛神賦蘇侍郎家魏鄭公諫太宗圖並樞密有江都王馬王尚書仲儀有回文織錦圖（以上皆錄見者）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即李衛公所謂玉蘂花也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

近人有收漢祖過沛圖者，畫頗佳，而有僧爲觀者所指，畫日並加僧以幅巾。

今閱老王勝之轉運兩浙，於民家得唐沈既濟所撰劉展亂紀一卷，時唐書已成，所載展事殊略。按展上元元年爲宋州刺史，與御史中丞李銑皆副淮西節度使王仲昇。銑貪暴無法，而展性剛毅不折，王仲昇奏銑狀而誅之，次謀及展。然展居睢陽，有兵權，難圖，乃與監軍使邢延恩謀，以展爲都統江南淮南節度防禦使，代李峘，欲其赴鎮於途中執之也。展頗以爲疑，遣使詣行符節於峘，既得之，悉舉睢陽兵七千人赴廣陵。延恩始約李峘與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展，及事露，傳檄州郡，言展反狀，發兵距之。展亦露布言李峘反，而南北紛然，文檄交馳於道。景山度淮，陳於徐城，洪爲展所敗，又破李峘於下蜀。二年，命田神功舉平盧軍東下，展迎擊，爲神功再破之，遂棄廣陵而奔江南，以舟師白金山引鬬。神功有五船，而展殺其二船，後爲賈隱林射展中目，因而斬之，傳首京師，收器械三十餘萬。展既平，租庸使元載以吳越雖兵荒後民產猶給，乃辟召豪吏分宰列邑，以重斂之。其州縣賦調積有逋逃，乃稽諸版籍，通校大數，八年之賦，舉空名以斂之。其科率之例，不約戶品之上下，但家有粟帛者，則以人徒圍襲，如擒捕寇盜，然後簿錄其產而中分之，甚者十八九。時人謂之白著，言其厚斂無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無所嫌避。一云世人謂酒酣爲白著，既爲刻薄之後，人不堪其困弊，則必頹沛酩酊，如飲者之著也。（劉晏傳中與此 亦有白著差異）渤海高雲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其所紀用兵次第甚詳，此正舉之云。

賈直孺在翰林，建言皇子不當爲檢校師傅，乃詔止除檢校太尉。

九宮貴神，始天寶初術士蘇嘉慶上言請置壇，明皇親祠。及王璵爲相，又勸肅宗親祠。大和中，監察御史舒元輿論列，遂降爲中祀。會昌中，李德裕爲相，復爲大祀。宣宗時又降爲中祀。乾符中，宰相崔彥昭因歲旱禱雨獲應，又升爲大祀。

宗袞（言出傳）魏節點表云：撫憤怒之衆，竊非可通勉勵之意。恐古人借使，又疑其誤。

宰相三入者：趙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兩入；呂文穆，太宗朝再相，眞宗朝一入；呂許公、張鄧公，仁宗朝皆三入。

學士三入：李文正、劉中山子儀（中山三入玉堂與云 三入翰林皆侍讀學）（昭度宣召入院其 學自代官館公）、宋景文、范景仁四入，李邯鄲五入而一不拜。

建隆三年十二月班簿二百二十四員：文班一百五十四人，內南班一百一十人，兩省二十七人，學士三人，留司十人；武班七十四人，內留司一十一人。

梁開平二年南郊，執儀仗兵士二千九百七十人。建隆四年郊，兵部執儀仗兵士一萬三千六十人，太常

寺鼓吹等二千六百四人太僕寺排鴛兵士六百八十二人六軍執肇人員兵士五百五十二人左右金吾衛仗各一百五十二人左金吾仗三百五十八人右金吾仗三百五十九人殿中省押番人員并執肇兵士共五百三十一人司天臺一百六十二人八司都四千三百七十三人合兵部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二人

予家有范魯公雜錄記世宗親征忠正駐蹕城下營中夜有白虹自淝水起亘數丈下貫城中數刻方沒自是昇人閉壁踰年殍殣者甚衆及劉仁贍以城歸遷州於下蔡其城遂廢又曰江南李璟發兵攻建州王延政有白虹貫城未幾城陷合宇焚爇殆盡

又曰近朝皇太后皇后皆有印篆文曰皇太后之印皇后之印故事二宮並各有宮名長秋長樂長信之類是也今以宮名為文至尊之位亦不合言印當云某宮之寶

又曰近世諸王公主制中稱皇子皇弟皇女冠宮字相承為例止合云第幾子第幾弟第幾女云

又曰江南有國時田每十畝湖一畝半以充租簿

又曰司儀例一品八貫二品六貫三品五貫四品三貫五百五品二貫六品二貫七品一貫七百五十八品一貫三百九品一貫五十

又曰上古以來逐朝曆名黃帝起元用辛卯曆顓帝用乙卯曆虞用戊午曆夏用丙寅曆成湯用甲寅曆周用丁巳曆魯用庚子曆秦用乙卯曆漢用太初曆四分曆三統曆魏用黃初曆景初曆晉用元（正字犯聖祖名）始曆合元萬分曆宋用大明曆元嘉曆齊用天保曆同章曆正象曆後魏用興和曆正光曆正象曆梁用大同曆乾象曆永昌曆後周用天和曆丙寅曆明元（正字犯聖祖名）曆隋用甲子元曆開皇曆皇極曆大業曆唐用戊寅曆麟德曆神龍曆大衍曆 元和觀象曆長慶宣明曆寶應曆正元曆景福崇元（正字犯聖祖名）曆晉天福用調元曆周顯德用欽天曆 本朝 太祖用應天曆 太宗用乾元曆 真宗用儀天曆 仁宗用崇天曆 英宗用明天曆 而後用崇天曆

忠懿王錢尚父自國初至歸朝其貢奉之物著錄行於時今大宴所施塗金銀花鳳後龍舞筍籃人及銀裝龍鳳鼓皆其所進也凡獻銀絹綾錦乳香金器瑇瑁器與通天犀之外其銀香獅香象獅子鶴鹿孔雀每隻皆千餘兩又有香囊酒瓶等什器莫能悉數祥符天聖間火災悉盡今大常有銀飾鼓十枚尚存

外臣除節度使宰相前止令入院作制擬文公外制集儀鴻臚支賜禪料錢考宣節度數制是也其後遂學士院降麻如大禮加恩在將相後數日方下然不鎖院不宣麻近年遂同將相例鎖院告廷矣

交州進奉使往往多帶遙郡馬使或攝管內刺史或靜海節度衙前之職及其歸多加檢校官或就遷其職如行軍司馬副使之類近皆自稱王官又亦以王官之命

尚書省舊制尚書侍郎郎官不得著靴鞋過都堂門
唐兵部吏部侍郎郎官選限內不朝今省官東西院
三班院皆預內朝而流內銓止趨五日起居疑循省舊
制也

丁晉公馮魏公位三公侍中而未嘗經郊祀杜祁公
相纔百日當慶曆四年郊祀冠冕公衮又升輅奉冊
改謚諸后

杜祁公罷相知兗州寓北郊佛寺以待兗州接人踰
再浹日會呂宗衮自汶陽召還過其寺遂過而杜公曰
變此幾與在中書日同矣以其北去欲識壁云郭汾
陽曾留此器自歎其居位不久也

杜祁公休退居南都終室無不以止服衫帽常曰七
十致政可用爲士服乎

唐宰相奉朝請即退延英止論政事大體其進擬差
除但入熟狀畫可今所存有開元宰相奏對明狀二卷
鄭畋鳳池稿草內載兩爲相奏擬狀數卷秘府有擬
狀注制十卷多用四六紀其人履歷行論當甫畢
相自早五代亦然寇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爲唐
時宰相益媚於命詞也今中書日進呈差除退即批
聖旨而同列押字國初范魯公始爲之

李西樞憲成爲知制誥尚衣緋出守荊南召爲學士
閤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緋衣乃并賜三品服
太宗命製毬路笏帶賜輔臣後雖罷免亦服是趙文
定罷參知政事以之除景靈宮副使賜以御仙帶自
後罷宰相仍服笏帶罷參知政事皆止服御仙帶

江南有清輝殿學士張公泊爲之蜀有龍文殿學士
韓昭爲之今契丹有乾文閣待制

皇后有謚起於東漢自是至于隋皆單謚光烈陰皇
后明德馬皇后和熹鄧皇后文獻獨孤皇后是也史
家取帝謚冠其上以別之如云光烈皇后陰氏明之
德皇后馬氏也非謂從連帝謚而名之也然則質家
尚單文家尚複後世或用複謚如唐正（王字犯仁宗舊名）觀
中長孫皇后謚文德後太宗謚文皇帝文德自是複
謚其義自用 名偶同太宗之謚爾中宗謚孝和趙
氏謚和思亦取帝謚配之其後昭成肅明元獻章敬
昭德莊憲諸后皆不連帝謚國初追
尊 四廟三祖之后冠以帝謚及杜太后崩始謚明
憲未幾欲同 三祖之后遂改昭憲及 太祖諸后
自連孝字 太宗后連德字 真宗后連莊字皆用
複謚非連帝謚爲義慶曆中乃言孝字連 太祖謚
德字連 太宗謚遂改爲章以連 真宗謚且祖宗
謚號皆十餘字皆止配一字爲義又 太祖功烈豈
專以孝稱 太宗后連德字乃在下文與祖宗后謚
文不對可如東漢諸后單舉之乎皇祐中予爲禮官
龍圖閣直學士趙周翰奏議其辭下禮院時新以章
易莊朝廷以宗廟事重不欲數更張遂寢其所奏

祖宗朝使相節度使未嘗有領京師官但有其奉朝
請必改他官多爲東宮三少上將軍統軍趙中令以

使相自河陽還除太子少保至明道中錢相始爲景
靈宮使治平中武康節度李公端愿始爲醴泉觀使
至和中　仁宗疾平以　太宗至道年升遐深惡其
年號遽詔中書改之是歲以郊爲恭謝天地改元曰
嘉祐
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獨爲字有廟江壖乃爲婦
人狀龍圖閣直學士陳公簡夫留詩曰山稱孤獨字
廟塑女郎形過客雖知誤行人但乞靈時稱佳句
太祖時大卿監卒皆擬朝一日景德以前文武官贈
三品皆不得謚曾任三品官乃得謚　眞宗大中祥
符中命陳文僖公彭年重定以正三品尚書節度使
卒始繫朝贈尚書節度使許定謚自後遂用其制而
日曆實錄國史皆遺其事
尚父錢忠懿王自　太祖開基貢獻不絕　帝以其
恭順待之甚厚及討江南命爲昇州東南面行營招
撫制置使屢獻戎捷及拔常州拜守太師依前尚書
令兼中書令吳越國王又親赴行營　帝益嘉之詔
令歸國江南平乘驛入覲許之既至會　太祖幸洛
陽郊禋西駕有日矣詔趣其還忠懿臨別面敘感戀
願子孫世世奉藩　太祖謂曰盡吾一生盡汝一生
令汝享有二浙也忠懿以帝賜重約既得歸喜甚以
爲大保其國矣是歲永昌鼎成後二年來朝遂舉版
籍納王府焉
唐王及善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　太祖開
寶九年以中外無事始詔旬假日不坐然其日輔臣
猶對于後殿問聖體而退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旬假是日　太宗猶對輔臣至夕帝崩李南陽永熙
挽詞曰朝馮玉几言猶在夜啓金縢事已非時稱佳
作至　眞宗時旬假輔臣始不入寶元中西事方興
假日視事慶曆初乃如舊
唐白文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皆寫本
寄藏廬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高駢鎭淮南寄
語江西廉使取東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經亂亦不復
存其後履道宅爲普明僧院後唐明宗子秦王從榮
又寫本寘院之經藏今本是也後人亦補東林所藏
皆篇目次第非眞與今吳蜀摹版無異
故鄭公爲宣徽使忠武軍節度使自河中府代判蔡
州道經許昌時李邯鄲爲守乃徙居他所空使宅以
待之夏公以爲知體
凡公家文書之稾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
謂之檢今祕府有梁朝宣底二卷即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
中崇政院書也檢即州縣通稱焉
祖宗時宰相罷免唯趙令得使相餘多本官歸班參
樞亦然天禧中張文節始以侍讀學士知南京天聖
中王文康以資政殿學士知陝州自慶曆後解罷率
皆得職焉
祖宗時唯樞密直學士帶出外任李尚書維罷翰林
爲集賢院學士知許州劉中山子儀自翰林爲壹丞

李憲成以翰林權使三司以罪謫出並以樞密直學士劉知潁州李知洪州蔡文忠以翰林兼侍讀兩學士改龍圖閣學士知密州自翰林改龍圖而出藩蔡文忠始也近歲率帶侍讀及端明學士邢公昺以侍讀學士知曹州孫宣公亦以侍講知兖州二公皆久奉勸講遂優以其職補外自張文節以舊輔臣帶侍讀出守至寶元中梅公詢始以侍讀學士知許州侍讀帶外任自梅公始也其後翰林出者率皆換此職晁文元公天禧中自翰林承旨換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臺吳正肅公至和中以資政殿學士李少師公明嘉祐中以龍圖閣直學士並換集賢判西臺近歲皆以禁職分臺

太宗命創方團毬路帶亦名笏頭帶以賜二府文臣明道初張徐公為樞密使兼侍中獨得賜之至和初李侍中用和以叔舅斬賜時王侍中貽永為樞密使遂并賜之其後曹侍中亦以叔舅而賜焉

文穆王冀公天聖初再為相既拜命謝恩即請詣景靈宮奉真殿朝謁　真宗皇帝冀公仍以五百千建道場託先公為齋文其略曰奉諱之初謝病於外臨西宮而莫及企南侍以方違失其本餘不盡記自後二府初拜恩入謝即請景靈宮蓋踵冀公故事也

凡拜職入謝多有對賜拜官加勳封謝恩辭二府亦無有景德初王冀公以參知政事判大名府召還加邑封時契丹方講好　真宗欲重其事冀公入謝特命以衣帶鞍馬賜之自後二府轉官加階勳封邑入謝並有對賜

慶曆四年賈魏公建議修唐書始令在館學士人供唐朝外故事二件積累既多乃請曾魯公分掌侍郎唐卿分類附於本傳五年夏命四判館二修撰刊修時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趙少師判館閣張尚書余尚書安道為修撰又命編修官六人曾魯公趙龍閣周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邵龍閣不疑與予而魏公為提舉魏公罷相陳恭公不肯領次當宋元憲而以景文為嫌乃用丁文簡丁公薨劉丞相代之劉公罷相王文安代之王公薨曾魯公代之遂成書初景文修慶曆編敕未暇到局而趙少師請守蘇州王文安丁母憂張揚出外後遂景文獨下筆久之歐少師領刊修遂分作紀志曾魯公始亦以編敕不入局周翰亦未嘗至後辭之公南遇閒封幕不疑以目疾辭去遂命王忠簡景彝補其缺頃之呂縉叔入局劉仲更始修天文律曆志後充編修官將卒業而梅聖俞入局修方鎮百官表嘉祐五年六月成書魯公以提舉日淺自辭賞典唯賜器幣宋二公范王與余皆遷一官縉叔直秘閣仲更崇文院檢討未謝而卒聖俞先一月餘卒詔官其一子初編修官作志草而景彝分禮儀與兵志探討唐事甚詳而卒不用後求其本不獲縉叔欲作釋音補遺逸事亦不能成

太尉舊在三師之下慇唐以來以上公為重李光弼

自司空爲太尉薨贈太保郭子儀自司徒爲太尉薨
贈太師李德裕自司徒爲太尉皆以超拜李載義自
司徒爲太保王智興自司徒爲太傅二人卒俱贈太
尉是以上公寵待宗臣餘雖有功可遷保傅而掌武
之尊不可得也五代至國初節度使皆自檢挍太傅
遷太尉太尉遷太師然無升秩明文

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偓詩云外使進鷹初
得按中官過馬不敢嘶注云上每乘馬必中官馭以
進謂之過馬既乘之躞蹀嘶鳴也蓋當時方鎮亦傚
之因而名廳事也

唐明皇以諸王從學名集賢院學士徐堅等討集故
事兼前世文辭撰初學記劉中山公子儀愛其書曰
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

二府舊以官相壓李文正自文明殿學士工部尚書
爲參知政事而宋惠安公乃自左諫議大夫參知政
事遷刑部尚書居其上至祥符末王沂公與張文節
公同參知政事王轉給事中張轉工部侍郎而班沂
公下意頗不悅乃復還貳卿之命止以舊官優加階
邑自後第以先後入爲次序

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
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
卷曰神醫普救總類成 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
賜名曰太平御覽又詔翰林承旨蘇公易簡道士韓
德純僧贊寧集三教聖賢事迹各五十卷書成命賛
寧爲首坐其書不傳 眞宗詔諸儒編 君臣事迹一
千卷曰冊府元龜不欲以后妃婦人等事厠其間別
纂彤管懿範七十卷又命陳文僖公裒歷代帝王文
章爲宸章集二十五卷復集婦人文章爲十五卷亦
世不傳

樞密院閒降宣故事其典故申院按今有梁朝宣底
二卷載朱梁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三年四年事每事下有
月日云臣李振宣或除官差官或呈事於方鎮等處
其間有云宣頭宣命宣旨者梁朝以樞密院爲崇政
院始置使以大臣領之任以政事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年
是李振爲使當時以宣傳上旨故名之曰宣而樞密
院所出文字之名也似欲與中書敕並行雖無所明
見疑降宣始自朱梁之時晉天福五年改樞密院承
旨爲承宣亦似相合其底乃底本也繫日月姓名者
此所以爲底閒今尚仍稱呂名熙寧七年六月十三日

或問今之敕起何時按蔡邕獨斷曰天子下書有四
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然自隋唐
以來除改百官必有告敕而從敕字予家有景龍年
敕其制蓋須由中書門下省故劉禕之云不經鳳閣
鸞臺何謂之敕唐時政事堂在門下省而除擬百官
必中書令宣侍郎奉舍人行進入畫敕字此所以爲
敕也然後政事堂出牒布於外所以云牒奉敕云云
也慶曆中予與蘇子美同在館予嘗觀其遠祖珦
唐時敕數本來觀與予家者一同字書皆不載勑字而

近世所用也

皇祐二年　仁宗始祀明堂范文正公時守杭州而杜正獻致政居南都蔣侍郎希魯致政居蘇州皆年耆體康范公建言朝廷闕禮宜召元老舊德陪位于廷於是乃詔南都起杜公西都起任安惠公陪祀供帳都亭驛以待焉二公卒不至加賜衣帶器幣賜一子出身自後前兩府致政者大禮前率有詔召之然亦無至者禮畢皆賜衣帶器幣焉

本朝兩省清望官尚書省郎官並出入重戴　祖宗時兩制亦同之王黃州罷翰林滁州謝上表云臣頭有重戴身被朝章是也其後祥符天禧間兩制並徹去之非故事也

祖宗時未有磨勘毎遇郊祀率恩皆轉官未滿二載者不轉官例加五階王黃州自知制誥未有勲便加柱國在滁州爲散郎自承奉郎加朝散大夫階

宋偓後唐明宗之外孫漢太祖之駙馬歷京鎮節度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女十五人開寶皇后最居長韓樞密崇訓寇萊公王武恭公皆其壻也多享國封

張尚書安道言嘗收得舊本道家奏章圖其天門有三人守衛之皆金甲狀謂葛將軍掌旌周將軍掌節（其一云記）嘉祐初　仁宗夢至大野中如迷錯失道左右侍衛皆不復見既而遙望天際有旛幢車騎乘雲而至輟乘以奉　帝帝問何人答曰葛將軍也以儀衛護送　帝至宮闕乃寤後　詔令宮觀設像供事之於道書中求其名位然不得如圖之詳也

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楊文鎰建言曆日六十甲子外更留三十年　太宗以謂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本命之外卻從一歲起首並不見當生紀年若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猶見本年號令司天議之司天請如　上旨印造新曆頒行可之

本朝之制凡霈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宗袞言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天子自謂德音非也予按唐常袞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德音爲得之矣

太宗淳化五年日曆載　上謂侍臣曰聽斷天下事直須耐煩方盡臣下之情昔莊宗可謂百戰得中原之地然而守文之道可謂懵然矣終日沈飲聽鄭衛之聲與胡樂合奏自昏徹旦謂之聒帳半酣之後置耽酒荒沈醉張弓至夜不已招箭者但以物擊銀器言其中的與伶優輩結十弟兄每略與近臣商議事必傳語伶人致相見遲晚之由繼出獵涉旬不返於優倡猱雜之中復自矜寫春秋不知當時刑政何如也蘇易簡書於時政曰　上自潛躍以來多詳延故老問以前代興廢之由銘之於心以爲鑑戒上來數事皆史傳不載秉筆之臣得以紀錄焉

唐日曆正（仁宗御名）觀十年十月詔始用黃麻紙寫

詔敕又曰上元三年閏三月戊子敕制敕施行既爲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自今已後尚書省頒下諸司及州下縣宜並用黃紙 魏太和叛拔賀貴盛明帝召 司馬道子帝紺其言興以 黃紙令 彼作詔

春明退朝録下

# 宋景文公筆記三卷

（宋）宋祁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筆記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宋祁撰。祁有益部方物畧、已著錄。其書上卷曰釋俗。中卷曰考訂、多正名物音訓、裨於小學者爲多、亦間及文章史事。下卷曰雜說、則欲自爲子書、造語奇雋、多似焦贛易林譚峭化書、而終以庭戒治戒左志右銘、未審爲平日預作、爲其後人附入也。宋有寶慶二年上虞李衎跋、稱其可疑者七事。如以骨朶爲胍肫、不知朶爲菜字之譌。以鮑照作昭爲誤、而不知唐避武后之諱。以牛耕始漢趙過、而不知冉耕字伯牛、古犂字文亦從牛。以移爲開而反合、而不知爲郁李。以臣瓚爲于瓚、而不知酈道元水經注稱薛瓚。以朴無樸音、而祁所預修之集韻實有蒲候匹角二切。以卯本柳字、而不知實古卿字。所摭多中其失。然大致考據精詳、非他說部游談者比。其中如論漢高祖呂后一條、後蘇洵高祖論全本之。又如蕭該漢書音義爲顏師古所未見者、亦賴此書存其畧。晁公武讀書志稱是書每章冠以公曰字、不知何人所編。此本無之、或傳刻者所削。文獻通考引中興藝文志、以是書爲紹聖中宋肇次其祖庠之語、與公武說異。馬端臨謂二筆錄卷數相同、祁庠又兄弟、不能定爲一書二書。今考書中稱引莒公者不一、莒公即庠。則此錄爲祁明矣。或肇所編又別一書、亦名筆錄耳。

宋景文公筆記上

釋俗

近世授觀察使者不帶金魚袋初名臣錢若水拜觀察使佩魚自若人皆疑而問之若水勃於酬辯錄舊故事一番在袖中人問者輒示之

官者宮人言正月與上諱同音故共易為初月王珪為脩起居注頗䟽其闕因上言秦始皇帝名政改正為端月以正為征今乞廢正征音一字不用遂下兩制議兩制共是其請表去其字曾公亮疑而問予予曰不宜廢且月外尚有射正詩曰不出正兮不止正月矣曾賠容語衆相與罷之

國朝有骨朶子直衞士之親近者予嘗修日曆曾究其義關中人謂腹大者為胍肫上孤下都俗因謂杖頭大者亦為胍肫後訛為骨朶朶從平聲然朶難得音今為軍額固不可改矣

予昔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者設於前殿兩螭首間案上設爐香爐修注官吏案在下詰吏何名洞吏辭不知予思之通朱漆為案故名曰洞耳丞相公序謂然唐人鄭谷嘗用之

宣獻宋公著鹵簿記至祼蟶不能得其始徧問諸儒無知者予後十餘年方得其義云江左有瓟槃以首大如瓟故云

陶穀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為壻亦可怪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類故用之以滅誤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多用雌黃滅誤殊不相類道佛二家寫書猶用黃紙齊民要術有治雌黃法或曰古人何須用黃紙曰蘗染之可用辟蟫今臺家詔敕用黃故私家避不敢用

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為鯽溜凡人不慧者即曰不鯽溜謂團曰突欒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欒空遶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為團亦其謬也

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吾所未曉

樂石有聲今浮磬特鉶鉶亦名石世人不識磬石而儒者往往不曉聲折義故不獨不識磬又不能知鉶

檮辛物作虀南方喜之所謂金虀玉膾者古謂虀曰臼受辛是臼中受辛物檮之

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隨方言之便而淮濟之名不廢司馬遷作河渠書并四瀆言之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事已相亂後人宜不能分別言之也

葛公言河陽出王鮪即今黃魚也形如冢口與目俱在頷下每春二月出於石穴逆河而上人乃取之其

腥不可近官以爲鮓獻御其味甚美然有毒所謂玉
鮪岫居者
蜀人謂老爲皤𤊙取皤皤黃髮之義後有賊王小皤作
亂今國史乃作小波非是
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戲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
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圖
作休休亭記又用之脩書學士劉羲叟爲予言書
言咄嗟而辨非是宜言咄喏而辨然咄嗟前世人文
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
今造屋勢有曲折者謂之庯峻齊魏間以人有儀矩
可喜者謂之庯峭蓋庯峻也 [illegible]
儒者論字多隨俗呼不從本音或終身不悟者凡讀
[illegible]
延字皆作延 [illegible] 故延中延年拓苦思之延游神之延
皆作廷假借之假 [illegible] 皆作假 [illegible] 皆作請
款欄 [illegible] 皆作脫大守 [illegible] 作守周身之防 [illegible] 爲防延
尉評 [illegible] 爲評中 [illegible] 與爲中興若此甚衆
莒公嘗言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
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如用
夕陽爲斜日誤矣予見劉琨詩夕陽忽西流然古人
亦誤用久矣夫
余見今人爲學不及古人之有根本每亦自愧嘗讀
癸式其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詳且任器乃擔荷之具
雜見子史何云未詳
古今語無雅俗惟世之學者似雅如古以大爲太

音如馳則言大雅大夫大閱大學類不及今人言大
之雅古以車音居爲車音尺遮漢以來乃言車居俗
語則曰車昌遮則今語爲雅
今公私文書以物 [illegible] 爲救 [illegible] 不復能改
春秋説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説以二在天下爲酉漢
書以貨泉爲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爲銀國志以天
上有口爲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爲恭宋書以召力爲
劭
古無正字多假借以中爲仲以説爲悦以召爲邵以
間爲閒後人以亂旁爲舌揖下無耳黿鼉從龜奮奪
從雀席中從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 [illegible] 則
配爲 [illegible] 乃宛 [illegible] 經旁 [illegible] 分澤 [illegible] 化爲 [illegible]
[illegible]
業左益土靈底著器 [illegible] 其何法哉
余友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於是書訊刺
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識指爲怪人
余少爲學本無師友家苦貧無書習作詩賦未始有
志立名於當世也願計粟米養親紹家閥耳年二十
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奇之以爲必取甲科吾
亦不知果是歟天聖甲子從鄉貢試禮部故龍圖學
士劉公嘆所試辭賦大稱之剛以爲諸生冠吾始重
自淬礪力於學模寫有名士文章諸儒頗稱以爲是
年過五十校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
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於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
略因取視五十已前所爲文赧然汗下知未嘗得作

者藩籬而所致皆糟粕芻狗矣耳一作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作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為文之要五經皆不同體孔子沒後百家奮興類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嗚呼吾亦悟之晚矣雖然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成云

莒公嘗言王沂公所試有教無類有物混成賦二篇在生平論著絕出有若神助云楊億大年亦云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賦一生衣之食之不能盡

李淑之文自高一代然最愛劉禹錫文章以為唐稱柳劉劉宜在柳柳州之上淑所論著多似之末年於與流人讀之至有不能解者

柳州為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丏於古而一出諸己劉夢得巧於用事故韓柳不加品目焉

晏相國今世之工為詩者也末年見編集者乃過萬篇雖唐人亦所未有然相國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酬唱

上即位天聖初元以來搢紳間為詩者益少惟故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至丞相王公曙參知政事宋公綬翰林學士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詩而不專也其後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皆自謂好為詩不能自名矣

余於為文似蘧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於道乎天稟余才纔及中人中人之流未能名一世然自力於當時則綽綽矣

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僕之為詩亦然

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宜讀施行以便快然久之不可施於史傳余修唐書未嘗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惟捨對偶之文近高古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

莒公常言宋宣獻公作西太乙宮碑文之[illegible]辭者世一作拙

晏丞相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瀼西春水縠紋生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語乃健 [illegible]

宋景文公筆記上

宋景文公筆記中

考古

莒公言左氏國語越大夫舌庸今春秋傳作后庸而姓譜后氏引越大夫為祖

今人多誤以鮑照為昭李商隱有詩云濮來鮑照癸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衛宏漢儀注曰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晉灼以宏言為非其顏師古曰司馬談為太史令耳遷尊之為公子長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百官表不載此官且位在丞相上其非矣

古者大夫字便用疊畫寫之以夫有大音故也秦丞李斯嶧山碑如此

古者牛唯服車書曰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傳易曰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牛耕之意

今國學行王弼易題曰周易乾傳第一下云王弼注且傳即注解名下當只云王弼乃允

莒公言詩有棠棣之華逸詩有唐棣之華世人多誤以常棣為唐棣於兄弟用之因唐誤常且常棣棣也唐棣移也移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親

鄭玄注禮記謂樝梨之臧若今樝與梨絕不類恐玄所指非今樝也

莒公言物理不可必故聖人隨有無言之以教一世必於有則不可常見如彭祖七百歲黃帝升天秦穆趙簡之帝所也若必於無則又忽然而有也如魏明帝時有火浣布刊去文帝所論是已

易家有蜀才史記有臣瓚顏之推曰范長生自稱蜀才則蜀人也臣瓚者于瓚也

唐玄宗始以隸楷易尚書古文今儒者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于是蘇頲撰朝覲壇頌有乩虞氏字館閣校讎官輒點乩字側云疑不知乩即稽字

頗之推說唐末文籍亡散故諸儒不知字學江南惟徐鉉徐鍇中朝郭忠恕先此三人信其博洽鍇為說文系傳恕先作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作小說然狹於徐郭太宗朝句中正亦頗留意于項請刻篆楷一體九經於國學于友高敏之笑之

李陽冰深於篆隸而名作冰音凝故參政王公堯臣但讀陽凝字曰陽凝無義唯陽冰有不治之語

周大臣王朴名朴平豆反而自謂樸案說文朴無樸音俗以朴為樸耳

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僞字最多如巧言為辯文子為學之比皆有柳䛒傳又䛒之說以巩易巧矣子見併書以言辯字多作䛒世人不復辨詰

學者不讀說文余以為非是古者有六書安得不習春秋止戈為武反正為乏亥二首六身韓子八厶為

公子夏辨三家度河仲尼登太山見七十二家字也
不同聖賢尚尔何以爲固陋哉
唐呂温作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予
案説文曰率鳥若繫生鳥以來之名囮囮音由呂得
其意而不知説文有此囮字也
爲本鳥名能獸名爲猴名乙鸞名借朋爲朋黨字 棚
劉學者多不知不讀説文之過也
漢書李廣傳數奇注切爲所角反故學者皆曰數 所角
奇孫宣公奭當世大儒亦從曰數 朔 後予得江南本
乃所具反由是後觀顔注乃顔破朔從所具反云批
人不之覺
漢書黄霸傳云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
以爲神爵議欲以聞顔師古曰此鶡音介字當作鴧
此通用耳鴧雀大而青出羌中非武賁所戴鶡也今
官本介字誤作芬鴧字作鳻鳻亦音芬鳻是鳥聚兒
朱鳥名也予見徐鍇本亦如此改定
予曽見蕭該漢書音義若干篇時有異義然本書十
二篇今無全本顔監集諸家漢書注獨遺此不收疑
顔當時不見此書云今略記於後
儒林傳施讎傳云魯白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
姓毛名莫如字少路該案風俗通姓氏篇混屯太昊
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
文王子也見左傳漢有毛穉之爲壽張令案此莫如
姓𣏌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今人相承呼爲毛恐

聞爲屯驚怪者多但毛屯相類容是傳寫誤耳應劭
解漢書世人皆用何爲風俗通而不信
趙子傳蔡誼授同郡食我子公師古無註該案風俗
通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爲博士食
音嗣
顔安樂傳疏廣授琅琊莞路師古曰莞亦管字也路
爲御史中丞該案艸下完音丸又音官今漢書本却
作竹下完風俗通姓氏篇有管莞二姓云莞蘇蘇大
夫見呂氏春秋漢有莞路爲御史中丞即此是也又
有管姓云管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有管𩔖爲西
河太守今莞路是艸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由來
讀者多戱揄風俗通乃知
瑕丘江公傳丁姓授楚申章昌曼君爲博士至長沙
太傅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該案風俗通姓氏
篇云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
揚雄傳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牢聊也與君想離
愁而無聊也該案牢字旁著水晉直作牢韋昭曰浑
騷也鄭氏愁音曹又恐鷤鴂之先鳴師古鷤音大系
反鴂音桂該案鷤鴂鷤鴂音玲綿　又挾獝狂該曰
獝狂無頭鬼見字林
招搖泰壹顔以張晏注招搖泰壹皆神名該曰如淳
作皐撥皐積柴於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故曰
皐搖
儲胥弩阹該引三蒼君因山谷爲牛馬圈謂之阹黄圖

云䃸陁在上林苑外灑沈爵呼䃸濆沆案灑沈爵而呼䃸濆兮呼或作呵呵叱問四瀆也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顏曰啾啾蹌蹌騰躁皃該謂啾搶亦作趍韋昭音裁梟反今書或作口旁秋該引埤倉啾衆聲也又引楚辭鳴玉鸞之啾啾爲据云稽顙樹頷扶服蛾伏如淳曰叩頭時項下向則樹向上也該案稽本作頼顙樹頷頼顙頼地樹頷頷地也今作稽顙傳寫誤耳又玄有首衡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該案衍作衡云八十一家相對之弟如輻輳之衛又案別錄告下有玄問一篇合十二篇今脫一篇疑今人不見太玄及別錄不知其闕謬爲十二卷頗曰譔與撰同該案字林譔專教也音詮推禮記音撰尚有一卷未尋得

予最愛李令伯表曰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此言之要也

古文卯本卯字後借爲辰卯之卯丣本別字後借爲西北之北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以卯爲昧以北曰北猶別也

古人語自有稚拙不可揜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狩泣孔丘雖有意緒辭亦鈍樸矣又不及沈約云吉德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云

古人名稱鄙俚有牛醫犬子今不以爲雅迎猫爲食田鼠讀禮者不曰猫音茅而曰猫音苗避俗也莊子曰道在屎溺今爲鄙語漢書驢騾牝馬牡馬騊去乃騾也如此語麄甚可削去也

宣獻宋公嘗謂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道二子之上無有文矣雖聖人復興蔑以加云予謂老子道德篇爲玄言之祖屈宋離騷爲辭賦之祖司馬遷史記爲紀傳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柳子厚正符晉說雖模寫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謂文矣劉夢得著天論三篇理雖未極其辭至矣韓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王弼注易直發胸臆不如鄭玄等師承有來也或曰何以得立爲一家予曰弼并易象立一體專附小象衍成其文是以諸儒不能措言之今讀易者已讀弼注訖至小象則更無可敷演矣劉禹錫著易說曰六十四卦本之乾坤及諸卦中皆有乾坤象意孔子敘乾爲玉爲金坤爲牛爲輿之類本釋他卦所引非徒言也弼不可云得意忘象得象忘言

老子曰無物之象古語亦有想象韓非子曰人希見生象得死象圖之又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人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然說亦怪矣

司馬相如贊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此語最佳

太史公曰趙勝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見自振澤纔
爲亂世之上治世則罪人矣
春秋者天下之正法也孔子有王天下之才而不得
位故見其志於春秋是以引天下之譽褒之賢者不
敢私引天下之議貶之奸人不敢亂故漢人以春秋
決獄所以法仲尼也
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
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
賈誼善言治晁錯善言兵董仲舒善推天人司馬遷
叙事相如揚雄文章劉向父子博洽至矣
韓退之稱孟軻醇乎醇者也至荀況揚雄曰大醇而
小疵予以爲未之盡孟之學也雖醇於用纔荀之學
也雖疵於用切揚則立言可矣不近於用
賈誼善言治健而快過董仲舒一等仲舒優柔不迫
切純儒也
昔公言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以爲江左高文丞相
以爲知言
或謂漢高祖非張良陳平不能得天下曰不然良平
非高祖不能用夫智高於良平乃能聽其謀至項羽
不知用范增則敗矣高祖之量之謀兼韓信彭越者
八九故三分關東地與之而不疑當是時玩信等如
股掌上一丸爾
高祖知呂后與戚夫人有隙方病時去呂后若斷一
巨擘然然不殺者以惠帝不能制陳平周勃蕭何曹

參等故委戚氏不顧爲天下計俾右佐之惠帝六年
后八年是時天下已定奸人不能搖亂文帝以一乘
車自代來即位則高祖料之熟矣
世稱文帝漢盛德主也然在朝之儒賈誼一人而已
所任宰相盡高祖時攫將庸人亦不深討禮樂典章
於時詩書皆伏而未出然而天下太和兵革不興南
越順德諸侯執道匈奴雖數盜邊亦不敢深入由是
言之治天下者在質而已不必尚文故曰質近實文
近名文勝則民詐興矣
曹操忌孔融崔琰殺之操之字爲弗裕矣孫權引殺
融爲比而斥虞翻誅張溫權之量又下矣待賢少息
唯劉備爲綽綽云
荀彧之於曹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彧未
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己耳操不悟遽殺之然則天
奪其爽以誅彧寧不信乎
孫權用吳諸葛亮用蜀然不能得中國一尋一常地
卒之并吳蜀者晉也
能以身爲國興亡者蜀諸葛晉謝安秦王猛是也
霍光學伊尹才不周用故宣帝立王莽學周公好足
以自文故平帝弒
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整而靜也顏之推愛之
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寫物態及人情也謝玄愛之遠
猷辰告謝安以爲佳語
左太沖詩曰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使飄飄有世

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柳子厚云嘻笑之怒甚於裂眦長歌之哀過於慟哭劉夢得云駭機一發浮謗如川信文之險語韓退之云婦順夫旨子嚴父詔又云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得休此等皆新語也

莊周曰送君者皆自涯而反君自茲遠每讀至此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

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釋曰古者祭天於郊以其湯湯然蒼蒼然無乎不覆無乎不見故以至敬事之郊也者不全者也達自然之氣也掃地而祭器尚陶匏不敢以人之所愛奉之尊之也遠而敬之也人莫不本乎祖祖一而已尊無二上故曰率義而上至於祖祖尊而不親是所以配天也周推后稷配天盡矣至矣不可以加矣周公之攝政仁乎其父欲配之郊則抗乎祖欲遂無配則已有仁父之心不能見之天下不見之天下非仁也於是乎名天以上帝而配之上帝也者近人理者也人於萬物乃一物假令天若有知然宰制生育未必圓顱方趾耳鼻食息如人者也今名之帝以人事天引天以自近親之也人之親者莫若父故以文王配上帝不可以郊故內之明堂明堂王者最尊處也仁乎其父故親于天天有帝名則祭之明堂親與敬兼之矣孔子所以美周公能以是心達於天下而不失乎至禮禮者緣人情者也或曰經前曰天後曰上帝奈何曰天上帝一耳不通言則若兩物然故郊曰昊天明堂曰昊天上帝天人之分明也明祖不可以在明堂文王不可以配郊矣

夔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敢問何謂也對曰以為虞氏之德上奉天下法地中得人萬物孚茂寒而寒暑而暑殺之不暴貸之不私孚于天下納於仁壽詩若頌器在墉以其成功次之歌詩驩然為金石入匏竹無所加其德可矣鳳未始來也獸未始感也且樂作之朝作之廟作之郊乎朝有宮室之嚴廟有垣墉之設郊有營衛之禁則獸何自而至焉自山林來則必凌突淮河戢戢林林蹩躠踸踔連頓足掉首騰踏盤完何其怪也羣瞽在廷百工庶行而獸參其間吾以為怪而不祥曰然則孔子何為不刪而著之曰樂主成功不得不盛推吾誼修吾言以肆之有如祖考來格又將見顓頊堯瞽叟陶然於堂上耶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讎之賢者怨不肖者讎中行氏欲不亡得乎孔子可謂知言矣昔者郭公如是而國為墟中行氏既知之矣而不能改又及

於滅
蜀關羽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張飛愛重君子而不
恤小人二者特所偏耳身皆死於人手是不可忽也
燕小國也其地於天下若黶之著面然而昭王賢王
也得郭隗尊事之故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
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於莒鼠伏而不敢
出悉返燕地討其衆不與齊醜然而能申意至此者
由得士也故曰無常安之家無常治之民得賢則安
昌失賢則危亡自古迄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鑒所以
照景前事所以知今 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
務矯蹟於其所以安昌未有以異夫却走而求及前
人也
余謂佛西方之達人也其言汪洋漫演貫生死鬼神
無有涯涘合萬物之妄以為一真其立而妄遁又去
真括妄以無修無證為極若曰無脩乃脩也無證乃
證也雖脩而未嘗脩雖證而未嘗證故舉天下衆生
皆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者如是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得
滅度者又曰如來說即非衆生是名衆生于以脫滯
縛泯有無自放於太空無根之所雖然法待言而立
不得無言迷待法而悟不得無法故惟釋迦文殊列
言之辯刮法之痕矣自文殊而下已自執所見所見
差駁識塲淫矣故維摩詰以一嘿對之乃皆悟入佛
與中國老聃莊周列禦寇之言相出入大抵至於道
者無今古華戎若符契然

堯之四凶今之奸臣能之周之十亂今之賢臣能之
古與今交相勝耳
堯舜之世比屋可封非盡可封也可封之人多也桀
紂之世比屋可誅非盡可誅也可誅之人多也成康
刑措四十年不用非也以為二王能用法不濫殺可
矣
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見中國之尊且見略於外
也
蜀人謂梔師為長年三老杜甫用之詩人不以事害
意古者用事備而當亦不以字害句故音韻清濁隨
宜改易劉孫新中入張劭留笙汾陰西入先韻直取
慕順則已至唐人以律格自拘不復敢用惟白居易
用其音於語中如㚷地鎮用佉音麒袍霓襦胡用鶻
音膾衫紅襴于三百六十橋用諸音等往往有之晏
丞相殊嘗許之曰詩人乘語後當如此用字
春秋霸之濟不在此舉也古人以濟不作兩字用謂
濟與不濟也今人用不為敗耶之比不一音字辯反
漢陳平封曲逆侯蕭何為酇侯霍去病為驃姚將軍
今學者讀曲逆為去遇酇作鹺驃為漂遙不作本音
何耶
古人自有文語卓然可愛者穀梁子曰輕千乘之國
則可矣蹈道則未也故柳宗元以為潔三軍之士粲
然皆笑粲明也知萬衆皆啓齒齒既白以粲義包之
仲尼居三著作花說文作尻

亘從二間舟（再名亘字）隸改舟爲曰何法盛以再一爲舟
航字

宋景文公筆記中

# 宋景文公筆記下

## 雜說

君得其健强陰戰戰臣執其官召度乃疑欲正四方先定中央中央君也

天不待規而圓地不待矩而方天尊地卑其道有常君天道也臣地道也

天用其圓地用其方圓道亡於生方道亡於成夫君德也地臣職也君操無爲以臨臣之有爲萬物自歸亡逸於制下勞於事上度乃治無爲者非謂塞吾耳不聽也蔽吾目不視也閉吾言不出也謂寄於有爲之內不爲於有爲之外也何謂內曰官不職責之相亡不練責之將財匱責司農獄不平責廷尉是爲內何謂外曰歲有常賦而又賦焉是曰贖人有常役而又役焉是曰擴力不勝加如負則跌材已窮加如任則敗是爲外振其領挈毛整提其綱屬目張綱歛領歛君所執歟

君有常道臣有定守賞當功罰當罪與之惟我奪之惟我懼君道也奉法循令竭己力以獻功於上臣道也故臣有所懼能以得君之罰以去之是謂作威有所愛能以得君之賞以貴之是謂作福法雖明意得輕重之謂之玩法令可遵情得出入之謂之侮令君喪道臣失守故曰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能無上而知吉凶乎可以甚治哉甚亂哉所以安除甚患能無發而福乎曰不奪民時而順物宜能與滕

滲而合乎曰不以遠近內外與之同欲一推吾心逆
兆人之腹能不賞而使人勸乎曰先賞有功能舉皆
而使人畏乎曰先罰有罪施惡不戮奸實於腹當封
孝寵勞臣誇勇奴耕于原婢執其爨丈人以安
植表挺挺下無曲影善聲之唱應無醜響
不可得者上不以求不可止者上不以禁不可行者
上不以令故曰求愈多得愈寡禁愈急止愈少令愈
繁行愈慢求而不得謂之失威求不可得而得謂
之暴禁而不止謂之慢禁不可止而止謂之虐令而
不行謂之淩上令不可行而行謂之亂故聖人慎舉
錯去三不可則善矣
賤而不可不因者眾也剛而不可不用者兵也慘而
不可不行者法也小而不可不防者盜也勞而不可
不勸者農也（一作必當）而不可不當者財也曰因眾奈
何曰人之情莫不惡勞而我逸之莫不欲富而我與
之莫不憚危而我安之莫不畏死而我生之民已逸
則可與共勞已富則可與共乏已安則可與同憂已
生則可與濟難夫民國之基也五穀之牆所以不毀
基厚也所以毀基薄也故曰日（一無字）百足不僵則附者
眾流水不窮則來者遠民之利無肥國下之悅有餘
（一作君）
食者人仰以生也適則飽過則病其病若死法者國
仰以安也順則治逆則亂其亂若滅商家之法一而
湯以王桀以放周家之法一而文武以興幽厲以亡

然則食無心於生死在人之適適法無以於治亂在
君之順逆
古之人淳今之人詐奈何不然人無淳詐在治亂而
已今日之治三皇是也唐五代之亡桀紂是也難曰
古巢居今宮室古茹毛今饔熟奈何曰是直事有工
拙耳創始者難踵成者易功百物皆是夫何足疑云
東南天地之奧藏寬柔而卑西北天地之動方雄尊
而嚴故帝王之興常在西北乾道也東南坤道也東
南奈何曰其土薄而水淺其生物滋其財富其為人
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士懦脆而少剛笮之則服西
北奈何曰其土高而水寒其生物寡其財確其為人
毅而近愚食淡而勤生士沉厚而少慧困之不撓
小人之情易見也其錚錚似辨其悻悻似直攻人之
私似公觸大臣抵上事似強多所建請似才數讓小
官辭小祿似高陰引其朋似薦賢攻其朋之細過似
不黨故君人者推以真偽則錚錚者敗討其忠邪則
悻悻者露語人之私隱而無驗則公者詐察大臣之
可仗而不宜退則強者諂聽而不可施行則才非是
權以要官厚祿覷然而測則高者猥所憎者去所同
者進則非賢時時取黨人之細過暴揚于外如甘草
相反而和水火不同性而濟上疑主心下欺輿人而
君子已見其肺肝然施施自以為莫我得也
夫生民夜作夜寢早起哺食其勞苦者常怨而不為
之節何哉然則攝生不可不知也冬許晚器春許徐

謕早許飽夕許慊行步坐偃皆不得久此其易行毋
以吾胃熟生物暖冷物勿以吾氣賛暴怒且憂樂喜
怒人所未嘗無也多憂傷神多思傷志過樂喪守喜
極氣散怒極氣憎而不下若使吾心爲郵候憂樂喜
怒至而不久舍毋令少宿則善矣若有留彼其以我
爲囊槖矣一作欸
掩其耳而聽窺窺由洪洪然掩其目而視了了由眊
眊然惡來掩紂之耳武王朔師於孟津之濱宰嚭掩
夫差之目勾踐禁笑於會稽之陳一作
歌者不受其聲則少和舞者不長其袂則寡態左顧
若不能右眄勢不兼也
擿之於髮不去亂不能治髮之法之於人不誅非不
能完善人此謂損之而益
古語曰解滿人概之人滿神概之聖人非吾概毀大
者概以中益散概以道寢慢概以威由是治身由是
化人
樹果得實樹棘得刺樹德得和樹威得怨呼爲國
者審所樹而已
倉庚鳴春蟋蟀唫夏蜩螗嘶秋蝍子戰陰非有命之
者氣自動耳
鑑向日而火至方諸向月而水至物有自然而感者
無遠近之間
故也不能悅堯曰忠言不能入桀耳色非不美堯識
之言非不至桀厭之

愚不可詐者民也賤不可勝者衆也撫之爲吾之力
毒之爲吾之賊
重兵在邊京師乃單挑軀以尾尾不可大掉之不能
反爲軀害臂大於指毋伸可使指大不使其臂乃廢
剛四肢者骨也剛大廈者棟也剛天下者兵也
莫仁於雨露而靡草夏枯莫嚴於霜雪而松柏冬青
作法者君守法者臣役法者民臣弄其法主成且劫
政在大臣人走私門私門可炙君戶將閑
父慈於棄家有敗子將殤於鈇士乃忘軀
珠丸之珍雀不祈彈也金鼎之貴魚不求烹也
闕金在途無不掇也吐珠在淫無不拾也
梟不聽夜并能白怪政必先鋤奸人投詐
父否母然子無適從政有二門下乃告勤
君與臣不同而昌君與臣同而亡
謀不厭衆決之在一決不能專朝有爭言
金鼓競震卒勝於陣爵賜已苟士勇于廷
重輕不同衡衡其公曲直相救繩斷其私
造父亡轡馬顛於路庸人駕策馬爲盡力
去山弗棲虎喪其威爪牙非其失所爲虎
知賢不進朝有刑印知不肖不退夢明入昧
我與之生故能爲吾死我與之樂故能爲吾憂
餧于場者雞至豢于牢者豕集惠於國者天下來
足食足衣禮往從之近寒與飢耻則去之
貯賈亂衆孤農敗田說夫撓邦害馬汗羣

忠與邪並黨衆者勝乇乃火柄
不大其幹而衆其枝幹乃速披
言等出於口在賢者爲正在不肖爲佞
櫛所以去亂髮浴所以濯膚垢
工圓者飽於茹善邦者羨於食
規外求圓無圓矣法外索平無平矣
絃聲不同物治亂不同日
撥亂之世不語儒求治之世不語戰
水淵則回道衍則聖
聖賢授受功不貲竭
拙製傷錦迂政傷國
任賢而二五堯不治
含糊不斷上產其亂
某道依舍二年弗架
鼎大魚小爍於數撓
入林失斧不能得楚
主不謹户盜若夜舞
樹枝太繁必掘其根
苦口之藥疾若甘之拂耳之言明君受之
我憎之能得罰於君我愛之能得賞於君政在於上
黨與成羣君則孤而無民
種禾不耰而欲其秋與含旨況
兩上不得相事兩下不得相使

庭戒諸兒

故之衬世者三家而已儒家本孔氏道家本老氏佛家本浮屠氏吾世爲儒今葬吾體者衣冠也祭吾私者官祿也謹吾後者禮法也啟吾識者詩書也入以事親出以事君生以養死以葬莫非儒也由終日戴天不知天之高終日蹠地不知地之厚故天下蚩蚩終無謝生於其本者德大而不可見也道家所尚清淨柔弱闇晦以剛而缺不聞舌以柔而折以有爲爲末無爲爲本故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賊莫大於德有心心有眼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然其清淨可以治人柔弱可以治身若等服而行之不害爲儒也佛家自遠方流入中國其言荒忽今夫多所譯出入合時述爲貧指生死爲妄以太虛爲體其法曰欲言則差欲心則謬如一漚生一漚滅還入於海漚自妄見海無生滅無有也亦無無有亦無無無淡然無所得而止止亦不止也

治戒

吾歿後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斂用濯浣之編氅紗表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爲陰陽拘忌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熟然可即有知者還於造物歿之太虛可腐敗者合於黃壚下付無窮吾何知焉搦冢三丈小爲冢室旁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水一盎酒一缸右置米麪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靴履自副左刻吾誌右刻吾銘即掩壙惟簡惟儉無以金銅雜物置

家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
長二千石下可者數人故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
以請謚有司不可受賜贈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
家上樹五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獸不得用吾自標
置若非千載承襲計亦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
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
是以吾爲遂無知也喪之品然以繪布纏棺四翣引
勿得作方相偶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生平
語言無過人者恆無妄編綴作集

左誌

祁之爲名宋之爲氏學也則儒亦顯其仕行年六十
有四孫操究寢二封之南葬從先子

右銘

生非吾生死非吾死吾亦安吾要明吾理
吾侍上講勸凡十七年　上頗記吾面目姓名然身
後不得妄丐恩澤爲與賜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
孺兒未經任子此以諉吾國公吾公在若等不爲孤
矣孔子稱天下有至德要道謂之孝故自作經一篇
以教後人必到於善謂曰至莫不切於事謂曰要
一孝百行罔不該焉故吾以此教若等凡孝於親則
悌於長友於少慈於幼出於事君則爲忠於朋友則
爲信於事爲無不敬無不敬則庶乎成人矣若等兄
弟十四人雖有異母者但古人謂四海之內皆兄弟
況同父均氣乎詩稱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不可不念
也兄弟之不懷況合他人他人渠肯恤哉繼湯合之
彼底非憎也若等視吾事公吾公夫吾亡何可以
爲吏矣大抵人不可以無學吾於章奏識此隨其爲
之夫分有所算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腹中
則不爲人所輕嗤矣

宋景文公筆記下

右筆記三卷以較本參訂粗少舛午景
文公識論紋撥精切如此然前輩猶有
一二可疑如骨朵字蓋檛字古作朵嘗
飾以骨故曰骨朵後世吏文略去其又
朵杂二聲相近故訛爲杂耳鮑照因武
溪而改字耳此其本用也冊耕字怡牛而
古犂字亦從牛則牛耕不始於漢矣移
者今郁李也非開而反合者也鄭追元
水經註云能璜註漢書則曰臣瓚爲于
瓚者非也集韻一書乃景文公與諸公
撰定者某聲既出朴字補候切入聲又
出朴字匹角切與撲同今謂朴無撲音
何耶卯乃古卿字又音整今謂非本柳
字又何耶亦既加點勘又以所聞於前
輩者識其後寶慶二年四月初吉上虞
李衎謹書

# 寶顏堂訂正王氏談錄一卷

（宋）王洙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王氏談錄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說郛載之，題曰王洙撰。書錄解題則以爲翰林學士南京王洙之子錄其父所言。今觀此書凡九十九則，而稱先公及公者七十餘則。則非洙所著明甚。蓋編此書者見卷尾有編錄觀覽書目一則，末題云王洙敬錄，遂以爲全書皆出洙手。不知此一則乃嘉祐以前人所爲，洙特錄而跋之，其子附載書末耳。世無自著書而自標敬錄者也。其解繪事後素一條，朱子集註取之。其論校書當兩存，解經不可改字，就義皆爲有識。其稱校書之註，二字以上謂之一云，一字謂之一作，亦深有理。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中甲科，官終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卒謚曰文。子欽臣，字仲至，賜進士及第，官終待制，知成德軍。據本傳及東都事略，洙子惟欽臣一人，則此書即欽臣所錄也。

寶顏堂訂正王氏談錄

雲間仲醇陳繼儒訂
檇李優素黃承昊
曼倩金□明　校

訓子

公誨諸子曰忠非必殺身自盡其誠也可令人曾一官苟盡誠力于大小之務不自慢于祿食推而廣之至于大事皆忠也[illegible]于以身死事蓋



古人不幸而遇之耳閨門之內承順父母顏色爲先吾先公中令奉戚氏太夫人極[illegible]之道太夫人無有小不如意未嘗與先公一言先公必朝服再拜候其色悅而退先公在金陵餘杭清夜多作詩必召吾起艸或屬數句未成且假寐吾拜侍側往往至中夜不敢退時吾十五六歲未始知倦今吾愛汝曹不欲以嚴恨慈庶[illegible]自知也

爾雅

公言爾雅文選等文士之秘學也使人知之必訊其所[illegible]取不習或門當戲曰箭[illegible]定非[illegible]人此[illegible]也

隸書

公[illegible]作八分[illegible]中愛詔書識[illegible]李氏求以古隸寫于是始作隸書[illegible]



[illegible]愛宋承相[illegible]世人家有[illegible]之刻所未及[illegible]乃得漢世舊法僕之所作[illegible]隸耳

筆法

公[illegible]用筆須[illegible]然後以奇古[illegible]

論文

公嘗語予論文曰爲文以造語爲工當[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六[illegible]可[illegible]以
[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木能[illegible]未知也
公[illegible]道

[illegible]也

[illegible]
[illegible]凡所[illegible]所取
[illegible]文[illegible]人有[illegible]世名
[illegible]人[illegible]有存者

[illegible]

公[illegible]之舊事漢時于汝
[illegible]人[illegible]盡謬也
[illegible]大與今[illegible]



[illegible]之術[illegible]人之所遺耶

[illegible]封留

公[illegible]陳留[illegible]子房非也所封留[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宋武北征過陳留下[illegible]
[illegible]已久矣

論文

公訓諸子曰壯年爲文[illegible]以氣焰爲上悲哀[illegible]
[illegible]不得法
[illegible]

知字音切

公[illegible]學者不可不知音切苟不通終竟爲不識
字人

論陰陽拘忌

公[illegible]一[illegible]人[illegible]其家數世未葬[illegible]出錢買
地[illegible]近來[illegible]祖考及緦麻小功之親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無歲月日時陰陽忌諱
[illegible]人且識其易而[illegible]禍福未可知哉

中亂選官族後其家益盛以此觀之真迹[illegible]
今之人爲留并[illegible]動其眇紀邀求不信之[illegible]
祖先[illegible]真界人也

[illegible]法

江[illegible]字[illegible]及二徐傳二王撥鐙筆法中朝士人
吳[illegible]詔尹希古悉得之吳尤以爲秘所傳
二人與范宗傑而已其法五字擫壓抵鉤揭吳
又云更有二字曰蹲送者[illegible]迎送之謂耳若
[illegible]王
作[illegible]字必從之中起之吳笑曰然

[illegible]露記

公嘗[illegible]露記歎曰無妄之禍乃至于此以此
觀[illegible]之此吾自有歸意

[illegible]

公[illegible]一金帶唐之制作撻尾刻云
[illegible]其制作與[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臨淄公晏殊[illegible]

南[illegible]大[illegible]役有金帶立其側者公目之覺異
于[illegible]其刻問所從來曰李氏子所假公悅
歎久之

京氏律曆

京[illegible]之辭其書雖存學者罕
究公[illegible]其[illegible]遂通以占卦甚効

[illegible]集

公[illegible]隋書尤重謂之初稟毋與正本
[illegible]錄　六
並存

古[illegible]不見所出

公言古事有相承傳用而不見出者甚多如顏
回讀書鐵鏑三擿是其一也

秘閣易決

公言秘閣有鄭氏注易一卷文言自爲篇而陸
氏[illegible]亦名異者之足以見古易經之舊
次

方藥精通

公言高文莊方藥精通聚奇藥價及巨萬昭門之一也

繪事後素

公言繪事後素謂繪工以所謂後素工也

七言詩

公言古七言詩自漢天蓋出于史篇之體

性貴平淡



公言人性貴乎平淡若加以器識即所謂宰轄器也蓋宰制方物等之公平甄別不差是行機柄耳昔劉劭論人物亦以平淡爲先也

蘭蕙

公言蘭蕙二艸今人蓋無識者或云藿香爲蕙艸

錄書須粘葉

公言作書冊粘葉爲上雖歲久脫爛苟不逸去尋其葉第足可抄錄次叙初得董子繁露數卷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綴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公悉命其家所錄書作粘法

少女風

公言管輅云天欲雨樹上已有少女風今俗多云急風翻葉見白者是

靈壁石



公少遊到于江淮得靈壁石理堅潤其文尤異

李廷珪墨

公性尤愛墨持玩不厭几案床枕間往往置之常以柔軟物磨拭發其光色至用衣袖略無所惜慶曆中人有持廷珪墨十丸求售從子參政託公求之得其墨遂命磨去公後聞之頗爲嘆惜後此言之尚有愛以爲錢市一丸其品乃有數等其印字作下邽之邽者爲上其

帮之書者次之作琲璧之班者又次之其[illegible]
庭主者最下筆廷珪之本歙人受初姓後徙江
南其初未奇久而益佳故李主寵其能賜之姓
也雖名號有尚下其間又自有精粗亦時有偽
作者人亦多感公言若辨之當視其背即云歙
州李廷珪墨欲旁[illegible]之左足與李字之中書
可與子字之足貫又與廷字之[illegible]書墨字之右
角貫視之上下相通者為真公又自能造墨松

王氏談錄　之

豪梁彭門常走人取兗州墨煤手自和搜妙為
形體著光色與廷珪相上下既成分遺好事悉
伏其精嘗以廷珪墨遺君謨隨而至之[illegible]
公日謂以墨遺君謨家中必欲[illegible]以一丸[illegible]

小篆奇古

公家習古文小篆嘗謂古文至少至當慎所不
載又不出孔氏者皆悉後人所造學之必所很
其[illegible]元[illegible]用公用筆奇古[illegible]

中士大夫[illegible]銘蓋多公筆也今上景祐[illegible]
玉冊宜以宗公受詔篆宋公不習篆公以代書
也又京郊公受詔書刊圖寶金殿太宗真宗詩
額亦公代之

篆銘嘉[illegible]

皇祐中上令[illegible]公[illegible]刻度參以周
[illegible]既成[illegible]刻[illegible]藏于內府詔在集中

字額　十

[illegible]成公[illegible]大長公主碑首篆悼
[illegible]山記正字
[illegible]濠州[illegible]宗宣
[illegible]濠州四望亭南京御史[illegible]襄
州峴山[illegible]南京教忠
[illegible]堂遠[illegible]亭
劉[illegible]

景祐中內出古銅鐘鼎等三器召公辨其款識公驗其文辭有周宣王字法參以篆隸形制不與經典相合非遠古時物疑宇文氏時器其上其事詔藏于龍圖閣詳在公集中景祐中又出玉器二一爲四足行走上騎之形其端甘餘可置物壹爲龍形旁有連環纍纍可[illegible]羽下有柄形以蜻蜓大頭紐工巧公以爲皆物柄也梳形者疑古人羽扇之柄其制莫可知



崇素

公言京師市肆須宜精別市中[illegible]木多雜以茂僞宜不可誤貨往往以假者入藥遂不爲效不本益家須自爲之者是

自治之要

公言[illegible]日人之文章美者固譽之不至者未嘗[illegible]必意和中得自治之要險嚴食[illegible]自[illegible]有道知思慮以其殊污乎[illegible]

賦大理寺辨之于本朝谷事有曲直必當歸正令有辨之上與[illegible]事者不直謗毀甚多然君子不[illegible]問無復[illegible]者有節可此乃汝輩初[illegible]善惡人亦不[illegible]其能以無爲有約汝輩即[illegible]已有乃刻此更[illegible]汝[illegible]効而爲之不可不銘也

校書

公言校書之例它本有語異而意通者不取可



惜者不可決謂非昔人之意俱當存之[illegible]一本作某[illegible]公自校杜甫詩有倚闌臨無地之句它本又爲荒蕪之蕪既兩字之亡日有人曰爲無字以爲無義公笑曰文選云飛閣下臨于無地[illegible]頷自云豈[illegible]詩有云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遂[illegible]後宣宗山陵因復取成公嘗笑曰此[illegible]詩也顯以爲貞陵之祥而厲復

[illegible]之一也

[illegible]之序

[illegible]文[illegible]部公[illegible]說書[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末有人可令弁奏以叙君之美
[illegible]爲之公[illegible]其之才不足[illegible]公[illegible]
公[illegible]
[illegible]癸而有爲公押奏[illegible]
[illegible]求爲留守乃修後圖而使諸曹
[illegible] 十三
[illegible]小池戸曹椽玉初遊同[illegible]既成并上
[illegible]公公嘉遇之甚厚及臨淄公[illegible]乃[illegible]爲
[illegible]語在公家傳中是後[illegible]文忠[illegible]
[illegible]復待以上客[illegible]公既去而宋公來其所
[illegible]之亢加[illegible]公[illegible]公殆日以[illegible]
[illegible]而已宋公嘗食乾[illegible]
[illegible]以文章示公句意有所
[illegible]君試思之公曰以某

句[illegible]公
公[illegible]佐史[illegible]無一[illegible]
初宋公薨公爲之[illegible]者行狀象篆勒墓銘
諸宋以服帶[illegible]公甚厚公不發其封悉
還之李邯鄲公[illegible]公[illegible]筆端得來盡破
車見推去後老思宋公乎昔之知當歎曰相知
之厚不愧古人今亡矣[illegible]告還里中
錢[illegible]爲留守其[illegible]公女也聞錢公受
王氏[illegible] 十四
于邯鄲[illegible]是往者日與君交論書于此齋日吾
家爲肴[illegible]酒以待者也因泣下明日錢以其
妻語語公公亦爲悽然

古今樂律通譜

公洞曉音律自能辨聲度曲常究今樂之與古
樂所由變而[illegible]諸器之同歸以[illegible]
[illegible]柳披金石之某[illegible]
[illegible]別之至于[illegible]

然雖不知者可一覽而究號曰古今樂律通言

又云今胡部樂乃古之清商遺音其論甚[illegible]

芸

芸香艸也舊說爲不食今人皆不識文丞相自秦亭得其種分遺公歲種之公家庭砌下有艸如苜蓿摘之尤香公曰此乃牛芸爾雅所謂權黃華者杖之 烈于其食與否皆未可試也

李衛公文



公稱李衛公之文謂不減燕許每讀積薪賦曰雖後來之高處必居上而先基其文章之精致也

作文立意

班固與引序應堯君臣之德洪亨天下云股肱既用後淡裕公曰古人作文立意高奇如此後學[illegible]不務哉 云文當務立意高奇不蹈陳故



公始爲進士居里中與稍頡頏實充締交各爲處以自警

期待之深

公爲舒成時焉晃錢溫江始入謁謂公曰君狀貌有宋尚書[illegible]他日亦不下此人從入上席服且謂郡倅諸[illegible]公甚喜歎曰君異時之[illegible]爲此[illegible]

上官忌凡[illegible]

[illegible]

公云[illegible]必[illegible]不[illegible]亦有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

以[illegible]人門[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遇之君必以[illegible]

不[illegible]以[illegible]歸于深異之乎是

復[illegible]其術于後以語公臨治頗用之

公[illegible]之[illegible]丹[illegible]爲[illegible]久途路水[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一二[illegible]乃以物
指[illegible]度[illegible]之[illegible]略無損壞
[illegible]
公[illegible]用[illegible]紙[illegible]膠[illegible]爲
紙[illegible]以[illegible]黄尨佳
[illegible]
公曰[illegible]得句云[illegible]名門因思昔人
飲[illegible]後[illegible]杜少陵詩有云[illegible]尤
歎其才思無所不周也
北虜風物
公曰昔使契丹[illegible]客[illegible]以玉杯[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人[illegible]客以乳粥亦北荒之珍
[illegible]之沸湯中[illegible]之莖

公[illegible]二家其[illegible]皆云凶書須好紙[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似[illegible]之義不若以生紙書
之[illegible]札[illegible]
尨文城
公[illegible]有尨文城[illegible]其[illegible]經行親
[illegible]
公曰[illegible]傳云[illegible]木也公患其無次序判
[illegible]各以[illegible]此殆[illegible]之初意也後
人[illegible]則[illegible]耳[illegible]鄙甚
[illegible]

詩話

公言古人別傳注有詩鴻鵠行一篇云[illegible]鯨不自噉其[illegible]亦是爲[illegible]此且破前[illegible]作也

[illegible]

公言[illegible]一[illegible]遺[illegible]人[illegible]經[illegible]史其旨乃白爲解獻于闕[illegible]

[illegible]入請[illegible]其[illegible]人不[illegible]服不如[illegible]所[illegible]人不能數後以老終

[illegible]帳氣勢各與此所謂[illegible]

醫茶

公言茶品高而年多者必稍陳遇有茶處亦[illegible]取新芽輕炙雜而烹之氣味自復在襄陽試作甚佳嘗語君謨亦以爲然

古碑

石舍人揚休典青州時[illegible]岸傍得古碑刻云有周勃海侯玄孫伯書之碑問公所謂公者非宇文氏乎公曰然

王氏談錄

史官

宋丞相庠與翰林祁皆公布衣之舊同年登科皆有文學蓋爲契好初宋獻公薦公入史館[illegible]鄭李公叔領撰者李方實題與宋公同列而不相下與有間隙宋既與公皆出公嫂受命公辭以爲宋嫌公知不敢從嘅宋怒遂折簡謂公曰自古爲史者不免天刑或人禍予何爲當而不避今且賀子而吊子也

藥證

公言藥有以形或以貌類取至如百合治百合病紫菀取其名[illegible]用胭脂紅花似取其色[illegible]治結[illegible]以[illegible]心[illegible]以及其[illegible]類相假變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

[illegible]宗系

公言[illegible]氏[illegible]氏[illegible]之裔有一軸畫[illegible]其先別子所出也其國[illegible]亦當[illegible]之跡[illegible]特以見縣官免科役

廿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云如今池底休鋪錦公言此即文公對李公石云云元中[illegible]人盡在問之無此事者

[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予嘗自敘為[illegible]侯之[illegible]

唐[illegible]詩僧

公言唐世詩僧得名者[illegible]衆然格律一體之[illegible]高遠[illegible]之近[illegible]卷中[illegible]耳雅[illegible]然特[illegible]

[illegible]

公[illegible]者[illegible]先[illegible]闕疑之[illegible]取

起居注

公言[illegible]天子傳左右史之[illegible]起居注始[illegible]

三氏叢録

廿三

乃[illegible]也故今[illegible]文[illegible]以[illegible]傳[illegible]起注之列

黃白術

公言先中令在金陵有一術者自言得黃白術請試之初持二藥是至云丹砂所化也中令不以為然既而持歸明日復至皆先所見物也而[illegible]乃金灑也其一如潰盛其[illegible]知[illegible]二物

而去後不知所適

又

公言初赴舉時接一士人甚久忽謂公曰君
苦無資[illegible]闢通錢[illegible]係當為君化少物公曰
錢固有而難化也絕得開通日銅精者皆可數
得時[illegible]之錢固[illegible]尚在謂
公曰[illegible]亦無所秘公笑曰聊試鄉
法[illegible]所用悉還之後月餘其人卒

丁氏談錄 [illegible]

丁謂家貲

公言丁謂前後之[illegible]久買與都市中金銀庭籍
沒後宮府責入官買其銀庫一析之得銅凡三
百餘萬

[illegible]押錄

二蘇字丁姓隸而字欲先待名人或答云公三
人後字公門才翁字勢勁媚絕生長也

周官

公[illegible]云疑周官初以吾考之殆作[illegible]
用之[illegible]也以近[illegible]之[illegible]世制六典者當時百
官之[illegible]最為詳悉竟不能遵用

[illegible]觀[illegible]

公言安永[illegible]觀書[illegible]有可用者必準度
所當使處[illegible]知未獲用者心常恨之他
日臨文迷不[illegible]

[illegible]本[illegible]

王氏談錄 [illegible]

公言嘗得中[illegible]本[illegible]叙[illegible]來朝後求禮天台山
光中介守[illegible]來[illegible]叙照善書遮習
二王而不習[illegible]但以筆札通[illegible]長兄為大
台守中介以[illegible]云滄波泛[illegible]錫幾
月別天台鄉[illegible]秋泉吟裡
落[illegible]風征帆[illegible]夢[illegible]至
天[illegible]物至其字體娩[illegible]愛楊文
公在[illegible]其事

夢

公言始作吏官時夢入禁苑中引一紫衣人至後亭見上苑後數年荆王薨皇帝受服于別引太常卿入苑中其徑路所至皆夢中所見

汗衫

公言皇祐中人有獻唐昭宗御服汗衫一上有朱字手詔與錢鏐求助兵時隔塞不通云云皆信也獻者朱氏子孫欲求官朝廷留而賜帛遣之



曆官

公言近世司天算楚衍為首曉者皆有所質憲朱吉著名寫今為左班殿直同掌曆太史憲運算亦效有書傳于世而吉曉[illegible]去餘分于法未書

贈狄國賓詩

望所[illegible]黄人狄國賓自云仁傑之後有當時敕[illegible]世及代宗時御史中丞狄兼謨[illegible]授御階其[illegible]揚從事公作尚書二[illegible]梁公傳清緝且屬開陣變曉莫烈且喜見其來一命領制詠速章薦楚什厄[illegible]紀稱世代乃身媒國賓向以龍圖閣直學士狄某命得官

詩話

公言杜甫為詩多用當時事所言王魚家葬地者皆見韋述兩京記也又有獻馬汗常趙者昭陵戰馬助戰是也此類甚多此篇不全



評書

公言好永禪師[illegible]字文手自說備服則玩閲至老不[illegible]六人筆笑宋能為書須[illegible]常使[illegible]自然勢自得通貫乃為佳也[illegible]求入[illegible]公曰[illegible]公日[illegible]也

自强

程[illegible]云[illegible]公[illegible]如此然其心[illegible]為文[illegible]人[illegible]經[illegible]及古今興亡治亂雖逐日[illegible]課夜坐一書室中或至二三更方[illegible]年[illegible]部[illegible]佐[illegible]而[illegible]乃如此[illegible]亦常[illegible]其勉勵耳此實士君子[illegible]其學而不敢自[illegible]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之謂也

通經

權嘉甫云士有[illegible]作文字者然後能通經[illegible]然則如今天下[illegible]者其人少矣

[illegible]

[illegible]必[illegible]後[illegible]可[illegible]士君[illegible]

[illegible]

信[illegible]文[illegible]北[illegible]之[illegible]又可以知[illegible]不便如何也

[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之說有不同之處[illegible]君子所患[illegible]則經明而周流通變矣

不遣侍婢

[illegible]人[illegible]家人[illegible]以某年高赶遷方[illegible]一女子侍飲食[illegible]其乃云自[illegible]而能志[illegible]于[illegible]人所[illegible]此苟或知[illegible]心也

## 作文主之以誠

晉紀中云凡修學不患作文字不能精絕特患以立事自期如何耳然則作文字必主之以誠也中庸曰不誠無物斯之謂於聖賢道可謂至大矣

## 政事

蔡監簿至大在學六叔宗有言與叔父論學言京師弊政十餘條而叔父已先行其七八與叔父所聞者殆相合以父兄其[illegible]之所君談行京兆事

王氏談錄 元

## 思慮

潘十六十九秀才在高村寫外郎二舅氏往年興郡某管于左右修學而舅氏宿中夜或行坐一靜室中至二三更但仰卧俯于不知思慮天下何事也

[illegible]

時大夫[illegible]大人[illegible]家[illegible]

當文[illegible]學并辨書

## 又

淡夫[illegible]六八[illegible]家逐日須作文字而于經史間[illegible]

[illegible]翰[illegible]貫物[illegible]于他郡致[illegible]也

[illegible]人

[illegible]大人[illegible]凡相人先好于得失榮辱之際觀其輕重使可知其氣之小人也然後見其人之前程也

## 作官

又[illegible]要知[illegible]之[illegible]開[illegible]人亦[illegible]也　又[illegible]

[illegible]而後可[illegible]　作官不[illegible]

矣故作官後不在文章亦全在器業也

持身

焦秀才云錢志通于編勑刑統皆一一節目之

又云不患作文字不精患不能持身與立事耳

又云君子不以己所欲而謂所受

河圖

歐公云河圖之說異見于周易論語禮記某獨以爲不然蓋後之人好怪說耳皆有聖人以己

王氏談錄　廿

有德而不復大位非也某以文字正之後世必有信之者一千年後必得一人信之二千年後又必得一人信之又三千年後又必得一人信之矣以三千年而獲三人見信則後數千年間信者必多則其說行矣

作詩

又云凡作詩當選中庸之名士衆則格試每作三五篇雜以文字亦然

[illegible]物[illegible]

李[illegible]人[illegible]物不愛城府而人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亦[illegible]

[illegible]

不[illegible]

時[illegible]可知[illegible]已又[illegible]

王氏談錄　廿

[illegible]延任[illegible]之道邪[illegible]不然

[illegible]爲事合[illegible]官亦不[illegible]之　又云大易

[illegible]人咸人心而天下和平此[illegible]亦[illegible]人

以[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之和[illegible]非以

[illegible]衆人[illegible]人則無[illegible]

無[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字相有[illegible]之

王[illegible]天下人之[illegible]明

[illegible]

[illegible]人之道及可用之處及不用之其[illegible]利[illegible]所治[illegible]明有所蔽也　又云今之大臣但[illegible]中爲歡樂[illegible]行恐天下受患與國家之安危[illegible]平所學當行之事哉

賢者能受毀大臣[illegible]典故附

張中[illegible]大賢者雖[illegible]以其有所[illegible]而期于後世也夫毀者人之受而毀者有所不能[illegible]然而能堪受人之毀而不動者亦惟賢者能



之夫平居無事之時人皆能[illegible]可以守道死而不變及有禍患雖而當[illegible]而獨能[illegible]其[illegible]又[illegible]大臣[illegible]故事如[illegible]者則可以爲守祖而治天下者也

作文

歐公云某每日[illegible]無別文字可作亦須[illegible]題目作一二篇又[illegible]凡看史書須作方略擬記又[illegible]文字既馳騁[illegible]

經史

焦秀才云大[illegible]立身先且須積日以養其[illegible]日知日講史記及五子[illegible]人根本史書則人才思此皆不可一日廢而須自少年積之宜常用此法也[illegible]

[illegible]觀覽[illegible]

某[illegible]可記事　寄三朝實錄　尋諸司



事例文字　擬記本朝名臣所施爲事節　尋求河北河東陝西[illegible]用兵古今[illegible]師方畧　編錄河北至[illegible]山川地圖　編錄古今凡[illegible]求錄古今治水方略[illegible]　編錄三司錢穀[illegible]

增減故多少雜敕　編[illegible]應律令刑統文[illegible]
試[illegible]內外官[illegible]數多少[illegible]
斷法　[illegible]專[illegible]迎[illegible]　編[illegible]
之學　[illegible]制度　[illegible]有
貴利[illegible]　[illegible]歷代帝王[illegible]國
試官　[illegible]名臣爲[illegible]　[illegible]訪
案文字　[illegible]代至唐五代[illegible]以金貨碩
所當爲[illegible]　編集國朝將帥[illegible]制置方略事
[illegible]
編錄國朝宰相所施爲事　[illegible]文書
中和宮事例　[illegible]諸官所[illegible]　編
錄諸在官所爲方略　宰相三司　[illegible]史臺
開封府糾察在官刑獄　[illegible]牧司　[illegible]
大[illegible]　流內銓　審刑院　安撫　[illegible]
使審官院　[illegible]　提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觀三朝聖政錄[illegible]　三朝聖[illegible]

[illegible]國[illegible]
[illegible]政要[illegible]
六人[illegible]
[illegible]武
[illegible]太常因革禮[illegible]籍
國[illegible]
閣門儀制[illegible]州縣祭社稷
儀[illegible]朝制[illegible]奉祀[illegible]
[illegible]通[illegible]大
藥[illegible]封[illegible]
[illegible]傳[illegible]
[illegible]太[illegible]

究觀此錄必嘉祐已前巨公所爲其志亦可知也大抵前輩仕進便作官業自期遠大非若後世碌碌苟科第以滋榮寵者比哉不及見聖人矣太原王沐伐錄于家塾

寶顏堂訂正王氏談錄終

# 珩璜新論一卷

（宋）孔平仲撰

明嘉靖三十七年楊氏七檜山房鈔本

珩璜新論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孔平仲撰。平仲字毅父，一作義甫，淸江三孔之一也。治平二年進士。元祐中提點京西刑獄，坐黨籍安置英州。崇寧初，召爲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奪祠以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一曰孔氏雜說。然吳曾能改齋漫錄引作雜說，而此本卷末有淳熙庚子吳興沈詵跋，稱瀘川丁氏刊版，已名珩璜論，則宋時原有二名。今刊本皆題雜說，而鈔本皆題珩璜新論，蓋各據所見本也。是書皆考證舊聞，亦閒託古事以發議。其說多精核可取。蓋淸江三孔在元祐熙寧之閒皆卓然以文章名，非盲無根柢者可比也。卷末附錄雜說七條，在詵跋之前，皆此本所佚，疑爲詵所補鈔。今併附入，以成完書。至珩璜之名，詵已稱莫知所由。又以或人碎玉之解爲未是。考大戴禮載曾子曰，君子之言，可貫而佩。珩璜皆貫而佩者，豈平仲本名雜說，後人推重其書，取貫佩之義，易以此名歟。考平仲與同時劉安世、蘇軾，南宋林栗、唐仲友，立身皆不愧君子。徒以平仲、安世與軾不協於程子，栗與仲友不協於朱子，講學家遂皆以寇讎視之。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雖均一賢者，意見不必相符。論者但當據所爭之一事，斷其是非，不可因一事之爭，遂斷其終身之賢否。韓琦、富弼不相能，不能謂二人之中有一小人也。因其一事之忤程朱，遂併其學問文章德行政事一概斥之不道，是何異佛氏之法，不問其人之善惡，但皈五戒者有福，謗三寶者有罪乎。安世與軾炳然與日月爭光，講學家百計詆排，終不能滅其著述。平仲則惟存本集談苑及此書，栗惟存周易經傳集解一書，仲友惟存帝王經世圖譜一書，援寡勢微，鑠於衆口，遂俱在若存若亡閒。實抑於門戶之私，非至公之論。今仍加甄錄，以持其平。若沈繼祖之梔林集，散見於永樂大典者，倘可排緝成帙，以其人不足道，而又與朱子爲難，則棄置不錄，以昭袞鉞。凡以不失是非之眞而已。

臨江孔平仲　撰

晉孔安國字安國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字德文會稽王名道子字道子乃至北史梁吾超字遇子琮魏蘭根南史蔡興宗唐郭子儀平京果戴休顏敘李忠尚可孤孟浩然顏見遠田承嗣日緒張家貞字文審李嗣業皆以名為字

王羲之子獻之徽之子楨之王允之子蘊之晞之子肇之王晏之子崐之晃之子隨之三世同用之字胡毋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簡之子恢之兩世同用之字

太史公以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李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改作太李翱父名楚金故其所為文皆以今為錢飲為李賀作諱辯詩言杜甫不言閑之說故父名晉肅不敢舉進士公以詩之蔑議云帝云餘聚未嘗諱乃可謂忘其親之子也蘇子云[illegible]於不敢不諱推尸三國之時則不諱亡者名蘇東坡代[illegible]作書云功以推成是不諱名也

文王可以為人倚獻衡辭文信為我禍哉君也抑然可以為贊史記列於傳後抗策而公自為是也

人畏可以為諛馬融曰畏者懼也求感於廣韻注云諛諂也是也史記可謂之唐書吳隆抗傳諸侯者書贊亦是也又以為序樂史記為樂書之樂也一王昭得稱帝史記是紀帝紀是也獻傳云獨人也物皆可以為傳傳狀也書云傳威實不是也句不止只言已也與人非可稱句前莫隨日王趙傳蓋取多辭日諸宮人注句首也晴不獨路也賜皆可以為晴書晴爾雅之命也是談不止脈也說物皆可以為許後漢王喬傳尚方詩讀為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贈皆可以為餉魏文紀注以詩鼓餉孫權詹徐孚將有香餉鏡詩是也臧邑亦可謂之常璩在家為學以臧市邑十七常吾國是也拜紫所可為之廣傳云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為陋用是也

龍不獨以從君德又有與者亦可以龍人也詩曰為龍為光諸侯子紀非龍元獻為調衡云龍躍天衢表宗贊曰武侯亦初九龍躍潛七潛確樊英傳注史安帝記曰此東人亦使雖進易退之人龍有不為許劭許虔其同郡中與子將人人稱平興淵有二龍為序為求代也已大思不然報升二龍[illegible]平將許人[illegible]也記

有悔以磨外戚之家如此之類甚多然則龍不止
捨君德矣
公命得為教友演樂見其茶諸子從教是也故可稱
大人𧾷疾對蹤廣云從大人議是也故亦可稱大
人前漢淮揚惲傳張博云王遇大人亦解凈後
元帝紀詠軏女史以大人劉不忘之恩勿惛感意
是也又可以稱聖善楊修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
注謂武帝也人臣不嫌稱萬歲馬援傳援醮酒拜
車上軍士皆伏稱萬歲是也上父母壽可稱萬壽
滿安期居式稱萬壽以獻觴是也屋之高者通謂
之殿前漢霍光傳鴞鳴殿前樹上黃霸傳郡國上
計長吏一人上殿是也即事丞相亦可謂之褒
事魏相傳帝欲奏事是也造謁人亦可謂之朝司
馬相如傳臨邛令日往朝相如是也人臣得言舞
拱薛宣自言舞拱掌氏是也人臣得言端拱謝舞
言端拱晴蹤謝覲言端拱南堂是也人臣得言蹤
闈山壽傳武帝詔云山太常雖居蹤闈是也人臣
得稱聖君賢君晉書擅一縣號曰聖君薛宣傳屬
縣各得賢君是也
夫禹之後二世已失邦矣侏太康周公之後五六世已

三四行

使君矣伯禽弟傳公自立成步既定則有太甲周
家四世姬王五世接天良為伯一傳而有呂后唐
本朝
七聖相承而天下太平國家無事也
前漢循吏傳云宣帝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
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而下各奉職而進夫五日
一聽政前史以為美談今朝廷每日御殿日與羣
乃罷可謂勤勞過於昔人矣唐文宗銳意於治每
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
朝乃命𨾏朝放朝皆用雙日
漢高娭而侮人罵詈諸侯如罵奴耳見魏豹傳此豹
所以叛漢也又張耳傳張敖為趙王高祖過趙趙
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罵詈
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乃有柏人之謀夫高祖固
英主然好罵辱事如此
周昌以漢高祖比桀紂高祖不以為罪壺關三老以
漢武帝比暬醴而武帝為之感悟可謂大度之主也
高祖待彭越無顯罪而醢之與紂脯鄂侯何異
鄭當時傳高祖既得天下令諸故項籍臣皆名籍并
為大夫當時之先鄭君者獨不奉詔乃逐鄭君使

奴居人[illegible]則何大中引
并內在縱王五在務天漢高祖一傳而有呂后唐
太宗一傳而有制天后皆未有如　本朝
一聖相承而天下大平兩宮無事也
前史循吏傳[illegible]宣帝自霍光亮後始躬萬機厲精為
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而下各奉職而進夫五日
一聽以前史以為美談今朝廷每日御殿日昃
人[illegible]勤勞過於前人矣唐文宗紀宣政召[illegible]
定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
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

漢高嫚而侮人罵詈諸侯如罵奴耳見魏豹傳此豹
所以叛漢也又張耳傳張敖為趙王高祖過趙趙
王旦暮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罵詈
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乃有柏人之謀夫高祖固
英主然好罵詈事如此

周昌以漢高祖比桀紂高祖不以為罪壺關三老以
漢武帝比瞽瞍而武帝為之感悟可謂大度之主也

高祖時彭越無顯罪而醢之與紂脯鄂侯何異

鄭當時傳高祖既得天下令諸故項籍臣皆名籍[illegible]
為大夫當時之先鄭君者獨不奉詔乃逐鄭君使
臣名其故君之名對曰

揚子美漢文帝之德曰罪不孥宮不女館不新陵不
墳過則如此矣至如[illegible]代有天下封宋昌為壯武
侯晉錫小之以為有天下者天命也何人力之私
焉又觀齊王傳朱虛侯章親斬呂產而東牟侯興
居入清宮帝追恨二人嘗欲立齊王乃黜其功
封齊二郡王之二人自以失職奪功章先死興居
遂反夫以昌首勸而封之章與居皆欲不立我而
黜之帝不弘矣至於露臺惜十家之產身衣弋綈
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嘗賜鄧通[illegible]為文賜銅
山使得鑄錢亦未得純為恭儉也

郊祀志漢武三月出行封禪禮畢海上北至碣石巡
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復歸于甘泉百日之
間周萬八千里嗚呼其荒唐甚矣

宣帝詔書好言祥瑞元帝詔書好言災異宣元父子
也時代相接不應災祥如此隆變亦各擊其好尚
如何耳吾嘗疑宣帝時鳳皇等瑞不應如此之多
但有一瑞即形之詔令大者肆赦小者猶賜爵中
酒所有望意旨而求恩澤而為之者故人君好
尚不可不慎

光武之世三公多見罪黜侯霸為司徒薦閻楊㮚素有讒議帝疑有姦大怒賜霸璽書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以成仁耶朱浮為大司空帝銜之免後因司徒馮勤傳韓歆為大司徒以直言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俱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後歐陽歙戴涉相代為大司徒皆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位矣見侯霸傳

光武時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群臣莫敢正言申屠剛諫不納見申屠剛傳以封丘城門小吏拔擢侍御史見申屠傳王梁孫咸以讖為三公見方術傳桓譚鄭興皆以不為讖廢之終身見本傳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見循吏傳左雄言九卿位亞三事自明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衆隨於章帝朝上疏承世祖二帝之後多以苛刻為忠陳寵亦於章帝朝上疏言前代用刑之弊遂除鉆鑽諸慘酷之科各見本傳

唐太宗性急其召馬周於常何家未至間遣使者四

光武之世三公多見罪黜侯霸為司徒薦閻楊㮚素有讒議帝疑有姦大怒賜霸璽書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以成仁耶朱浮為大司空帝銜之免後因司徒馮勤傳韓歆為大司徒以直言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俱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後歐陽歙戴涉相代為大司徒皆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位矣見侯霸傳

光武時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群臣莫敢正言申屠剛諫不納見申屠剛傳以封丘城門小吏拔擢侍御史見申屠傳王梁孫咸以讖為三公見方術傳桓譚鄭興皆以不為讖廢之終身見本傳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見循吏傳左雄言九卿位亞三事自明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衆隨於章帝朝上疏承世祖二帝之後多以苛刻為忠陳寵亦於章帝朝上疏言前代用刑之弊遂除鉆鑽諸慘酷之科各見本傳

唐太宗性急其召馬周於常何家未至間遣使者四

革跋促以此見其性之急也太宗自以二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己若故輕天下士見虞世南傳自謂伏羲人主無行跡相事見張行成傳為立太子按床北佩刀自向見長孫無忌傳刑坐入者無辜坐小者有罪見劉洎傳唐史馭臣之術矣代宗之於元載繇之至於已甚乃赫然發怒加以大獄奧兮仵元又代其祖父家剖棺刑屍若能馭之於初豈至是歟

按振鎬傳肅宗引浮屠數百居禁中號中道場諷唄聞外鎬以為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唐室下衰

撥亂之主闕只如此爾

其文帝封宋昌為壯武侯唐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可觀其重矣

唐太宗本紀太宗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各為碑銘以紀功德吾以此見太宗所存之淺也憲宗欲從中官吐突承璀之言於安國寺立聖政碑李絳深陳其不可遂從之楊瑒作官請向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無於人書名史氏足矣名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碑石耳隋秦王俊卒王府僚佐請立碑文帝亦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

不能保家使與人作韻石耳

侍士大夫有禮莫如本朝唐時風俗尚不美也張嘉貞傳姜皎為秘書監至於杖死張九齡傳周子諒為監察御史以言事杖於朝堂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五品已上繫劾六品已下杖然後奏玄宗時監察御史蔣挺坐詔決於朝堂張廷珪執奏曰御史有譴當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禮

漢亦輕殺人矣有暴秦之遺風主父偃以受諸侯金故齊王自殺武帝始欲勿誅而公孫弘爭之遂族偃夫始則以為不誅至於誅也止其身可也而遂族誅之是漢之習於輕殺人也



杜周傳周為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此武帝時也唐舊史萬國俊傳新書則天傳則天時國俊往廣州按流人一殺三百人則天喜擢授朝散大夫肅政臺御史仍遣五使分詣諸道鞫流人所遣之人見國俊盛行殘殺務加榮貴乃競以殺人為事唯恐後之劉光業殺九百人王德壽殺七百人其少者殺五百人不殺狄仁傑　容蘇安固此見武后之驕情能忍也

唐史張易之傳朱敬則之疏大為醜訐而則天勞之賜彩百段至於殘害諸李門族其子以悪其母故公主幽閉宮中四十不嫁以配衛士其擇聲亦無比矣

唐宦者乃可謂大亂極否之時矣然傳贊作言中官弄權而帝藏其忠建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雖權宦忠之不過為東陽大守耳

見武時向為令世俾中侍則未有官徹為侍御史遷尚書令以前諫失前出為平陰令乃其證也肅宗時尚書令甚重劉壽自冀州刺史三遷尚書令帝擢為京兆尹乃其證也



唐重內官也他若水傳玄宗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雖自他官擢為方面皆自謂下遷若水為州刺史見班景倩入為大理卿餞于郊謂之昼僚恨不得為騶僕至德宗時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師祿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辟邑由左丞眺歡川刺史以人根深之地遷桂南為吏御自外郎下為洪州別駕使府寮係有所急奪以御官當要劇者皆以不赴取罪故事必以為外太重內太輕

東吳之定民簿賦若勞擾今之造戶口籍却不如此也按後漢江革傳每至歲時縣當按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注云按驗以比之猶今之貌閱也夫人而問之至於婦人之老者皆扶則勞擾可知矣

漢時婦人封侯蕭何夫人同封酇侯樊噲妻呂嬃封臨光侯是也晉時婦人有謚虞潭母孫氏謚曰定[illegible]溫嶠母崔氏謚曰敬是也婦人有稱卿之例山濤謂妻曰我後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否楊素婦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作皇后



是也今陞朝官皆封妻為縣君不甚以前為以民多也按吾外戚傳杜人妻某氏恭皇后之母以后之貴封為安鄉君李武進學為廣德鄉君者時縣君之書如此

漢時射策對策其事不同蕭望之傳注云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以觀其文詞定高下也晉良吏潘京為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為不孝耶答曰今為忠臣不得為孝子亦射策遺去耳

突厥剽豊州崔智辯戰死朔走議棄豐州唐休璟上疏爭之以為豐州控河遏賊其地田良美宜耕牧秦漢以來常郡縣之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始以靈夏為邊貞觀初募人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之地復為賊有矣高宗從其言至於今

古之人君即位一年則為陵至漢預造陵晉索綝傳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



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武帝享年長久茂陵不能容物焉而文帝又自作廟矣所謂顧成廟處陽宮之類是也古者天子七月而葬漢葬則異此文帝自崩至葬凡七日景帝自崩至葬凡十日帝章自崩至葬凡[illegible]而已文帝後七年六月己亥崩于未央宮乙巳葬霸陵是崩後七日便葬何其速也丁未太子即位是為景帝是文帝崩後九日葬後三日太子方即位又何緩也

今之興師討虜之費蓋不若漢之多也按前史貴

控其今

士為不孝耶答曰今為忠臣不得為孝子亦射策遺法耳

新書唐藩傳宋溥中史厥圖豐州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州保靈夏徐璟上疏爭之以為豐州控河遏寇號為襟帶土田良美宜耕收秦漢以來常郡縣之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始以靈夏為邊唐初募人富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之地復為賊有矣高宗從其言至於今 [illegible]

古之人君即位一年則為棺至漢預建陵晉宋繼傳

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武帝享年長久茂陵不能容物焉而文帝又自作霸矣所謂霸成廟池陽宮之類是也古者天子七月而葬漢葬則異此文帝自崩至葬凡七日景帝自崩至葬凡十日帝崩自崩至葬凡十二日惟哀帝最久亦止於一百五日而已文帝後七年六月己亥崩于未央宮乙巳葬霸陵是崩後七日便葬何其速也丁未太子即位是為景帝是文帝崩後九日葬後三日太子方即位又何緩也

今之興師討虜之費疑不若漢之多也按前史費指之傳代邑一歲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後漢段熲傳熲上言云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類又內討羌上言云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又按本傳熲凡平羌費四十四億也今之與虜狀最多者歲纔百萬兩亦不若漢之多也按後漢袁安傳竇憲以塞北地空欲立降人為北單于而安亡封事爭之云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為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攸撲傳士卒暴露建歲為朝會不置酒樂以伐惠之師在外乃為之不置酒其卿士卒仁心如此景冀傳桓帝誅冀收其財貨以充王府之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貧民夫桓帝季末中才之主也尚能以民為心如此

唐許景先傳開元十三年玄宗自擇刺史十一人承叔集古日錄州皇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予今之宮天子自擇其實茂也如此

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使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綬既罷則解之故三公軍上印綬也

按後漢張奐傳云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銀即印艾即綠綬也謂之十要着一官一佩之耳印亦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晉時婦人亦有印綬虞潭母賜金章紫綬是也

漢初米石至萬錢昭帝時穀石五錢王莽時米石二千明帝永平十二年粟斛三十獻帝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宣帝元康四年比年豐穀石五錢則唐明皇米斗五錢不足言也黃巢時米斗三十緡晉吳守南陽米斗五十千有價無米

漢時官職不主於遷夏侯嬰有大功無它遷自高祖為滕公時嬰為太僕又事惠帝呂后訖文帝時又為太僕揚雄亦曰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也

漢時俸錢少而米多百石為斛諫議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大將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為二千蓋寬饒為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外戚傳注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石者

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使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綬既罷則解之故三公軍上印綬也

按後漢張奐傳云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銀即印艾即綠綬也謂之十要着一官一佩之耳印亦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晉時婦人亦有印綬虞潭母賜金章紫綬是也

漢初米石至萬錢昭帝時穀石五錢王莽時米石二千明帝永平十二年粟斛三十獻帝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宣帝元康四年比年豐穀石五錢則唐明皇米斗五錢不足言也黃巢時米斗三十緡晉吳守南陽米斗五十千有價無米

漢時官職不主於遷夏侯嬰有大功無它遷自高祖為滕公時嬰為太僕又事惠帝呂后訖文帝時又為太僕揚雄亦曰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也

漢時俸錢少而米多百石為斛諫議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大將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為二千蓋寬饒為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外戚傳注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石者

舉成數弱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千
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千四百
四十石而臘日所賜甚厚封侯之入甚豐何畝傳
注漢官儀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
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五十萬卿十萬校尉五
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
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資
頒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
戶之君則二十萬匡衡傳衡封樂安鄉為樂安侯
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衡又益四百頃收其租
穀何其多也百官公卿表注漢制三公號稱萬石
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
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
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
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
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
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
一百石者十六斛光武即位二十六年正月詔有
司增百官奉注云續漢志曰大將軍三公奉月三
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

舉成數弱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千
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千四百
四十石而臘日所賜甚厚封侯之入甚豐何畝傳
注漢官儀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
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五十萬卿十萬校尉五
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
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資
頒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
戶之君則二十萬匡衡傳衡封樂安鄉為樂安侯
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衡又益四百頃收其租
穀何其多也百官公卿表注漢制三公號稱萬石
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
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
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
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
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
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
一百石者十六斛光武即位二十六年正月詔有
司增百官奉注云續漢志曰大將軍三公奉月三
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

百二十斛比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奉錢穀各半西京之奉大略如此但西京千石月九十斛東京減為八十斛西京比六百石六十斛東京減為五十五斛西京為多東京為少而范曄云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必別有所據不得知其詳焉

丞相封侯自漢公孫弘始也三公封侯自魏崔林始也以災異策免三公自東漢馬防始也三公在外自張溫始也唐自武德以來三公下居宰輔者惟王忠禮一人而已

漢興封侯雖自公孫弘始然更秦乃得封故平當以冬月為相止賜爵關內侯也關內侯大率三百戶又案董賢傳賜爵關內侯食邑宜非亦有封而不食邑者乎至光武時三公封侯無更秦之例侯霸傳曰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東漢之末三公不從封侯惟靈帝即位大傅陳蕃封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戶蕃不受封

張敞來緣久治繫罪不決冬月以表諸葛豐以春夏繫治人往往多言其短王莽時春夏斬人百姓震懼後見明漢刑必以秋冬竟時無留獄滯事乎

唐時考選惟無百官高下由于盧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運溺舟者承慶考中下以示之其人不愠也承慶曰非人力可致考中中其人亦不喜也承慶曰寵辱不驚乃考中上

封侯或以地名或以功名或以美名無定制也按史記衛霍傳如蘇建為平陵侯衛伉為宜春侯此用地名也天子曰嫖姚校尉去病此再冠軍封為冠軍侯趙破奴以從票騎將軍封為從票侯此用功名也漢書張騫以博望侯取其廣博瞻望霍去病封博陸侯注云博大也陸平也取其嘉名無此縣也後漢彭城王始賜號靈壽王此用美名也

漢將多以耐金失侯其故何也考史記平準書武帝方事越伏而擊羌越下式上書願父子往死之帝使卜式賜金六十斤田十頃以風天下天下莫應而列侯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者故於宗廟之嘗

邑三百戶蓋不受封
張敞來歸冬治絮舜王溫舒恨冬月不盡請益以
奏竟繫治人往往多言其短王莽時春夏斬人百
姓震懼據此則漢刑必以秋冬矣得益留獄漢書
十
專時孝選陞無百官高下由手虛承塞與選授百官
考有坐清選溺者承慶考中下以示之其人不
謚也承慶曰非人力可致考中中其人亦不喜也
承慶曰寵辱不驚乃考中上
封侯或以地名或以功名或以美名無定制也按史
記衛霍傳如蘇建爲平陵侯衛伉爲宜春侯此用
地名也天子曰標姚校尉去病此再冠軍封爲冠
軍侯趙破奴再從票騎將軍封爲從票侯此用功
名也漢書張騫爲博望侯取其廣博瞻望也封
詩陸侯注云博大也陸平也取其嘉名無此縣也
後漢彭城王始賜號靈壽王此用美名也
漢時多以酎金失侯其故何也考史記平準書武帝
方事夷狄而擊羌越卜式上書願父子往死之帝
使下式賜金六十斤田十頃以風天下天下莫應
而列侯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者故於宗廟之嘗

酎時使少府省諸侯所獻之金金斤兩少而色惡
者王削縣侯免國多蓋緣諸侯之不忠從軍武帝
忿焉乃設此法故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而卜式
爲御史大夫
漢時既有戍役調民爲之賈誼傳往南越而諸侯郡
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
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遲相爲河南太守徵下有
司而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霍
光自言願復留一年以報太守羅注云來京師諸
官府爲戍卒者若今之衛士番分守諸司也
東漢縣令守有書主簿往往用其主人如王渙爲考
城令而署仇覽爲主簿是也亦錄其代如張奐以
鄭紀綱守外黃令論殺贓吏是也
令律計贓云一尺以上在漢則以金計之匡衡辟空
傳所謂十金是也刑法志文帝以笞五百代斬左
趾以笞三百代劓刑然笞人多死景帝元年減五
百作三百三百作二百猶尚不全中六年又減三
百作二百二百作一百又定箠令以竹長五
尺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皆平其節是箠人之笞
至此著令笞其臀又不得更易人笞者方全至今

遺法猶存

漢士志操亦有後人不可及者公孫弘非賢者也暮
年為三公武帝東置倉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
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主父偃小人也游
學四十餘年見弃於諸侯最後獻書闕下而皆諫
伐匈奴以武帝好大喜功銳意於武事而二人者
為正論如此比之希旨求合為患失之者不可同
日語也

東漢之士風節最高宦者朱瑀方有寵而郎中審忠
請加考核以荅災異張讓方用事而郎中張鈞請
斬十常侍以清逆賊以杜帝之禍除五邪之聚權
而韓演為司隸奏左悺罪惡悺自殺又奏具瑗兄
恭藏罪瑗上印綬詔貶為都鄉侯卒于家

前漢平當作相以冬末封侯至春元帝召侯之當以
病不受後漢張湛帝強起為大司徒湛至朝堂遺
失溲便自陳病篤遂罷之晉孫謙遷司徒曰我若
作司徒將為後世所嗤辭讓歲餘不肯拜也
鄭袤遷司徒天子臨軒遣使拜袤辭讓至于十
數云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
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竟不受命觀此四人者豈肯

若元稹交結中官大為岐路以經營宰相者乎

東漢第豹字子明司徒劉愷云當選御史令豹當為
豹以從為之私非所敢當乃就而更唐韋澳御史
中丞高元裕欲薦用之諷其兄溫令澳謁已溫歸
以告澳不荅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耶澳曰然恐
無呈身御史也此人者必不肯干進求榮矣

唐太宗寵巢王妃生曹王明欲立為后賴魏鄭公諫
而止是其弟婦也武后乃太宗才人也而高宗立
以為后謝靖陷吾君於聚麀也楊妃先嫁壽王而
玄宗召納禁中為壽王別聘韋昭訓女此與新臺
之惡何異焉

五代史晉安重榮傳曰禍之來也陰必萌之以至於
敗方重榮之叛於成德軍也鎮之牙署堂前有揭
幡竿長數十尺重榮將叛之前一日張弓彀矢仰竿
杪銅龍之首謂左右曰我若必有天命則當發而
中果中之左右山呼拜賀後終於斬首漆顱獻界
劉自節鎮升大位每謂人曰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寧有種耶　又漢李守貞叛
於蒲州嘗會將佐守貞挽弧矢遙指一虎舐掌圖
曰我若有非常之事當中虎舌一發中之左右拜
賀守貞亦自負焉然於舉家蹈火王師於煙中獲

柱尸斷首而之上宇首又歘作砲石無砲竿子無何（上再沈一代至其出忠可為竿子）
（八為沖勁之）南史張敬兒微時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
社樹數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
以此訪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其妻尚氏亦曰吾
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元徽中夢一髀熱
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吾得開府今復舉體
熱矣敬兒有異志欲為齊武帝所執伏誅此皆五
代史所謂禍之來也陰必或之也
祥瑞之不可憑也止以唐事驗之肅宗上元二年二
月月蝕之月癸未日蝕既大星皆見而甲辰延英
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上製玉靈芝詩又
霖雨累月京師壞宇多壞流亞道中是歲玄宗肅
宗俱崩則玉芝者不足為瑞矣代宗即位八月庚
午夜西北有赤光亘天貫紫微漸移東北彌漫半
天而九月甲午華州至陝州黃河清凝二百餘里
是歲吐蕃犯京師大駕幸陝則河清者不足為瑞
矣永泰二年自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而丁未日
重輪其夕月重輪七月洛水汎溢人頗被害而太
廟二室芝草生十一月積赤光十二月彗星見則
日月重輪芝草赤光又不足為瑞矣夫一歲之中

逐為野本

災祥疊出以為祥瑞與則安得有災故吾以祥瑞
為不可憑也
相之不可憑也南史庾華傳庾炅家富於財食必列
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必為方伯及魏
剋江陵炅以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
危從頰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唐御渾十餘歲有巫
告曰見相夭且歲出家可免死渾不從仕至宰相
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為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
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於中領
軍史氏以為蹉跌故吾以為相不可憑也
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法師
每嗟陵早就陵仕至太子少傳年至七十七書孔
若思傳孔季詡擢對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嘗稱其
神清韻遠可比衛玠而季詡終於左補闕使徐陵
夭而不壽季詡遂至顯官則人遂以為風鑒之驗
矣吾以此知風鑒之不可憑也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
孫昭子曰旱也是歲果旱管輅傳徐季龍取十三
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有十三種物遂一
一名之唯以梳為枇爾以梓慎之知天而以旱為水

璞嘗著青囊而
不免橫禍惟問
地而三世連科趙與
一葉而三葉司隸
故動則忌禁
而終身淪沒數句可證

以管輅之善射而以横為枕世間悠悠之說皆不
足信爾。
陰陽之說似可信又不足憑葉後唐李克用討幽州
占云不利深入竟用不從果為燕師所敗此可信
也莊宗之入汴司天監云歲時不利深入必無成
功莊宗不從乃自此有天下此不足憑也
天下之言葬者皆宗郭璞所謂青囊書是也今之俗
師必曰其山其水可以求福可以避禍其說甚蕃
以為百事纖悉莫不由此按本傳璞母卒卜葬地
於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

七修類藁

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田未幾王敦起
璞為記室參軍敦將舉兵璞諫敦怒收璞詣南岡斬
之使吉凶壽夭信皆由葬則璞所擇地宜有可以
不死者矣擇非其時有定數而不可移耶璞猶如此
則今師之說不足信也危稹郭璞傳後云吳楷不
問葬地而三世登科趙與不恤忌諱而三葉司
隸陳俯故動則忌禁而終身淪沒此說亦可以破
流俗之拘攣矣
昔人不以白為嫌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墊注云今國
子學生服帢以縑以白紗為之晉謝萬著白綸

俗多有不

巾山公以白為接羅皆不嫌也今之流俗不用皮
帶羽毛之類凡喪柩中不用褶帶木梳王彥死劉悅
以犀杷麈尾置棺中昔人未有此禁忌耳
劉焉傳有張陵者謂之米賊即今俗所謂張天師也
其詩有張某句是也本傳注張脩為太平道張角
為五斗米道法亦略同為人請禱為書三通一上
之天著山上一埋之地一沉之水謂之三官[illegible]誥
有彼三官者是也江南齋醮於病痛小人
亦從其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

七修類藁

世物之於人何悔其當死者自以正樂之亦無如人
何南史蕭惠明傳吳興郡界卞山有項羽廟相承
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惟孔靖字季
恭居之無害惠明為太守謂紀綱曰孔季恭嘗為
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
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
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傳云吳興郡有項羽
廟土人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牀幕
為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上拜祠以
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為太守著履登廳事
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

中山賓吉白援羅學不嫌衍也今之流俗不用皮
革打之之類罷棺中至用楮葉木芴王濛死劉惔
以犀杷麈尾置棺中昔人本有此禁忌耳
劉焉傳有張陵者謂之太識郎今俗所謂張天師也
子焉傳注引典略張脩是之本傳注張脩為太平道張角用
為五斗米道法亦略同為人請禱為書三通一上
之天著山上一埋之地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
有被考於三官者是也注云實無益於療病小人
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
世物之於人但悔其當死者可以正樂之亦無如人
何南史蕭惠明傳吳興郡界下山有項羽廟相承
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惟孔琇之為
郡居之無害惠明為太守謂紀綱曰孔季恭嘗為
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
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
卒蕭琛守吳興惠明從子也傳云吳興郡有項羽
廟土人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床幕
為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下拜祠以
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為太守暫履歷廳事
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



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
張湯酷吏也其子安世賀輔孝宣帝有陰德
而無後世安後京宣帝封富平侯安世生延壽延
壽生勃勃生放皆襲侯封張氏之盛所謂金張也
更王莽之亂獨不失爵放生純光武時為大司空
杜周亦酷吏也其子延年為御史大夫其後生幾
為姪列傳幾生恕為幽州刺史恕生預乃杜征南
而吉活其孫一傳至顯以識奉爵後漢南蠻傳李
固活四萬人而任任擇太守任州郡南方自平其
所全活不可勝計而身受刑戮二子被害一子僅
免范書亦云史弼活平原之黨千餘人而其後不
大晉之羊祜趙舒善之數曾雇祜稱最善人而無
子北史楊播家世純厚播弟椿弟津事兄事如
父子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人無間言椿
歸老華陰津在洛爾朱世隆將害椿家滅以力受
東西兩家無少長皆被害籍沒其家焉
晉王坦之非時俗放蕩著廢莊論裴頠以王衍之敦
晉宋有論江惇以放達不羈者道之所棄也著通
道崇檢論戴逵以阮籍狂被比之伊川被髮所以
胡虜遍於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而范甯亦以王

術何憂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云云特之禍輕歷代
之罪重自喪之繫小遂殺之怨大也極謚北伐傷
望中原四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衍甫諸人不
得不任其責而衍為石勒所害亦自言吾曹向若
不祖尚玄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近世
士大夫往往尊尚釋氏有持經拜僧者觀此亦可
戒矣

佛果何如哉以捨身爲福則梁武以天子奴之不免
浄居之禍以莊嚴爲功則晉之王恭修營佛寺務
在壯麗其後斬於倪塘以持誦爲獲報則周嵩精
於事佛王敦害之臨刑猶於市誦經竟死及下佛
果何如哉佛出於西胡言語不通華人譯之成文
謂之經而晉之諸君子甚好於此今世所謂經說
性理者大抵多晉人文章也謝靈運繙經至今尚
有焉唐傅奕謂佛入中國誑惑幼夫操象莊老以
文飾之姚元崇治令其說亦甚詳崔吉病傳破幻
奴獲休屠祭天金人注祭天以金人爲主佛徒祠
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其後休屠王太子
歸漢以金人之故賜姓金氏即日磾也據此則前
漢時佛像已入中國矣此今之佛像皆祭天之主

也可平其盛也有天竺初爲肅後漢明帝夢見金人
以爲佛於是遣使天竺問其形像也戊子楚王
英始信其術爲浮屠齋戒祭祀詔還贖縑以助伊
蒲塞之盛饌注伊蒲塞即優婆塞也陶謙傳笮融
例天大起浮屠寺作黃金塗像浴佛設飯前漢西
域傳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
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塞即釋種也捐毒即
身毒天竺也後漢襄楷傳注浮屠即佛陀聲之轉
耳史記大月氏傳身毒國在大夏東南數千里其
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案後漢西域傳
天竺一名身毒今浮屠像袒肩亦足此卑溼暑熱
之驗也又云其民乘象以戰今浮屠像亦跨象云
唐房玄齡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
奏取太子右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
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
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
以臧榮緒晉書爲主參考諸家甚爲詳洽然史官
多是文詠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
論競爲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爲學者所譏唯李
淳風深明星歷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

志最可觀矣大宗以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
四論於是捉題云御撰余以為史之失自陳壽始
觀其志諸僭偽傳載題號謝為事乃知晉史之紀
有自來矣晉張輔云司馬遷叙三千年事唯五十
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皆謂固不如
遷以晉史氏所書為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
書載王隱與祖納奕棋一段幾二百字而傳俱出
此為又煩矣吾觀魏志管寧注胡昭脫晉宣帝於
死而口終不言以為賢於丙吉又觀晉載范粲亦
起傳呼延平之活趙也與丙吉事正相類而史氏
文不足以起之故奄奄如此可為長太息也晉書
隱逸夏仲御傳史臣敘放太史公樂書文章而不
知筆力短弱乃失事情使人讀而笑之為可笑也
許遜當在隱逸傳而以綴王羲之之後失次矣
僧也之諡王音之亢於前漢五行志見之唐張仲方
駁李吉甫本傳殊不見事迹觀即劉傳李絳之言
亦可見其側媚之一端也
蔡邕以狄道恐泥為孔子之言李固以其進鋭者其
退速為出於老子杜甫以東方朔對山為社日詩
援引之誤也前漢敘傳述武紀外博四荒按書外

薄四海則博為誤矣魏高堂隆傳隆諳諫太子猶
之未遠是用大簡按詩是用大諫則簡為誤矣後
漢懷挾字御作協如方術傳云懷協道藝是也胡
廣傳議者剽其合作駮字朱浮傳侍宥生人合作
佑字王允傳乳藥求死合作茹字
吳雄之葬巫醫皆言藏族此亦文之病也彼巫醫何
預葬事謂之葬師可也
劉愷傳陳忠主疏薦愷言臣父寵前在司徒奏宣可
施於父乎凡危代不擇之罪韓信等上高帝尊號
曰大王陛下而不稱臣陳平周勃請文帝即天子
位稱臣而曰大王足下此皆言之不順也
程也以逆射王平賈府徐仁拔死謬刑也杜延年以
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者或抵其罪濫罰也杜延
耕延壽餐名出己而殺之其後乃自殺陰禍也
觀魏文帝紀注細字數板自許之說符瑞漢帝遜大
位曹丕上章下令虛辭飾說往來紛紛三尺童子
猶知其詐況欲欺天下後世乎當是侍御史中丞
司馬懿已在勸進之列矣
擬李愬傳平蔡之功奇偉如此然得李祐雖待以赤
心無疑然固非捐死以徼倖也而平淮西碑乃抑

詩曰海內傳為誤矣觀高堂隆傳陸浩諫太子猶
之未達是用大簡按詩是用大諫則簡為誤矣後
漢陵捷字都作協如方術傳示懷協道塾是也胡
廣傳議者剝其合作駭字朱浮傳保宥生人合作
佑字王允傳乳藥求死合作茹字
是非之葬巫醫皆言咸後此亦文之病也然巫醫何
預葬事謂之藥師可也
劉注傳諫忠主踐萬性言臣父寵前奏尹次不宜可
施於父乎此危氏不擇之罪韓信等上高帝尊號
曰大王陛下而不稱臣陳平周勃請文帝即天子
位稱臣而曰大王足下此容言之不順也
霍光以逢封王平民府陰仁狀死不刑也杜延年以
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者或拒其罪濫罰也杜延
辭廷奇聲名出已而殺之其後乃自殺陰禍也
魏文帝紀注細字數枚自許之說符瑞漢帝遜大
位魯王上章下令虛辭飾說往來紛紛三尺童子
猶知其詐況欲欺天下後世乎當是時御史中丞
司馬懿已在勸進之列矣
觀李愬傳平蔡之功奇偉如此其稱李祐雖待以赤
心無疑然固非指死以微偉也而平淮西碑乃抑

然諸將等致裴度專美儒者見偏而言不公如此
以退之之賢不免此敝也
孝惠紀注引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乃知漢金之
賤也今金鋌有直萬者則漢金一斤如今一兩漢
矣高祖善家令之言賜金五百斤蕭酇不使之治
產賜金五十斤使陳平為反間捐金四萬斤使其
得不賤安得如是之多哉唐時金必貴太宗以于
志寧孔穎達能諫太子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此
存中云古之一斤今四兩餘也然則一兩之直亦
二千五百也
惠帝時十五稅一文帝十二年詔賜農民租稅之半
十三年遂除田之租稅漢之裕於財可見矣
武帝大役三萬役騎得一馬役萬人二征和元年之
後閉城門凡十五日詰問北軍征官多誅死武帝
之殺措然盡如此當時在廷無一人諫者信乎
之空虛也
庾信馬射賦序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
此乃王勃之所祖述也庾信丁文盛碑銘云授
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有風雲之志此
乃杜牧之所模放也

句子禮論云郊止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
夫釋者云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大夫士皆得
祭門反行也別本史記道或作啗司馬貞注曰啗
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也楊倞注荀子
辨之云啗是道誤爲諂傳寫之誤以諂爲啗耳道
變而爲諂諂變而爲啗今史記直作而字音含矣
一字而四變也義訓隨而不同則六經中如此者
想不可勝計也故當謂學者當闕疑而不可字字
求解也

詩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左傳丙
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
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以詩與左
傳驗之合音芹字芹旂聲相近故後人相承呼之
訛矣論語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案漢書薛宣傳作
焉可憮也釋者訓憮爲同義亦似在不知孰是憮
高宗鄉公三老五更注蔡邕明堂論云更應作叟
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爲更嫂字
女傍叟今亦爲更以此驗之應爲叟也指蹤音作
蹤非也閒禮地官有迹人注迹人言跡知禽獸是
亦蹤跡之義爾

杜子春天官引譯人也吾以爲不如鄭玄之宏學大
司徒元宗爲州使之相聯子春釋云聯當爲糾謂
相糾也

兮ミり只稱也本字　皇本亦謨　以朱字下不備

王弼注易鼎折足其形渥凶以爲沾濡之形也新唐
火元載傳以爲刑剭屠戮剭音屋又音握鄭玄周
禮注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
於事爲廉其義非徑而易曉漢高帝記詔云廉問有
不如吾詔者注師古曰廉察也字本作覝其音同
耳撫鮑傳哥採使人廉之華佗傳哥操大怒使人
廉之注皆曰察也

陳平封曲逆侯漢書無別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
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注曲音丘又逆音遇
霍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耦注留謂遲留落謂墜
落今世俗多作流落據出處今作留字
新唐史好用巨字魏晉閒已用之矣魏呂布傳布指
劉備曰是兒最巨信者晉書一七戈形群犬吠聲
懼於群吠遂至巨聽
尚書與尚食尚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下等呼誤矣
見張耳傳注謝請音才性反非請說之請也見戍

杜子春天官刺詳人也吾以爲不知鄭玄之寬學大
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賙子春釋云賙當爲糾謂
糾其惡玄則不然只謂如本字云賙謂禮物不備
相給足也
王弼注易鼎折足其形渥凶以爲沾濡之形也新唐
史元載黃以爲刑剭虞翻剭音屋又音握鄭玄周
禮注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
家事而廉其義亦從而易憾漢高帝紀詔云廉問有
不如吾詔者注師古曰廉察也字本作稽其音同
耳捲扼傳書採伏人庶之華佗傳書採大怒使人
康之注皆曰察也
陳平封曲逆侯漢書無別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
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注曲區句反逆音遇
霍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耦注留謂遲留落謂墜
落今世俗多作流落擬出變合作留字
新唐史好用巨字魏晉間已用之矣魏呂布傳布指
劉備曰是兒最巨信者晉書一犬吠形群犬吠聲
懼於群吠遂至巨聽
尚書與尚食尚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聲呼誤矣
見張耳傳注朝請音才性反非請託之請也見成

帝紀注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注太
上皇於高年注名煓字[illegible]又一名執嘉高后紀載
高祖母曰昭靈后
管仲謂之管敬仲出左傳閔公元年子產謂之子美
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子思字子思出史記張宗
字諸君杜茂字諸公出陳志傳注施延字君子出
後漢書四皓名氏鄉里可見者園公姓周名秉字
宣明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夏黃公姓
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陶潛作
聖賢群輔錄云出皇甫謐高士傳揚雄所稱李仲
元者名弘出蜀春秋傳鄭子真名樸嚴君平名遵
一作名尊出前史王貢兩龔傳注伯樂姓孫名陽
字伯樂秦穆公時人出莊子馬蹄疏莊周字子休
出列子音計然范蠡師也姓辛氏字子文或曰計
研或曰計倪出史記索隱杜康字仲寧出魏武短
歌行注楚狂接輿姓陸氏名通師曠字子野並出
莊子疏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孤竹君之子也叔
齊名智字公達伯夷弟識也見論語疏列春秋少
陽篇

孔子諡文宣王隋長孫覽祖稚為太師亦謂之文宣
王唐蘇珦白居易常袞常叔夏馬懷素褚無量劉
子玄劉知柔盧從愿權德輿王起令狐楚崔郾皆
諡文惟韓退之為韓文公獨顧為李翱為李文公
文次之父子有同諡者唐王和父子同諡曰貞高
肇三世同諡曰貞兄弟有同諡者唐劉子玄兄弟
同諡曰文晉王尊諡文成與張曼同本朝范希文
諡文正與唐崔祐甫閻立本牛僧孺同歐陽永叔
諡文忠與唐韓休裴度顏真卿石晉盧質同徐積
諡忠懿與唐武元衡同庚太子兼美諡之而宣帝
以加其祖吾以為太子之死與幽厲之惡有間固
可以要說而為之隱孟子以為雖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與夫自諡者異矣
賀姓本慶氏漢安帝父諱慶賀純改為賀晉賀循傳
來姓本疎氏漢二疎之後也王莽之末疎孟達避
難乃去疎之足為束晳傳束姓出於趙氏晉趙
奮破參軍號為眼君子孫因是以為氏見韓愈
後從真本後姓 為其先為氏本瑯琊諸人後從
陽郡陽都先有姓葛者故以諸別之見諸葛瑾傳
以南徵宗本姓李避亂更姓見程東傳注孟宥居

孔子諡文宣王隋長孫覽祖稚為太師亦謂之文宣
王唐蘇珦白居易常袞常叔夏馬懷素褚無量劉
子玄劉知柔盧從愿權德輿王起令狐楚崔郾皆
諡文惟韓退之為韓文公獨顧為李翱為李文公
文次之父子有同諡者唐王和父子同諡曰貞高
肇三世同諡曰貞兄弟有同諡者唐劉子玄兄弟
同諡曰文晉王尊諡文成與張曼同本朝范希文
諡文正與唐崔祐甫閻立本牛僧孺同歐陽永叔
諡文忠與唐韓休裴度顏真卿石晉盧質同徐積
諡忠懿與唐武元衡同庚太子兼美諡之而宣帝
以加其祖吾以為太子之死與幽厲之惡有間固
可以要說而為之隱孟子以為雖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與夫自諡者異矣
賀姓本慶氏漢安帝父諱慶賀純改為賀晉賀循傳
來姓本疎氏漢二疎之後也王莽之末疎孟達避
難乃去疎之足為束晳傳束姓出於趙氏晉趙
奮破參軍號為眼君子孫因是以為氏見韓愈
絳州刺史行狀謂其先為氏本瑯琊諸人後從
陽郡陽都先有姓葛者故以諸別之見諸葛瑾傳
河南徵宗本姓李避亂更姓見程東傳注孟宥居

姓田名又封於薛其後遂為薛氏吳書薛綜是也
婕張遼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焉鬭班本姓敢
幽州人謂敢為鬭隂意變之孫康本姓王唐避宗
攺淳于氏為于淮夫本姓張其父張孟為淮嬰舍
人故冒淮氏姓員塢娶之子孫從外家姓孫氏晉
謐韓壽之子也隨外祖姓賈氏京房本姓李推律
自攺為京氏員半千其先姓劉蔡征前之為人攺
為員氏王蔡娶王敦之女以為姓出各別晉陳婚
本姓劉氏出養於姑攺姓陳氏而劉頌以女嫁婚
人或譏之頌曰姚虞陳田同出舜後而世皆為婚
禮律不禁也
漢書徹侯避武帝諱攺作通侯言功德通於王室也
後漢攺作列侯列者言序列也出高祖紀注吳才
異等本是秀才避光武諱也出光武紀注辯嚴諱
莊也避明帝諱攺之出吳漢傳叔孫通楚漢春秋
名何蒯通史記名徹避武帝諱攺之然亦可以謂
之叔孫何蒯徹也劉元海者劉淵也戴若思者戴
淵也石季龍者石虎也韓擒者韓擒虎也皆史氏
之避唐諱也
嶺南郡縣近世人物為少後漢陳元梧州人黎倫桂

州人尋為蒼梧州人以南粵降高祖封為越國公
張九齡韶州人姜公輔愛州人北夢瑣言相國劉公
瞻其先諱等連州人趙觀文桂州人桂小東也狀
元及第
福建人好文學自唐常袞為觀察使歐陽詹為諸生
始也蜀秦宓傳本無學士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
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
前漢地理志載蜀風俗富家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
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此史之誣也韓云太子卅
之遺風獨無呂公之餘俗耶使無蜀士君子能比
特無不平乎吳志薛綜傳注薛瑩字念長請柔有
器宇實望故如上周下似吳人然則吳人異乎此
皆是辭之過也
楚地何其博大也案貨殖傳則今之徐州沛縣及陳
州等是西楚也自徐州以東至海州揚州是東楚
也江南湖南為是南楚也
昔人之賦庚出也孫堅五子而吳史載其四仁寄出
也史莫之陳武傳贊以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
比翼齊衡技萃出類不亦美乎然詩郭君因嬰有
子四十人而賤妻之子文最賢於是以文為太子

所謂盡善君也
天下無雙者才智也陳平皆出六奇以佐高祖至呂
氏之顛平然居謀念恐禍及己而陰賞數之交驩
太尉又為之畫呂氏數事平從之卒誅諸呂則其
之智謀又在陳平之右矣唐劉晏之治財殺一人
而巳自晏之死賦入並耗順宗時李巽為使治賦
一年校其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
増一百八十萬緡而程异之計校又精於巽自治
財殺之才以觀之是劉晏不及李巽李巽又不如
程异也
東晉簡文帝宰自穆帝至廢帝三朝居阿衡之地更
事不為不多至有天下則為清主使蜀李壽其佐
李雄號為賢相任伐而克闢國千里至其有國酷
虐奢侈行世而亡乃知能為臣者未必能為君也
文帝問周勃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又問天下錢穀出
入幾何勃謝不知問陳平對各有主者上稱善而
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張安世子千秋霍光子
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
軍光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
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
有文書光由是千秋以為能不封嘆曰霍氏世衰
張氏興矣平曰各有主者而勃以為不如禹言
皆有文書而光以卜霍氏世衰何也曰大臣職在
知要小臣職在知詳也
趙抃為楊州刺史善而吉之嗣於大用為寡威嚴蕭
程方進為京兆尹如胡常之說恐抱其威少莊
嚴二君可謂為外物所移矣晉王宗為汲郡守
有味餘石璧上其攻術武帝舜詔賜穀遷衛尉河
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為奇辟時罪免官此為
交詔賜技術所謂之武人莫若自信之為貴也魏徐
邈清慮致謂性者毛玠崔琰用事者請士之肅于
將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比來
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是世之人
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若徐邈可謂自信者也
以上且書門法
何有吾觀徐琰之避曲木不
之隨之子及孫為郡縣者常
父子諸輩手詁亦九世清德
乃知徐寫奉法亦淮何其心祖以及其身見寵
祿巳不同矣有大功德方可尋天下之福福不可
而享也福過則災生哥何曾無他功德致位三公

門秀野令

何又書屯山居千秋以為不封唉白霍氏世災
張氏興矣乎乃各有主者而均何以為不如為上
皆有文書而也以下霍氏世衰何也曰大臣職在
知要小臣職在知詳也
魏相以楊州刺史善而言之期於大用為參戚衆富
祥乃世為京兆尹納謝帝之說想抱屯出成少殘
成衆二君可謂為外物所移矣昔王宏為汲郡守
有殊績石璽上其政術武帝策詔賜穀遣衛尉討
尚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為許碎積罪乃宮凡為
策詔賜穀所謂也試人莫若自信之為貴也魏徐
邈傳盧欽謂性者也玲崔琰用事貴清士之素于
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比來
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是世之人
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若徐邈可謂自信者也
人心為定則於外物也何有吾觀徐邈之避曲木不
知其隱之之飲食泉也隱之子及孫為郡縣者常
以廉隨為　法胡威父子清悔羊祜亦九世清德
乃知檢身奉法亦須自其父祖以來蓋其聞見漸
染已不同矣有大功德方可享天下之福福不可
過享也福過則災生晉何曾無他功德致位三公

性好奢侈其子劭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二萬錢
為限大官御膳無以加之劭之子綏亦奢侈過度
至永嘉之亂何氏滅亡無遺焉
前漢韋平世為宰相後漢張純張奮劉愷劉茂袁安
袁敞袁逢王龔王暢父子為司空种暠為司徒子
拂為司空李郃為司徒子固為太尉楊震子秉
子賜賜子彪四世為太尉
荀爽自被徵命至登台司四十五日鄧禹為大司徒
封酇侯食萬戶年二十四公孫弘六十以賢良徵
山濤四十為郡功曹其後二人亦皆至相輔
羊相人所致也漢武帝時屢誅宰相公孫賀泣涕不
肯拜以前有死也既拜後果族滅死人所惡也唐
武后殺宰李宗許王素郭遵赴都道聞遣使哭者
渭左右以病死何可得而泣哭哉以前有非命也
至龍門釋誥縊焉
李楠為史以為姓鉞宰相望善姓人善工策人攻
已經天下之所論重下敢有所作但諸將皆公六
宗數數欲相之惮元載轍止往至御史大夫其子
吉甫相憲宗善謀謨吉甫之子德裕相武宗有識
略此三人皆父子秋一家亦盛矣哉陸遜陸抗陸機

亦二世班超班固曹大家亦一家又常習之文于
馬季常為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為元載所惡
左遷京兆少尹之一歲秘書少監載曰常若過我
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載之為元安丞或勸之
京兆尹李齊畫其名於笏曰與我同出書閣其
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言以告曰予今日詣賢
而明日見賢矣賢之惟推亦終不往當涯中宗辟
科十年不調至御史中丞高元裕欲薦用之試令
謁已謁不往吾曰恐無呈身御史謁者曾之之手也
筆興後來仕宦皆頗筆其相代宗謂裴相曾宗

杜佑以閤門保李藩然盧杞亦嘗以百口保朱泚矣
杜黄裳決意用高崇文有功王涯決意用王蒙豐乃
相戒 惟事謬敗已此用人者之相戒也
王允矯性每意以附董卓卓亦推心不生舞疑而卒
誅誅卓者允也温嶠詐為王敦設謀綜其府事于
說敦謀以附其敦而卒能敗敦者嶠也
安家勝負多出偶然無算定也謝玄以八千人當苻
堅百萬之衆其勢難不敵也苻堅阻淝水而陣必
保萬全惟其麾軍卻退衆亂不能止故敗世謂玄
能走堅者此耳姬温伐燕敗於枋頭欲退而

明

亦三世班超班固曹大家亦一家又常習之文于
馬季常為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為元載所惡
左遷京兆少尹之一歲秘書少監載曰常若過我
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載之為元安丞或勸之
京兆尹李齊畫其名於笏曰與我同出書閣其
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言以告曰予今日詣賢
而明日見賢矣賢之惟推亦終不往當涯中宗辟
科十年不調至御史中丞高元裕欲薦用之試令
謁已謁不往吾曰恐無呈身御史謁者曾之之手也
筆興後來仕宦皆頗筆其相代宗謂裴相曾宗

杜治以閤門保李藩然盧杞亦嘗以百口保朱泚矣
杜黄裳決意用高崇文有功王涯決意用王蒙豐乃
歐結議當斬判此用人者之相戒也
王允矯性每意以附董卓卓亦推心不生舞疑而卒
誅誅卓者允也温嶠詐為王敦設謀綜其府事于
說敦謀以附其敦而卒能敗敦者嶠也
安家勝負多出偶然無算定也謝玄以八千人當苻
堅百萬之衆其勢難不敵也苻堅阻淝水而陣必
保萬全惟其麾軍卻退衆亂不能止故敗世謂玄
能走堅者此耳姬温伐燕敗於枋頭欲退而

韓夫謾為進鼓於楚攻之李勢大潰乃以國降世
謂誰能平蜀者此耳
匈奴人多入然韓安國將平城之際匈奴投敗焉知
城者數所匈奴佯匈奴困高帝於白登精兵十萬
騎西方盡白東方盡駹北方盡驪南方盡騂在去
高漢衛霍伐匈奴獲甚多然馬僅出塞閱官及
私馬凡十四萬疋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也其後
不復擊匈奴亦以馬少故焉
蜀為險固然守非其人故得以易取秦漢蜀亦用取之
後唐平蜀王衍七十五日本朝平蜀孟昶只用六
十六日也

武帝時嚴安上書云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
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
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吳顧雍傳注孫權將以遠
諸將各欲立功自効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
雍雍曰臣聞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
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之吾嘗以謂天下本
無事事皆生於小人之徇私射而忘國家之長策
顧之說人主宜書之坐右以自儆焉

武帝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亦何致於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
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當是之時武
帝之心如何李泌對德宗言盧杞姦邪以招災罪
不至死而杞擯斥之是其一事德宗曰招災視朕
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是不可則辞言非特
杞患之也夫有言於上以身為去就此人臣之高
節不知德宗乃恨之如此之深也魏鄭公對詛之
事太宗甚好諫争鄭公以身後一言之譖仆碑停
婚則自亦以猜逆忠諫泰暢死不得辨明豈非平
時亦有所積一旦緣事發之易乎此韓非所以以
說為難也

吾謂子思乃知孟子之剛難以趨時然固有師也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
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而以道
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
剛而傲不肖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可以有
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故無死亡
之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以相磨舌
柔順終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荀卿何為非孟子曰夫以國公為不恭不徐以免辞

爲非譚則冝乎其非孟子也
長安素貧比歲巳甚亡其
兩男哀痛不已皆歸葬于蜀遂至困乏雄爲中散
大夫病卒翁無以辦喪事以貧困故葬長安葬子
素其墳墓西歸於蜀此罪在輕財通人之蔽也譚
之論如此
文中子事迹略見於唐書王績王勃傳文中子爲隋
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後卒門人薛收等
諡之曰文中子績其弟也文中子二子曰福畤福
祚福畤仕唐爲雍州參軍勃乃福畤之子也勃狀
人福畤生勃左遷交阯令勃往省度海溺水卒勃
兄勔勮爲歲通天中以誅死勔勮勃時號王氏三
珠樹
韓退之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藥張籍祭文云乃
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筝既而遂曰公疾日浸加禱
人侍樂湯曰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訖
不痊微之鍊秋石未老身殞然退之當譏人不解
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切戒人
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張勝一出歿世雖歸老矣而過於王恭徽召年七十

爲非譚則冝乎其非孟子也
桓譚新論云楊子雲在長安素貧比歲巳甚亡其
兩男哀痛不已皆歸葬于蜀遂至困乏雄爲中散
大夫病卒翁無以辦喪事以貧困故葬長安葬子
素其墳墓西歸於蜀此罪在輕財通人之蔽也譚
之論如此
文中子事迹略見於唐書王績王勃傳文中子爲隋
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後卒門人薛收等
諡之曰文中子績其弟也文中子二子曰福畤福
祚福畤仕唐爲雍州參軍勃乃福畤之子也勃狀
人福畤生勃左遷交阯令勃往省度海溺水卒勃
兄勔勮爲歲通天中以誅死勔勮勃時號王氏三
珠樹
韓退之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藥張籍祭文云乃
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筝既而遂曰公疾日浸加禱
人侍樂湯曰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訖
不痊微之鍊秋石未老身殞然退之當譏人不解
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切戒人
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張勝一出歿世雖歸老矣而過於王恭徽召年七十

也是以成廷受不如廷不廷以全名抗傷故先父
笑之曰重以香竹燒宵以羽自釣猶孟克天天下
日吾從此史夏為人自以為豆家不但時召許與
宋紀而田以自存此克非所以獨稱之以為與盛
作娶世明步猿哀鳴孤猿得相達矣然成為有道
之世成見影與俗同浮使人不得而窺者又可
得而辭哉
父其重扶偉詩嘗見問答盜以扶與任安所長盜曰
重扶集報恩之書既犍介之惡任安觀人之善忘
人之過孔子曰惡稱人之惡者而扶有此為長乎
專稱人之惡者矣安比於扶則長者矣莊子曰與
其譽堯而非桀莫若兩忘而閉其所譽蓋夫長短
之相形毀者譽之對也然則任安亦未為醇為
貫誼曰夸者死權夫權有可死之道為唐王鉷方其
宗寄祿之時剝下奉上以得主心至兼領二十餘
使可畏天下楊國忠忌之終於賜死劉晏以牢相
幹天下財又兼銓選代宗密命考所部官吏善惡
刺史有罪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則杖後奏
既而楊炎構晏見誅後詔此二人者皆權太盛以
胃禍也使其無權則上不忌下不怨故曰權有可

死之道焉
淮退吳丞相逆子抗吳大司馬抗子機為晉成都王
穎入都督統軍二十萬機以三五為將道家所忌
後果軍敗被譖又以兄弟皆死為杜審權位至相
子讓能位至太尉平章事讓能子晚朱梁時為禮
部尚書平章事讓能賜死晚為亂兵所殺五代史
六三五為相道業太盛也
宋周顗嘗救王導不令導知其後王敦欲誅顗導竟
無言導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
負此良友也夫有德於人不使人知乃良者之事
而獲報如此
秦王見韓非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
之游死不恨矣漢武帝見相如子虛賦曰朕獨不
得與此人同時哉二君者雖用人不能終然亦可
謂知文好士之主也
余天之詔人多忠之望春之哲士亦多在下 韓見乞作
而神策停亡至舒不敢爾夫德宗之素行不仁也
徒以一詔出於剛烈而使人如此乃知人君之患
此為著也
曹植上既文帝云先為明帝又為明神使顧成之廟

稱為太宗夫文帝猶在世遽言其沒而廟號太宗
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蓊子將使不寧似非人
臣所當言也雖當時君臣不以此為嫌然稱意遠
死而為之辭亦無害乎振釋之不忍言發掘霸陵
而云取長陵一抔土與誼同時人也

魏高貴鄉公推尊少康優於漢高祖燕之東客監稱
商太甲以伊尹事同夷羿而周公為誹其臣初雖
與之辨而終皆屈服又舉其說之戒乃知適於一一
時之勢以司為景帝同說隨異所不至也

宋琳潛達子說劉曜曰若許琳以車騎儀同為戶郡
公者請以城降耀許其子而劉聰擊琳於東南王
衍說石勒稱尊號以自免而有排墻之死然則方
此之時中國之亂夷狄之盛豈惟其君之才驕下
至於其臣之操行取羞夷狄乃若此則其辱果待
世奴虜亦有以也

前漢于定國傳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夫死無子而
不肯嫁姑不欲累婦自經而死姑女誣婦殺之官
乃曲成其獄定國爭之太守不聽乃抱獄具哭於
府上因辭病去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五年後
太守至而定國白之乃殺牛祭孝婦大雨歲熟後

漢孟嘗傳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甚謹姑年老壽終而
夫女弟誣婦鴆之官竟其罪嘗先知其冤太守不理
嘗哀泣門外病去因謝太守竟殺孝婦郡中連旱
二年後太守殷丹來訪其冤乃刑訟女而祭婦冢
天應澍雨穀稼以登二事尤相類也

羊祜登峴閑悅決指二人正相反王戎好聚斂自執
牙籌晝夜計算世謂有膏肓之疾王衍口不言錢
謂阿堵物二人正相反王坦之作廢莊論阮籍作
達莊論二人正相反廢莊論譏子休而多竊其
旨操戈入室此文章之最病也

楚幽王春申君之子也秦始皇呂不韋之子也曹操
夏侯氏之子也（初命時曾曹嵩本夏侯氏之子見侯傳之敘及注操詳）
譙為從父兄弟晉元帝小吏牛氏之子也（恭王妃夏侯氏與小吏牛氏私而生元帝所以牛繼馬之文）

前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嚴延年母號
萬石嚴嫗後漢馮勤曾祖揚宣帝時有八子皆為
二千石號萬石君秦彭與群從同時為二千石者
五人三輔號萬石秦氏

漢有小杜律郭躬傳吳弘習小杜律杜周之子延年
亦明法律故對父而言小杜有小杜公杜當權與杜

此事傳語甚多
法書世傳以為

悰俱為抒軸而悰尤斯故互號為稀為小杜公杜
牧之號小杜亦以對老杜言之雜書也古有三
李杜李固杜喬李膺杜密李白杜甫也
唐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號為四傑然多不逮虞
從類川而死王勃溺海而死駱乃亡命楊炯盈川
令後莫王逸子延壽子文考作靈光殿賦者也年
二十四溺湘江而死之死傳趙壹長揖司徒袁逢
生哭河南尹羊陟報書奇其才甫規時人皆謂之品
然杜不過舉令才太保而器度狹皆非遠到之人
也

吾嘗以四岳為一人二十二人之數而或者疑是四
人按顯宗紀注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
更後漢禮儀志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
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
人但擇當時大臣之賢者為之無他人也顯宗紀
注又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岳之事
者乎書內有百揆四岳若以為四人則百揆亦須
為百人矣
人多言黃叔度若萬頃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按卞
傳乃千頃也東床坦腹人謂之驕按義之傳乃食

也此外姓號人有謂之黃庭本作乃出愚誤也
一班證自人皆是之其獻之傳乃指謫也此指人
皆謂之尤甚見避諱乃敢蔡而欲也說為不接本
傳記所引皆誤錯以行乃奉典錯也
況管仲之為舍長化不孝子陳元訓以為
吳化不孝子陳元姓名人姓皆引同唐史文宗傳
宜比石仲實為鄭石仲實百官志年章
事以李奇始郭正一比自正一始史籍異詳何以
勝說
此諸先生為儒失非也學儒林傳褚大兼仲舒弟

子也平準書褚大為六篇使而稱先生者袁府閣
人也考武帝紀褚註先生名少孫為博士
問就也以亦云舉薦之異號問也亦言食
味去所之鴻雅以而一者所用所的
也
大抵作文以諸華加案王翊撰宗違以講也
此類引按案也天球新劃青刀大訓非吉禮可求
也士大夫不名筆新出而禮注百官王楊除又大

後一行本朝以上寫
軍志晉竹石可鑑盧漢要會要

也偶然據沙人所謂之翦底等本傳乃道速經也
一班寂則人皆謂之甚獻之傳乃撰論也蟻封之
皆謂之恭友也記乃歎琴而歌也其族而不授本
傳然則曰吾請設饌以待之於郵無錫奉事也
説習律以為亭長化不孝子陳元誅承以為明堅之
於化不孝子羊元地名人姓皆不同唐史吳兢傳
宜按石仲覽南齊同年王勤石仲覽百官志五章
事自李靖始郭正一傳自正一始史籍異評何哉
暌龍
以後褚先生為褚大非也集儒林傳褚大董仲舒弟
子也平準書褚大為武帝使而褚先生晉東成間
人也孝武帝紀褚注先生名少孫為奧博士
曹植七啓言食味云寒芳蓮之巢龜鱉腳也余言食
味云耕穴之雛雛弦鉛濕鱗而二者似非所物
也
大抵作文之法須讀志讀筆如漢王珣撰哀策謚議也
余爲引縮粟也天球珂甬亦乃大訓非古禮行東
也士大夫有名筆對出用禮注云唯王禘祫及大
飛陳之以筆國也
筆彰奏對亦何謂也趙宦吳案紀要

本朝廣漢之後也
紙字又系部字從巾庶倫未造紙以前以字為紙行
皆於帛也晉建傳新紀以前紙字作亭合一竟難達
注竹簡又紙也比紙亦帛耳倫傳云自古書契多
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倫乃
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倫桂陽人
而家在耒陽縣有蔡紙在此
門隱坤人以孫綽爲羅含自陳米也唐永徽以後
用繩額教括刑勁斬為黃審若令之蓋斯矣也是
婦人擔來東臺唐乾元以來乃用黃羅若今之搭
十矣唐書藝文字中勃云多善惟行事若羅書
不乘車則坐擔子
公之行與工是少人從人畜也周禮司徒有輂輦以人
輓夏后氏二十人商人十八人周人十五人然只
人數任器字東漢井所見資治通鑑考異云
古聞皆爲人東昌也即注云帝王紀曰黃以人為
車唐正文傳說云正亦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
今輦以人引是以人為名也
高祖已立王者也猶戰甚東也皆從之問上即位
紫云車之制也在今新疑亦作輿此事自知對也

泮人向明八對下之三筆可謂之官樣文字顯傳李肩
吾聽于高明公為儕輩人以高明公自任其學有益
且可謂之家下撮要三語三縣為實下明八亦可
謂之八公温嶠書與劉侃謂侃為仁公明府亦可
謂之明府張俊傳李萬謂毛欽曰雖然矣明府今
日贊其半矣賢相可可謂之贊字左雄傳論曰陳
蕃楊秉處稱賢宰

乃より衣服首尊ミ形

乃ミミ之牛し　南六以龍縣　一品衣服

眞宗祥符四年封五嶽為帝天子服衮冕御朝殿

七 卅一 兩

冊遣使儀衛甚盛武云四瀆封王三水官封王
海為大海嶽等尊也海之不帝王闕典也莊子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海謂之帝尚矣
陽燧欲避裝正之麻乃有奇人知其迂以說世俗
宗相李沆而崔昭禧不逃之誠劉崇晉拘其愚而
哭之人君不可不察也
退之詩好押拗韻衆則以為工而不知其重用韻之
病也吳少游詩內頌宇孟不得兩與哉于詩兩花
字
歐陽文叔詩押韻險以僻詩云春則□□□□花

之奇點午

泮人向明八對下之三筆可謂之官樣文字顯傳李肩
吾聽于高明公為儕輩人以高明公自任其學有益
且可謂之家下撮要三語三縣為實下明八亦可
謂之八公温嶠書與劉侃謂侃為仁公明府亦可
謂之明府張俊傳李萬謂毛欽曰雖然矣明府今
日贊其半矣賢相可可謂之贊字左雄傳論曰陳
蕃楊秉處稱賢宰
何古劉鉉言嵩尊南嶽為昭明帝天以龍衣
大但為以中以夫人位居以一品衣服
眞宗祥符四年封五嶽為帝天子服衮冕御朝殿

七 卅一 兩

冊遣使儀衛甚盛武云四瀆封王三水官封王
海為大海嶽等尊也海之不帝王闕典也莊子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海謂之帝尚矣
陽燧欲避裝正之麻乃有奇人知其迂以說世俗
宗相李沆而崔昭禧不逃之誠劉崇晉拘其愚而
哭之人君不可不察也
退之詩好押拗韻衆則以為工而不知其重用韻之
病也吳少游詩內頌宇孟不得兩與哉于詩兩花
字
歐陽文叔詩押韻險以僻詩云春則□□□□花

撈花所殺當是時莫不效尤殺以為河豚食柳絮
而死聖俞破題便說盡河豚好處乃永叔褒賞之
辭當不爾也以魚在二月柳絮時也通矣
唐錢宋時戶部尚書楊於陵云開之中天下鑄錢七
十餘爐歲八百萬今才十餘爐歲八十五萬元祐
六年東南歲鑄錢二百七十五萬貫梧州元豐間
歲鑄十五萬已當天寶時天下之數矣
唐宣宗時兵部侍郎侍中判戶部兵部侍郎夏侯孜
作鹽鐵轉運使兵部侍郎崔鉉由判戶部六典出
於唐今所遞用無別曹署判亦唐故事也侍御判



戶部奏事伸三起上二留之唐時取柳循有此禮
新唐史韓退之鄧州南陽人退之南河人而非鄧州
也蓋南是懷州界人史記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
之注修武因此南陽所內修武是也則退之修武
人也以為鄧州誤矣
漢儀郎中之也非詔謂之當史二人而不名也
時謂為已稱士大夫以下大夫皆謂行道含待
含如今之驛舍也余時行入驛舍如此之嚴也
昔時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寫本所以宣齊衡陽王鈞
嘗手自細寫五經置于巾箱中亦謂巾箱五經自此始

也至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
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是雖
在亂世九經傳播甚廣至周廣順中蜀毋昭裔又
請刻印板九經於是蜀中文字復盛
天子八寶其二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也今
古玉璽者傳國璽也秦始皇始取藍田玉刻而為
之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璽工隱起為盤龍
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方四寸鈕刻五龍蓋秦
後傳漢璽王莽篡元后投之于地遂一角缺後傳
至石季龍季龍磨其隱起之文又刻其旁為文云



天命石氏開皇二年琢為受命璽至後唐廢帝王
從珂攜以自焚石晉再作受命寶曰受天明命惟
德允昌契丹入汴而取之至周郭威更以玉作二
寶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
神寶為文歸道書之今所用乃廣所作寶也
仁宗朝有使齊者見齊主傳國璽詩以一時製美寶
千載助兵王中原既失守此寶歸北方子孫宜據
守世業當求昌
古兵符節之說皆曰單後漢行傳注文帝初與郡
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各持其一以為瑞信傳受傳

[illegible]三字 直本為[illegible]三字

也其為符步人寸與定合符而去前漢可為剛如
傳剖符之封注云白虎天子官在諸侯宜非以白
公官平文帝紀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
篆書第一至第五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予郡守
注非以右合左乎漢高帝紀注節以毛為之上下
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後
漢已武紀注節所以為信也以竹為之柄長八尺
書今以一節
竹髦牛之尾

卅九

庾信柳遐墓誌西中郎長陽王以綠車之重臨河
之牧勤用君為本州理中再遷別駕理中即漢治
中也自治中遷別駕則別駕高於治中矣 濬
其侍前生帝也之范雅夫傳趙其汝為書曹故入遷
為西鈴下[illegible]帶如淳注以[illegible]玩第七也其衣屯則
[illegible]分之道七[illegible]欽傳小[illegible]子要是也所謂布衣常
帶之上皆未仕衣服也後漢周盤傳乃解韋帶就
孝廉之[illegible]注以為皮為帶未仕之服也未仕則服
韋帶仕則服革帶故解之晉何[illegible]傳[illegible]晉以[illegible]皮
弁有纓而無[illegible]等[illegible]調曰此台由[illegible]之服也今服以

也其為符步人寸與定合符而去前漢可為剛如
傳剖符之封注云白虎天子官在諸侯宜非以白
公官平文帝紀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
篆書第一至第五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予郡守
注非以右合左乎漢高帝紀注節以毛為之上下
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後
漢已武紀注節所以為信也以竹為之柄長八尺
以旄牛尾為其 三重馮衍與田邑書今以一節
之往建三軍之威豈特寵其八尺之竹髦牛之尾

卅八

庾信柳遐墓誌西中郎長陽王以綠車之重臨河
之牧勤用君為本州理中再遷別駕理中即漢治
中也自治中遷別駕則別駕高於治中矣 濬
其侍前生帝也之范雅夫傳趙其汝為書曹故入遷
為西鈴下[illegible]帶如淳注以[illegible]玩第七也其衣屯則
[illegible]分之道七[illegible]欽傳小[illegible]子要是也所謂布衣常
帶之上皆未仕衣服也後漢周盤傳乃解韋帶就
孝廉之[illegible]注以為皮為帶未仕之服也未仕則服
韋帶仕則服革帶故解之晉何[illegible]傳[illegible]晉以[illegible]皮
弁有纓而無[illegible]等[illegible]調曰此台由[illegible]之服也今服以

入朝見受其前弁綬象牙笏導門揖始也又設有
之服初無服綬羽司此乃梅柳小説之服变尤入
正乃节而去印綬魚無佩玉之節尹乃加欵頭下
綬又佩一雙由此観之則貳弁曳綬隋朝為如此
耳

東晋猶乘車王導短轅犢車長柄麈尾是也唐劉子
玄傳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騑服魏晋後以
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乗馬則御史劾治唐時
士庶観遊猶盛服冠履乘輅車

今之衣半臂非禮之服也魏明帝常着帽披被半
袖楊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嘿然不答自
是可去服不見貴也武紀更始諸将服婦人衣諸
于綉擖（注書無字續漢書作任生者丑切）一輔吏士見不足之
或有畏而走者注前書音義云諸于大掖衣也如
婦人之桂衣楊雄方言云襜褕其短者自關之西
謂之裾衍韻注云俗名裾披據此則是謂于之加
於裾如今之半臂也

武后皇帝初服當以服紙全幅向後襆發仍前為
四脚今之幞頭自是此遺法也

則天命學天下婦人不得施帷幕自非宮人皆其冒

臺旗所謂紅黃者以此歟

馬周傳品官舊服正黄紫至周建以三品服紫四品
五品緋六品七品緑八品青貞觀宗朝八品九品服
緑上元中三品服紫金带四品深緋金带五品浅
緋金带六品深緑銀带七品浅緑銀带八品深青
九品浅青鍮石带庶人服黄鐵带非庶人不得
服黄武后朝改佩魚作佩龜崔承慶傳佩龜昔盡防
微召之符内出龜以合之也亦有金銀銅之異中
宗制依舊佩魚蕭嵩傳唐式朝臣皆服綾袍五品
以上金玉带所以盡飾以奉工也

今之更點擊鉦唐六典皆擊鐘也太史門有典鐘二
百八十人掌擊漏鐘

後漢南蠻西南夷傳時唐差工跳舞之唐蜀中
[illegible]今時天子以前皆為[illegible]不見狩當未知之聞之
奇　参當別條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差雜以諸色貴者以此殺
隋以傳品官舊服正黃紫至周是以三品服紫四品
五品緋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高宗朝八品九品服
碧上元中三品服紫金帶四品深緋金帶五品淺
緋金帶六品深綠銀帶七品淺綠銀帶八品深青
鍮帶九品淺青鍮帶庶人服黃鐵帶非庶人不得
服黃武后朝改佩魚作佩龜在京及外佩龜者盡符
載乃之佐內出龜以合之也自有金銀銅之異中
宗朝依舊佩魚董晉傳唐式朝臣皆服緋袍五品
以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也

今之更點擊鉦唐六典皆擊鐘也太史門有典鐘二
百八十人掌擊漏鐘
後庫前每歲務支給帝時唐苞上疏罷之唐貢蜀中
務遠盧仝詩天子初當陽苞又令是時當未知上閱之
奇

嘉話封黃崔造言趙山人言造合得刺史今月某日
初到人先爭而及久造心懼初到之日乃造私忌
日洪州府係此趙馬唐時私忌日猶受弔慰
後吳董湖舉孝廉為南昌令聞舉將卒棄官歸唐杜
甫詩為崔融所洪州獻死當為融服緦麻裝佔

與鄰錦寧交善作從的無從為行服士林笑之
觀堂可見其文又觀八丈可見其文章
杜子美石硯詩注平侍御者可見其尤長於詩也
宋玉賦並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崇天言高可也地言
高不可也後漢楊厚傳父統對尋日不明日言明
可也耳言明不可也
古字通用後人草則加草木則加木手則加手而不知
也如倚桌之作椅柳之椅棹亦之棹廳者於此聽
事也只合作聽字後人以為屋也加广如
庭廡之類今訛遂作广字玉篇广者山石
之崖巖人可居也今禮部韻亦訛也
旗與牙皆從牙於旗中牙旗也東京賦牙上以
象牙飾之所以自表識也太守出有門旗其遺
也後人誤以牙為衙早衙晚衙亦太守出則建旗
之義也以衙為解早晚聲設問之衙鼓報衙謂
之衙牌兒子謂之衙內皆不知之耳唐節度衙府
也是正訛也
錢文載年號起於元魏孝莊時也然後來亦不皆載
年號者本錢幣謂之年歲從糊紋為之則不勝
其數矣唐武德四年行開元通寶錢六典謂之開通

乙寶經八分重二銖四絫九積十錢重一兩輕重
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
文并書回環可讀世俗不知進以為開元錢明皇
所鑄也
帝尚子奉弗太宗令出家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
所投匭獻詩勑曰觀其文理乃
崇道去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罷官度為
道士如使佞佛者出家論道者為道士則士大夫
攻乎異端者息矣
凌丑皆籍姚崇宋璟為賢相按唐史崇開元元年十
月相至四年冬罷九年秋卒年七十二璟四年冬
相至七年正月罷二十一年致仕二十五年卒年
七十五崇在位四年璟在位二年崇相玄宗時六
十四歲其罷時六十七歲又五年而卒璟相時五
十一歲其罷時六十歲又十七年而卒李林甫在
相位乃十九年
吳兢著唐有房杜姚宋之目攻其後在[illegible]
劉舒而曹乞五丘紛[illegible]
又誅佞玄[illegible]
[illegible]

乙寶經八分重二銖四絫九積十錢重一兩輕重
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
文并書回環可讀世俗不知進以為開元錢明皇
所鑄也
帝瑞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
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勑曰觀其文理乃
崇道去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罷官度為
道士如使佞佛者出家論道者為道士則士大夫
攻乎異端者息矣
凌丑皆籍姚崇宋璟為賢相按唐史崇開元元年十
月相至四年冬罷九年秋卒年七十二璟四年冬
相至七年正月罷二十一年致仕二十五年卒年
七十五崇在位四年璟在位二年崇相玄宗時六
十四歲其罷時六十七歲又五年而卒璟相時五
十一歲其罷時六十歲又十七年而卒李林甫在
相位乃十九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仙客疾亟遣仙客為表薦嚴為宰相仙客妻以聞
杖閒宋璟六十天寶中嚴怒尚傃以賊臧
致華衡亦坐奇得罪廢斥之風衰矣
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府迎佛骨至于京師韓愈
以諫逐十五年有陳弘志之事懿宗咸通十四年
迎佛骨于鳳翔諫者以憲宗為戒懿宗曰朕生得
見之死亦無恨七月崩十一月送骨還法門寺天
子迎死骨入禁中不祥之兆也
憲宗謂陸贄曰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送一皆拒絕恐
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illegible]受亦無傷贄上
疏云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能自窒乎吾
謂天子令宰相受賂此德宗之多辟不交而已何
餘[illegible]當在
德宗剡薄猜忌固其天資然亦參習於佞臣者亦由
郡侯家傳及陸宣公奏議之所致于此節非拒諫
之主自生也故臣之諫君遠嫌不使人聞削藁於
使人知非是明啓其身而已亦無使彰於後世也
唐時回鶻於強盛玄宗時為暖戛斯可汗所破其一
支奔天德塞下天寶中使遣德宗參回鶻潛兵使
道西域五六千里不見其後回鶻及可汗人來借

仙客疾亟遣仙客為表薦嚴為宰相仙客妻以聞
玄宗怒杖殺閒宋璟六十天寶中嚴怒尚傃以賊臧
致華衡亦坐奇得罪廢斥之風衰矣
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府迎佛骨至于京師韓愈
以諫逐十五年有陳弘志之事懿宗咸通十四年
迎佛骨于鳳翔諫者以憲宗為戒懿宗曰朕生得
見之死亦無恨七月崩十一月送骨還法門寺天
子迎死骨入禁中不祥之兆也
憲宗謂陸贄曰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送一皆拒絕恐
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illegible]受亦無傷贄上
疏云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能自窒乎吾
謂天子令宰相受賂此德宗之多辟不交而已何
必大貶此陸贄之嘗在
德宗剡薄猜忌固其天資然亦參習於佞臣者亦由
郡侯家傳及陸宣公奏議之所致于此節非拒諫
之主自生也故臣之諫君遠嫌不使人聞削藁於
使人知非是明啓其身而已亦無使彰於後世也
唐時回鶻於強盛玄宗時為暖戛斯可汗所破其一
支奔天德塞下天寶中使遣德宗參回鶻潛兵使
道西域五六千里不見其後回鶻及可汗人來借

與夫媵御居之類李德裕在朝處事應接不為匡急
小向奴之勉侯父其勞污衣為一前史入遊都城
郭建本有繼之之渠此而無事之時不得不求匡
也
也哉宣宗之敝也魏蓍作詞勸立太子不答卷懷而
有疾請宣宗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崔從身
宣宗之世由崔郁乃出以變王滋居中尉王茂玄
楊承使王歸之事而后中尉王宗實不與為宗實
道之鄆王是為懿宗夫宰相大臣有請不從又不
與計議乃各以諸維付之宦官夫宦官能立則亦
能廢之何其闇於大體也此宣宗之敝也
石晉之時契丹入寇胡王死而太后因其後又助北
乘拒諸部不敢入寇而傳主弑之燕王述軋因
其心所惡弑其主而自立為南北之限天意也予
紀其始其報如此則亦可以自警也矣
時異事殊治不可曉哥為言高祖文帝景帝宮女不
過千餘僧太子房謂楊素曰今家尚款萬足漢帝
為天子而宮女千餘何其少也楊素為人臣而庭
為數萬何其多也
謂天子為官家蓋漢時已有此語其簡文諸子傳建

肯、リ、球

元武帝禮佛謂母曰官家爾見安敢
劍執巻云省表也夫之晉時已有此語劉續傳詔云
諸所陳聞其之知卿乃心為國也
昭皇

俗所謂千萬亦有所出也趙飛燕傳成帝
宮夜半草皇也
是秘笈本
臺蔘
家屬
也
俗所謂氏婚亦有所出也後漢禮儀志上陵議注葡
也亦有氏為之偶男女畢會也皆王尊與子陀笑
桃角進子笑謂以與子有氏焉耶詩爾耶
俗所謂河漢之間時已有此語見純傳向者之論河
諸為是
俗所謂又錢也按尸一月之王黍倚合無日鼓王后
一宿將外欲小了萬蓄以前故水衡以府見錢
多也
大夫之功子開起王肯昇太小城之一可功夫多大也
年月謝日子天從與時也然則日子者日時也

平王大珉以下以市禮儀謂此見質文尚爾也妝敢

辭

公牝谷云省表之具之爵時已有此語劉向傳詔示
諸所陳關與之知御乃心為問也

公八家大宇用卿字此史時已有此語比際孝昭皇
帝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俗所謂累重亦有所出也前漢西域傳也由輪臺等
六上建有累重數從者詩由所上累謂妻子家屬
也

俗所謂氏為亦有所出也後漢禮儀志上陵議注荀
也帝有氏為之屬男女畢會也晉王尊與子悅突
棋爭道尊更謂曰與子有氏為那何爾那

公所謂阿誰三國時已有此語龐統傳向者之論何
誰為是

俗所謂見錢見錢字已用之王嘉傳今無見錢王嘉
疏乞帝時外戚貲千萬者少爾故水衡少府見錢
多也

工夫或作功字魏志王肅傳綦極已前功夫尚大也

俗所謂日子亦有所出文選曹公撤吳將校部曲文
年月朔日子注撤檄時也然則日子者日時也

俗所謂停待晉書已有此語也愍懷太子傳陛下停
待是也

俗所謂門許者不許也等之訛也俗翰錄語俗人云
國門不許高故自開門入

俗以催為劣南史王懋傳瑩子實追從兄不許催詢
今卒與狀搏傾之原劣得也

俗呼抽替南史殷淑儀傳孝武帝之寵妃也有寵而
薨帝思見之遂為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尸

前漢鮑宣傳注持時行夜行夜如今持更是也持時
如今報時是也漢宮儀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
夜丁夜戊夜亦如今五更也

公所謂家數賜之類蜀董和傳諸葛亮為丞相下數
教之說直謂此耳

無狀有兩解晉灼曰傳為無狀注無善狀也霍宗
紀判史皆察已無狀者注謂其罪惡已大其狀無
可寄言

俗言句投為融當駿觀去於節奏察度於句投
注句投摘章句也

俗所謂停待晉書已有此語也愍懷太子傳陛下停
待是也

俗所謂日許者不許也韓之非也陰隱録詠伯人云
瓣門不許高故日闘闘入

俗以縫爲滂南史王瑩傳瑩子實追從兄亮上岸縫
問令卒與杖搏頰亮滂得免

俗呼抽替南史殷淑儀傳孝武帝之寵也也有寵而
覚帝思見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尸

前卓鮑宣傳注持時行夜行夜如今持更是巳持時
如今報時是巳漢官儀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
夜丁夜戊夜亦如今五更也

今所謂家數錫之類蜀董和傳諸葛亮爲丞相下數
教之説蓋謂此耳

無狀有兩解晉語自傷爲傳無狀注無善狀也綱承
紀判史督察乙無狀者注謂其罪惡乙大其狀無
可寄言

俗言添鞋　白居易　以水投酒謂之鞋水馬融賦曰
鞋酒鞋注鞋猶增益也

俗言句投爲馬融笛賦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
注句投猶章句也

俗呼牝馬爲課馬出唐六典凡牝四年五課羊則當
年而課之課謂歲課駒犢

俗以和糴爲糴乃出唐六典京兆歲送糴粮三萬
關豪趙二河東糴粮三萬斤

信用邊塔本嘉靖三十七年八月抄於完中秋
後一日已刻手校畢　乎四五記

此書最務博所採但詳於史而經典獨少
及耳　註公讀史時筆也

雲廂　迂韓甫　勘畢于古姓齋

釘瑣所錄終

文帝十年其子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捕如諸侯
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
侯不得稱也注列侯八封號稱大者稱日晝
漢家封子孫不僭於周十號亦已中間之矣
而位號十五稱一萬石元年詔曰天下者天下
言妖祥妖言之罪議者決所爾以陳其中間治罪
故文帝二年五月詔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
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
良其除之然則法之秉更變魯自古以然
漢書多言封禪張晏曰三月作德以月奏名曰封禪之書
紀也至武帝時因以月奏詔公卿諸侯議其儒生
然而補封禪也師古曰封禪三年議論孫從
蕭宗劉
武帝之時作歌若之有存元年行幸雍祠五畤獲白
作白麟之歌元日於甘泉生祠至生
以中作寶鼎天馬之歌元封二年祠泰山至新
何今甲寧臣聽軍以下至瓠子宣房作歌
五年至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
根陽江祀飛鯨作釣歌
據陽而出作齊房之歌
太始三年四年東海獲赤雁作赤雁之歌四年祠神人于交
門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陳賜諸侯王列侯以下金凡言黃金者皆
不言黃金者一金萬錢也

宋志

祝發本末四十七條

甲戌歲莫往候新交於西畇草堂〻〻者陳子仲遵之居也仲遵翔無嗜古書故所收間有可觀者是編係書友攜示而未之買因出示余〻曰此海虞楊五川鈔本也後大係多書友果以是歸余〻檢汲古閣目云中吳藏之齋舊本蓋以爲是本耳增重矣

丁丑四月十有七日雨窗補記 復翁

己卯秋見含經堂書目中有吳[illegible]鈔本有校補處與此皆一〻合此其行[illegible]皆並合[illegible]

去冬復收得此本，後復從海寧陳仲魚借得鈔本，似不如此，故未校其
秀野草堂吳同甫祕笈本，曾一記其所異處七條，夾入卷中，餘概亦
本與此抄忘其為何從借補矣。卷中有以硃筆校補一條，未書寫
同無，再善于別紙記，是仲魚手筆，題云：六年模糊之至矣，昨雨中
一條而補之。適游胥門，訪肆時有一兩向此書要，意中獲一刻本
亦間有可采。首有鄧侯題詞，云蜀麻己酉六月得此明本，命侍史錄
遂著其與殘校闕一二，然余取以勘此本，殊不相遠，此本可增補及
此異者于校本，前詩亦與刻同，而刻本有奪有脫，亦增補多所
亦有中串與此相合，或當日嘗合于一處，故校補多多同，惟絡繹譜一手
至二十後二日 蓋此本有所出也。趙飛燕傳殘缺全書無采入，是此一條刊本有可抄
乾隆上之無為此跋，亦身己卯八月晦日復翁識

校記
東尚藏七檜山房鈔本，有吳道集寫刪去與山居舊借本刊，且余本係六轉
歸從所本手校得同係七檜山房所鈔，復校唐人集之部，有未合者
山房集為楊五川所鈔，後以五川手跡比對，一一相合，更可信也，復翁又記

# 濟南先生師友談記一卷

（宋）李廌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師友談記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李廌撰。廌有德隅齋畫品、已著錄。是書記蘇軾、范祖禹、黃庭堅、秦觀、晁說之、張耒所談、故曰師友。其人皆元祐勝流、而廌之學問文章、亦足與相亞、能解諸人之所談。所載多名言格論、非小說瑣錄之比。其述秦觀論賦之語、反覆數條、曲盡工巧、而終以爲場屋之賦不足重。可謂不阿所好。書中稱哲宗爲今上、蓋作於元祐中。末記蘇軾爲兵部尙書及帥定州事。軾到定州不久、即南遷、則是書之成、又當在元祐諸人盡罹貶斥之後。知其交由神契、非以勢利相攀。且以潦倒場屋之人、於新經義盛行之時、曲附其說、即可以立致科第、而獨載排斥笑謔之語、不肯少遜。窮視其所不爲、亦可謂介然有守矣。寥寥數簡之書、而至今孤行於天地間、豈偶然哉。

濟南先生師友談記

大華逸民謚超曠文子李廌方叔

元祐癸酉正月二十六日見東坡先生（禮部尚書蘇公子瞻先生號東坡）公曰近因講筵從容為上言人君之學與臣庶異臣等幼時父兄驅率讀書初甚苦之漸知好學則自知趣向既久則中心樂之既有樂好之意則自進不已古人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陛下上聖固與中人不同然必欲進學亦須自好樂中有所悟入且陛下之學不在求名與求知不為章句科舉計也然欲周知天下事跡觀其人文章事實又為擇之故非學無所折衷上甚以為然退見宰輔誦其語且曰上天性好學其於聞見至廣擇其君臣大節政事之要為一書以備進讀公讀三朝寶訓林子中所編也

東坡先生近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物為一人重輕也）或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襲其裳豈為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士大夫近年效東坡桶高簷短帽名曰子瞻樣）廌因言之公笑曰近扈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誇文章為戲者一優（丁仙現者）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眾優曰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為解顏顧公久之

東坡先生居闔閭門外白家巷中一夕次子迨之婦歐陽氏（叔弼之女公孫）產後因病為祟所憑曰吾姓王氏名靜奴滯魄在此居久矣公曰吾非畏鬼人也且京師兵符劍還屬有甚多決能逐汝汝以產而死死亦

妄為祟為言佛氏破妄解脫之理喻之曰汝善去明日昏時當用佛氏功德之法與汝婦輒合爪同咸向書去也婦良愈明日昏時為自書功德疏一通仍為置酒茵香火遣送之公曰某平生屢與鬼神辯論矣頃迨之幼忽云有賊兒瘦而黑衣以青公使數人索之無有也乳媪俄發狂聲色俱怒如卒伍輩唱喏甚大公往視之輒厲聲曰某即瘦黑而衣青者也非賊也鬼也欲此媪出為我作巫公曰寧使其死出不可得曰學士不令裴出不奈何只求少功德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酒食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紙可乎公曰不可又曰只求一盃水可乎公曰與之媼飲畢仆地而甦然媼之乳因此遂枯公曰頃在鳳翔罷官來京師道由華岳忽隨行一兵（蜀兵）甚狂自裭其衣巾不已公使人束縛之而其巾自墜人皆曰此岳神之怒故也公因謁祠且曰某昔之去無所禱今之回無所祈特以道出祠下不敢不謁而已隨行一兵狂發遇祟而居人曰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蟣蝨爾何足以煩神之威靈哉縱此人有過惡閑不可知不然以其懈怠失禮或盜服御飲食等小罪爾何足責也當且之度外竊謂岳鎮之重所隸甚廣其間強有力富貴者蓋有公為奸慝神不敢於彼示其威靈而乃加怒於一卒無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則一事闕願恕之可也非某愚肯言神不聞此言出廟馬前一旋風突而出忽作大風震鼓天地沙石

警飛公曰神愈怒乎吾畏也冒風即行風愈大怕
趙公行李而人馬皆辟易不可移足或勸之曰待謝
之公曰禍福天也神怒即怒吾行不止其如予何已
而風止竟無別事
東坡先生嘗謂某曰范淳夫講書為今經筵講官第
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
粲然乃得講書三昧也廌自太史先生（以淵史修國初國史院編）
（修國史故曰太史公）初在講筵即游其門今且八年自昔嘗聞
公詰朝當講即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
弟侍坐先按講其說廌未始得與聽也爾來復與
聽先生平時溫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
義仍參之時事歷近代本朝典故以為戒勸其旨琅
琅然聞者興起宜乎久侍邇英而為儒林之冠也三
月朔太史公當講廌前一夕復聞按講王制巡狩望
之禮曰古之人多因燔望秩之說乃附會為封禪之
事或以求神仙或以祈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秦漢
之後心非古者巡狩術方之義為人臣凡有勸人主
封禪者皆佞臣也廌以此言為守成之龜鑑
廌少時有好名急進之弊獻書公車者三多觸聞罷
然其志不已復多游巨公之門自丙寅年東坡嘗誨
之曰如子之才自當不沒要當循分不可躁求王公
之門何必時曳裾也爾後常以為戒自昔二三名卿
已相知外八年中未嘗一謁貴人中間有貴人使人
諭殷勤欲相見又其人之賢可親然廌所守匹夫之
志亦未敢自變也嘗為太史公言之公曰士人正當
爾耳士未為臣進退裕如也佗日子仕於朝欲如今
日足以自如未易得之矣李文正嘗曰士人當使王
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
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如子尚何求名惟在養其高
志爾廌以此言如佩韋弦也
太史公嘗講禮曰擬人必於其倫先儒之說謂擬君
於君之倫擬臣於臣之倫臣以為此特位而已擬人
必以德為貴桀紂人君也謂匹夫為桀紂其人必不
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君為孔孟其人必不敢當
友人董耘饋長沙猫笋廌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輙作
詩為貺曰因笋寓意且以為贈爾其詩曰穿雲劚石
遠林空來涉江（汶萬萬事貴比猶）狸能食鳳饑餓風
雨便成龍一枝未許麾殺掛千畝終留渭水封陋巷
菜羹知不捐君王玉食須時供廌即和之亦以寓自
與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其詩曰節藏泥澤氣凌
空廌俎寧知肉味重未許韋編充簡冊已勝絲委蛇
蛟龍（長沙故事）短萌任逐霜刀重美幹須煩雪壤封他日
要令高士愛不應常本宰夫供秦少游亦和之曰楚
山春笋斫雲空北客常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
清香不斷鼎烹龍（嘯矣）未愧蓴千里入貢常隨傳一
封薄祿養親甘旨少蒲包時賴故人供（鄭蔡思曾遺之）
廌謂少游曰比見東坡言少游文章如美玉無瑕又
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少游曰某少時用意作

賦習貫已成誠如所論點檢不破不畏磨難然自以
華弱為愧邢和叔嘗曰子之文銖兩不差非秤上秤
來乃等子上等來也鷹曰人之文章闊達者失之太
疎謹嚴者失之大弱少游之文詞雖華而氣古事備
而意高如鍾鼎然其體質規模質重而簡易其刻畫
篆文則後之鑄師莫彷彿宜乎東坡稱之為天下奇
作也非過言矣

二月十日出陳橋門稍西十里白溝上原謁陽翟縣
令孫敬之偕會開府承議郎張弼非夜語張浙人也
傳云劉禽樞知定州錢穆父居樞位其實則絀也鷹
謂孫敬之曰歲前鷹到陽翟親傳蔣穎叔為辭照師
奪待制以本官謫知舒州鷹曰出京時上宮謝見蔣
穎叔以待制遷從不足信衆鄉人咻之今日穆父之
拜竊恐如穎叔之傳也已而果然乃知虛傳之書不
必遠方雖國門之外已不足信矣敬之曰今年上元
呂丞相夫人禁中侍宴獨以上相之夫人得奉觴進
於二聖餘執政命婦則並立副階上北嚮羅拜宴罷
辭謝皆登露臺望拜奉觴以進頗戰慄寶慈曰夫人
與吾年相若特命一女史扶掖以示恩意敬之曰呂
相夫人乃中表親也為某言禁中禮數甚詳曰御宴
惟五人上居中寶慈在東長樂在西皆南向太妃暨
中宮皆西向寶慈暨長樂皆白角團冠前後惟白玉
龍簪而已衣黃背子衣無華彩太妃暨中宮皆縷金
雲月冠前後亦白玉龍簪而飾以北珠珠甚大衣紅
背子皆用珠為飾中宮雖預坐而婦禮甚謹惟內顧
寶慈坐不敢安雖廣樂在廷未嘗一視也上前後供
侍固多女使皆天下奇色唯有四人一樣粧梳衣服
之類無少異俄至上側未移刻又忽四人至凡十有
六番其服飾珠翠之盛信天下之所未覩上天顏穆
然敬奉二宮有不邇聲色之意

秦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
而專常記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

少游言凡小賦如人之元首而破題二句乃其眉惟
貴氣皃有以動人故先擇事之至精至當者先用之
便觀之便知妙用然後第二韻探原題意之所從來
須便用議論第三韻方立議論明其旨趣第四韻結
斷其說以明題意思全備第五韻或引事或反說第
七韻反說或要終立義第八韻卒章尤要好意思爾

少游言賦中工夫不厭子細先尋事以押官韻及先
作諸隔句凡押官韻須是穩熟瀏亮使人讀之不覺
牽強如和人詩不似和詩也

少游云賦中用事唯要處置才見題便類聚事實看
緊慢分布在八韻中如事多者便須精擇其可用者
用之可以不用者棄之不必惑於多愛留之徒為累
耳如事少者須於合用者先占下別處要用不可那
輟

少游言賦中用事如天然全其對屬親確者固為上
如長短不等對屬不的者須別自用其語而裁剪之

不可全務古語而有瑕病也譬如以金爲器一則無縫而甚陋一則有縫而甚佳然則與其無縫而陋不若有縫而佳也有縫而佳且猶貴之無縫而佳則可知矣

少游言賦中用字直須主客分明當取一君二民之義借如六字句中兩字最緊即須用四字爲客兩字爲主其爲客者必須協順賓從成就其主使於句中煥然明白不可使主客紛然也

少游言賦中作用與雜文不同雜文則事詞在人意氣變化若作賦則惟貴鍊句之功鬭難鬭巧鬭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則雖與衆同其語之巧迥與衆別然後爲工也

少游言賦家句脉自與雜文不同雜文語句或長或短一在於人至於賦則一言一字必要聲律凡所言語須當用意屈折斵磨須令協於調格然後用之不協律義理雖是無施也

少游言凡賦句全藉牽合而成其初兩事甚不相侔以言貫穿之便可爲吾所用此鍊句之工也

少游言今賦乃江左文章彫敝之餘風非漢賦之比也

國朝前輩多循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滕鄭數公得名於世至於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廢二十餘年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已

少游言賦之說雖工巧如此要之是何等文字虜曰觀少游之說作賦正如填歌曲爾少游曰誠然夫作曲雖文章卓越而不協於律其聲不和作賦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飣餖爲偶儷而已若論爲文非可同日語也朝廷用此格以取人而士欲合其格不可奈何爾

東坡嘗云頃年文忠歐公薦其先君薦章才上一時公卿爭先求識面交口推服聲名一日大振盖歐公之言旣取重於世而當時之人亦有喜賢好善之心無紛紛爭試之間言也

東坡云頃同黄門公初赴制舉之召到都下是時同召試者甚多一日相國韓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語旣傳於是不試而去者十盖八九矣

東坡云國朝試科目亦在八月中旬頃與黄門公旣將試黄門公忽感疾卧病自料不能及矣相國韓魏公知之輙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黄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安否旣聞全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日並在九月盖始於此比者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之說東坡爲呂扣國言之相國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亦

東坡云頃試制舉中程後 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

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illegible]
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
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
累之也　英宗曰知制誥既未可且與修起居注可
乎魏公曰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
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他日擢用亦未為晚乃授直
史館歐陽文忠時為參政處執政官中有不喜魏公
者常於東坡坡曰公所以於某之意乃古之所謂君
子愛人以德者歟
蘇仲豫追言新宗正丞程遵彥之邵內行全好人所
難能應詢其如何曰遵彥嘗為杭州僉判以故知其
居家之道其[illegible]遵彥之母極嚴篤遵彥之妻子得其
志遂去遵彥方三十歲承順母意不復言娶與母同
床而寢今二十年矣因遂絕嗜慾未嘗一日失其懽
心其母亦撫養遵彥諸子恩意周至但諸孫或一言
思其出母則詬怒遵彥妻亦賢無毫得罪被逐於其
姑亦無怨言歲時問安[illegible]物不缺雖異居而[illegible]禮
甚脩至今獨居守節不可奪士大夫賢遵彥怪其母
罰其妻哀其子也
王仲疑承事字豐甫相國郇公之子也[illegible]為廩口[illegible]
坡公頃應進士舉到省時郇公以翰林學士知舉得
其論與策二首　本論即刑賞忠厚之至也凡三次
起草雖稾亦結塗注一其[illegible]如此論卷竊恐道人過
冲所竊今所存惟策[illegible]以吐納[illegible]藥為術東坡
賢識時之　今在京師豐甫欲許於官取之爾
豐甫言頃其女兄之夫高旦[illegible]知於相國司馬溫公
已除河北羅便糧草一日謁溫公方起立[illegible]忽[illegible]
目口不能言遽[illegible]而仆溫公遣[illegible]公扶掖溫公
而旦已不知人溫公令人肩舁以歸卽死明日溫公
使吏問安否且曰已改除本路提點刑獄矣吏以死
聞溫公甚歎之厚[illegible]其家後二日范伯嘉子豐蜀公
之仲子也謁溫公復使人[illegible]致以歸子豐[illegible]許[illegible]
升堂見蜀公畢入其室卽[illegible]子豐有才力既敢遣人
廌從其游甚久相知亦深
太史公謂太史[illegible]天子齋戒受諫之說注謂子
卯與先代忌辰之類為諱惡公曰以臣所見所謂諱
惡者危亡之言不絕于耳為人臣必使危亡之言不
絕于口然後君臣相與戒懼畏懼則保其社稷若夫
子卯韓為桀紂下曰與先代忌辰此有司常事爾不
足道也天子[illegible]戒受諫[illegible]云歲終臣以謂乃[illegible]首世
[illegible]每[illegible]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
[illegible]事以諫天子[illegible]戒受之以敬也此皆先儒之所不
及遠甚
蘇[illegible]叔黨言其室姊嫁滿[illegible]其政傳正之子也傳
正守長安日[illegible]之婦閉戶不治一事惟[illegible]為花[illegible]
[illegible]物每請客一客二十飣皆工巧盡力為之者只用
一次復[illegible]客則更之以此諸婦日夜滿[illegible]不[illegible]
叔黨又曰蒲公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

澡浴小澡浴蓋一日兩洗面兩濯足閒日則浴爲小洗面一易湯用二人惟頮其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有頸及焉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惟踵踝而已大濯足三易湯用四人膝股及焉小澡浴則湯用三斛人用五六大澡浴則湯用三斛人用八九口脂面藥薰爐妙香次第用之人以爲勞公不憚也蓋公以文章顯用爲時大臣志氣磊落奉養雅潔故也頃公有書與東坡自云晚年有所得東坡荅之曰聞所得甚高固以爲慰然復有二尚欲奉勸一曰儉二曰慈此言眞蒲公之所當聞也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爲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覆甚明前世論時令者莫能過也且曰儒者多云不必從月令故時令論立說誠有以破漢儒附會災異之弊然洪範以五事應五行有休徵咎徵符契甚明後之人君不可不爲鑒也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曰行春令則云云者人君之政令非天之時氣也故此之時必當行其本時之令以順之若逆之則五行相克之氣隨類來應如人五藏相勝則有受克之處其不和之氣自來爲病也今人見時之氣寒燠非候曰行某令行某令者非也廌在元祐三年省試策問有魏相時令者廌之所對大畧與太史公之說同但其卒曰王者應天以實不以文故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之不必法其繁文末節但時和歲豐家給人足則便爲太平之實若求夫朱草生鳳凰至等瑞皆漢代君臣不務本而區區尚其虛文也漢之好復古者無若王莽而劉歆又以儒術緣飾之奏祥瑞作頌聲者甚衆有益於治可救其亂乎詞多不能詳姑記其大槩昔既不做何必道乎

王直方言章元弼頃娶中表陳氏甚端麗元弼貌寢陋嗜學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也觀忘寐陳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元弼每以此說爲朋友言之且曰緣吾讀眉山集而致也元弼越人文蒙之子少廌一歲嘗以賢良方正科被召太史公極愛之嘗三薦於朝朝廷以太史公之薦元弼雖蔭補未登科亦除陳州州學教授元弼好謔嘗塗曰公嘗自咸平晨飡食行七十五里入都俟刺來謁中途不遑秣馬也其腹痒隆冬短褐穿敝屣穿併日而食陳州之行太史之賜厚矣

蘇仲豫言蔣穎叔之爲江淮發運也其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綱舡蔣與人暗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雹霧露等有或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蔣之去占風旗廢矣

國朝法綱舡不許住滯一時所過稅場不得檢稅兵梢口食許於所運米中計口分升斗借之至下卸日折算逐人之俸粮除之蓋以舟不住則漕運甚速不

撿則許私附商販雖無明條許人而有意於兼容爲小人之啗利有以役之也借之曰粮雖明許之然漕運既速所食幾何皆工法之深意也自洛司置舟官載客貨沿路稅場既爲所併而綱兵揞附遂止逼來導洛司既廢然所過稅場有隨船撿稅之滯小人無所啗利日食官米甚多於是盜糶之弊興焉既食之又盜之而轉搬納入者動經旬月不爲交量往往鑿竇自沉以滅其迹有司治罪鞭配日衆大農歲計不充雖令犯人逐月尅粮塡納豈可數足張文定爲三司使日云歲虧六萬斛今比年不啻五十餘萬斛矣而其弊乃在於綱兵也東坡爲揚州嘗陳前弊於朝請罷沿路隨船撿稅江淮之弊往往除焉然五十萬之闕未能遽復數年之後可見其効淮南去揚泗數州日刑綱吏不啻百人能救其弊此刑自省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蘇仲豫言頃在先帝朝蔡溫叟嘗提舉陝西保甲忽有詔曰御批問所隸諸州所教保甲精熵如何[illegible]蔡上劄子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熵奏至神宗笑之謂侍臣曰蔡溫叟將謂熵字是精確也

晁無咎云著作職今不修日曆其閑但改教坊判官致語口號等及小祠祭校對祝版爾

晁無咎言頃仁宗嘉祐末英宗已判宗正時館中進所校對祝版凡九每版皆曰嗣皇帝其或曰嗣天子臣其舊例御書名處貼黄云署仁宗時苑中親作一亭甚華仁宗自名之曰迎曙亭已而寤乃英宗名也改之曰迎旭亭仁宗以旭字未安又改之曰迎煦亭皆默符英皇之名神宗嫌名今上御名也天命符瑞之驗預有定哉

李鎛希聲言頃侍其祖茂直爲江西監司日聞徐禧自御史中丞以母喪還洪府日洪有婦吉以三世祿命書占人吉凶德占俾占之媼曰當與兵死徐氏皆怒之媼曰無庸怒也其書古人所作其變具存以其書示之畫一僵尸身首異處血汚狼籍而烏鳥啄之徐氏猶欲以妖言將撥有司答之媼以衆解得免後德占敗永樂城破虜既去之蹤跡其尸正符媼說媼尚存洪人因事之又曰樞經制西事日與沈括議入居永樂括不欲入禧以不同其計自以數萬人守焉禧自守虜大縱兵圍之四面不見其際禧節制諸將不許出戰城中兵和殘狄禧命曲珍內平之守既久城中無水兵皆渴至有殺人而吮睛飲血者禧命掘井井數十尺方及泉既汲禧命以軍頒高下次第飲之衆兵怨怒凡汲一器衆兵皆以衣漬而吮之衆渴不已請開城飲於城禧死不滅城開外兵遂入而屠焉又言徐禧之妻黄魯直之堂妹也故禧死魯直祭文有文足以經邦武足以定難之語禧之沒朝廷厚其贈典又官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諡忠愍官其子弟八人禧止有一人甚幼曰俯遂獨受其遺澤至通直郎今上即位兼國轉奉議郎今年才十有六歲矣

近娶呂溫卿之女蓋呂吉甫與禧厚善故也毋讀貝
呂吉甫誥至於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未嘗
不泣涕也好讀兵書善學其舅曾直近有詩云平生
功名心夜牕短檠燃大賞之也

東坡言晉安禪院初在五代時有一僧曰某者卓庵
道左執鉢丐錢以奉佛事一日於庵中晝寢夢一金
色黃龍來食所蒔萵苣數畦僧寤驚曰是必有異人
至此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地取萵苣食之僧視
其貌神色凜然遂攝衣迎之延於庵中饋食甚勤候
取數鐶錢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
它日得志願為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幸甚偉丈
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曰
普安都人至今稱為道者院元祐八年因送范河中
是院聞言之爾

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為患子儀禱河伯曰
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
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借乎此事不
見於史也

國朝直賜緋即曰從義襴衫寶瓶銀帶例服三日元
祐七年春末陳祥道學士進禮圖儀注已除館閣校
勘明年用為太常博士乃賜緋衣四從袍銀帶佐謝
禮部蘇尚書以為言頃石參政中立為館閣時亦賜
緋仍繫銀帶石滑稽服之無怍色過司天監馬鸞隆
地銀帶頗傷家吏曰何星也石曰吾不善推步但逕
土犯寶瓶爾一時士人莫不以為笑也祥道聞之亦
甚笑祥道許少張榜登科禮學通博一時少及仕宦
二十七年而官止於宣義郎蓋初仕時以歐公人死
而祥道任其罪久廢中間為太學博士亦坐累故也
貧至老嘗為禮圖一百五十卷儀禮說六十餘卷內
相范公為進之乞送秘閣及太常寺故有是命沒齒
困窮而不遇賞音也自賜緋不餘旬而卒或曰雖不
土犯寶瓶臨行年也

孫巨源內翰從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
源以其求而未得譴怒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
老誤留也以其皆取姓孫而為館職故吏輩莫得而
別焉劉曰何不取其貌為別吏曰皆鬍而莫能分也
劉曰既是皆鬍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為別吏曰諾於
是館中以孫莘老為大鬍孫學士巨源為小鬍孫學
士

比年多自七寺卿除侍郎一日因景靈宮國忌行香
時寺監並會於幕次外有從者坐地上各話其所事
光祿宗之從者曰吾卿當作侍郎矣蓋宰相之子今
一叔為少傅一叔為使相判太原只言家世必吾卿
也又太僕及之從者曰吾卿職是修撰父是太師若
言家世豈光祿可及乎高太府遵惠之從者曰若言
吾卿必為侍郎矣趙衛尉令鑠之從者曰吾卿家世
則　太祖皇帝之後今皇帝之近族也亮非諸卿之
可及矣衆從者皆服俄有王司農孝先之從者曰吾

鄉呂作大理領都水出入重職多歷年歲若除侍郎
吾鄉必矣衆從者皆譟之曰汝雖官高職重宜力不
少衰何親戚族人見任壯丁者皆長平王之從者不勝
其怒遂毆諸鄉之從者從者復衆毆擊至有流血者
皆爲邏卒擒捕之詣尹治焉

東坡公云日者王寔王寧見訪寔韓持國少傅之壻
也因問持國安否寔寧皆曰自致政尤好歡賞自謂
人曰吾已耄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不爾無以度
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爾君兄弟至親且借顧
爲某傳一語於持國可乎寔寧曰諾坡曰頃有一老
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
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
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
世訣乎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
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曰何也老人曰惟五更
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矣諸子
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事也豈
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
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
持國果肖以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
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逐可以死時將
去者計也坡又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愼減
節嗜慾一物不芥帶於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
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

罵祖亦不害也

東坡謂龐與李祉言曰某平生於寢寐時自得三昧
吾初睡時且於床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
穩須再安排令穩既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略按摩訖
便瞑目聽息既勻直宜用嚴整其天君四體雖復有
苛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
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既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
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頮面盥服衣畢須於一淨
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其美無涯通夕之味
殆非可比平明吏徒飯集一呼即與冠帶上馬奉以
爲常二君試用吾法自當識其趣愼無以語人也天
下之理能戒然後能慧慧性圓通必從戒謹中入
未有天君不嚴而能圓通覺悟者也二君試識之

呂元明希哲作講爲廣言宜仁皇時太學之法寬簡
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表者就其中
又擇其尤賢者專委掌教導規矩之事胡翼之瑗初
爲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胡文學行義一代高之
既專學政遂推誠教育多士身率天下之士不遠萬
里來就師之方是時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
中心悅而誠服之也胡亦甄別人物擇其過人遠甚
人畏服者獎之激之以勵其志又各因其所好類聚
而別居之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
尚節義者皆所以類群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
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爲可

否之時取當時政事㑹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
今朝廷近臣往往胡之徒也
太史公言呂元明頃在熙寧中王荆公欲與其子雱
並除崇政殿說書已有成命會呂正獻公與荆公論
新法相失其事遂格後二十餘年今上之即位八年
朝廷以勳臣子有學問復除前命益知官職命定使
之雖逢逢亦不為也王公父子今已物故而元明竟
居講筵雖以世德多學用亦有命也
頃年客有詬胡翼之為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曰
某氏者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傑蕩其所齎千金仍病
甚將客于逆旅若將救死焉偶其父至京師閔而不
責攜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
之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
術知養生然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
問也讀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冀
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
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古聖賢之書次第而讀
之既通其義然後為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
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頴銳善學
學之三年登上第而歸
張文潛曰先皇尚經術本欲求賢聖旨趣而一時師
說競以新奇相高妄為臆說即附意穿鑿如說詩曰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蕳兮女曰觀乎士曰
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

謔贈之以芍藥以謂溱洧之會其芍藥善墮胎行血故
為之贈然詩言士與女相謔然則士贈女乎女贈士
乎借謂女贈士安用墮胎行血也此殆是以芳香為
好之義何至是陋也劉貢父嘗曰贈之芍藥士女不
分若夫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則女贈士必矣本草云
椒性溫明目煖水藏則女無用也莫不以為笑嗚呼
有是種種陋說而觸類長之此為羅繆義之禍其术
亦以此
東坡新遷東闕之第廣同李端叔秦少游往見之東
坡曰今日乃先祖太傅之忌日明日祖父名序其先
偉才氣過人雖不讀書而氣量甚偉頃年在鄉里郊
居陸田不多惟種粟及以稻易粟大倉儲之人莫曉
其故儲之累年凡至三四千石會眉州大饑太傅公
即出所儲自族人次外姻次佃戶鄉曲之貧者次第
與之皆無凶歲之患或曰公何以粟也惟粟性堅能
久故可廣儲以待匱爾又繞宅皆種芋魁所收極多
即及時多蓋薪芻野民之食時即用大甑蒸之羅置
門外恣人取食之賴以無飢焉又曰祖父嗜酒甘與
村父箕踞高歌大飲忽伯父封告至伯父登朝而外
氏程舅亦登朝外祖甚富二家連姻皆以子貴封官
程氏預為之謂祖父曰公何不亦預為之太傅曰兒
子書云作官器用亦寄來一日方大醉中封告至并
外纓公服笏交椅水罐子衣版等物太傅時露頂戴
一小冠子如花許大醉中取告身讀之畢并諸物

置一布囊中取之時有餘牛肉多亦置一布囊中令村童荷而歸跨驢入城城中人聞受告或訖如外觀之遇諸塗見荷擔二囊莫不大笑程老聞之亟詢其太簡惟有識之士奇之

眉州或有神降曰茅將軍巫覡皆狂禍福紛然州皆畏而禱之共作大廟像宇皆雄祈驗如響太傅忽乘醉呼村僕二十許人入廟以斧钁碎其像投溪中而毀折其廟屋竟無所靈後三年伯父初登第太傅甚喜親至劍門迎之至七家嶺忽見一廟甚大視其榜曰茅將軍太傅曰是妖神却在此爲幻邪方欲率衆復毀忽一廟吏前迎拜曰君非蘇七君乎某昨夜夢神泣告曰明日蘇七君至吾甚畏之哀告蘇七君且爲容恕幸存此廟俾竊食此土也衆人怪之共勸焉乃捨

太史公講禮王制曰礿禘蒸嘗此祭之名天地社稷五祀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此祭之事犆礿祫祭之類此祭之儀然非祭之本祭之本諸侯得一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天子得四表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是也夫犧牲幣帛粢盛酒醴皆出於民力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凡以祭之本在於民而已

又講王制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曰夫以身率於上而倣之曰教教之於治雖其迂闊然古之言治者必以爲先放勛曰勞之來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舜舉八元命契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且有恥且格秦任刑罰不務德教故不旋踵而覆漢承秦弊初以法治天下惟賢臣賈誼董仲舒嘗言之文帝能聽賈生故斷獄數百幾至刑措武帝不能聽仲舒故斷獄數萬幾至敗亡唐太宗初亦不以教化爲意惟魏鄭公勸行仁義四年之間遂至大治然則爲治者不可不先以教化爲本也

又講王制不率教移左鄉右鄉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曰臣以唐虞之學不過有扑作教刑與撻以記之雖周禮至詳至悉亦無流放之刑此當是商之法湯制官刑儆于有位其用法甚嚴爲大學養士之禮既重則不率教之罪責之宜不可輕大命三公九卿大夫皆入學至於王親視學皆不變彼以九年之間而不能自遷於善是長惡不悛弗順教令者也屏之遠方斯亦不足卹矣然王爲之三日不舉其意甚哉成湯伊尹相與維持天下之法其嚴密如此若夫周之法則以寬仁爲主雖霍叔同管蔡之惡亦降于庶人者三年而復其國若非商政之峻也商尚質周尚文商周之法皆欲人之爲善而已

黄任道見荆公有繆奔平西叨稱仲冬之語言同識也

曾誠存之嘗曰頃見少師韓持國云　仁皇一日與宰相議政罷因賜坐從容語曰幸茲太平君臣亦宜以禮自娛樂卿等各有聲樂之奉否各言有無多寡

惟宰相王文正公不邇聲色素無後房姬媵上乃曰
朕賜旦細人二十卿等分爲散之後猶欣然送旦家
一時君臣相說如此何當
東坡不惟文章可以盡代而政事忠亮風節凛凛過
人遠甚元祐七年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書爲鹵簿
使上因大廟宿齋行禮畢將至青城儀衛甚肅五使
乘車至景靈宮東欞星門外忽有赭傘覆犢車幷青
蓋犢車百許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巡檢使立於
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幷其國太夫人
上遂遽邢國大長公主也東坡曰可以狀來比至青
城諭儀仗使御史中丞李端伯之純曰中丞職當肅
政不可不聞李以中宮不敢言坡曰某自奏之即於
青城上疏皇帝曰臣備員五使竊見二聖眞長祗愼
昭事天地敬奉宗祧而內中犢車衝突鹵簿公然亂
行恐累二聖所以明祀之意謹彈劾以聞上欣然開
納舊例明日法駕回中宮當迎於朱雀門下是時因
疏明日中宮亦不復出
東坡爲禮部尚書宣仁上仙乃與禮官與太常諸官
眞宿禁中關決諸禮儀事至七日忽有旨下光祿供
羊酒若干欲爲太后太妃皇后暖孝東坡上疏以暖
孝之禮出於俚俗王后之舉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
旨遂罷
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餞於惠濟坡舉白浮歐陽叔弼
陳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此酒酒釂

當言所罰三君飲竟東坡曰三君爲主司而失李方
叔茲可罰也三君者無以爲言輒謝而已張文潛舍
人在坐輒舉白浮東坡先生曰先生亦當飲此東坡
曰何也文潛曰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
也舉坐大笑
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
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
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
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門下先生蘇公子由嘗論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又曰女爲
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又曰
管仲之器小哉又曰小人哉樊須也又曰硜硜然小
人哉所謂小人者非世俗所謂無禮無義不仁不智
之小人也以其所知所能行皆小者近者非大者遠
者禮樂射御書數凡形器度數之用其祖迹而已若
夫君子聖人則所知所能行皆造道德之妙非形器
度數之所能盡此其所以爲大也詩有小雅大雅所
言皆聖人妙道德性所以立道所以立政其變雅者
不能而反之者也此皆所以爲大也蓋小雅變雅所
言王者政事治天下之法能與不能而已舉此求之
則其類自見今詩之稱有曰大明又曰小明小宛小
旻小弁之類皆因雅而爲言皆當時並有小大之名
其不見於經者或刪定或已亡之也又論史記作商

紀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而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作周紀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觀此一事書所因之事不同然崇侯以文王數紂罪殺三公而著之逢君之惡也忌文王修德而不勸紂之改行長君之惡也在崇侯皆為有罪矣豈太史公欲互見乎紂喜閎夭之獻釋文王之囚乃許專征伐復告之曰譖之者崇侯虎也其意蓋欲文王甘心焉然文王遂伐崇以討其罪自古人君之惡無烈於紂然崇侯虎之罪竟不能逃其刑小人讒諂諸賢人君子於盛明之朝而欲逃責難矣

# 楊公筆錄一卷

（宋）楊彦齡撰

明鈔本（四庫底本）

楊公筆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楊延齡撰。延齡里居未詳。書中自稱元豐中爲山陰尉。又曰任隰州司戶。又曰元豐八年秋爲滏陽令。又曰爲虢倅。又曰自江寧上元移宰常州武進。而卷首題曰朝奉郎致仕。其始末亦略可見。其論易取鄭夬之說、蓋其時邵伯溫易學辨惑未出、故不知其誤。亦頗稱引王安石陸佃之說、而所辨字音字義、惟引字說一條、餘皆引許愼說文。亦稱過洛見程子、則似非王氏學矣。又以四詩風雅頌對三光日月星句、程史以爲蘇軾事。而延齡自記、乃其待試與國時夢中所得。亦可以證小說多附會也。

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撫三寶送到汪啓淑家藏

計書　本

# 揚公筆記目錄


人中酒本解　王瓊妙於化物
書字源流　陳後主詩
練布　會稽日鑄山茶
丁特莫耶　相笏經
銅雀瓦　鐵湖規法
俳優弄參軍　傀儡子
擻裝道店　石燭
百骸六藏　梁立則雞爽
獨腳令　常州壁詞
陳番驛壁詩　老氏發話作岐語
莫祖功臣念户　鉅万
卜式驕而牧羊　張良怨指
凌持為禹人　裂去餅緣
黃河水堪釀酒　呼耶許
雄儒　炊桂食玉
敵鷹不可恃　逍遥草胃
打夜狐　治目六物方

仕宦不須作木枕　燕寢有容延絹
忍死待告　虢州石研石屏
雨下畏天雹　拘頭訟
金陵一醜石　天衣寺梵具
蜀人好文　女郎曹希蘊能詩
李氏述先記　神宗挽詞
彭李郎六十再娶　范文政綺語
目録畢

# 楊公筆錄

朝奉郎致仕楊彥齡撰

張華云人中酒不解以湯自漬則愈近見從檢從義云有二客闘飲一客而量少劣密擣蒲桃置袖中每舉杯輙食兩三箇遂勝能飲者試之果驗

## 王瓊妙於化物

王瓊方冬以藥封花李數株一夕盡開玄宗二月初臨軒取羯鼓打春光好一曲柳杏皆拆王瓊乃武時人漢獻帝都許時有植小李色黃大如櫻桃至今謂之御李子

## 書字源流

書字之作源流最有自新室莽以疊從三日太盛改為三田宋明帝以騧為禍改為騧漢以火行忌水改洛字去水而加隹隋以周齊不遑寧處故隋字去辶而作隋此皆率意改易固無義理甚者至武后撰天地日月等字元結謚譎煬帝名讖命出狂妄可勝惜哉

虵字本只作它託何切許氏說文云古上艸居患

它故相問無它乎禿從人上象禾粟之形倉頡見
禿人伏禾中因以志字若此類雖是有來訛亦異
矣
古人以制字以止戈為武反正為乏皿虫為蠱自
營為私背厶為公哭亡為喪斗門為戶為門一大
為天上一為正通天地人為王王在門為閏一在
木下為本一在木上為末日在木上為杲日在木
下為杳以至重夕為多重日為曐三毛為毳二糸
為絲之類其為義意當體便足學者患不求之耳
盍通六書以論字則其說必通苟欲字字會意亦
幾乎鑿矣
乙玄鳥也其字形舉首下曲與甲乙之乙字不同
如孔字乳字當從乙鳥之乙乾字亂字等字當從
甲乙之乙
對字本從口漢文以責對而為言多非誠對去口
而從士荆公亦以對為對有封者不獲自盡矣秦
以辠似皇字改為罪字荆公云以辠者不獲自新
矣

世人用字雖以類舉而少能分別如在木曰果在
地曰蓏在身曰覞在久曰亞在牆曰牖在屋曰窓在
木曰巢在穴曰窠有足曰蟲無足曰豸有水曰池
無水曰隍有辮曰猪無辮曰彘以至牛羊曰牲犬
豕曰豢束而為陌南北為阡以帛曰幣以綿曰袍
實曰鷄蛋曰卵牡曰犖牝曰　之類甚多不可不
辨
詞辭辞三字世皆通用然詞乃文詞之詞辭乃辭
訟之辭辞乃辭讓之辞
瘧痞疼三字亦通用然寒熱休作謂之瘧謂之痁
一日發謂之痎亦各有症不可交互
方言曰冢謂之墳音墳 俗謂抹野為垠當用此字
埠夫燒者謂之嬈田家謂長束稈為稈之閏反
謂小束俗謂刈穀麥為鈠 大鐮也所鑒反 穋穚穛
秫藁謂之稭麥謂之蘼麻謂之蕡豆謂之萁
田石也當音鹿獨
物壞生青白衣謂曰醭骨敗曰殖之力反 食敗曰饐
音擾

蒼頡之古文史籀之大篆程邈之隸書史黃門之章草鍾繇之行書蔡中郎之飛白張伯英之草書創體不一工拙自殊如副將體肥鍾繇體瘦次仲楷書學鵝筆勢兩匡省方寸千言王右軍方丈一字僧正書第一宋書第三字王僧虔入神小字入妙其用於則多非絕妙不肯下筆其用則不擇紙筆皆能如意其書思則即書於窗或發碑下其勤力則或書指掌數度或積筆頭下塚其奇或因莞河亞或觀武舞器其　進則或順頭濡水或揮帚沾泥先後映社古今然佛伸將因書凌雲而室或王子敬不肯題太極殿而自高王寵服宇若管見之後薦子壹嘆味以筆蹟得名藝在於工又為人役則貳安貞之碑單刻其本之成書皆此意

陳後主詩

午睡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陳後主詩也

練布

南方有練布如焦葛布練之類其精者號白練言百定虎練易比一疋耳 音釋

會稽日鑄山茶

會稽日鑄山茶品冠江浙山谷賦自注有上竈下竈蓋越王鑄劍之地世傳越王鑄劍也壽皆不敢至此一日而鑄成故謂之日鑄或曰云注非也山有寺其泉甘美石上茶山所謂之南東嶺茶尤奇所收細披小芽者身長寸餘自有麝氣勝人或以易常天寶東熱焙瓶焙乾以貯茶芽密封之依稱日鑄用閩瓶穎私製人殊混真品往往人不能辨或云日鑄以日所注處云

干將莫耶

干將莫耶二人夫婦皆善作劍故干將鑄劍之與相識受理

相笏經

余家舊傳相笏經其法甚傳大率以笏向外之部如相人而去世云東方朔撰蓋未可知也宋山王偶休佑善以一語許人有真道鑑者善相手技詭言也日處口比板趺前然使人多作休祐以諸淵

許客乃攜其扳他日請於帝州撥補下官常步不
抱然則相笏之法與笏之可占吉凶其來久矣於
熙寧間見川人侯溥為余相笏甚驗準應賢良擇
繫人也熙寧初吳仲巽知成都一日文明殿前大
揖拔萃皆出烟色青白如契青衣暮方止衣如蔽
匡諫儒士莫知其說惟揚損之云蒼得指大士於
本樹發必免驗怪有士卒作難而不成者後月餘
果有告成卒謀亂者皆獲揚罷中知花出也陳登
稱善說今嘗驗易用九六而與七八數揚損之云
卦畫七八爻稱九六其占筮詳之殊有理

銅雀硯

魏銅雀臺遺址人今在相州世傳昔築此臺尾用澄
泥加胡桃油之與此瓦絕異琢以為研貯水
不渴今人所得往 皆為者形製雖佳貯水則乏
益爲好事者不可用人謂之筆昔度

鐵湖規法

鐵湖規法天下水利皆不及甚湖水高民田一丈
民田高每一尺早止決湖水以溉田澇則閉斗門

以伐木故湖入不知有水旱之憂近年於湖中耿
許村等石碑了減其數許人請佃盡納課於公
於官賦錢之與田日倒之才一旦湖耳未有知其與
者

俳優兵聚軍

俳優是故軍設故事二伯自後漢館陶令石耽有
有罪犯事和皇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白衣
夾衫令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為參軍誤矣
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
軍

傀儡子

傀儡子蓋始於周穆王時巧工人偃師之作段安節
乃云起於漢祖平城被圍出陳平秘計

雙冢道怪

元豐八年秋於蜀合陽將仕之外廟中有一死兒
在穿上令觀往驗之則頭四手四足共一腹背目
皆踏此是秋河州大水禦民渾金皆以按高阿氏
時有同産而為夫婦者不敢之於野相抱而死神
鳥以不死之草覆之七年男女共活同頸二頭四
手足是為蒙雙氏其說雖怪其形狀類也

石燭

今鄜州出石燭風雨熙之不滅欻然先以水浸之
則愈明按石延壽縣有大泉緣地而出其水有肥
如煑肉脂接取着器中始黄小亭之黑如凝膏然
之極明方人謂之石漆此類

百骸六藏

心脾肺肝腎謂之五藏莊子云百骸六藏吾知孰
謂

梁立則龜葬

蕭州梁立則家素貧一日於山間見百餘龜負一
死龜來因中國視盤桓久之衆疾其龜葬己復舉
捲數四若視之狀衆疑其故之因免其於療龜
之所至今累世為朝士

獨脚令

世所謂獨脚令州三字日月星以物以物數為戲
了令酬答皆元祐三年夏余待試興國西禪僧院
夜愛一客舉此為令令合故相傳今轂甕錢答曰四
詩風雅頌客遂嘶服而典明日見中好德語之呕
以神對好德博參善偈文西洛名士也

常州壁詞

常州武進縣廳壁有舊題二曲未知作者名氏云
倦客東歸不自由西風又上逆流舟夜寒霜月四
更頭想待故人千里外醉吟應上謝家樓不多天
氣近中秋江月又照很柏空歸帆一夜秋西風月
明初上狄花叢新入三吳烟暑好此身持过荊江
東蓋魏光任鑑湖中

陳留驛壁詩

陳留驛壁有人題感懷詩一篇其聯云一生吏
部殘雲翮盡老之將衰小州其意甚可悲此必老
選人所作

光武發路作岐路

漢光武每發語多自作岐路以撫動群臣如崇山
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所与懸牛頭賣馬脯
盜跖行孔子語之類人皆畏服故第九倫在長安
市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

漢祖功臣食户

漢祖功臣封位第一而户止八千張良位在六

十二食邑萬戶盡從功授德領爵制祿雖欲不同
亦必取其戶稱而後已耶

鉅萬

漢書音義鉅大鉅大也大萬謂萬萬也眾自鉅萬
謂數百万万也鉅万十數謂十万万也

卜式蹻而牧羊

卜式為郎中蹻而牧羊上林中蹻即今之草鞋也
古人謂之屩借言人、有之不得叙借也

張良躡語

漢書稱張良貌躡語躡大也語音悟耳可隱語也
江表為人躡岸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紀言
稱走亡蕭父躡娶之士躡娶好說也躡音振

支持為丐人

侍謂凌持人為丐人有有語也有尾切助人開置
胸前嬰人始生曰嬰兒言抱之、嬰前乳養之也

裂去餅緣

北史王羆當有所至羆為設食使乃裂去餅緣
羆曰耕種收獲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
之擇選當主未飢命左右撤去之使愕然大慚今
之士人率作此態此可少戒矣

萬可木槵槵問

世言萬可槵槵自於不可得河東太守了能有異
因代以為竹槵買鬆分齊頭等別大者乘小者於
萬可中以瓢投可乎木一日了過一八升經宿器
中道錄以醉而名曰萬可乎以一十斛上觀侯帝
桑欽有云河東有民竹剝名曰萬可搜三醉行起
河流駘成勞尉今人未有聞識此木者

呼耶許

後夫舉頭呼耶許比相和喝自古如此音翟前謂
梁惠王曰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
動勸力之歌也其間斜揍者往往能為韻語以謳
樂其眾事都出如有如戲歌其目或瞻其腹奔甲
而後于思于思棄甲復來與羣開之暫安且使我
從邑中之黔实尉我心之類是也

椎儒

世人以闒茸為椎鈍不知闒茸之為儒余嘗見牧

羊自閗者皆怒視角刻皆却立而勇進以角相觸
其歸知扣石几百十數不已當爲其骨碎唐張説
献閗羊表云却鼓怒以作氣前躑躅以奮擊疾如
奔雲之交觸解如轉石之相扣角得其狀

吹挂食玉

吹挂食玉因思乱郭舒參緬以為難

故舊不可恃

宋向鄉與頻煩交薄交淺 都猶責恃自許不拟
之先意割成鄉曰名位不同亿有畏敬鄉何得作
量時意耶鄉曰我與士遜心地久矣豈可一旦以
貌疏遠之也鄉亦南息邵出哉宗事既累微處家
請设太相申救意不勝之鄉竟伏法今人多有以
故舊自恃者因此以為戒

還進華胄

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客姓閻字昌寓問曰君是
誰後答曰子舊之後昌寓咲謂坐客曰是是華胄
今士人以取愧者甚多因書此以為勸

打夜狐

唐敬宗善擊毬夜又自捕狐狸為樂謂之夜打狐
故俗因謂歲晏驅儺為打夜狐

治物六物方

余自幼病目昏不能遠視病衣名方服食一十餘
年果不以愈得張遇思齊昌日六物方是
却去諸葉不御今亦無恙

任官不離本枕

余初任温州司户過久静挂翁先生學化 邵宣
所云任官之所本枕亦不須依之余語至今佩服
其言

燕寢有容尺絹

世言閨燕寢作書長有容一尺絹者今人家富多
為縣倅見州廳有燕寢可容一尺絹

見死得告

廖子高大夫知泰州病有子方五六歲拙受
之欺投以致仕恩例然於法親投告方得恩澤既
奏而有如劉草久不了俄一日微盡括數之異既
備九如此數十餘日人皆以為死矣一日致仕告

至崗會一攤州者非人遣一夜棄下專官親往令
而付郡官頗為憂之無以為計既令秣下白以致
仕告至寥毅開目遽自起坐含吹口兩手從之炎
畢復卧遂長往異哉凡猶可忍有至如此者見其
他手

虢州石硯石屏

虢州朱陽山出石硯又門石屏甚奇甚久波唐李
臣之之叔祖元和初為朱陽宰其孫公子內所涂
山水一日於澗側見紫石愛之遂自刻姓字并月
於其上後作為硯初惜其大不可挈後行百餘步
往往有知拳者乃携歸行一縣令請斷之形製甚
奴香父兄搁參里人也遂解籍請歸作此硯又諸
罷兩貨之大獲厚利此事見李匡文資暇集然其
賦不堪堅可玩而不可使者其石屏自有滿月又
拟擬形迹非人力可為有灾則其理不知何緣感
化至此

雨下畏天亮

淛諺云雨下畏天亮病人畏腹脹方言以明為亮
謂明作天色忽明卻雨終不止蓋之古信

打頭風

周顧云秋李晚松分之中有謂之打頭拔其杙船
拿舞翁參編知打食之而并名喙食之打

金陵三醜石

金陵有大二醜石甚古吳仲庚作守日夜夢二與
子未哀求教且曰若不垂佑明日當為天燼矣公
甚異之詰旦編問僚屬莫能京其意己而視詞牒
首見兵馬司狀申欠乾炷二醜石多灰供修造之
用公遂臣教寺僧愛護元祐中毛漸作漕欲移置
解舍中搖之振深石撼不斷竟不能動遂罷

天衣寺諸梵具

越州法華山天衣寺有異衆偶蕭金襴袈裟琉璃
鉢雪竇大師曾真身發納禪師紅銀典底淨
瓶智者禪師判迎身小字法華經余元豐中作尉
山陰屢往觀之時守堂長老住持受頗能詩有見
贈詩其中一聯云寒上應無一宿事架頭常有百
需詩.

蜀人能文

蜀人好文雖市井胥吏業往往能為文章熙寧中余隨侍在成都見長房生子為小胥有衙前史戴獻詩其警句云月中又長一枝桂堂上參生千里駒兄弟異之明日往諸廨房中視其所居皆無他物唯案上有韻一冊杜詩一帙筆硯而已

女郎曹希蘊能詩

女郎曹希蘊作詩立成一日遊乾明寺見諸尼作繡工尼因乞詩乃聲應為集句云[illegible]起揚花滿繡床為他人作嫁衣裳因過竹院逢僧話始覺空門氣味長

李氏述先記

李郎德翰請作李氏述先記稱其先為開封府中牟縣人嘗居萬勝鎮在開運末中國失御盜賊蜂起一日傳賊將至其曾祖率里中少年為以金帛賂賊知其不足則相與力戰以死賊去感其言皆此義士也乃相戒不得犯里中賴之獲安乞佑丁卯歲為書郎李常公擇為之跋尾乃中散揚公為舒州作記而篇山名之至以其祖父三世皆舒舒人相與傳其治跡可考也余編得文之後有其祖在國初時為著作佐郎會出師下江南而江與其猶未下晉作會諸將兵軍前與曹翰各取一州翰於九江城殺人無噍類而度江撫戍之晉作吁劉廷於金陵不殺一人公欲爾耶後未知何福爾單馬入見守帥遂出降有前此功者晉作默不復道因通判其州事後十有餘年于官嶺南道處憂人容容能何其以晉作時未前問舒實遂相與評定下出郭近于日事予見時揚氏始知其先家于德於度晉作言至祠部郎中今其孫又皆踰七十官止至中散以居于是者今時有四子皆好學行謹仕宦有聞晉意揚氏之門當不未可量也

李季子剛請[illegible]田氏漢[illegible]人事猶未付言今日之所謂處出耕而後有先時也後來為賢中年以事滯淮什時從事乞[illegible]有老人為指曹翰作滅處[illegible]城中今皆以予八九十之人甚於一日耳今書以見後來血脈則予氏耕 揚氏一世治野各

自子孫仕於朝非為報也今乞佑末京所傳得此
當其所道夔州舊作乃曾祖一中散既世父與先
父擢李氏記久而淺絶撰記以此以補史氏之闕
寥

神宗輓詞

考功郎中王子韶進神宗輓詞七首當時作者皆伏
其上其詞曰寶劍方飄玉金盤忽逭水周人悲他
岐杞國悲天香崩霧靄陰同鯢齊耿夜嫦傷心歌
舞袂酒血望雨濺肥侵人處思上天從湘水怨苦
群仙帳宮寶服龍為駕織帳天寒劍記年高巡幽
師輕衛霍一朝行事付談笑功名半百折逆子獨
抱遺弓爺泫然

彭侍郎六十再娶

彭侍郎汝礪年六十再娶朝士宋雁躬之女小器
齊三十餘歲又病篤耿然自苦須回句以授宋氏
而絶云百年炯得五歲夫妻直回逕回休打疍數

范文正公奇語

范文正公作岳陽樓記云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
下天光一碧萬頃此奇語也

揭公筆記 秋

# 冷齋夜話十卷

（宋）釋惠洪撰

明刻本

冷齋夜話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僧惠洪撰。惠洪一名德洪，字覺範，筠州人。大觀中游丞相張商英之門。商英敗，惠洪亦坐累謫朱崖。是書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卷，與今本相合。然陳善捫蝨新話謂山谷西江月詞日側金盤墜影一首爲惠洪贋作，載於冷齋夜話。又引宋百家詩選云冷齋夜話中僞作山谷贈洪詩韻勝不減秦少覯，氣爽絕類徐師川云云。今本無此兩篇，蓋已經後人刪削，非其完本。又每篇皆有標題，而標題或冗沓過甚，或拙鄙不文，皆與本書不類。其最刺謬者，如洪駒父詩話一條，乃引洪駒父之言以正俗刻之誤，非攻洪駒父之誤也。其標題乃云洪駒父評詩之誤，顯相背觸。又郪亭湖廟一條，捧牲請福者乃安世高之舟人。故神云舟有沙門，乃不俱來耶，非世高自請福也。又追敘漢時建寺乃爲秦觀作維摩贊緣起，非記世高事也。其標題乃云安世高請福郪亭廟，秦少游宿此夢天女求贊。既乖本事，且不成文。又蘇軾寄鄧道士詩一條，用韋應物寄全椒山中道士詩韻，乃記蘇詩，非記韋詩也。而其標題乃云韋蘇州寄全椒道人詩，更全然不解文義。又惠洪本彭氏子，於彭淵材爲叔姪，故書中但稱淵材，不系以姓。而其標題乃皆改爲劉淵材，尤爲不考。此類不可殫數，亦皆後人所妄加，非所本有也。是書雜記見聞，而論詩者居十之八。論詩之中稱引元祐諸人者又十之八，而黃庭堅語尤多。蓋惠洪猶及識庭堅，故引以爲重。其庭堅夢游蓬萊一條，山谷集題曰記夢。洪駒父詩話曰：余嘗問山谷云此記一段事也。嘗從一貴宗室攜妓游僧寺，酒闌，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故有曉然夢之非紛紜句。惠洪乃稱庭堅曾與共宿湘江舟中，親話有夢與道士游蓬萊事，且云今山谷集語不同，蓋後更易之。是殆竄亂其說，使故與本集不合，以自明其暱於庭堅，獨知其詳耳。晁公武詆此書多誕妄，僞託者卽此類歟。然惠洪本工詩，其詩論實多中理解，所言可取則取之，其託於聞之某某，置而不論可矣。

# 冷齋夜話目錄

卷之一


江神嗜魯直書韋詩
秦少游題壁
羅漢失隊
東坡夢銘紅靴
詩本出處
神宗禁牧假犯
東坡南遷贈朝雲詩





東坡書壁
古人貴識其真
東坡得淵明遺意
鳳翔壁上詩
盧橘
東坡論文與可詩
的對
東坡題扇
換骨奪胎
詩用方言一老嫗解詩采石兒言國術


卷之二


韓歐范蘇嗜詩
陳無已挽詩
洪駒父評詩之誤
留食戲語
歐公黃牛廟東坡錢塘詩
古樂府前輩多用其句
雷轟薦福碑





立春王禹玉口占
稚子
老杜劉禹錫白居易詩
館中夜談韓詩
崇寧寺觀音竹澹山巖馴狐
蒸豚詩
王平父夢至靈芝宮
秦少游宿郰亭天女求贊


卷之三

諸葛亮劉伶陶潛李令伯文
池塘生春草
詩說煙波縹緲處
山谷集句
東坡美謫仙句語
韋蘇州寄全椒道人詩
基隱語
李元膺喪妻長短句
秦國大長公主挽詞
荆公鍾山東坡餘杭詩
少游魯直被謫作詩
活人手段詩未易識一字未易工
卷之四
詩話妄易句法
五言四句得於天趣
夢中作詩
西崑体
詩比美女美丈夫
道潛十四字師號
米元章瀑布詩
詩句含蓄
滿城風雨近重陽
天棘夢青絲
琥珀
詩誤字
王荆公坡詩之妙
詩忌
詩言其用不言其名
賈島詩
詩用方言
舒王女能詩
卷之五
賭梅詩輸罰松聲詩
東坡藏記點定一兩字
荆公梅詩
舒王山谷賦詩

荆公詩用事
荆公東坡警句
句中眼
舒王編四家詩
范文正妓詩
柳詩有奇趣
東坡屬對
林和靖送道式詩
丁晉和蘇文公詩兩聯



上元詩
東坡滑稽

卷之六

舒王嗜佛
陳瑩中罪狀
大覺禪師乞還山
靜禪師為流溺詩
靜禪師勸化人
誦紹覺禪師詩

永庵嗣法南禪
東坡和僧惠詮詩
象外句
僧清順賦詩
東坡稱道潛詩
僧景純詩
鍾山賦詩
僧可遵好題詩

卷之七



哲宗問蘇軾襯章道衣
東坡廬山偈
廬人老人於般若中無剩語
華船亭 和尚偈
東坡和陶詩
東坡作偈戲慈雲長老
東坡留戒公長老住石塔
負華嚴經入嶺大雪二偈
夢迎五祖戒禪師

張文定前生為僧
誂公墮馬
喚作拳是觸不喚作拳是背
毛僧之化
謝無逸佳句
覺範朱世英二偈
卷之八
劉跛子説二范詩
陳瑩中贈跛長短句
劉野夫長短句
劉淵才南歸墨付史槖
雲庵活盲女
錢如蜜
道士畜三物
黃魯直夢與道士遊
周貫吟詩
石學士
白土埭



范堯夫揖客對卧
李伯時畫
房琯婁師德永禪師畫圖
退靜兩忘少忘
卷之九
張丞相草書
當出詮詩示人
昌州海棠獨香
鶴生卵
課術有驗
郭注妻未及門而死
癡人說夢
不欺神明
遠方不死之術
慧遠以宗教為己任
鴝溪虎
劉野夫觀灯免灾
開井禁蛇方

三十六計

卷之十

陳瑩中食猫肉鯖魚
蠹文不通辨譯
淨建佛弟子
道人識歐公
觀道人三生比丘
羊肉牲犧
趙説道延僧
魯直悟法雲語
蘇黃陳瑕疵
問歐公為人
證道歌
寧安和尚
儀器皆黃白物
三代聖人生儒中兩漢以下生佛中
博若無縱爭解容螻蟻
范文正麥舟
東坡讀傳灯録
詩當作不經人語
嶺外梅花　詩忌
祭元度生沒高郵

是書僧惠洪所編也洪本筠州
彭氏子祝髮為僧以詩名聞海
内與蘇黃為方外交是書之全
傳記與夫騷人墨客多所取㊀
惜舊本訛謬且兵火散失之餘
幾不傳於世本堂家藏善本與
舊本編次大有不同再加訂正以
繡諸梓與同志者共之幸
鑒

至正癸未春日新刊

三衢石林葉敦印

冷齋夜話目録終

冷齋夜話卷之一

江神嗜黃魯直書韋詩

王荊老嘗官于觀州能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有寶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荊老顧無所有惟玉塵尾即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曰有魯直草書扇頭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无人舟自橫即取視惝恍之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展對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予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也

秦少游作坡筆語題壁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於一山中寺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豈此郎也

羅漢第五尊失隊

予往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輩升閣得禪月所畫十八應真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予口占嘲之曰十八應閒解嘲根少叢羅漢乱山門不知何処進齋去不見雲堂第五尊明日有女子來拜叙曰兒南營兵妻也寡而食素夜夢一僧來言曰我本景德僧因行失隊煩相引歸寺可乎既覺而蹤家要飯入其門壁間有畫僧形狀了然夢所見也時朱世英守臨川異之使迎還為閣藏之予方少年時羅漢且畏予嘲及其老也如梵志者亦見侮可怪也

東坡夢銘紅靴

東坡倅錢塘日夢神宗召入禁宮女環侍一紅衣女捧紅靴一双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中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及雲蒸雷起既畢進御上極嘆其敏使宮女

送出睇視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曰百叠
依依水縐六銖縰縰雲輕植立含風廣殿
微聞環珮揺声

詩本出処

東坡作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焼高燭照紅粧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詔太真妃子妃子時夘酔未醒命力士從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酔顔残粧鬢乱釵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是妃子酔真海



棠睡未足耳作尼童詩曰應將白練作仙衣不許紅萬汙天質事見則天長寿二年詔書曰應天下尼當用細白練為衣作撅攪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事見鬼谷子曰照夜青螢也百花醸蜜也崖蜜櫻桃也作贈举子詩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見梁僧史曰世僧寶東府王公畢集詔跋陀罗至跋陀罗瞻然请唐世祖望見謂謝莊曰摩訶衍有機辯常

戲之跋陀趍外陛世祖曰摩訶衍不負遠來惟有一死在即應声曰貧道客食陛下三十載恩得厚矣无所欠所欠者唯一死耳李太白詩曰昔作芙蓉花今為断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陶弘景仙方注口断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

宋神宗詔禁中不得牧猳豭因悟太祖遠略

陳瑩中為子言神宗皇帝一日行後苑見牧



猳豭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前朝不敢易亦不知果安用神宗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不得復畜数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神宗方悟太宗遠略亦及此

東坡南遷朝雲随侍作詩以佳之

東坡南遷侍兒王朝雲者請從行東坡佳之作詩有序曰世謂樂天有鬻駱放楊枝詞

住其至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詩曰春盡
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
病與樂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時歸則是
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
去獨朝雲隨予南遷因讀樂天詩戲作此
贈之云不學楊枝別樂天且同通德伴伶
玄伯仁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
卷藥爐新活計舞裙歌板舊因緣丹成隨
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蓋紹聖元年



十一月也三年七月十五日朝雲卒葬於
棲禪寺松林中直大聖塔又和詩曰苗而
不秀豈其天不使重爲與我玄駐景恨無
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
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卧竹根無遠近夜
燈勤禮塔中仙又作梅花詞曰玉骨那愁
瘴霧者其寓意爲朝雲作也秦少游曰唐
詩閨怨詞曰繡閣開金鏁銀臺點夜灯長
征君自慣獨卧妾何曾此正語病之著者

而避詩自謂精之最精乎參寥子曰林下
人好言詩纔見誦賈林斧已詩使不必悶

東坡書壁

前輩訪人不遇皆不書壁東坡作行不肯書
牌其特地止書壁耳後人未至則掃墨竹

古人貴識其真

東坡每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真陶淵明恥爲
五斗米屈於鄉里小兒弃官去歸久之復
遊城郭偶有羨於華軒漢高帝臨大事鑄



印銷印甚於兒戲然其正直明白照映千
古想見其爲人問七大夫蕭何何以知韓
信竟未有答之者

東坡得陶淵明之遺意

東坡嘗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句
如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久歸人望烟火
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
山又藹藹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山
中雞鳴桑樹顛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

其妙造語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運
斤不見斧鑿之痕不知昔瘦精力至死不
知悟而俗人亦謂之佳如曰一千里色中
秋月十万軍声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
万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
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如寒乞相一覧
便盡初如秀整熟視无神氣以其字露也
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
按上摸嚴已不看之類更无齟齬之態細
味對甚的而字不露此其得淵明之遺意
耳



鳳翔壁上題詩

東坡曰予少官鳳翔行山跡見壁間有詩曰
人間无漏仙兀兀二杯醉世上没眼禪昏
昏一覺睡雖然没交涉其奈略相似和似
尚如此何况真箇是故其海上作獨酵有
妙理賦曰常因既醉之適方識之心之正
然此老言人心之正如孟子言性善何以

異哉

盧橘

東坡詩曰客來茶罷無有盧橘微黄尚帶酸
張嘉甫曰盧橘何種果類答曰枇杷是矣
又問何以驗之答曰事見相如賦嘉甫曰
盧橘夏熟黄甘橙榛枇杷樲柿亭柰厚朴
盧橘果枇杷則賦不應四句重用應劭注
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
常夏熟不據依之何也東坡笑曰意不欲
耳



東坡論文與可詩

東坡嘗對歐公論文與可詩曰美人却扇坐
羞落庭下花歐公笑曰與可无此句與可
拾得耳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
兼諸家之妙詩尤精絶戲作鷺鷥詩曰頸
紅銀鈎淺曲脚高綠玉深翹岸上水禽无
数有誰似汝風標

的對

東坡曰世間之物未有无對者皆自然生成
之象雖文字之語但學者不思耳如因事
當時爲之語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則其
前有雍齒且侯吾屬何患太宗曰我見魏
徵常嫵媚則德宗乃曰人言盧杞是姦邪

東坡留題姜唐佐扇楊道士息軒姜秀

郎几間

東坡在儋耳有姜唐佐從乞詩唐佐朱崖人
亦書生東坡借其手中扇大書其上曰滄



海何曾斷地脉朱崖從此破天荒又書司
命宮楊道士息軒曰无事此靜坐一日是
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黃金不可
成白髮日夜出開眼三十秋速於駒過隙
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登此軒望
見過海帆家山歸未得題詩寄屋壁有禁
女插茉莉嚼檳榔戲書姜秀郎几間曰暗
麝著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其故如
此

換骨奪胎法

山谷云詩意无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
才追无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
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人其
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日菊曰
自然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
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
者其氣長故也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
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所以荆公



菊詩則曰千花万卉彫零後始見門人把
一枝東坡則曰万事到頭終是夢休休休
明日黃花蝶也愁又如李翰林詩曰鳥飛
不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
病如前所論山谷作登達觀臺詩曰瘦藤
拄到風烟上乞與遊人眼界開不知眼界
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之數皆換
骨法也顧況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
別其詩簡縟而立意精確舒王作與故人

詩云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
不知為石江頭路到老相逢得幾回樂天
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年醉兒如霜葉
雖紅不是春東坡南中作詩云兒童悞喜
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醉紅凡此之類[illegible]李
貽法也李者不可不知

詩用方言

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為白暗犀為黑
暗故老杜詩曰黑暗通蠻貨又為暗美為
黑暗謂飲酒為軟飽故東坡詩曰三盃軟
飽罷一枕黑甜餘

老嫗解詩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
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
於鄙俚也

采石渡鬼

歐陽文忠公慶曆末宿采石舟人再臨潮至
月黑公方就寢微聞呼声曰去未舟尾有



答者曰有參政舡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
為携至五鼓岸上攔々馳驟声舟尾者呼
曰齋料幸見還有且行且答者曰道場不
清淨无所得公異之後遊金山与長老瑞
新語新曰某夜還水陸有施主携室至忽
乳一子餓斋腥風滅燭大衆恐使人問其
時公宿采石之夜其後蔡州宗退之銘者
亦其前知然耶時公自參知政事除蔡州
黃魯直熙寧初宿石塘寺々有鬼靈異僧
敬信之一夕夢曰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
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魯直南迁已六十
親故憂其禍大又南方瘴霧非菜肚老人
所宜魯直笑宜州者所以宜人也且石塘
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魯直竟殁於宜州
較采石之鬼何愚智相去三十里豈魯直
癡絕故欺之耶

李後主亡國偈

宋太祖將開罪江南李後主用謀臣計欲拒

王師法眼甯師覩汝冊於大内因作偈諷之曰擁毳對芳叢由来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曳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後主不省王師旋渡江



吟齋夜話卷之一終

# 吟齋夜話卷之二

## 韓歐范蘇嗜詩

韓魏公罷政判北京作園中行詩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匀春圃桔槔閑又嘗以謂意趣所見多於嗜好歐陽文忠喜士為天下第一常好誦孔北海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乾范文正公清嚴而喜論兵常好誦韋蘇州詩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東坡友愛子由而味著清境每誦何時風雨復此



對床眠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詩曰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又曰九衢塵土烏靴底想見滄洲白鳥雙又曰夢作白鷗去江湖水貼天又作演雅詩曰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閑似我

## 陳无已挽詩

予問山谷今之詩人誰為冠曰無出陳師無已問其佳句如何曰吾見其作温公挽詞

一聯便知其才不可敵曰政雖随日化争
巳要人扶

洪駒父評詩之誤

洪駒父曰柳子厚詩曰勢露一声山水緑勢
䜭而世俗乃分勢為二字誤矣如老杜詩
曰雨脚泥滑滑世俗為兩脚泥滑滑王元
之詩曰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親酒盞
稀世以為睡起茶多酒盞踈多此類

留食戲語大笑噴飯



予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
予三人者皆以左手擧箸貴人曰公等皆
左轉也予遂應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
豈是背匙人一座大笑噴飯滿按

歐陽夷陵黄牛廟東坡錢塘西湖詩

歐陽公黄牛廟詩曰石馬繫祠門東坡錢塘
詩曰我識南屏金鯽魚二句皆似竟在語
然皆記一時之事歐陽嘗夢至一神祠祠
前有石馬缺左耳及謫夷陵過黄牛廟廟

見知夢西湖南屏山興教寺池有鯽十餘
尾金色道人齋餘争倚檻投餅餌為戲東
坡習西湖久故寓於詩詞耳

古樂府前輩多用其句

予嘗館州南客邸見所謂常賣者破篋中有
詩編寫本字多漫滅皆晉簡文帝時名公
卿所詩語工甚有古意樂府曰繡幕圍香
風耳飾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
護惜加窮袴隄防託守宫今日牛羊上丘



壠當時近面發紅云云前輩多全用其句
老杜曰意象慘淡經營中李長吉曰羅幃
繡幕圍春風山谷曰今日牛羊上丘壠當
時近前左右瞋予見魯直未得此書竊袴
漢時語也今襠袴是也

雷轟薦福碑

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公礼
之書生自言天下之至寒餓者無在某右
時盛傳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

錢文正為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
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為之語
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
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

立春王禹玉口占一絶

歐公王禹玉俱在翰苑立春日當進詩貼子
會温成皇后薨閤虛不進有旨亦令進歐
公經营中禹玉口占便寫曰昔聞海上有
三山烟鎖樓臺日月閑花似玉容長不老



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喜其敏速禹玉歐
公門生也而同局近世盛事其詩略曰當
年叨入武成宫曾看揮毫氣吐紅夢寐閑
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賜黄
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云云

稚子

老杜詩曰竹根稚子无人見沙上鳬雛並母
眠世不解稚子无人見何等語唐人食笋
詩曰稚子脫錦棚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笋
笋明矣贊寧雜志曰竹根有鼠大如猫其
色類竹名竹豚亦名稚子予問韓子蒼子
蒼曰笋名挻子老杜之意也不用食笋詩
亦可

老杜劉禹錫白居易詩言妃子死

老杜北征詩曰唯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
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意蓋明皇鑒夏商
之敗畏天海過賜妃子死也而劉禹錫為
本詩曰官軍誅佞幸天子舍夭姬群吏伏



門屏貴人牽帝衣白樂天長恨詞曰六軍
不發争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乃是官軍
迫使殺妃子歌詠禄山叛逆耳然謂劉白
能詩哉其去老杜何啻九牛毛耶北征詩
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与秋色争高可
貴也

館中夜談韓退之詩

沈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
平中在館中夜談詩存中曰退之詩押

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然終不近詩吉甫
曰詩正當如是吾謂詩人亦未有如退之
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於是四人者
交相攻久不決公擇正色謂正仲曰君子
羣而不黨公獨黨存中正仲怒曰我所見
如此偶因存中便謂之黨則君非黨吉甫
平一坐大笑予嘗熟味退之詩真出自然
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如符讀書城
南詩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又腦脂蓋
眼臥壯士大弨挂壁何由彎皆自然也襄
陽魏泰曰韓退之詩曰剥苔吊班林角黍
餌沉冢竹非墨點之班也楚竹初生蘇封
之士人斫之浸水中洗去蘚故蘚痕成紫
暈耳

昭州崇寧寺觀音竹永州澹山岩馴狐

鄒志完南遷自號道鄉居士在昭州江上為
屋居道崇寧寺因閱華嚴經于觀音像前
有脩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揭茅出之不
可乃垂枝覆像有如世畫寶陀山巖竹今
猶在昭人高鎖之以為過客遊觀此還過
永州澹山巖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
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
以狐鳴為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
然初無消息与人傳馴狐戲孝仙伽客一
夜飛鳴報老禪

僧賦烝豚詩

王中令旣平蜀捕還餘兵與部隊相遠飢甚
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
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曰
有肉無蔬公亦奇之饋之以蒸豬頭食之
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為有他
伎也僧自言能為詩公令賦食蒸豚操筆
立成曰嘴長毛短淺含膘久向山中食藥
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
鮮雅稱金盤釘軟熟真堪玉筯挑若把羶
根來比並羶根只合喫藤條公大喜与紫

衣師號東坡元祐初見公之玄孫訥夜話及此為記之

王平甫夢至靈芝宮

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海中央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在宮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頗自負不凡為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



安世高請福䢼亭廟秦少游宿此夢天女求贊

安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嫡子也為沙門漢桓帝建和初至長安靈帝末關中大亂謂人曰我有道伴在江南當往省之人曰遊宦乎沙門乎曰以嗔故為神然吾亦往廣州償債耳世高舟次靈山䢼亭湖廟下廟甚靈能分風送往來之舟世高舟人請福神輒降曰舟有沙門乃不俱來耶世高聞之為至廟下神嬳語曰我累以多嗔致此業今家此湖千里皆所轄以雖嗔而好施故多寶玩以縑千疋黃白物付君為建佛寺為冥福今洪州大安寺是也秦少游南遷宿廟下登岸縱望久之歸卧舟中聞風聲側枕視微波月影縱橫追繹昔常宿雲老惜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遂夢美人自言維摩詰散花天女也以維摩詰像來求贊少游愛其畫然念曰非道子不能作此天女以詩戲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惜竹軒聞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眼可無言少游夢中題其像曰竺儀華夢瘴面囚首口雖不言十分似九悲哭覆大千作師子吼不如博取妙喜如陶家手予過雷州天寧與戒禪夜話問少游字並戒出此傳為示少游筆蹟也



二卷終

吟窗夜話卷之三

諸葛亮劉伶陶潛李令伯文如肺腑中流出

李格非善論文章曾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肝肺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邁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如玉川子醉歸詩曰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著汝王荊公用其意作扇子詩曰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

池塘生春草

謝公云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謂有神助其妙意不可以言傳而古今文士多



從而稱之謂之確論獨李元膺曰予反復觀此句未有過人處不知謝公何從見其妙處蓋古今佳句在此一聯之上者尚多古之人意有所至則見於情詩句蓋其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夢中得之蓋當論其情意不當泥其句也如謝東山喜見羊曇羊叔子喜見鄒湛王述喜見坦之皆其情意所至不可名狀特寓詩句耳

詩說煙波縹緲處

予自并州還故里館延福寺寺前有小溪風物類斜川予兒童時戲劇處也嘗春深獨行溪上作小詩曰小溪倚春漲攘我釣月灣新晴為不平約束晚見還銀梭時撥剌破碎波中山整齣落中一葉欹紅間又嘗暮寒歸見白鳥作詩曰剩水殘山慘淡間白鷗无事約舟閑窗中著我添圖畫便似華亭落照灣曾直詩予曰觀君詩說煙波縹緲處如壓[illegible]論國 政字、坦夷[illegible]

非爲師沙戸種類眼有詩其略曰吾年六
十子方半橋項螺度歲年脫却衲衣著簑
笠來佐涪翁刺釣船予嘗對淵才誦之淵
才曰此退之贈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換
骨句也

山谷集句貴拙速不貴巧遲

集句詩山谷謂之百家衣體其法貴拙速而
不貴巧遲如前輩曰晴湖勝鏡碧衰柳似
黃金又曰事治閑景象摩挲白髭鬚又曰
古瓦磨爲硯閑砧坐當床人以爲巧然皆
疲費精力積日月而後成不足貴也

東坡美謫仙句語作讚

晩披雲夢澤笠釣青茫〻又曰暮騎紫雲去
海氣侵肌涼東坡曰此語非李太白不能
道也嘗作賛曰天人幾何同一漚謫僊非
謫乃其游揮斤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
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
縻之不羈肯求東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
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
忘身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涴吾足乃嗔作
詩大笑君應聞

韋蘇州寄全椒道人詩

東坡曰羅浮有野人山中隱者或之見相傳
葛稚川之隸也有鄧道士者嘗見其足跡
予偶讀韋蘇州詩寄全椒道士云今朝郡
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煑白
石遙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
何處尋行跡其風度則全椒道豈亦鄧
君之流乎因以酒間依蘇州韻作詩寄之
曰一杯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獨酌罷
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
戲庵中人飛空本無跡

碁隱語

晉王在廬山有道士來謁因與碁輒作數語
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
是以无所爭惟其无所爭故能入不生不

死舒王笑曰此特綦隱語也

李元膺毀妻長短句

許彥周曰李元膺作南京教官毀妻作長短句曰去年相逢深院宇海棠下曾歌金縷歌罷花如雨翠羅衫上點點紅无數今歲重尋攜手処空物是人非春莫回首青門路乱紅飛絮相逐東風去李元膺尋亦卒



秦國大長公主挽詞

秦國大長公主薨神考賜挽詞三首曰海潤三山路香輪定不帰帳深空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又曰曉發西城道灵車望更遥春風空魯館明月断秦蕭塵入羅衣積香随玉篆銷芳魂飛北渚那復可為招又曰燮自天原發恩從国姿中叢鍾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迹沁楼高已隔秦區區會稽市無復献珠人元豊初臣魏泰嘗之於詩話中雖謬王黄竹漢高大風之詞皆莫可擬其髣髴噫豈特前代帝王盖古今詞人之工者無此作也

荊公鍾山東坡餘杭詩

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擇賢愚而与之遇然吾特疑端為我輩設荊公在鍾山定林与客夜對偶作詩曰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贈僧曰暮鼓朝鍾自擊撞閉門欹枕在殘缸白灰旋撥通紅火卧听蕭蕭雨打窓人以山谷之言為確論



少游魯直被謫作詩

少游謫雷悽愴有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魯直謫宜州殊坦夷作詩云老色上上面權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床无客日自靜有風終夕涼少游情鍾故其詩酸楚魯直道休歌

故其詩閒暇至於東坡南中詩曰平生万事足所欠唯一死則英特邁往之氣不受夢幻折困可畏而仰哉

活人手段

司馬温公童稚時與群兒戲於庭〻有大甕一兒登之偶墮甕水中群兒皆弃去公則以石擊甕水因穴而迸兒不得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於齠齓中至今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甕圖



詩未易識

唐詩有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歐陽文忠公愛之毎以語客曰古人為發端心難親之才莫逮欲做此為一聯終莫之能以文忠公之才而謂不能詩蓋未易識也

冷齋夜話卷之三終

# 冷齋夜話卷之四

詩話妄易句法之字

司馬温公詩話曰魏野詩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窻下有殘燈而俗人易葉為藥不止不佳亦和下句無気味魯直曰老杜詩茵獨無苗山雪盛黄獨者芋魁小者耳江南名曰土卵兩川多食之而俗人易曰黄精子美流離亦未有道人劒客食黄精也如淵明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其渾成風味句法如生成而俗人易曰望南山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狀学者不可不知也



五言四句詩得於天趣

吾弟超然善論詩其為人純至有風味嘗曰陳叔寶絶無肺腸然詩語有警絶者如曰午醉醒來晩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窻明王維摩詰中山詩曰溪清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舒王百家衣体曰相看不忍發慘澹暮潮

平欲別更携手月明洲渚生此皆得於天
趣予問之曰句法固佳然何以識其天趣
趣然曰能言蕭何所以識韓信則天趣可
言予竟不能詰歎曰溟涬然第之弋

夢中作詩

崇寧元年元日粥罷睡夢中忽作一詩既
覺輙能記之曰无賴東風試怒號故乘一
葉傲驚濤不知兩岸人皆愕但覺中流笑
語高三月七日偶与瑩中　湘江是日大



風當斷渡而瑩中必欲宿道林小舟掀舞
白浪中兩岸聚觀膝落而瑩中笑声愈高
予細繹夢中詩以語瑩中〻〻此段公案
三十年後大行叢林也

西崑体

詩到李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澁
時稱西崑体然荊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
字有根蔕如作雪詩曰借問火城將策探
何如雲屋聽窻知又曰未愛京師傳谷口

但知鄉里勝壷頭其用事琢句前輩無邪
犯者昔李師中作送唐介謫官詩曰去国
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消英俊
顏何孫已死姦諛骨尚寒云〻已而聞介
赴月首上官乃大悔以書索其詩唐公笑
曰吾正不用此無寸馬落願詩遂以還之
李大敬久之乃悟一身千古非捩對與荊
公措意異矣

詩比美女美丈夫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
語應傾国任是無情也動人陳俗哉山谷
作酴醾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
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若出類而吾
叔淵才作海棠又不然曰雨過温泉試妃
子餓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道潜作詩追法淵明乃十四字師号

道潜作詩追法淵明其語逼真処數声柔櫓
蒼茫外何処江村人夜帰又〻臨林塢[illegible]

閒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時從東坡在黄州京師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公與詩僧相從眞東山勝遊也坡以書示潜誦前句笑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耳

米元章有瀑布詩

米芾元章豪放戲謔有味士大夫多能言其作止有書名曾大字書曰古有瀑布詩古今喫不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固以怪之其後題云蘇子瞻曰此是白樂天



奴子詩見者莫不大笑

詩句含蓄

詩有句含蓄者如老杜曰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宮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於水卧看牽牛織女星又嘲人詩曰佳人未妝閤閒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語笑声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宮怨詩曰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是也

滿城風雨近重陽

黄州潘大臨工詩多佳句然甚貧東坡山谷尤喜之臨川謝無逸以書問有新作否潘答書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為俗氛所蔽翳昨日淸卧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聞者笑其迂闊



天棘夢青絲

王仲至言老杜詩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天棘非煙雨自是一種物曾見於一小說今忘之高秀實曰天棘天門冬也一名顛棘非天棘也王元之詩曰水芝臥玉腕天棘舞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琥珀

韋應物作琥珀詩曰曾為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覿舊說松液入

泌千年所化今燒之尚作松氣嘗見琥珀中有物如蜂然此物自外國來地有茯苓処皆無琥珀不知韋公何以知之

## 詩誤字

老杜曰詩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今誤作波浩蕩非惟無氣味亦分外閑置波字舒王曰道人北山來問松我南岡李手拍巫券云今如許長令俁作問松栽東岡與波浩蕩當併按也



## 王荊公東坡詩之妙

對句法詩人窮尽其变不過以事以意以出処具備謂之妙如荊公曰平昔離愁寬帶眼迄今歸思滿琴心又曰欲寄歲寒無善畫頼傳悲壯有能琴力不若東坡微意特奇如曰見說騎鯨游汗漫亦曾捫風話辛酸又曰蚕市風光思故國馬行燈火記當年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縱然舞以鯨為風對以龍驤為漁舟對小大不

熔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謂之秀桀之氣終不可沒者此類是也

## 詩忌

衆人之詩例無精彩其氣奪也夫氣之奪人百種禁忌詩亦如之富貴中不得言貧賤少壯中不得言衰事康强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或犯人謂之詩讖謂之無氣是大不然詩者妙觀逸想之所寓也豈可限以繩墨哉如王維作畫雪中芭蕉詩眼



見之知其神情寄寓於物俗論則譏以為不知寒暑荊公方大拜賀客盈門忽點墨書其壁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欤寄此生坡在儋耳作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唯一死豈可以世俗論哉予嘗與客論至此而客不然吾論予作詩自誌其略曰東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餘萬丈光雪裏芭蕉失寒暑眼中騏驥略玄黃云云

## 詩言其用不言其名

用事瑒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
荆公東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曰含風鴨
綠鱗〻起弄日鵝黃裊〻垂此言水柳之
用而不言水之柳名也東坡別子由詩猶
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此用事
而不言其名也山谷曰管城不無食肉相
孔方兄有絶交書又曰語言少味无阿堵
氷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有人情如格五
心知世事等朝三格五今之蹙融是也後



渡汁云常置人於險處耳然句中眼者世
尤不能解語言者蓋其德之候也故曰有
德者必有言王荆公欲革歷世因循之弊
以新正化作雪詩其略曰勢合便疑包地
盡功成終欲放春回農家下念豐年瑞紙
欲青天万里開

賈島詩

賈島詩有影略句韓退之嘆之其渡桑乾詩
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如

今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又赴長
江道中詩曰策杖馳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
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詩用方言

句法欲老健有英氣當間用方俗言為妙如
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穎脫不可干之
韻若杜八僊詩序李太白曰天子呼來不
上船 方俗言也所謂襟紐是也家〻養
烏鬼頓〻食黃魚川峽路人家多供事烏



鬼以臨江故頓〻食黃魚耳俗人不解
便作養畜字讀遂使沈存中自差烏鬼為
鸕鶿也夜闌更秉燭相對疑夢寐更互秉
燭照之恐尚是夢也作更字讀則失其意
甚矣山谷每笑之如所謂一霎社公雨數
番花信風之類是也江左風流久已零落
士大夫人品不高故詩韻纖絶東晉韻人
勝士類多皆先出謝安石之右煙飛空翠
之間乃携嫂姪登臨之与夫雪夜訪山陰

故人歿盡而返下馬據胡床作三弄而去者久矣

舒王女能詩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工詩多佳句有詩寄舒王曰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前和淚看黃花舒王以楞嚴經新釋付之有和其詩曰青燈一點映窗紗好讀楞嚴莫憶家能了諸緣如幻夢其間唯有妙蓮花

冷齋夜話卷之四終

康熙辛酉八月初四黃以文借閱過

# 冷齋夜話卷之五

## 賭梅詩輸罰松声詩

王文公居鍾山嘗与薛處士棊賭梅詩輸一首曰華髮尋香始見梅一枝臨路雪培堆鳳城南陌它年憶杳〻难随驛使來又嘗与俞秀老至报寧公方假寐秀老私跨驢入法雲謁寶覺禪師公知之有頃秀老至公佯眠〻起遣秀老下階曰為僧子乃敢跨吾驢秀老叩頭願有以自贖具罪寺僧亦為解勸公徐曰罰松声詩一首秀老立就其詞極佳山中之人忘之予為補曰万壑摇槍煙百灘度流水下有跨驢人蕭蕭吹醉耳

## 東坡藏記點定一兩字

舒王在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妙語客曰東坡宿於臨皋亭醉夢而起作成都聖像藏記千有餘言點定才一兩字有寫本適留船中公遣人取而至時

月出於東南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檐喜
見眉發曰手腦人中能也然有一字未穩
客曰頸聞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曰如人
善博日勝日負耳東坡聞之拊手大笑亦
以公為知言

荆公梅詩

荆公嘗訪一高士不遇題其壁曰墻角數枝
梅凌寒特地開遥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詩置動靜意



荆公曰前輩詩云風動花猶落静中見動意
鳥鳴山更幽動中見静意山谷曰此老論
詩不失解經旨趣亦何怡耶唐詩有曰海
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者置早意於殘晚
中有曰雞蟬枝別御鬭雀墮閑庭者置静
意於喧動中東坡作眉子研詩其略曰君
不見長安畫手開十眉横雲却月争新奇
遊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用此
微意也

舒王山谷賦詩

舒王宿金山寺賦詩一夕而成長句妙絶如
口天多剩得月月落聞津鼓又曰乃知像
教力但渡無所苦之類如生成山谷在星
渚賦道士快軒詩点筆立成其略曰吟詩
作賦北窓裏万言不及一杯水願得青天
化為一張紙想見其高韵氣牽雲霄獨立
万象之表筆端三昧遊戲自在也

王荆公詩用事



舒王晚年詩曰紅梨無葉庇華身黄菊分香
委路塵歲晚蒼官才自保日高青女尚横
陳又曰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横
陳山谷謂予曰自獻横陳事見相如賦荆
公不應用耳予曰首楞嚴経亦曰於横陳
時味如嚼臘

荆公東坡警句

[illegible]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攜
手別多日故人死少年荆公用其意作古

今不經人道語荊公詩曰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冷冷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桑疇雨過羅紈膩麥隴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因知果譬如蓮花方其吐華而果具藥中

荊公東坡句中眼

造語之工至於荊公東坡山谷盡古今之變荊公曰江月轉空為白晝嶺雲分暝為黃昏又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又曰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皆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語韻終不勝

舒王編四家詩

舒王以李太白杜少陵韓退之歐永叔詩編為四家詩集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意舒王嘗曰太白詞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汙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歐公今代詩人未有出其右者但恨其不修三国志而修五代史耳如歐公詩曰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有佳趣第人不解耳

范文正公蚊詩

范仲淹少時嘗為秦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廨舍多蚊蚋文正戲題其壁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用問前程雖戲笑之語亦豈弟渾存之氣逼人況其大者乎

柳詩有奇趣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声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歎詩三老相呼声也

東坡屬對

予遊儋耳及見黎氏為予言東坡兄曰不相
從和從乞園蔬出其臨別北渡時許我本
儋耳氏寄生西蜀川忽然跨海去譬如事
遠遊平生〻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
見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醖佳甚求一具
臨行寫此詩以折菜餞又登望海亭柱間
有舉粲大字曰貪看白鳥橫秋浦不覺青
林沒暮潮又謁姜唐佐〻〻不在見其母
母迎笑食予檳榔予問母識蘇公母曰識
之然死柰其好吟詩公嘗杖而至指西木
榻自坐其上問曰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
未还有包灯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祝
曰秀才歸當示之今尚在予索讀之醉墨
欹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空齦顏平
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林和靖送遵式詩

王魏公鎮金陵以書致錢唐講師遵式〻〻
以病辭及愈將謁公乃过孤山和靖先生
林逋〻以詩送之曰虎牙熊軾隱鈴齊棠
樹陰〻長碧苔丞相望崇貧謁少清談爭
屬道人来

丁晉和蘇文公詩兩聯

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曰草解忘憂〻底
事花能含笑〻何也以為工讀東坡詩曰
花非識面嘗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
才力相去如天淵

上元詩

七

予嘗自并州还江南过都下上元逢符宝郎
孫子因約相國寺未至有道人求詩且曰
齊花嘗有寒巖寺詩懷京師曰上元獨宿
寒巖寺卧看青灯映薄紗夜久雪猿啼嶽
頂夢回山月上梅花十分春瘦緣何事一
掬歸心未到家却憶少年行樂処軟風香
霧噴東華今當為作京師上元懷山中也
予戲為之曰北遊爛熳看并山重到皇州
及上元灯火樓臺思往事管絃音律減新

子167 511

翻期人未至情如海穿市帰来月满軒郄
憶寒巖曾独宿雪牕残夜一声猿

東坡滑稽又言無有無對

有村校書年巳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枝藜相过村校喜延坐其東起為寿且乞詩東坡問所買妾年幾何曰三十乃戯為詩其略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巳是耆稀年此老滑稽枚文章如此又曰世間事無有無對弟人思之不至也如曰我見魏徵當



嫵媚則對曰人言盧杞是奸邪又曰無物不可比類如蜻花似石榴花洪花罌粟花通草花似梨花羅消花似海棠花

冷齋夜話卷之五 終

# 冷齋夜話卷之六

## 舒王嗜佛書曾子固諷之

舒王嗜佛書曾子固欲諷之未有以發之也居一日會於南昌少須潘延之亦至延之談禪王問其所得子固熟視之巳而又論人物曰某人可抨子固曰弁用老而逃佛亦可一抨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學者讀其書唯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癈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從子固笑



曰前言第戯之耳

## 陳瑩中罪洪不當稱甘露滅

陳了翁罪予不當稱甘露滅近不遜曰得甘露滅蓋道成者如來識也予凡夫与僕輩俯仰其去佛地如天淵也柰何冒其美名而有之耶予慈之曰彼我不得稱甘露滅者如言蜜不得称甜金不得稱色黄世尊以大方便曉諸衆生令知根本而妙意不可以言盡故言甘露滅滅者寂滅甘露不死

之藥所殺滅之体而不死者也人人具為而獨僕不得称何也公令勿放且不肯以丹露滅名我脫為牢相能宥飾乎奚宿乎壁中陽然忍所為折難乎不可得乃笑而已

大覺禪師乞還山

大覺璉禪師學外工詩舒王少与游嘗以其詩示歐公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王不悟其戲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点菜気迺家仁廟賞識留住東京浄因禪院其後嘗作偈進呈乞還山林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慇懃願祝如天寿一炷清香滿石樓又曰堯仁况是如天闊乞与孤云自在飛



靚禪師為流所溺詩

靚禪師有道老宿也主鈞之三峯嘗赴供民家渡溪漲靚重遅為溪流所陥童子救至岸坐沙石間垂頭如雨中鶴童子意必怒且遭訴遂不敢仰視靚忽指溪作詩曰春天一夜雨霶霈添得溪流意氣多剛把山僧推倒却不知到海後如何靚後住汝州香山無疾而化

靚禪師勸化人

峯靚禪師初住雲雲邑有巨商尚氣不受僧化曰施由我耳豈容人勸靚宣言唯吾独能化之其人聞靚至果不出靚題其壁而去曰去年巢穴益探邊春暖双、迎擔前莫訝主人簾不捲恐御泥土汚花磚其人喜不怒特自傷追還厚施之靚笑謂人曰吾果能化之



誦智覺禪師詩

智覺禪師住雪竇之中嵓嘗作詩曰孤猿叫落中嵓月野客吟殘半夜灯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処坐禪僧詩語未工而其氣韻無一点塵埃予嘗客新吳車輪峯之下曉起臨高閣窺殘月聞猿声誦此句大笑栖鳥驚飛又嘗自朱崖下瓊山渡藤橋千

万峯之間聞其声類車輪峯下時而一笑不可得也但竟此詩字字是愁耳老杜詩曰感時花濺涙恨別鳥驚心良然真佳句也親證其事然後知其二也

永庵嗣法南禪

儲峯永庵王南禪師子也余嘗聞法南公所至輙隨之急直闢其風而悅之眼不及識有自慶者事永甚久即以慶主黄龍且州為作疏語時奇與叢林於慶既觀又見之與語多鮮休又嗣法南公宜州過永舊庵題其壁曰奪得胡兒馬便休休嗟李廣不封侯當時射殺南山虎子細看來是石頭

東坡和僧惠詮詩

東吳僧惠詮佯狂垢汚而詩句清婉嘗書湖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惟聞犬吠声又入青蘿去東坡一見為和於後曰唯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夜未寐草露溫芒

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謂之象外句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声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以微陽比遠燒也

僧清順賦詩多佳句

西湖僧清順頗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云城中寸土如寸金高人種竹只十箇春風慎勿長兒孫穿我階前綠苔破又有林下詩曰久服林下遊頗識林下趣縱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荊公遊湖上愛之為称揚其名坡晚年亦與之遊亦多唱詶

東坡称賞道潜之詩

吳僧道潜有標致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

F107 511

一見如舊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
逍遥堂士大夫爭欲識面東坡餞客湖促
來而紅粧擁随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
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
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
狂一坐大驚自是名聞海内然生偏尚氣
憎凡子如仇嘗作詩云歲東風上苑行爛
窺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蕋浮
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

僧景淳詩多深意

桂林僧景淳工為五言詩規模清爽其淵
源出於島可時有佳句元豊之初南國山
林人多傳誦居豫章乾明寺終日閉門不
置侍者一室淡然聞鄰寺斎鍾即造焉坐
海衆食堂前飯罷徑去諸刹皆敬愛之見
其至則為設鉢其或陰雨則諸刹為送食
住二十年如一日四時不出澗大風雨極寒
熱時皆福老順為予言淳詩意苦而深世



不可遽解如曰夜色中旬後虚堂坐幾更
隔谿猿不叫當檻月初生又曰後夜客來
稀幽齋獨掩扉月中無鶴立草際一螢飛
有深意予時方十六七心不然之然聞清
脩自守是道人活計書之耳

鍾山賦詩

余居鍾山最久超然山水間愛不成趣嘗乘
佳月登上方深入定林変卧松下石上四
更自賀公塔路濮谷掀翁月吳瓐悅淨几
榻然童僕慈寢再軒凭前檻無所見時有
流螢穿户簾風露浩然松声滿隙作詩曰
雨過東南月清寛意行深入碧蘿層露眠
不管牛羊踐我是此鍾無事僧又曰未饒
拄杖挑山衲差勝袈裟叢草鞋吹面谷風
衝過虎歸來松雨濕空齋

僧可遵好題詩

福州僧可遵好作詩暴所長以蓋人業林貌
礼也而心不然嘗題詩湯泉壁間東坡遊廬

山偈見為和之遵曰禪庭誰立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混長流東坡曰石龍有口口无根龍口湯泉自吐吞若信衆生無本無垢此泉何处覔寒温遵曰是愈行矜伐容金陵佛印元公自京師還過焉遵作詩贈之曰上國歸來路幾千渾身猶帶御爐煙鳳凰山下敲蓬戶驚起山翁白晝眠元戲荅曰打睡禪和萬萬千夢中趨利走如煙勸君抖擻



修禪定老境如奔已再眠元詩雖似綴緝然一時快之

冷齋夜話卷之六終

# 冷齋夜話卷之七

## 哲宗問蘇軾襯朝章道衣

哲宗問右璫陳衍蘇軾襯朝章者何衣衍對曰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謫英州雲居佛印遣書追至南昌東坡不復荅書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七年復官歸自海南監玉局觀作偈戲荅僧曰惡業相纏四十八年常行八棒十三禪却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僊



## 東坡廬山偈

東坡遊廬山至東林作偈曰溪声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它日如何舉似人

## 廬山老人於般中了无剩語

横看成嶺側成峯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秖緣身在此山中魯直曰此老人於般若横說竪說了无剩語非其筆端能吐此不傳之妙哉

華亭船子和尚偈

華亭船子和尚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埀一波
纔動万波隨夜静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
月明歸叢林盛傳想見其為人宜州倚曲
音成長短句曰一波纔動万波隨蓑笠一
鈎絲金鱗正在深処千尺也須埀吞又吐
信還疑上鈎遲水寒江静滿目青山載月
明歸

東坡和陶淵明詩

東坡在惠州尽和淵明詩魯直在黔南聞之
作偈曰子瞻謫南海時宰欲殺之飽喫惠
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子瞻百世
士出処固不同風味亦相似淳又還館耳
久之天下盛傳子瞻已僊去矣後七年北
歸時宰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至南昌太守
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耶
東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迴反耳

東坡作偈戲慈雲長老又與劉器之同參玉

東坡自海南至虔上以水涸不可舟逗留月
餘時過慈云寺浴長老明鑑䝉相如所書
慈恩寺叢林以道望與之東坡作偈戲之
曰居士无塵垢洗沐老師有何借宜楊慈
問但見燭鎖紙門外時聞佛放光遍界難
藏真浄相一絲不掛且逢場却須重說圓
通偈千眼重就是法王又嘗要劉器之同
參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忻
然從之至廉泉寺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
勝問此筍何名東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師
善說法要能令人得禪悅之味於是器之
乃悟其戲為大笑東坡亦悅作偈曰叢林
真百丈嗣法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參玉
版師聊憑柏樹子與問籜龍兒瓦礫猶能
說此君船不知

東坡留戒公長老住石塔

東坡乞鎮維揚幕下辨才來一日石塔長老
遣侍者投牒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

曰帰西湖旧廬䣊令出別俟首揮東坡於
是將僚佐同至石苔今繫鼓大衆聚觀神
中出蹤使晃䨱讀之其嗣曰大士何曾出
世誰作金毛之声衆生各自開堂何聞不
答之了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所
不二門施無尽蔵於西湖之久別亦是偶
然為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若一時稽首重
聽白雉渡口船廻依旧云山之色秋來雨
过一新鐘鼓之声謹蹤予謂戒公其類礼



子美黄四娘耳東坡妙觀逸想託之以為
此文遂與百世俱傳也

見華嚴經入嶺及大雪二偈

陳瑩中謫合浦時予在長沙以書抵予為見
華嚴入嶺有偈曰大士游方興尽回家山
風月絶塵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蔵
入嶺來予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
人世过飛埃湘南外林分別圓寂光中廿
往来文関嶺外大 作雪二偈寄之曰傳聞

嶺外歩歴倒千年樹老枒手笑有眼未曾
覗故應潤物林一洗瘴江霧寄語牧牛人
莫敎頭角露又曰邊界不曾藏処処光皎
皎開眼失却縱都緣大分曉園林忽生春
萬死粲一笑遙知忍凍人未悟安心了

夢迎五祖戒禪師

蘇子由初謫高安時雲庵居洞山時時相遇
聰禪師者蜀人居聖壽寺一夕雲庵夢同
子由聰出城迓五祖戒禪師既覚私恠之



以語子由未卒聡至子由迎呼曰方與洞
山老師說夢子来亦欲同說夢乎聡曰夜
来輒夢見吾三人者同迎五戒和尚子由
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良久
東坡書至曰七次奉新旦夕可相見三人
大喜追笱與而出城至二十里建山寺而
東坡至坐定無可言則各追繹向所夢以
語坡坡曰執年八九歳時嘗夢其身是僧
往来陝右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来託宿

記其頎然而眇一目雲菴驚曰戒陝右人
而失一目暮年棄五祖來游高安終於大
遇逆數盡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十九歲
矣後東坡以書抵雲菴其略曰戒和尚不
識人嫌彊顏後出真可笑矣既法契可痛
加磨礪使還舊觀不勝幸甚自是常衣衲
衣

張文定公前生為僧

張文定公方平為滁州日游琅邪周行廊廡
神觀清淨至藏院俛仰久之恍呼左右梯
梁間得經一函開視之則楞伽經四卷新
其半未寫公因點筆續之筆蹟不異味經
首四句曰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花智不
得有無而興大悲心遂大悟流涕見前世
事蓋公生前嘗主藏於此稍革有以寫經
未終頓再未成之故也公立朝正色自慶
曆已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者莫如公暮年
出此經示東坡居士居士為重寫題公之
於其後刻於浮玉山龍游寺

詵公送官堕馬損臂峯悅禪師作偈戲之

雲峰悅禪師叢林敬畏為明眼尊宿與化
詵公友善詵城居二十餘年老矣猶迎送
不已悅嘗誡曰公乃不袖手山林中去尚
此忍將手鄭倸掌詵多又不果一日送大
官出郊墮馬損臂中吟月餘以書哀訴于
悅悅恨其不聽言作偈戲之曰大悲菩薩
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與化和尚折一
枝猶有九百九十九兩華恭長老同嗣大
愚然少叢林有書來叙法乳悅作偈戲之
曰與師萍跡寄江湖共憶當年在大愚
笑堪無限事甜瓜生得苦葫蘆

喚作拳是觸不喚拳是背

寶藏禪師老庵於龍峯之北魯直丁家難相
從甚久館于庵之傍兩年寶藏見李者必
擧手示之曰喚作拳是觸不喚拳是背莫
有契之者叢林謂之觸背關張丞相奉使

江西口將遊其廬至兜率見悅禪師遊許
擁其門人及見寶甕乃作偈曰又纏黄龍
山裏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
外別有靈犀一點通靈源叟時爲侍者通
作贊其略曰閒時富貴見後貧窮老年浩
歌歸去樂從他人喚住山翁魯直大笑曰
天竟所言灵犀一點此乃磊直爲虛空安耳
究靈源作贊分靈之是憑一字不著畫

毛僧之化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日遊聚落飲食無所擇
輕薄子多押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
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説偈曰毛僧毛僧事
々不能死了燒了却似不曾言彡遊化嗟
乎異哉其端師子戒闍梨之徒乎

謝无逸佳句

謝逸字无逸臨州縣人勝士也工詩能文黄
魯直讀其詩曰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无
逸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搖牙噪春
甚又令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竹又曰山寒
石瘦水落溪毛渺爲魯直所稱賞

洪覺範示世英二偈

朱世英以入行薦於朝當入奉意不欲行不
得已詣之信宿而还所居◦堂生涯如燕
窩予嘗過之小君方炊稚子宗野汲水而
无逸誦書掃除顧見於披幕大笑曰聊復
尔耳予作偈曰老妻營炊稚子汲水龐公
掃除冊露適至并帶迎門一笑相視不必
靈照多識道理世英聞之亦作偈曰提籃
靈照掃地謝公一般是麫做依不同不解
語然通透珍瓏更若不會換手捷胷

冷齋夜話卷之七終

竹溪夜話卷之八

劉跛子說二范詩

劉跛子青州人拄一枴每歲必一至洛中嘗花館范家園春盡即還京師為人談吐有味范家子弟多狎玩之有范者見之即與之二十四金口跛子哭讓於是以詩謝伯仲曰大范見時一十四小范見時哭讓美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

陳瑩中曾皮子長短句



初張丞相召自荊湖跛子與客飲市橋客問車騎過其都趣覲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曰還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送一何營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甚愛之作長短句贈之其略曰橋不形骸將雲寄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興閑看洛花陽說其姚黃魏紫春歸後終妻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都不似俄作涯云于政和改元見於興國寺以詩戲之曰拍

這一段大源閒妙語時時見一班我欲從公遺為夫攔銀推衰見青山寺姻家許中復夫尖宜人道參政榮之孫女云我十許歲時見劉跛子來見倡哭語絡目而云訃其壽百四十五年許嘗館於京師新門張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廊中人死有識之者

劉野夫長短句

劉野夫留西京久求入都淵材以書督之野



夫答書曰跛子一生別無路長手教化一飢兩飽自說安聊以自誑元神新來被劉法師徐神翁形迹得不成模樣深欲上京相覷又恐撞着文人泥沱佛舊地被乾柴濕蹋着甚來出其不意如此嘗自作長短句曰跛子年年形容何以儼然一部髭鬚世上詩大謗上有工夫達南州北縣逢着處酒滿甌盧醺醺醉不知來日何処要朝聽洛陽花前了歸來帝里一事全无工

歌美不託依舊乘作閒從寬地恐豈
上水載船上復帶橫舗呵々笑睢陽門外

有尚好西湖

劉淵材西歸布橐中墨竹史藁

淵材游京師貴人之門十餘年貴人皆前席其家在新昌其貧至饘粥不給父以書召其歸曰汝到家吾倒懸解矣於是南歸跨一驢以一騶挾以布橐々黥皆斜繫其腋一邑聚觀親舊相慶一口議曰布橐中必金珠也予雅知其迂闊戲之乃問親舊聞淵材還相慶曰君官爵雖未入手必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橐中所有可早出以冠之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也汝可拭目以觀乃開橐有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畫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藁一巨編餘無所有

雲庵活盲女

雲庵住洞山時嘗過撫城家經大林間泓立聞哀聲循流水蹤澗下窺有婦水中者使兩夫下扶掖研而上乃盲女子年十七八許問其故曰我母死父棄於遠方兄貧無食挈我至此猛推下我而去要忽測不自知淨下賴其人力曰彼無婦可留以相活我給與一世力拜諾即以所乘驢挽畀歸山雲庵法隨之盲女後往三子皆勤院其寺雲庵雖領衆屯山歲時遣人給衣食如初然雲庵高世之行若此之類甚衆

錢如蜜一滴也甜

衆殊初游吳中自負一蓋見賣餳者從乞一錢餳與之即就買餳食之而去嘗客館古寺中道俗造之輒就覓錢皆相顧羞縮曰初不多辦來索何殊曰錢如蜜一滴也甜

道士畜三物

廣安軍南瀕海石崖中有道士年八九十歲自言本交趾人渡海船壞於此崖因庵焉畜一鶴人如倒挂月遇擾中啼即夢貴丈

畜王孫小於蝦蟇風度清穎以綫係孔策
閒道士仁則跳躑登几席危坐分踪顯而
食之又言龜狀如錢置合中時揭其盖使
出緘衣一閒予謁之示此三物從予乞詩
予熟視曰公小入国中引道否詩神訝能
擘窠高韻

黄魯直夢與道士遊蓬萊

黄魯直元祐中晝卧蒲池寺時新秋雨過凉
甚夢與一道士褰衣升空而去廻見雲濤



際天夢中問道士無舟不可濟且公安之
道士曰与公游蓬萊即攜而度水魯直意
欲無行道士彊要之俄覺大風吹髮毛骨
為戰慄道士曰且斂目唯聞足底聲如萬
壑松風有狗吠聞日不見道士唯見宮殿
張開于門為户魯直徐入有兩玉人導昇
殿主者降接之見嬪官執玉麈尾侍女擁
侍之中有一女方整琵琶魯直極愛其風
韻欲之忘揖主者主者色莊故其詩曰試

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枝搖手頃与予
同宿湘江舟中親為言之与今山谷集語
不同盖後更易之耳

周貫吟詩作偈

周貫者不知何許人雅自號木鵝子治平熙
寧間往來西山時時至高安与予夫父善
日獸飲啗一大甕打孤夜以為酒器工作
時時成爲嘗宿奉新龍泉觀半夜排門道
士驚起披衣啓門問其故貫笑曰偶得句



當舉道士殊不意也問之因使口誦貫以
手指畫吟曰彈琴傷指甲畫席損髭鬚是
夜貫寒甚以席自覆故尔又至袁州見市
井李生者有秀髯欲贈以詩弟於下而李
嘗酒色意欲免行貫指燕栗鐺作偈曰示
之頭纇天教合作鐺縱生三脚宜能行雖
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尋死於
西山方將化人問其幾何歲貫曰八十西
山作酒鐺鮮䲈斷布衣穿相逢甲子君

休問大極光陰不計年後有人見於京師
橋州書與袁州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州
當上謁也至詩果造李生生時以百出乃
以白土大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
赴去年約不見破鐵鍋彈指空剎く李生
後竟墮馬折一足

石學士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流也然善戲嘗出報
慈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驚遽
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
徐着一鞭謂馭者曰賴我石學士也若瓦學
士則固不破碎乎

石土塚

高僧傳有神仙史宗者着麻衣加袖其上
號神衣道喜怒不常鉢礰磨日生廣陵白
土塚謳歌自適夜不知歸宿処江都令禮
祇召至與語詞多無半岸索紙賦詩曰有
欲若不足無欲即無憂未其情虛者索按
汎汎浮游一世間洸若不繫舟要坐巢塵
累妻負羗山在擅抵巽之陶潛淵明所記
曰白土塚道三巽比在此其一也有狂道
借海鹽令所畜小兒登小山山有豕数椽
道人三四輩相勞苦其言小兒一不解但
得食一蝈如熟艾有問道士者諭者何時
竟者曰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塚上計其
誠行當竟矣問者作書授道士曰為達之
即繫小兒衣帶還海鹽令喜問曰衣中有
何曰書挑耳又呼問小兒至何処小兒曰
前為道士捉杖飄然去但聞足下波浪声
至山中入山中皆書與白土塚上即引衣
帯示令令一不能說小兒諳史宗史宗大
驚曰汝乃从淳山中來耶神仙之有無吾
不能知然觀其詩句脫去畛封有超然自
得之氣非尋常介夫所能作也

范堯夫攝客對困

范堯夫謫居永州閉門人稀識面客苦欲見

者或出則問寒暄而已僧掃榻具枕於是
揖客解帶對臥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
未可起亦熟睡久之覺常及暮而去

李伯時畫馬

李伯時善畫馬東坡弟其筆當不減韓幹都
城黃金易得而伯時馬不可得師讓之曰
伯時為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恥也又作
馬忍為之耶伯時悉曰作馬無乃例能蕩
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
以思其情狀求為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
花落地必入馬腹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
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其過
師曰但畫觀音菩薩自是畫此像妙天下
故一時公卿服師之善巧者也

房琯畫師德永禪師畫圓

東坡集中有觀宋復古畫序一首曰舊說房
琯開元中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過夏口
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
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琯曰
頗憶此耶因悵然悟前生之為永禪師也
故人柳子王寶此畫蓋唐本宋復古所臨
者

退靜兩忘少忘

尹師魯謫官過大梁與一老衲語師魯曰以
退靜為樂衲曰孰若退靜兩忘師魯頗若
有所得及移鄧州時范文正守南陽師魯
手書與文正別文正馳至則師魯已沐浴
衣冠而坐少頃而化文正哭之甚哀師魯
忽舉首曰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
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正不達
此又問後事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
俄頃又舉首謂希文曰亦無鬼亦無恐怖
言訖長往沉存中曰師魯所養至此可謂
有力然尚未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退靜
兩忘尚存胸中乎獨無為子楊次公曰存
中識樂矣然未識樂之忘也

八卷終

張丞相草書亦自不識其字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予忘之

當出汝詩示人

沈東陽野史曰晋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溫溫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昌州海棠獨香爲佳郡

李冊大夫客都下一年无差遣乃受昌州議者以去家遠乃改受鄂倅淵才聞之吐飯大步往謁李曰今日聞大夫欲受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淵才悵然曰誰爲大夫謀昌佳郡也柰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豊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才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爲笑

鶴生卵

淵才迂闊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夜産一卵大如梨淵才面發赤訶曰敢謗鶴也卒去鶴輒兩展其脛伏地淵才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才嗟咨曰鶴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佳話所悞



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語予皆勘驗予曰淵才自信之力然讀相鶴經未熟耳又嘗曰吾平生无所恨所恨者五事耳又問其故淵才歛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說乃答曰第一恨鰣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大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曽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淵才瞠目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課術有驗无驗

靈源禪師住龍舒大平精舍有日者能課使之課莫不奇中蘇朝奉者至寺使課无驗非特爲蘇課无驗凡爲達官要人言皆无驗至爲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則如日見而言灵源問其故答曰我无德量凡見貴常人則以術而言无所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置術之實而務爲諛詞其不驗要不足恠

郭注娶未及門而死

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十年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調恤爲求婚將遂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郭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魏范功名富貴如太山黃河日月所不能老兩客乃尒可笑耶

癡人說夢夢中說夢

僧伽龍朔中遊江淮間其迹甚異有問之曰汝何姓答曰姓何又問何國人答曰何國一人唐李邕作碑不曉其言乃書傳曰大師姓何何國人此正所謂對癡人說夢耳李邕遂以夢爲真真癡絕也僧贊寧以其傳編入僧史又從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猶康會本康居國人便命爲康僧會詳何國在碎葉東北是碎葉國附庸耳此又夢中說夢可掩卷一笑

不欺神明

徐鉉曰江南處士朱真每語人曰世皆云不欺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予聞司馬溫公曰我平居无大過人但未嘗有不可對人語者耳此不欺明神也

聞遠方不死之術

孔叢子有言昔有人聞遠方能不死之術者裹粮往從之及至而其人已死矣然猶歎恨不得聞其道予愛其事有中禪者之病

佛法混遠真偽相半唯死生禍福之際不
容偽耳今日識其偽猶惑之可笑也
慧遠自以宗教為己任
嵩仲灵作遠公影堂記六件事且罪李者不
能深考遠行事以張大其德著明於世予
曰仲灵寧嘗自考其事乎謝灵運欲入社
遠拒之曰是子思乱将不令終盧循反而
遠与之執手言笑謂遠知人則何暗於循
謂不知人則何獨明於灵運遠自以宗教



為己任而授詩礼於宗雷輩与道安諫符
堅勿伐洛陽同科父子於釋氏其可謂純
正而知大躰者耶
鎬溪快山有虎
鎬溪快山有虎嘗搏牧牛童子為兩牛所逐
虎既去牛捍護之童子竟死石門老衲文
公為予言之為作詩記之以諷含齒被髮
而不義者然予徒能諷之其能已之哉快
山山淺亦有虎特〻安足過行路一堅坐
地牧兩牯以撼〻地不復顧虎搏堅如鷹
搦兎兩牛来奔虎奔去因往荷穽扶老樹
牯則喘視同字護虎竟不能得此堅〻雖
不傚牯无負一村號傳共鳴鼓而虎已逃
不知処嗟哉異哉兩大武高義可与貫高
伍今之仁義名好古臨事真情乃愧汝此
邪可信文公語為君落筆斂風雨
劉野夫約龔德莊觀燈免火灾
德莊從壯羅官何朔居京師新門劉野夫上



元夕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与君語令閤
必盡室出觀燈當清浄身心相候德莊雅
敬其為人危坐三鼓矣家人輩未還野夫
亦竟不至俄火自門而燒德莊窘特詣牒
犯烈焰而出頃刻數百舍為灰礫之場明
日野夫来吊且欣曰令閤已不出是吾憂
幸出可賀也德莊心異野夫然不欲詰之
也
開井法禁蛇方

也柰何書柰蚍開井乎閑著莫不絶倒

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紹聖初曾子宣在西府淵才往謁之論邊事極言官軍不可用用士爲良子宣喜之旣罷與余過興國寺河上食素分茶甚美將畢問奴楊照取錢奴曰忘持錢來柰何淵才色窘予戲曰兵計將安出淵才以手持髯良久目予趨自後門出若將便旋然予追之淵才以手挈帽褰衣走如飛予爲奴楊照追逐二相公廟淵才乃敢回顧喘立面無人色曰編虎頭撩虎鬚幾不免於虎口哉予又戲曰在兵法何如淵才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冷齋夜話卷之九終

# 冷齋夜語卷之十

陳瑩中此俱食猶肉鰣魚

陳瑩中謫通州夜讀洽浦錄乃大有所悟歎目長息曰此句雖覺範可辯然渠在海外吾撫定光佛手何能招之又曰吾甥李郁光祖者覺範所愛當呼來授以此句覺範儻有生還之幸而吾以去死不遠恐備主則託光祖授之如六陽直撥付遼錄公寫於是光祖自南武踄足至通瑩中熟視彌月曰非寄附所可姑置之明年予還自朱崖館於高安大愚瑩中自台州執其家來漳浦過九江愛廬山因家焉督予兼程來予以三日至湓城瑩中曰自此公可禁作詩否益於事予曰敬奉教然予兒時好食肉母使侍齋予叩頭乞先飲澹肉一日母許之今亦當唯食肉例先吟兩詩喜吾二人死而復生如何瑩中許之予詩曰痛蕩天涯看得足尽痴兒女寄蓬窓徑來漳求

坂偶愛廬山家九江名師遍其如醉
幻生涯領略似衰龎向來蕩盡都休理且
聽樓鐘盡夜撞与公靈鷲曾聽法遊戲人
間知幾生要口甚中藏盡像孤山月下忽
高声敲諸已覺華无帶殘盡方知珠自明
數抹夕陽殘雨外一番飛絮滿江城瑩中
喜而謂曰此詩如坡下猪肉也雖美無多
食後二年予客漳水見瑩中姪勝柔自九
江來出詩示予曰仁者雖逢恩有常平居



快勿示何妨争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
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
殃与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予
謂勝柔曰公婿叔詩如食螃蟹
魚唯恐骨刺耳与岐下猪肉不可同日
而語也

蕃文不通辨譯

景祐中光梵大師惟淨以梵學著聞天下皇
祐中大覺禪師懷璉以禪宗大振京師淨
居傳法院璉居淨因院一時奉者依以揚
声景靈宮鋸鏞解木木既分有虫鏤紋數
十字如梵書字旁行之狀因進之上遣都
知羅宗譯經潤文夏英公竦詣傳法院導
譯舁得祥異之語以識因淨焚香導譯逾
刻乃曰天竺无此字不通辯譯古瑫恚曰
諸大師且領上意若稍成譯館恩例不淺
而英公以此意諷之淨曰幸若蟲紋稍可
彣辯誠敷門光也異日彰謬妄萬死何補



上又嘗賜璉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
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
者歸奏上佳歎之

淨璉可請佛弟子

富鄭公每語客此兩道人可謂佛弟子也懷
使立朝必能盡　以其人品不凡故隨所
遇輙盡其才今則淨璉輩何其少也耶

道人識歐公必不凡

予遊嵩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

足而卧予坐其旁久之乃驚覺起相向
視予曰方聽萬壑松聲泠然而夢夢見歐
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遙潁水之上予
問師嘗識公乎曰識之予私自語曰此道
人識歐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久如
曰二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為誰僧笑曰出
家欲無累公所言衮衮多事人也曰豈不
置鉢耶曰食時寺有鉢又曰豈不畜經卷
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耶曰雨即



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
棄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愕曰然則手中紙
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藉枕頭予
甚愛其風韻恨不告我以名字鄉里然識
其吳音也必湖山隱者南還海岱逢佛印
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其輿者十
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雖犬予自笑曰使褒
禪山石崖僧見之則予為无事人也

觀道人三生為比丘

唐忠義傳李憕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
隱洛陽惠林寺年八十餘與道人圓觀游
甚密老而約自峽路入蜀源曰予久不入
繁華之域於是許之觀見錦襠女子浣泣
曰所以不欲自此來者以此女也然業影
不可逃明年某日君自蜀还可相臨以一
笑為信吾已三生為比丘居湘西嶽麓寺
有巨石林間嘗習禪其上遂不復言已而
觀死明年如期至錦襠家則兒生始三日



源抱臨明啓兒果一笑却後十二年至錢
塘孤山月下聞扣牛角而歌者曰三生石
上舊精魂賞月臨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
相訪此身雖壞性常存東坡刪削其傳而
曰圓澤而不書撰舊三生石上事贊寧所
錄為圓觀東坡何以書為澤必有據見寂
讖當問之

羊肉大美性暖

陵承天珍禪師蜀人也音夷而真率不事

事郡守忘其名初至不知其往士未嘗與語偶𦿆客來游琊亦坐於旁守謂客曰魚稍宜江淮羊麵宜京洛客未及對琊輒對曰世味而知羊肉大羨且性𢪛股宜人食守色變顒視之徐曰禪師何故知羊肉性暖琊應曰常卧氈知之其毛尚尔暖其肉不言可知矣如明公治郡政義則立朝當更佳也

趙悅道曰延一僧對飯

趙悅道休官歸三衢作高齋而居之禪誦精嚴如老爛頭陀與鍾山佛慧禪師為方外友唱酬歐語照映叢林性喜食素日須延一僧對飯可以想見其為人矣

魯直悟法雲語罷作小詞

法雲秀關西鐵面嚴冷能以理折人魯直名重天下詩詞一出人爭傳之師嘗謂魯直曰詩多作无害艷歌小詞可罷之魯直笑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終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若以邪言蕩人婬心使彼逾禮越禁為罪惡之由吾恐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領之自是不復作詞曲耳

東坡山谷瑩中瑕疵可笑

徐師川曰予於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但知敬畏者也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東坡議論諫諍真所謂殺身成仁者其視死生如旦夜尔安能為哉而欲奪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既至未視事聞管罷不去竟俯就之七日將至乃去問其故曰不亦无舟吏可遷夫士之進退大体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為累耶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猶時對日者說命此皆顛倒也吾固笑之

問歐陽公為人及文章

臨川謝逸字无逸高才江南勝士也魯直見其詩歎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朱世英謫撫州率八行不就閑居多從衲子遊不

喜對書生一日有一貢士來謁坐定曰每
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脩
者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蓋亦一書
生後甚顯達嘗忝大政又問能文章否无
逸曰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于旁
聞之匿笑而去

證道歌發明心要

大通禪師言吾頃過南都謁張安道於私第
道話一夕安道曰景德初西土有異僧到
都下閱求嘉證道歌即住礼頂戴久之譯
者問其故僧曰此書流播五天稱眞丹聖
者所說經發明心要者其多又問大律師
宣公塔所在吾欲往礼謁譯者又問此方
大士甚衆何獨求宣公哉曰此師持律名
重五天

守安和尚不祖秀僧書

湖州武守安和尚者天衣懷禪師之嗣也與
秀関西爲同行秀已應詔住法雲寺其威
光可以炙手以致登雲天而翔也而安止
荒村破院單丁三十年秀時以書致安且
未嘗視弃之侍者不解其意因問問之安
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乃今知其癡夫出家
所塚間樹下辦那事如救頭然无故於入
建樹頭架大屋養數百閑漢此眞開眼尿
床也何足復對語哉吾宗自此益亦微矣

寺當猶嘗見之
饌器皆黄白物

王荊公居鍾山將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
飲上灩少至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
件皆黄白物意吏卒竊之故使人問司之
者乃小兒適聚於此食棗栗食盡弃之而
去文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阻富貴如
群兒作息乃可耳

三代聖人多生儒中兩漢以下多生佛
中

宋世英言寺昔從文公究林數夕聞所未聞

嘗曰予曾讀游俠傳否稜此心李充上菩
提孰能禦哉又曰成周三代之際聖人多
生吾儒中兩漢已下聖人多生佛中此不
易之論也又曰吾止以雪峯一句語作宰
相世英曰願聞雪峯之語公曰這老子嘗
為衆生有是什麽

磚若無縫爭解容得世間螻蟻

石塔長老戒公東坡居士昔赴登文戒公迓
之東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
戒公起曰這箇是塼浮屠耶坡曰有縫奈
何若無縫爭容得世間螻蟻坡首肯之

范文正公麥舟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於姑蘇取麥五百
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
問寄此久近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
欲葬之西北歸無可与謀者堯夫以所載
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
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
為三喪未葬留滯丹陽時无郭元振莫可
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
付之矣

東坡讀傳灯録

東坡夜宿曹溪讀傳灯録灯花墮卷上燒一
僧字即以筆記于窓間曰山堂夜岑寂灯
下讀傳灯不覺灯花落荼毘一个僧詩誌
詩曰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
个莫嫌没滋味曾直曰既是餡草何緣更
知滋味易之曰願免以酒澆且聞有滋味

詩當作不經人語

歐公七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
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
龍千丈澹抹墻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絶次
仲曰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來天地不
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嶺外梅花

嶺外梅花与中国異其花状類桃花之色而

吞紅香署東坡詞曰玉質那愁瘴霧冰姿
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幺
鳳素面常嫌粉涴洗粧不退吞紅高情已
逐曉雲空不与梨花同夢曾吉詞曰天涯
也得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闌風細得香
遲不道曉来開徧何南枝玉蕭弄粉人應
妬飄到眉心住平生箇裏傾盃深去國十
年老尽少年心

嵩沼深刻



黃魯直使余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粧
露荑心曾直罪余於詩深刻見骨不務含
蓄余竟不曉此論當有知之者耳

蔡元度生歿高郵

蔡元度荊黃餘杭州次泗州病亟僧伽塔吐
光射其舟万人瞻仰中有指呈露士大夫
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殁元度生於高
郵而殁於此此異一世言元度盖僧伽侍
者不以上後卽初以為誕今乃信然

冷齋夜話卷之十終

# 曲洧舊聞十卷

（宋）朱弁撰

# 附録一卷

明純白齋鈔本

曲洧舊聞十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宋朱弁撰。弁字少章。朱子之從父也。事蹟具宋史本傳。文獻通考載弁曲洧舊聞一卷、雜書一卷、骫骳說一卷。此本獨曲洧舊聞已十卷。然此本從宋槧影鈔、每卷末皆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字。又惇字避光宗諱、皆闕筆。蓋南宋舊刻、不應有誤。必通考譌十卷爲一卷也。案弁以建炎丁未使金被留、越十七年乃歸。而書中有臘月八日清涼山見佛光事、云歲在甲寅。又記祕魔巖事、其地在燕京。又記其友述定光佛語云、佇四十年。則書當作於留金時。然皆追述北宋遺事、無一語及金。故曰舊聞。通考列之小說家。今考其書惟神怪諧謔數條不脫小說之體、其餘則多記當時祖宗盛德及諸名臣言行。而於王安石之變法、蔡京之紹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詳。蓋意在申明北宋一代興衰治亂之由。深於史事有補、實非小說家流也。惟其中閒及詩話文評及諸考證、不名一格。不可目以雜史、故今改入之雜家類焉。

曲洧舊聞卷之一

宋　朱　弁　少　張　撰

太祖在周時受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推戴時杜太后暨家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鐍俄而大搜索主僧紿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登梯且登見蛛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太祖皇帝抱帝王雄偉之姿殆出於生知天縱其所注措初不與六經詩而自然契合見以適云曾子固元豐中奉詔作論成以吾觀之殊未盡善其皆謂太祖有二十事皆前代所無出於聖斷而為萬世利者今實錄中略可數也惜乎子固不及此吾所深惜也

太祖皇帝龍潛時雖屢以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建批詔到而城已破契勘城破乃批奏之日也天人相感之理不亦異哉其後章聖大愿亦何于師曰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大哉仁乎可曰古庶天下一四海之君矣蓋嘗是言也

太祖皇帝即位後車駕初出過大溪橋飛矢中黃繖禁衛驚駭帝披其胸笑曰教射教射說還內左右欲捕賊帝不許久之亦無事

建隆中竹木務監官患所造財積大不齊乞截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足指寧無長短乎胡不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

御批宜和中予觀於擒首吳者

場務多是監鎮兵于按不止程課法式公肆誅剝全無誑何百姓不勝其弊故建隆以來置官監臨封度一析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至今便之

國初宰執大臣有宗朝與太祖俱北面事周俱多在己上一日即位與所善思左右驕使皆委靡德意無一人敢偃蹇者始聽以有司承舊例設宰相以下坐咒即此去之如太陽東升爝光

物無敢仰視者蓋其天姿聖度素為命代真主
豈容測度哉
五代割據干戈相侵不勝其苦有一僧雖佯狂而
言多奇中嘗謂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
平須在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
為定光佛後身蓋用此僧之語也
世傳太祖將禪位于太宗獨趙韓王密有所啓太
祖以重違太母之約不聽太宗即位入盧多遜
之言怒甚召至殿而詰之韓王曰先帝若聽臣
言則今日不睹聖明然先帝已錯陛下不得再



錯太宗首肯者久之韓王由是復用
山陽郡城有金子巷莫曉其得名之意予見郡人
言父老相傳太祖從周世宗攻楚州州人力拒
周師踰時不能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
此巷適見一婦人斬首在道臥而身下兒猶持
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為返命收其兒置乳媪載
養巷中居人因此獲免乃號因子巷歲久訛說
遂以為金而少有知者
內中酒蓋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微時喜飲之即位
後令蒲中進其方至今用而不改

真宗皇帝因元夕御樓觀燈見都人熙熙之樂酒屬
宰執曰祖宗創業艱難朕今獲覩太平與卿等
同慶宰執補賀皆飲釂獨李文靖沆終席不懌
明日王文正旦問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宣勸懽
甚公下嘗少有悅懌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嘗
恐諛佞之臣以之借口干進今人主自用此誇
耀臣下忌忠諫行由以進既謂太平則求祥瑞
而封禪之說進矣必為之則耗帑藏而輕民力
竭而有一患生於意外則何以支吾沆老矣恐
事必不親見參政他日當之矣真宗後因方奏祥



瑞無虛日東封西祀講求典禮紛然不可遏王
公追思其言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求文靖畫
像置於書室而日拜之予屢見前輩說此詢
訪兩家子孫其言皆同
真宗問王文正曰祖宗時有秘讖云南人不可作
宰相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乎文正對曰無方要
之賢然後可是時方欲用王文穆故以此為言
而不知此讖乃驗於近世而不在文穆也
祥符中天書降有言云可示見之云臣讀臣閱
書識字有數豈能識天上書定陵屢欲用為宰

執用事者忌之而止迺郎文元公也
王文正為叅知政事嫉丁晉公姦邪屢欲陳以
章亂對本果方間成與晉公語色似言而嚴
正者數四晉公詰之文正曰吾某當達官而光
此又餘受姦事顛亂方寸也晉公曰公可爵身
司陳其事得旨晉公奉行甫明日爭執退而
文正獨留晉公揣悔之不及文正具陳謂姦邪
篇帶嘉納丁自此黜士論莫不快之
仁宗皇帝至誠納諫自古帝王無可比者一日朝
退至寢殿不脫御袍去幞頭曰頭癢甚矣疾喚
純白齋
梳頭者來又內夫人至方理髮次見御懷中有
文字問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臺諫章疏也
問所言何事曰闕家久旱陰盛之罰嬪御太多
宜少裁減掌梳頭者曰兩府兩制家中各有歌
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
一兩人則言陰盛須待減去只教渠輩取快活
帝不語久之又問曰所言必行乎曰臺諫之言
豈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請以奴為首蓋恃帝眷
也帝起遂呼老中貴及夫掌宮籍者携籍過後
苑有旨戒閤者云祇皇后下得過此門未良久

降指揮付某人以下三十人盡放出宮外方所
有各隨身不得隱落仍取內東門出去文字同
奏時退進膳慈聖忌帝卻匕箸後時已是莫敢
少稽滯既而奏聞帝方就食終食慈聖不敢發
問食罷徐詢之慈聖云掌梳頭者是官家常所愛
奚柰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勸我拒諫豈
宜置左右慈聖由是恭肅婉侍勿妄言無預外
事後宮亦肅而皆守官家不收容也
惠肅公在諫垣日仁宗密令詢其條畫以獻
中御批曰右正言唐介特補外任不知報
純白齋
所謂忠于仁孫陵寢遂奏其事首曰此不是役
出日精神乃以此書陳說其家人始知之乃嘆
仁宗之用意深不可及也
昭陵時京東路有一鎮其戶繁盛在本路為最大
臣建言請得置監鎮官下漕司相度及行本鎮
須與不願父老既然所由官司次第保明開
奏此建呈取旨昭陵思之良久曰恐動漕司歲
計且別出事為民患止而不行大矣哉昭陵
之愛民也深矣或云在下一鎮
民有為宋莒公見事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

爭上殿求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也而富公果作相而景文竟以翰長卒于位

仁宗嘗言尊號非古也自寶元之郊詔群臣毋得以請至二十年嘉祐四年孟冬袷丞相文彦博比上尊號宋景文曰卻尊號甚盛德也臣下乃欲累陛下不用之故事是一日受虛名而損實美也上曰我意正如是於是遂止（撥表詔日年 當謝詩時作）

稍

范諷知開封府日有富民自陳為子娶婦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揮令入見今半月無消息詔問狀



不妄乎如實有茲事可只在此等候已氣即之對具以民言開奏且曰陛下不有禁色中外共知豈宜有此況民婦既成禮而復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有進一女姿色頗得朕猶未見也諷曰果如此願即付臣無為近習所欺而起謗歸陛下也臣乞於榻前交割此女歸府面授訴者不然陛下之謗難戶曉也且臣適已許之矣仁宗乃降旨取其女與諷諷遂下殿武言諷在當時初不以直聲聞而能如此蓋遇好時節人人爭做好事不以為難也

張堯佐除宣徽使以廷論未諧止之久之上以溫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將御朝溫成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為罷之溫成遣小黃門以第探問知拯犯顏迎拜謝過帝舉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張康節為御史中丞論事數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為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實陛下



為知己安得謂之孤寒然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驚而問其故康節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下自謂孤寒而反說臣為孤寒臣所未諭也當時有二真之語謂富韓二公為真宰相歐公為真內翰而康節為真御史也

宋子京西征東歸錄載云知成都陛辭日面請聖訓上曰鎮靜子京自省其事曰語簡而意盡於治蜀尤得其要真聖人之言也

仁宗於科舉尤軫聖慮孜孜然惟恐失一寒俊也

每至廷試之年其所出三題有大臣在三京與
近畿州郡者多密遣中使往取之然猶疑其試
泄也如民為本是詩題王者通天地人本是論
題皆臨時易之前代帝王間有留意於取士然
未有若是者也
仁宗儉德殆本於天性尤好服澣濯之衣當未明
求衣之時嬪御私易新衣以進聞其聲輒推去
之急澣濯隨破隨補將補猶不肯易左右皆以
相告或以為笑不恤也當時不惟化行六宮凡
命婦入見皆以鮮飾為耻亂動四方民亦以寶



玫比之衆像之說屢掛墻壁而汰侈不少衰亡有
間也
仁宗時最先言立皇嗣者明州鄞縣尉不記姓名
是以適嘗為予言習歲久又經兵亂史家又
佚不載可惜也
慈聖識慮過人遠甚仁宗一夕飲酒溫成閤中極
懽而酒告竭夜漏向晨矣求酒不已慈聖云此
間亦無有左右曰酒尚有而云無何也答曰上
飲懽必過度萬一以過度而致疾歸咎於我我
何以自明翌日果服其言者乃歎服

予在太學時見人言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於
成都府其人忘其姓名云把斷劍門燒棧閣成
都別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獄表上其事仁
宗曰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為之不足治也
可授以司戶參軍不釐事務處於遠小郡其人
到任不一年慙恧而死
昭陵謹惜名器而於改官之法尤軫聖慮胡宗炎
以應格引見上驚其年少年官陞三倍最後閣
其家狀云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嘆曰寒俊安
得不沉滯遂降指揮令更候一任與改合入官



李柬之公明文定公子也在三司論事切直仁宗
嘉納歎公以商賀之甚有稱賞之語公明喜曰
歐公平日書疏往來皆呼我字也此為遂以
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可不勉哉
歐文忠在翰苑日昭陵嘗召入面諭近日亢旱禱
而不應朕當痛自咎責詔求民間疾苦卿可就
此卓試庶幾可以副望不敢進本往復也文肅
奏曰臣體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賜一平面子上
從之既傳旨下有司而平面子至則詔已成矣
上覽之嘉其如所欲而敏速更不易一字或曰

文肅屬文思遲乞平甫子嘉亦善伺其短之
盛文肅鎮廣陵蘇公攷其客遊過之昔獻書文肅
一覽大喜曰觀君之才宜應制科對曰下走羈
亦有此志顧朝夕之養是急不得三年讀書工
夫耳文肅曰吾有圭田翻八百斛可以成君此
志也蘇亦不辭文肅乃處之歸朝又於公卿間
為之延譽後三年遂中制科前輩成就人有如
此者

昭陵時言利者請括天下撲濼以佐軍旅錢宇號
之建言律梁州人而又稅之以為害卒罷之

二二　統白齋

余君譔得字法於宋宣獻為西京留守時王洪良
舉宮也嵩山會善寺有君譔從宣獻留題尚存
東坡評今朝書以君譔為第一仁宗尤愛之御
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君譔書之其後命學士
撰溫成皇后碑文又欲詔君譔書君譔曰此待
詔之所職也吾其可為哉遂力辭之見以道言

為余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國初至昭陵時並從
江南來二徐兄弟以儒學顯二楊叔姪以詞章
進刁衎杜鎬以明習典故用而晏丞相歐陽少
師巍乎為一世龍門紀綱法度號令文章燦然
具備有三代風度嘗胥問人材林林號稱實多
不減武宣者孟詵公實有力焉然皆出於大江
之南信知山川之氣蜿蜒磅礴真能為國産英
俊也余嘗因賦澄心堂紙詩記其事以告後來
之俊秀其詩見余文集中

祖宗手澤亂几詩閒瑰寶珍玩之物皆藏於奉宸
庫自是遂以來有司歲時點檢之而已未嘗敢
用也章獻明肅皇后垂簾日仁宗入近習之言
欲一往觀后以帝春秋鼎盛此非所以示之也
乃詔擇日開庫設香案而拜且言祖宗所以一四

二三　統白齋

海剏業艱難如此宜謹閱夫恐不能有改吁大聖
哉今日觀之正可見舉其君取以為玩好哉以
供嬉則是蹈後車之故轍非祖宗垂訓之意
也詞色嚴厲中官皆恐懼流汗后之用心豈不
深且遠哉

曲洧舊聞卷之一

曲洧舊聞卷之二　　宋　朱弁少張撰

張康節守泰州召兼侍讀以老不能進讀固辭仁宗曰不必講書但留備顧問遂免進讀未幾擢任風憲

厚陵初張康節以屢請老不許詔三日一至樞密院進見毋舞蹈康節曰本兵之地豈容尸祿養疾遂力求去

熙寧元豐間神宗奉事兩宮大后盡心色養有臣庶之所難能者慶壽寶慈二宮在福寧之東偏天子朝夕親問服膳至暮夕不下閣雖安了……

二王已出外不許就第往還如家人禮慈聖大后於二王亦素甚鍾愛以言色言事官上章請使出閣如故事帝以為閒親屬老難之於外

裕陵豫尊崇濮安廟且欲改卜寢園大臣以知其非而不能諫一日於公同對見衆人默然而莫得其說公徐曰陛下以欲遷之有何所求若求福邪則已出二天子矣更求何事自此改卜之議遂罷不復言

岐王始封昌王時飛語云昌字兩日互出也裕陵惑之以問大臣大臣無能對者呂申公知開封府因上殿奏事罷上從容曰卿聞昌王之說乎申公曰不知陛下有何所疑若聖意不能釋然以臣所見改封大國則妄議息矣裕陵意乃釋

朱行中知廣州東坡自海南歸留款甚洽且唱和詩亦多行中嘗與坡言裕陵晚年深惡經術之弊其時判國子監因上殿親得玉音令擇學者考定是月遂以策于秀之習若論題上索第一人程文覽之不樂坡曰于見章子厚言裕陵元豐末欲復以詩賦取士及改作哉為蔡卞所抑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

熙寧中三經義成介甫拜尚書左僕射呂吉甫遷給事中王元澤自天章閣侍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力辭不受裕陵欲終命之吉甫言雱以疾避寵宜從其志由是王呂之怨益深吉甫未幾以鄧綰等交攻呂知陳州而發秘書之事作矣

元豐初官制將行裕陵以圖子示宰執於御史中丞執政位牌上貼司馬溫公名又於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位牌上貼東坡姓名其餘新改不令亦各有依處仍宣諭曰此諸人雖前此立朝議

諭下同然各行其所學皆是忠於朝廷也安可
盡廢王禹玉曰領德音奈持正既下殿謂同列
曰此事爲可消作死馬醫始得其後上無問及
但云臣等方商量進擬太皇宮車晏駕而裕陵
之矣竟卒不能行新州之貶無人正名其罪紹
聖間黨論一興至崇觀而大熾其禍不獨謂
神而已士大夫有知之者莫不歎恨也
裕陵彌留之際宣仁呼小黃門出紅羅客說之曰
汝見郡王身材長短大小乎持以歸家製袍一
領見我親分付勿令人知也設敘曰哲宗八歲
宮前即位左右進袍皆長大下可御近侍以下
素備皆倉皇失色宣仁遣宮嬪取以授之或曰
小黃門郡邸成章已改外之謂大喧哉下乎
之嘗明此事於巨璫巨璫呵之曰無妄言滅甬
族也
神宗喜談經術臣下進見或有承聖問者多皇遽
失對范忠宣謂立法本人情然識可慮遠勝之
際累數百言且曰願陛下不見是圖帝曰何如
是不見是圖忠宣對曰唐杜牧所謂天下不敢
言而敢怒者是也帝爲改容味其言者久之

趙元考彥若周翰之子也無書不記世謂著腳書
樓然性不伐而尤恭謹館中諸公方論藥方有
一藥不知所出雖掌禹錫大卿曾經修本草亦
不能省或語考女在但問之渠必能記也時元
考在下坐對曰在某卷附某藥下在第幾葉第
幾行衆就示之果驗然衆在之曰諸公紛紛
紛而十獨不言何也元考曰諸公不見問某所
以不敢言耳
元豐間三館人吏在內明唱和詩奏到御前其詩
[illegible]作句皇之詞數以萬言之唱之句油方
對者言事所臣皆不知因爲元考元考對曰某
小說中載君臣問難言也各臣寫本上進本入
上覽之上是夫婦相酬答言詞因問大臣趙彥
若何以不肯面對或對曰彥若素純謹徐夾不
曾見岳陽宮在君又前宜其恭謹如此也上嘉
嘆焉
郭逵爲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逵知其
生邊患用儀邊財賦連及商賈移牒取問韶讀
之怒形顏色擲牒于地若久之乃徐取納懷中
入而後出對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問韶韶

以九牒繳進無一字損壞也上不恤詔詰不直
達言自後達論詔並不報而詔遂得志矣予謂
見前輩語及此事無不切齒而新進小生往往
以此護詔不容口近有一士人自言久遊太學
論及詔行事亦以此為智數過人而不以罔上
陷老成罪戮往時司合干進者持此自售亦不
足怪不謂經此大變故猶守舊聞如此等輩真
是不識濁淨莫可責哉

宣仁同聽政日以內外臣僚所上章疏令御藥院
繕寫各為一大冊用黃綾裝背標題姓名置在
哲宗御座左右欲其時時省覽或曰此皆出於
簾幃獨斷外廷初不知也予見故族大家子弟
往往皆能言之

哲宗御講筵誦讀畢賜坐例賜扇洛公見帝手中
獨用紙扇率群臣降階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
成大臣用心終是與人不同是日臨問哲宗曰
官家知大臣稱賀之意乎用紙扇是人君儉德
也君儉則國豐國豐則民富而壽大臣不獨賀
官家又為百姓賀也

建中靖國間虞策經臣除吏部尚書正謝日提辭



不已且曰臣聲華望實不逮王古遠甚而陛下
以臣代之人其謂陛下何上曰王古雖罷去朕
方欲大用之卿且勉為

元祐蘇黨罷籍用蔡京之請也始刻石某中而尚
書省刻于端亦皆有之其中石刻崇寧四年冬
因星變上命碎之時有于趾無名子以求大題
其碑上曰千佛名經其後歲月添入建宣和中
訴錯人往往多在鬼錄獨劉器之范德孺二公
在耳夫戲之之討至東里泉以逍對賓客謂
南嶽新推天柱峯之句出嗟咐不得讀而已皆
枚腹以見今日智哲凋畀殆盡殘息將盡何家
曰世本無之材前輩猶有於晦之感安知無後
來之秀以是氏人材之於世譬如名方異藥之
於病也世之集名方儲重藥者多矣然不肯先
疾而備至於疾既殆留乃始閱方書而治藥材
不如見成湯劑為應所須而救効速也時坐客
無不深味其言而歎服之

祭才臣次元言溫成有寵惡望光獻帝以事忤旨
仁宗一日語宰相吳育曰欲廢后之事如何育進
曰閭巷小人尚不忍為陛下萬乘之主豈可再

受詔司已廢卿居也帝意解因問語光獻曰我
昔欲廢汝賴梁適諫我汝乃得免汝之不廢適
之力也後適死光獻常感之忽一日出五百萬
作瞬帝自見其事問之光獻以實告帝嘆息自
從其辛為之主光獻上仙乃出李臣文記公諸
孫也
國朝以來凡州縣官吏無問大小其受代也必展
剌文設慶識畫在任日除私遇外皆得以共言
京兆其行展識之禮為此故也自新政初領大
臣於人情不附乃責下以訴降去官原其始譯



自是式例而命官有過犯綠經者責及其官以
取旨特斷以此恩需悉為空文而公卿士大夫
莫有發正之者
祖宗時政執大臣多選聲華望實厭于公論者間
有失於考慎而喧物議則往往務含容之聽其
善去以全國體如馭公之保全孫沔劉原父之
保全狄青是也近世喜用新進少年不厭堂陛
專徇寧捐風言以快私意至無瑕可求則以帷
箔不根之事肱戴發聽殊非厚風俗之道也
祖宗時凡罷官三月不赴部選集者有罰思文元

任餘兵日以年高欲留其仲子侍養乃奏乞免
注擬是是特與許之近世有到部一二年不注
授公所侍從送以陳乞子弟差遣為恩例乃知
員多缺少尤異於曩日也
祖宗時州郡雖有公庫而皆恩情謹守處儉非公
會不敢過享至於成燭亦家書之語元豐以來
府傳漸豐饒制皆盛而於監司特厚故王子淵
在河北州郡供送非時數出講之俱迭元祐元
年韓川以朝奉郎為殿中侍御史言其事
祖宗時置京城守杰專為何參差有危者以諸



皆持勢條法病民耳矣後法度不合人情恐
士大夫稍議留改者乃藉此以自動士有正詩
則謂之謗議民有愁嘆則謂之誹謗殊失祖宗
之意習見既久而人亦不知也
本朝談經術始於王黔大卿著五朝春秋行於世
其經術傳實文元作文元其家婿也制公作神
道碑略云此一事介甫經術實文元發之而世
莫有知者當時在館閣談經術雖王公大人莫
敢與爭鋒惟劉原父兒勇不肯少屈東坡祭原
父文特載其事有大言滔天詭論滅世之誹祭

文宣和以來始得傳於世

樂全守陳富公在亳社以不奉行新法爭為趙濟所劾謫知汝州假道宛丘與樂全相見問答溫公富公嘆曰人果難知某凡三次薦安石謂其才可以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樂全曰自是彥國不識此人方平於某年知貢舉辟為點檢試卷官每向前來論事則滿試院無一人可其意者自是絕之至今無一字往還公才語久之孫朴元忠時與樂全子弟在照坐後親聞其言如此

邵先生名雍字堯夫傳易學尤精於數居洛卜邵陵末年聞鳥聲驚曰此越鳥也孰為而來哉因以易占之謂人曰後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蒼生無寧歲君等誌之朝廷屢詔不起後即其家授以官堯夫力辭之乃申河南府以病未任拜起乞留吾身在本府俟痊安日祗受朝廷益高之元豐末卒謚曰康節

歐陽公在政府聞康節之名而未之識也子棐叔弼之官通經洛下曰汝至洛可往謁邵先生致吾欽慕而無由相見之意彼若留汝為少盤旋不妨所得言語悉報來叔弼既到門堯夫倒屣出迎之甚喜延入室說話終日堯夫又自道平生所見人所從學所行事諄諄不休已而又問曰君能記否至于再至于三棐雖敬聽之然不曉其意也以書報公公方莫測逮元豐間堯夫卒有司上其行應謚而叔弼為太常博士當作謚議乃始恍然悟堯夫當時諄諄蓋是分付茲事也先生其神哉世以比郭景純之於青衣見維其事不同而前知實相類也

溫公與堯夫水北閒步見人家造屋堯夫指曰此三間某年某月當自倒又指曰此三間某年某月為水所壞溫公歸因筆此事于所著之書之後久而忘之因過水北忽省堯夫所說視其屋則為瓦礫之場矣問於人皆如堯夫言歸考其事亦同此事洛中士大夫多能道之

富韓公居洛其家圃中凌霄花無所因附而特起歲久遂成大樹高數尋亭亭然可愛韓秉則云凌霄花必依他木罕見如此者蓋亦似其主人耳予曰是花豈非草木中豪傑乎所謂不待文王而猶興者也秉則笑曰君言大是請以其為題而賦之予時為近體七言詩一首詩見予家

集中
息撿討以道於崇寧初嘗為予言富公晚年見賓
客譽其奉使之功則面頸與旁人皆不諭其意
子弟於暇日以問公公曰當吾使北時元勳宿
將皆已死久矣後來將不知兵其不習戰從以
將問絡繹持以無恐維面不在我若敵之軟則
彼包藏禍心多歷年所事未可知也恥增幣非
吾意也吾家兄弟嘗論之共予東坡作神道碑
日不知此一段事也

范忠文公在蜀始為薛簡肅公所知及來中都人
未有知者獨與二宋相見二宋奇之遇也一
日投紹綺以長哺卻胡騎為題公賦成二宋
讀之不敢出所作既而謂公曰君賦極佳但破
題兩句無頓挫之功每句之中各減一字如
何公欣然從之二宋自此遂大加稱賞及庭文
為

曲洧舊聞卷之二

# 曲洧舊聞卷之三

宋 朱弁少張 撰

范忠文公與司馬文正公平生智識議論趣向除
議樂一事不同外其餘靡所不同元祐初溫公
起而相忠文獨高臥許下屢辱詔旨力辭不已
其最後表云六十三而求去蓋不待年七十五
而遂來誰云中理朝廷從之當是時中外士大
夫莫不高公此舉而人至今以為美談也

范祖封忠文公之猶也嘗夢忠文言墓前石人
石羊石虎長短大小皆不稱執如代言不虞得也
汝可更易之祖封既久遂忘其夢而墳寺僧忽
報一夕大雷石人一折其手一折其身為二乃
始憶舊夢與親舊言其事或曰忠文死猶母禮
不論況生前乎

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為
貼蜀公用小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
乃有茶器也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後
來士大夫茶器精麗極世間之工巧而心猶未
厭晁以道嘗以此語客客曰使溫公見今日茶
器不知云如何也

劉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荼
䕷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
於其下約曰有花飛墮酒中者爲全爵一大白
或語笑喧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者當
時號爲飛英會傳之四遠無不以爲美談也
按狀元之目始自唐而本朝科舉取士之法合
以省試正奏第一名當之今呼廷試第一名爲
狀元非也元祐間潞公在朝因馬涓來謝者言
其事自此人莫不知而莫能改也
鄧毅夫廷試日曾明仲爲巡察官方往來之際見

能改齋

毅夫筆不停綴而試卷展其前不畏人竊視意
甚自得明仲從旁見其破題兩句云大禮以簡
爲貴自然因心語乙起著乙起者毅夫竊知
是明仲乃徐讀其賦使悟明仲之意乙起大禮
爲貴二字自破題便有特科之喝名果以此
擢第予嘗見前輩說此事所說皆同
科舉自罷詩賦以後士趨時好專以三經義爲捷
徑非徒不觀史而於所習經外他經及諸子無
復有讀之者故於古今人物及時世之治亂興
衰之迹亦漫不省元祐初韓察院以論科舉改

更事者言臣於元豐初差對讀舉人試卷其程
文中或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當時傳
者莫不以爲笑此與定陵時有試舉子於廉前
上請云堯舜是一事是兩事絕相類亦可怪也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眉皆變蒼黑眉目
郎然如畫也東坡云平生忠心養氣數盡神往
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如是爾然范氏四乳故
與人異也文之德如此其化必不與萬物斯盡
也
李遵勗人物知許昌日張文懿罷政以令歸第

能改齋

過之一見大悅以書薦于楊大年大年令詣子
列拜之文懿辭不敢當大年曰不十年此輩皆
在君陶鑄之下但恨老朽不見君富貴耳其後
果如其言
張文懿生百日不啼身長七尺二寸人皆異之初
爲射洪令有道士雅知微者謂公曰吾嘗得相
法於異人公五乳形不十年於天下壽老絕人
甚是又與之東十里餘羅漢院僧善慧善金甲
神人比令壙婦庭宇於公且未笑語朗誦經以
侍郎文懿公也甚謂人文懿謝之亦安有是事

張文懿雖爲小官而愛民出於至誠任尉決獄雨
于曰匡山陸史君之廟與神約曰神有靈即賜
甘澤不然吾任令當歸死乃立於烈日中竟説
然忽風烟雲起西北數刻四合而大霈足又
乞皆異同以三生刻焉
洪州順濟侯廟所現小龍然卯九年發安南行營
發甲於北江行多有見之者上遣於希言祭禱
發對希言至廟齋宿是夜龍降於祝史鼠陽均
角入香合蟠屈行纔之際微舉其首祭畢自香
合出於案上供器間蜿旋往來余入懷中矣又
短大小變易不一乾郭官吏百餘人皆見之乃
詔封順濟王
陳文惠初見希夷先生希夷言其風骨謂可以學
仙引之同謁白閣道者希夷問道者如何道者
掉頭曰南菴也後抄人臣耳文惠不能南其之
語後作轉運使過終南山過路人指告曰此從
南菴大行過左右往問南菴所在因往處所行
不數里忽如平生所嘗經歷者既至菴即默識
其要坐息故處者南菴修行示寂之日即文
惠母孕之旦始悟前身是南菴修行僧也文惠



自有詩以紀其事于依先也
歐公下士近世無比作河北轉運使過滑州訪劉
羲叟於陋巷中羲叟時爲布衣未有知者公任
翰林學士嘗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
士大夫稱道人物者問其所在書填門狀先往
見之果如所言則使以延於家以往親懇入
也
醉翁亭記初成天下莫不傳誦家至戶到當時爲
之紙貴宋子京得其本讀之數遍曰只目爲醉
翁亭賦有何不可
歐公在翰林日收折唐書列傳令子京讀而公删
繁之余謂頗傳敘瑣碎同者皆如此實其筆力
亦不可及也
狂琰字天琰張文節獨知之爲三司使日議者患
民税多名目恐吏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琰
曰合爲一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
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雖莫能奪然當時
未知其言之爲是也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則盡
併之乃始思其言而悼嘆焉 [illegible]
民於其堂上念無君子者辟組不顧公其謂蒼生

純白齋

何此謝絳希深上楊大年秘書題啓蕙大年題
於所携刻同此文中處也予嘗得其全篇觀之
他不猶是然堅博而辭多用事至千餘言下因
亦今人少見者大率此體而華多有之歐公謝
詳時亦尚如此未變也此風雖未變近世文士
亦不能為之
范氏自文正貴以清苦儉約著于世子孫皆守其
家法也忠宣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之范美叔
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問之對曰頃致其子
而上有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人莫不大笑
忠正平子夷忠宣公子也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
儒與外氏子弟結課于資林寺去城二十里忠
宣當國時以敝扇障日徒步往家人往往不知
為忠宣公之子外氏乃城東王文正公家覺林
寺蓋文正公私揪功德寺也
曾肇子開修史書呂文靖事不少假借元祐間申
公當國欲以為言公不答待子開如初客以察
問公著公曰肇所職萬世之公也人所言吾家
之私也使肇所書非耶天下自有公議所書是
耶吾行其私豈能使後世必信哉是以遺書為



予說其嘆曰申公度量如此真宰相也
呂微仲居相位日晁美叔為都司一日臺官論稽
遠事語侵宰執微仲曰臺官稽遠故爾何以論
列則都司亦與疚心美叔曰自蔚之意專在宰
執微仲曰論而當當施行之論而不當自有公
議不宜以語言見侵使庶私忿況身在華要宜
務寬大君等無感乎本作青人也達於言語拘
容納不得衆皆愧而退
予在太學同舍有論曾南豐集者或問于何獨喜
此答云吾愛其文似王臨川也時一生家可能
古文閱其言大笑曰王臨川詩賦與南豐紀不
相類君豈見其議論時有合處耶于時未曉其
意久之而疑焉後二十年閒居時上所與吾游
者皆浴許敘張大家子弟類皆好古文因說黃
魯直論晁無咎秦少游王介甫文章座客曰魯
直不知有蔡京深許介甫也予嘗見歐公一
帖乃答人論作文者言凡人而能文章而翼
者也是之道曰吾家曾見此帖今在何元忠家
其子秘藏非氣類者不出以示之元忠名朴少
為樂全客元祐間為秘書少監以帖中語考之

乃是介甫万歸起居注時帖也

周茂叔居濂溪前輩名士多賦濂溪詩茂叔能知人二程從父兄南安時方十餘歲茂叔愛其端爽謂人曰二子他日當以經行為世所宗其後果如其言崇寧以來非王氏經術皆禁止而士人罕言其學者號伊川學徒自相傳道舉子之得第者亦有棄所學而從之者是安上與伊川一日對群弟子取毛詩讀一二篇掩卷曰詩人托興立言引物連類其義理炳然如此其文章渾然如此諸君尚何疑耶若勞苦求諸訓詁所自得以胎惑後生輩吾不忍也非獨詩為然凡聖人書熟讀之其義自見藏之於心終身可行患在信之不篤耳

謝良佐字顯道韓師朴在相位聞其賢欲招之而不敢乃遣其子治以大狀先往見之且道所以願見之意士大夫莫不為嘆或曰嘉祐治平以前宰執稍禮下賢士者類皆如此自是近人不慣見也

晁之道名詠之資敏強記覽漢書五行俱下對黄卷答客笑語終日若不經意及掩卷論古人行



事本末始終如與之同時者東坡作温公神道碑來訪其從兄詩之無咎於昭德第坐未定自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見也啜茶罷東坡琅然舉其文一遍其間有蜀音不分明者無咎略審其字時之道從照壁後已德得矣東坡去無咎方欲舉示族人而之道已高聲誦無一字遺者無咎初似不樂久之曰十二郎真吾家千里駒也

晁之道嘗謂予曰杜甫詩多號有宗太思當時人莫不知甫也之而宋祁等皆若數精嵩魯公為御史中丞曾無一言予嘗謂魯公忠烈如此而老杜乃入京尚不及之豈識此詩請曾公尚無其耶將詩人不無所隱耶亦可知也吾更考之耳

頃年過歲江梅甚盛而許浩元多者江村撒萼梅綠萼梅千葉黄香梅凡四種許下韓瑀景文知如予能好梅也為予致撒萼綠萼兩種各四根于搖之役周作亭遂以綠萼名之書曰凡予訪公于潁昌之間杖屨到門更不通名岸巾亭上梅乃吾紹介也景文三韓家少師子吾垂楊之風

常熟有土枝企
見其奇似之和
嘅细结空余临
廿年七枝皆對之

丞壞潤字畫遒媚亦好作詩嘗過都爾入娟才
之
中嶽頂上松幹如插筆其間數株上巨下細枝拘
似括攫皮或剝落有半朶者僧指云此是嶽神
為硅禪師夜發天將駸其鬼兵攫處倒植之而
成其言雖難信而其樹亦可怪也
鄴許田野間二三月有一種花蔓生其香清遠馬
上聞之頗似木樨花色白土人呼為鷺鷥花取
其形似也亦謂五里香
襄縣有一種冬桃夏花秋實八九月間桃自開其
核嚼之可食合勺主尚其中至冬而熟味如淇
上梨桃而加美亦異也
語兒梨初熟斤梨其大者重至一斤不知語兒何
義鄜州郭佺家陵安產此甚多其父老云有因
家兒數歲不能言一日食此梨輒謂人曰大好
要驚異以是得名洛中士大夫陳振書小說云
語兒當為樂兒蓋地名梨所從出也按樂兒非
產梨之地不知陳何所據也
桑中易生者莫如桃而結實速者莫如棗諺云頭
有一毛好種桃主不踰膝好種橘盍言桃可待



橘不可待
洛下甜田亦多土人以糯之頭苗者為和尚頭亦
稱浙中人呼為淡嫂其實一也
淯河之源出南陽今在河南府永安界魏王山山
壓城東南為澡河其水清有魚數種土人不善
花網世人持竹水中為游繪以取之以搗澤蓼
汁煮大麥秫米漉中蒸食之醉死浮水上可得
殺久之復活謂之醉魚云
麥秋種夏熟備四時之氣蕎麥葉青花白莖赤子
黑根黃亦具五方之色然古結實時最畏霜此
時得雨則冷結實亡宜且不去農家呼為解
霜雨燕南北人呼為寒豆兩種早熟貫與麥
相先後五月間熟者鄭人號為麥爭場
芋為蹲鴟數如窩少其次種此亦多有之花開九
月色奇可玩人多移植園圃號鷺鷥蓋取其
近似耳
木香有二種俗說檀心者號酴醾不知何所據也
京師初無此花始禁中有數架花時民間或得
之相贈遺號禁花今則盛矣
銀杏出宣歙京師始惟北李園地中有之見於歐

錄者如據即是此當是未曾看者

靜唱和詩今則設面壁之皆捷手迷陽程北四十里龍隅寺寺左起九句嵩山中佛殿前有數樹樹大出寒而不結實同遊胡教大夫許叔卿同叔言本自南而北者多苦寒有一株於臘月去根修土取麥糠等覆之以燃其柱以灰深培知此則不過一二年皆能結實君義同此法則功句方不殊方移入法又且吾屢試之矣同叔為人敦厚方實無城府者其言當不欺云

紙白齋

曲洧舊聞卷之三

曲洧舊聞卷之四

宋朱弁少章撰

龍福寺據大嵩山頂前對嵩嶽山西有處超嶺下有龍潭皆取其名似也寺有代覺禪師塔處云山舊多虎猿者也人方射虎前導來乞食號者指其穴結云汝有吾處食飲略其可住一龍隱如言而往日將暮於下副茶於東家望之見虎從跡其穴中見引之其側有異無可知羅拜人呼曰願為弟子於是持生失傳樂寮大嵩山頂日北寺下為生學徒日盛遂為大寺更以龍潭為宇而更名之以今止嚴西向寛禪師洞瑩家是其身於者五人寺左右龍福寺門外東偏有以丁二臥鉄始不成洛中納產下凡有舍去去寺僧給每出持異於畫更唱之謂之鼓鳳鼓子然鄰舍則同過見之衆則笑曰從王子秋遺此儀人於自挑設傳中又入此一事以為役人見之已笑答碑師道據始往洛中招提寺念於庭親門入五變山卓菴於虎穴之南其役苦足令時虎方乳指取其兩子以說足虎歸不見其子過呼跳擲聲振林谷有頃至菴

紙白齋

中見其子在焉瞪視猶良久指曰吾不害爾子
以腰足耳虎乃銜其子曳尾而去
代州五臺山太平興國寺有真金剛經屋之上乃
古白虎菴之遺址也相傳云昔有僧誦經菴中
患於乏水適有虎跑泥湧泉噴沸徐清挹酌無
竭因號虎跑泉而菴以此得名
代州清涼山清涼寺始見於華嚴經蓋文殊所現
之地也去寺一里餘有泉號一缽泉一缽許挹
之不竭或久之不挹殊罔而不溢其理不可解
亦一異也清涼山數出光景不可勝紀甲寅年
臘月八日夜現白圓光通夕不散人往來觀瞻
如身在月中比他日所見尤為殊異
秘魔巖靈跡甚多嘗有飛石入關度其石之尺寸
則大於戶不知從何而入也僧有不被衆從而
登巖者則必有石落中路或飛石迎耳如警覺
人皆恐怖
長松產五臺山昔大風有殊効世人所不知也文
殊指以示癩僧：如其所教其患即愈因此名
著於清涼傳而本草未之載也
嵩山少室北面方山綿雄壯然石多而土少之秀



潤之氣石皆堅頑不可鑄鑿峻極上院嘗於其
院東鑿井經年深丈許每鑿一寸顧庸錢五
一千匠皆不至也法當積薪其中燃之乘熱沃
以釀醋然後施工焉乎其可也予嘗語其寺僧
但恐山中難得好醋耳
夜叉石一里有餘有泉一眼清甘可飲舊號救命
水厰公與聖人同游侍從為渴心泉或云舊名
餅鄙惡然亦得其實也
虎頭巖在桑君龍雨巖北昔一僧在嵌而陷入洞
罕到迫人況天俗嘗言頃年樵采其中縛棲
山亦甚大見一藤引蔓甚長而葉方掌大者大疑其
非也乃其藤之大如柱長數丈圍十山桑之大
莖可容半身月載自南至桂其後王柱之名稍著
山有玉柱峰其下為玉柱川嵩山峰者利其易
售皆冒玉柱之名然其實不知孕否也
也檳子如杏核色白觸而尖長夾自西蜀比年近
歲人種之亦生樹似櫻桃枝小而極盛唯前為
元忠家開花結實後移植禁籞予嘗從其園有
詩云花到上林開即謂此也
大隗山即莊子所謂具茨山也山有具茨寺其中

主一種大身幹枝葉皆如桃二三月開花色紅而細俗呼爲把三重亦有種園圃中者

具茨山亦產蕨採取者云其根即黑狗脊也按本草綱目黑狗脊有一種乃蕨也而其下不云是蕨蓋菌已芝修書遂其說耳其次人惟採蕨爲蔬茹然不知其名但呼爲小兒拳予遊龍福寺見于道傍自有叢生之人採爲山下人知其爲蕨者有珍之者

藥有五加皮其樹身幹皆有刺葉如楸俗呼之爲刺楸春採芽可食味甜而微苦或謂之苦中甜云食之極益人予在東里山中人歲常以此餉

續口胥

周移植後園蓋無可玩者特爲其芽可食耳

登縣超化寺乃嵩西山水勝處者碑碣始建于隋泉色如琉璃湧爲珠出以面其池極深僧云其下寒陵不凋不溢往歲中貴人降香乃於塔東命以鍬試之一鍬泉湧出至今謂之一鍬井云

紅蓼即詩所謂游龍也俗呼水紅江東人別澤蓼呼之爲火蓼道家方書亦有用者呼爲鶴膝草取其莖之形似也然澤蓼有二種味辛酒者家用以造麴餘不入用也

藜有二種紅心者俗呼爲紅灰藋[illegible]古人食之多以爲羹所謂藜羹不糝是也而今人少有食者豈因蔬多品而不顧云然山人處士者之亦已其身幹輕而堅以爲杖則老者尤宜唐人猶有編爲床者焉見於詩什仙方用之爲秘藥武人燒藜杖名取紅心者焉名爲鶴頂杖

石灰不知始何時起吾高祖到京師兵陂作石灰行一首言以小鐵作其器甚精而不云始於何時也予觀晉茂先博物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爲薪隋王邵論火事其中言石灰一字乃知石灰用

續口胥

於世久矣然今西北邊之炭之爲最古甚傳布恐亦非下炭論也

牡丹作花品曰所種凡四十二種以歐錢思公弁上得杜捐凡九十餘種但思公花品無傳於世米次道河南志於歐公後又增二十餘名張峋撰譜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皆叙其顏色容狀及所以得名之因又訪於老圃得種接養護之法各載於圖後最爲詳備韓玉汝爲序之而傳於世大觀政和以來花之變態又有在峋所譜之外者而時無人譜而圖之其

中姚黃也，蜀人眼目花間向廣一尺，其葉亦尺
舊特異，其中號一尺黃，丁丑南平賦作擬花詞
平朝散奧花詩云：平生所愛魯墨俗，天遣乞王
趙吾聞姚黃三月開，登馬曾觀一尺黃風開
記此事也，紹平字準夫，忠文公之諸孫也，以雄
作三仕吾府下，現保直，予花時年六十一歲矣
嶠南山水秀清而多奇產，如中州人數幫莫
有遺其語，蓋以去可學，發世傳十樣無一二迄
也，予大觀間見供備庫使桑某之與門言二十三
以三班供職，變五溪蠻二，言從未遣北，前已七十
九矣，得髮東太乙宮，香大其體力強健，行步如
四五十許人，宣和間其族人云尚無恙，乃信元
微之商山賦思歸樂言，趙卿不謬，而東坡答
參寥報平安書云：維居炎瘴，幸無所苦，京師困
醫手裏死漢甚多。此維覓參寥之語，與元微之
至商山所賦，蓋為不獨炎瘴能死人，其理之常
然者，非過論也。
鄭州東僕射陂，蓋後魏李文遠路時賜僕射李沖
之陂也，後人立祠，遠近皆呼為僕射廟，章聖皇
帝西祀過之，遣官致祭，有祭文刻石在，亦近世

[illegible]

遂傳為李衛公，僕射蒯土人得衛公行冊，以徽
廟中，而束無以來賜廟額，亦以為衛公，不疑而
士大夫莫有是正之者。
筆談載淡竹、苦淡竹、對苦竹，凡苦竹之外皆淡
竹也。新安郡界中自有一種竹，笋絕大於常竹，
枝葉細高者尺許，土人以作熟水，極香美可喜，
方藥所用恐即之者，盲今並存中木之是耶。
新安郡界深野陂中產一種草，葉葉頗引而不
長，葉類甘菊，葉合呼為今說為甘菊，蓋食之味
差而前餘甘，其性溫，行且也亞堂婦，黃熟採去
若汁氣之多，下二要去汁之〔〕〔〕而是四藥也，
又呼苦益菜，詢之醫家，莫有知者。
去新定郡西北一舍有泉，甚冷，深名□，石隙深陰，
民舍約數百里，亭泉〔〕，中〔〕刺史村覓泉
一支枝，千〔〕亭於泉上，為一郡勝絕之地。熙
寧壬子歲，泉忽渝伏不見，後五年元豐改元之
初，太守王〔〕率郡僚禱于泉上，不越月而復出，
雨暘時〔〕，〔〕馬〔〕倍加〔〕〔〕神無之〔〕
自〔〕泉至今〔〕七十年，〔〕土〔〕不增
不減，〔〕州王出〔〕記其事，刻石尚

存爲

呂申公公著當李文靖公秉政時自書奏中投匭舉家狀與人參驗誦退如寒素見者細受其容止亦不異也既去問書鋪家知是呂述乎乃始驚嘆

謝濤字濟之絳之父也絳爲太子賓客安道稱先臣頗爲王黃州所知世稱絳舌而學文實江夏黃才叔每自負其文謂濟曰公能損益一字吾服公濟爲刪二十字才叔雖不樂然無以勝之也

純白齋

歐公論漢帝詔曰三代以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帝詔制詔尤見其體世謂常規元白便不足多也

王安康再使北有戴斗奉使錄二卷文康試於集賢錄稱唐元龜景德中命近臣修書時楊文公爲太常丞制以二公並命論者以才名等夷非後爵位且降也

元符末王敘中長戶部豐相之自御史遷工部而書敘中長言豐稷厚德時所歸屬臣古賢不逮也乞且班在與一稷下詔不從士大夫至今以爲美談

宋次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書以宋爲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僦直常高一倍陳叔易常爲予言此事嘆曰此風豈可復見也

穆修伯長在本朝爲初好學古文者始得韓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饜我以韓而又飫我以柳謂天下于寶退矣欲二家文集行於世乃自鏤板鬻於相國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來酬價

純白齋

不相當輒語之曰但能讀成一篇當以一部相贈或怪之即正色曰誠如此修當食言士人知其伯長也皆引去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也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故也

清獻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無斷削工夫及見其草迹其改竄殆落筆十不存五六者乃知爲文不可容易班固云急趨無善迹良有以也

凡人溺於所見而於所不見則必以爲疑孫皓問張尚曰汎彼柏舟柏中舟乎尚曰詩又云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矣皓忌其勝己因下獄南方佳木而下舟不及松柏此皓所以疑也今西北乎以松柏爲材之最良者不溺於所見遂謂柏不可以爲舟斯以己意以訓學者而秉先儒之說可惟也州之風言自宜隋凌猶仁人宜見用柏宜爲舟鄘風亦然乃獨於邶風釋之可以槩見也况非其地之所有風俗所宜詩人不形於歌詠昔人蓋嘗明之矣孫皓媢忌張尚之勝己然不敢以訓人也

宇文大資嘗爲予言湘山野錄乃僧文瑩所編也文瑩嘗遊丁晉公門公遇之厚其中凡載晉公事頗佐佑之予退而記其事因曰人無重狐之公未有不爲愛憎所奪者六一居士詩云後公旬不公至今無聖賢然後世豈可盡欺哉

介甫對裕陵論歐公文章晚年殊不如少壯時且曰惟識道理乃能老而不衰人多駭此語予獨歸秉則止言論此秉則曰道理之說當求於聖人之言聖人之言具在六經不可捨也歐公識與六識姑置之勿問不知介甫所謂道理果安在抑六經之外別有道理乎東坡祭原父文云大言滔天詭論滅世蓋指介甫也介甫當時在沉歎中以經術自尊大味原父兄弟敢折其鋒故東坡特以祭文表之以示後人然亦未知其於君臣間如此無顧忌也時坐客頗衆莫不以秉則之言爲然

唐制常參官自建中以後視事之三日令舉一人以自代所以廣得人之路也本朝沿襲惟兩制以上乃得舉自代而常參官不預也祖宗以來從官多舉已仕官而名級尚微者韓子華在翰苑日乃以布衣常秩充選而莫有繼之者建中靖國間劉器之以侍制出守中山乃舉一布衣姚忠名具當時莫不駭異而不知援子華例也熙寧李曾畋以常調選授官爲福建常平屬官之朝辭上殿閤門以前無選人入辭上殿例詔特引對罷爲潭州州學教授

曲洧舊聞卷之五

宋　朱　弁　少　張　撰

今朝九域志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熙寧八年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自大中祥符至今六十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且所載古跡有出於俚俗不經者乞選有地理學者重修之乃命趙彥若曾肇訖秘校曾旼刪定今世所刊者是也崇寧末詔再爲編修下民所至官不少然竟不能成

晁端稟大受少以知人則百餘條職爲刷拭所寄



獨大受爲文敏而工於王禹玉爲長婿禹玉內集酒數行而后公謝致仕諸事至禹玉撚鬚稱美不已謂大受曰須以一啓答之此題目甚好非尤哥不能作也大受略不辭讓酒罷方啜茶啓已成矣禹玉爲其連誦於坐人而意終不樂

章子厚與晁秘監美叔同生乙亥年同科入第又同爲館職常以三同相呼元祐間子厚有詩云三同晁秘監乃謂此也然紹聖初子厚作相美叔見其施設大與在金山時所言背違因進謁力詆之子厚怒罵爲快守美叔謂所親曰三同今百不同矣

章惇被謫錢勰草詞云悻悻無大臣之體鞅鞅非少主之臣命惠州之紹聖初召拜百台翰林承旨曾布子宣草麻暨庭宣有赤舄几几對南山巖巖之語在廷士大夫皆誦云入則几几巖巖奈何悻悻鞅鞅子宣發自吏部尚書知池州

秦少游自郴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秦覯錡司一舉大紹聖某年省試下第辟至此見少游南



行事遂題一詩於壁曰我爲無名抵死求有名爲累子還更兩未遠遠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請之泣涕兩集俄宗成作流人皆希使而少游竟死殁何其卦命耶

朝廷初令諸路州軍擇天慶觀創建聖祖殿張文懿公時爲廣東路都漕請曰臣所部皆窮困乏以最工作院改充詔許之仍照諸路委監司守臣親擇堪爲天慶觀寺院改額爲之不得因而生事

劉道原自洛還廬山時過淮南見晁美叔美叔呼

諸子拜之通原曰諸郎皆秀異必有成立無爲
大學但自守家法他日定有聞于世誠學已爲
今日患後三十年橫流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想
與公老矣諸郎皆自見之愼忘吾言

陰德府君尚書王詰字直叔少習文庭進士舉以
家貧訓幼學爲業屢取鄉薦而於省試輒不利
每投牒自嘆以學潤身安於縫等理自信此行使
方平生訓詁主有才六十庭得科試者可曰
其間登是第者所知也年五十八又得赴省試
夢前得張符同君是舉必登第與試矣夢中語
之以神同詞我不當得舉後今乃云登第何也
僧曰以君教導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
託爲有陰德故天益君算而報君以祿位因引
至一官府指庭下所陳古樂器曰君姑記之異
時當自指也厥後亦數不第但其事不徒忘而
竹溪樂器如初時蜀公方獻新樂詔於延和殿
按試詰意建試以問樂凡古今樂要無不得意
首是試日所得賦題乃帝調四時和也是歲始
預正奏名遂於爲同持下殿第歷官數任以奉
議郎致仕年七十有七卒于家路人能言此事

純白齋

者甚多因爲記之

曾明仲從郎暴因不同於途鬼亡十年路公過鄭
先生叩曾明仲見公於壁中公言其寄明仲呼
乳日府君將付之既去亦食頃已拾從曉盡入
來矣潞公歸朝大稍賞之
則定宋日竟見其以手下去於與所能記五六千
字狀其之可記者三千字悲以遺戲吐與曰
足而遂前上式然以
東坡暑夜見村墟中三二月忌定中到事甚多遂泉
次於之而不暇言下可辭之於與司勤明号不
爲之東坡曰無難工必語言也不是當子矣
東坡自黃州從之陵時山野設宴驍詞于母次
東坡不能句意語曰既今日故以野般見大丞
相荊公笑曰從曰式華設武東坡曰軾寸自知
於公門下用賦不意荊公無語乃细想之蔣山
在方飲飲以公右宗上大覩曰可集古人詩
聯句戲此硯東坡竟聲曰軾請先道一句對大
唱曰巧匠斲山骨荊公沉思良久無以續之乃
起曰且趁此好天色前覽蔣山之勝此所詣當
也因盡事皆是日與一二客從後觀之予君曰

純白齋

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而門下士往往多辭以
不能不料東坡不可以此懾伏也取笑蓮中詩
國門爲大宗正丞曾布欲用爲提舉常平以非
其所素望辭不受士論美之
東坡云封超然爲極尚技心以其父隨老人于宦
下之初之將死山一報書付門生曰太此哭之
其父卒宗以從俗哭我死後告大門懺食
可呈此報不爲便燒之惜後果哀悴成疾門生
依指呈之世與溫往遂累計乃大怒曰小子死
根魂矣吏不便哭者方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
石詩此然超不謂之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無
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
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
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
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
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
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
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
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紙

龍日齋

東坡云過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宜作草書數紙
非獨以適吾意亦使百年之後與我同病者有
以發之也張長史懷素得草書三昧聖宋文物
之盛未有以嗣之惟蔡君謨頗有法度然而未
放心縱東坡翻上下耳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同
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麥心
麵作槐芽溫淘糁以襄邑抹豬炊共城香粳薦以
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鱠既飽以廬山玉簾
泉烹曾坑鬥品茶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
先生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東坡在儋耳
獨有二賦而已
東坡云儋耳有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
朴樕叢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結子如馬乳爛
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并嚼之瑟瑟有聲亦
頗苦澀童兒食之或大便難莘莘自如石暈秋野
人狀長病疾食其葉輒已海南無柿人取其實
剝浸晒什之蒸以代柿漆蓋愈於柿也吾久
苦小便白濁近又大腑滑百藥不瘥取倒黏子
嫩葉蒸之焙燥爲末以酒糊丸日吞百餘二腑

紺白齋

皆平後然後知其奇絕也因名海漆而私記之
賠好事君子明年予熟當取子研濾酒為膏以
劑不復用糊矣
東坡在海外於元符二年春且盡因試潘道人墨
取紙一幅書曰松之有利於世者甚博松花脂
茯苓皆長生其節煑之以釀酒愈風痺強腰足
其根皮食之膚革香久則香聞下風數十步外
其實食之滋血髓研為膏入湯酒中則醇釀可
飲其明為燭其煙為墨其皮上蘚為艾納聚諸
香煙其材產西北者至良名黃松堅韌冠百木
略數其用於世凡十有八不是閑居不能究物
理之精如此也
東坡嘗語予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
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
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
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游同升
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寓書詩累
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閣郎也汝可記之勿
忘吾言
東坡因予過誦南史郎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



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為
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習諭李固云視胡廣趙
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以
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東坡因與方士論內外丹仍煮所得書而曰白樂
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丹欲成而爐鼎敗
明日忠州除書到乃知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
此志久矣而終無成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
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
君輩為我誌之
東坡言唐僧段和尚善彈琵琶製道調梁州國工
康崑崙求之不得後於元載子伯和處得女樂
八人以其半遺段乃得之予家舊有婢亦善作
此曲音節皆妙但不知道調所謂今日讀唐史
樂志云高宗以為李氏老子之後故命樂工製
道調皆在海外語過者
東坡云今琵琶有獨彈不合胡部諸調曰某宮多
不可曉樂志又云涼州者本西涼所獻也其聲
本宮調有大遍小遍正元初樂工康崑崙寓其
聲於琵琶奏於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予嘗聞
琵琶中作獨弦薄媚者乃云是玉宸宮調也

東坡言唐初即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
璡等定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五鍾而
不擊謂之啞鍾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
敕孝孫等次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
用至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輔國
奏云云太常樂調皆下不合黃鍾請悉別製諸
鍾帝以為然乃悉取諸樂器磨刻之二十五日
而成然以漢律考之黃鍾乃太簇也當時議者
以為非是自肅代以後政日急民日困俗日
媮以至於亡以理推之其所謂下者乃鍾聲也
悲夫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為海外
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
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
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
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迹始在梁師成家或云
入禁中矣

章楶質夫作水龍吟詠楊花其命意用事清麗可
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
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晁叔用云東坡
詞似毛嬙西施淨洗却面與天下婦人鬬好質夫
豈可比耶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美
叔每見以此為言東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
一時魁舊往往為知己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
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
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
我耳美叔默然東坡浩歎久之曰朝廷若果見
殺我我亦何所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
了你遂相與大笑而起（[illegible]數名）

東坡之歿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
叔文尤傳如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后土鑒
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
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此數句
人無賢愚皆能誦之

溫公既薨於位而元豐餘黨以先政撼搖擊劉
莘老持兩端擿微仲子由會不顧身廉所依違
時韓川上言云伏聞朝廷謂前日臣下罪惡已
賜遐竄將降詔書自今以前事狀更不復問或
勑言者不許彈劾得於傳聞臣不敢信反覆思

陳累千百言蓋疑章老也後三月來有詔書謂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劇宜蕩滌隱疵剛略細故一定今日以前事於一切不問有司不得施行川遂言於璟罪顯惡大獨在朝廷而到器之等文以不已因併言章老章老父之亦未出謀昔諸微仲子由非不慮後患也爲天下計當如此耳

予嘗聞陳叔易與人言錦川章縣崔台符楊汲王孝先等元豐以後次第爲大理卿少卿承蔡確風旨數年以來鍛鍊刑獄至一萬二千餘事而訴



理所鍛八百餘事則知含冤不能自訴及流移死亡而無人爲雪理者皆在八百事之外也紹聖崇寧于進之臣持此藉口指爲謗訕而不推原專從寧確風旨之人上累裕陵足以深刻因爵位者念得志而大臣爲國者終以忌器不可論列小人一何幸哉予在南平城得元祐所編數臣條章疏而川一集在其中其言台符等所斷過刑獄數目與當時所傳不差

熙寧大臣以搢紳不附多起大獄以脅持上下而蔡新州氏是取台輔元祐間置訴理所專爲新州之黨正誤裕陵建中靖國元年范致虛知詔徒之說復了引訴理爲言欲歸師於而肆曾子宣所指論其姦目訴狂出爲異得既到任聞表從云下已其略心豈十九年之冤知有入下件之意列當時訴其表者莫不知其以取好官而忘其心術之陰也

曲洧舊聞卷之五

曲洧舊聞卷之六

宋 朱 弁 少 張 撰

豐相之作獨坐曰曹子之軒相毀相之不附己者進其家
姪在洪操其意以言豐豐曰曹公吾鄉相知何相之間
乃止予聞其説始得于曾伯某言思其後自請為工部
尚書故相之對表云乃侍之次於此從容不也生漢人
未聞於封事狀以疑蔡其相之屬言對道之失而欺詐
子宣又不果也

劉公為議立放殺日與宗叔弟從司其發其路之先
叔祖監時為大清且子之言從容言判與其黨不相

純白齋

合然其人必當天叔同皆然之法物其處一道中侍同
劉公物知時事特變請吳材理以吾從取當與之在此
時之之道有文集言詞令引以至求以行動之道問
二公言答曰此固所預但其自視時相天是功名會中
人者不見時其必然二公事二公知其志不可以奪之也
郝以字和叔呂申公司馬溫公皆稱其才可用于居實字
悖夫年未二十文學早成試詩如老成人黃魯直諸公
皆與之為忘年交所謂元城小邢是也元祐更張新政
之初不本於人情者和叔見申公公答曰今日更張雖
出於箕情然子改父法上春秋為盛有公不自為他日

此平申公天下未歸正以此抗拒溫公溫公曰他日之
事吾豈不知所為但天若祚宋必不如此耳和叔深然之而退
次之司馬公之不念平治公曰光之心本為社稷六然其
言不仁雖然未可知司馬溫公可是直哉和叔忠懷二
公不以利其說於是申言二公有良主之意而之福也
否宗以其事從元度黃庭功之跡蹤謝秘書大夫莫不
知之章子厚入其言設謀不成害令號者於言之六甸此
一第發殺從其出入皆之任御後設施行之欲成知之而
不能道以聞欽聖欽聖曰事急必矣而其直得問曰
時不可御殿今必有大福也於是太不遑欽聖曰之

純白齋

至於此是非必有異說之正宗宗法法後欽念其之黨
在此聞夫然後則行難也使婦婦其宗此心當時何
于不可為與外是其之所忘始上位懷中得一冊子以
授欽聖遂降指揮禁中御欽其黨之遂然申淺二公指
道殺也悖夫是時之番大失自直詩曰曾中往士部尚
書侍言於日上天學悖夫存在雙此老不令平地生立
援立同此也建中靖國間欽聖降出小冊子知叔欽歸
曰是曾子開作詞訶武略云悖光公著被幽悖之名黑
黃宗之罪欺天悖問獄汝之由劉汝於彼二人實門下
士借重外勢而盡非輕一旦翻然反為仇敵於之下石

孰謂虛言予學於詩所聞之惶懼於對表中自叙云極力以遏絶徐王覬覦之識一意以推尊宣仁保佑之功並性容盡於空言可以顯存於實狀交構詆詐依憑夫肖他人臆造之拙陋欲畏怨於一己所謂欺蓋可彰也

元祐初蔡京首變神宗役法蘇子由任諫官得其奏議具論列其事至崇寧末京罷相黨人並放還尋有旨黨人不得居四輔京師作相子由獨免外從政和間子由赴闕朝謁省奉大夫仍與三子與澤王緯適爲予言京以予由長厚必不肯發其變役法事而疑其諸弟故郎與獨學也蔡京進退偉中書人爲重袂無以結其心每對同列言三首摛密院貴史文資中爲中大夫老宴則榮然徽出則儀大諸而至尊左右材力數勞者甚衆乃以祖宗以來正法絶之吾曹心得安乎於是偉門一開遂篤者二十餘輩至領樞府封王者三少時時陶鑄學相者不無人焉

吳伯舉守姑蘇蔡京召抗被召一見大喜之京入相首薦其才三遷爲中書舍人時新除四郎官皆知縣資序伯舉援舊例言不應格京怒落其職知揚州未幾京客有稱伯舉之才者且言此人相公素所喜不當久棄外京曰既作官又要作好人兩者豈可得兼也



蔡京豈更祿以示恩雖判局亦例增俸入張天覺作相患衍敵威鄒浩志完以宮祠里居月所得亦去其半嘗謂晁檢討曰天下此事合俸無異詞但當何寠之悋不能不振然乃知天下人喻義者少也

自崇寧以來給舍不多論駁靖康新政人人爭言蓋專務容風俗朝請大夫王仰曰近來給舍封駁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幾事除不行也君可語之以尚道聞其言笑而不答仰字子高王子合之子也室晁氏子乃晁出也故中書居使之達此意

熙河用兵歲費四百餘萬緡自熙寧七年以後財用出入指可會計者歲常費三百六十萬緡元祐二年七月內令稍衍打度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專一取到元豐八年最近年分五州軍實費計三百六十八萬三千四百八十二貫今隨事打度裁減除錢共約計一百八十九萬七千二百餘貫處延河祐不在其數此邊自增戍賜以來綿絮金帛不過七十萬是之一歲兩邊五倍之而元昊跳梁出沒不時赤子蹈鋒鏑之禍者可勝慮試東坡云橫草之才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真保甲者蔡石之論也用兵與結好其利害相懸絶如此昔南陝帥泰以不肯向西行一步其智識真雄傑

人哉
政和以後黃冠寖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無敢誰何號金
門羽客恩數視兩府者凡數人而張侍晨虛白在其流
輩中獨不同上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焉性喜多晏而
於術數釋不溺悟尤善以太乙言休咎然多發於酒曰
其事後當然已而果然嘗醉枕上膝而卧每酒後盡言
無所諱上亦優容之曰張胡汝醉也宣和間大金始得
天祚遣使來告上喜甚其使既還乃召虛白入語其事虛
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
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至靖康中都城失守上出青
城見虛白撫其背曰汝平日所言皆應於今日吾恨不
聽汝言也虛白流涕曰事已如此無可柰何願陛下愛
護聖躬既往不足咎也

純白齋

蔣穎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懷晝之請取唐律師弟子義常
所書天神言大悲之事潤色為傳載過去國莊王不知
是何國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疾其論
甚偉然與楞嚴及大悲觀音等經頗相函矢華嚴云善
度城居士鞞瑟眡羅頌大悲為勇猛丈夫而天神言妙
善化身千手眼以示父母旋即如故而今香山乃是大
悲成道之地則是生王宮以女子身顯化考古德翻經

所傳者絕不相合浮屠氏喜誇大自神蓋不足怪而穎
叔為粉飾之欲以傳信後世豈未之思耶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添帟幕然椽燭一秉燭二
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婢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
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不大笑
沈括字存中為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下馬與
謁者報云內翰方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存中死
矣待之何益衆驚而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不云乎死矣
夫盆成括乎括其為戮矣大笑而去
楊畏字子安元豐元祐紹聖迄張惇能以巧免世號楊千

純白齋

變薛肇明在政府和駕幸蔡京第詩有拜恩頒逡處
萬國太平呼為薛萬國昂守洛時見子安嘗於坐下一日
所寄別無安唯子安一人而已其間一衆官曰今日府
令作客不與也衆官曰吾某為陸使以唯得如此好會
對耳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
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答曰一
撮鹽一楪生蘿蔔一碗飯乃三白也貢父大笑久之以
簡招坡過其家喫皛飯坡不省憶嘗對貢父三白之說也
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

惟鹽蘿蔔飯而已乃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笑投匕箸
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毳飯奉待
貢父雖恐其為戲但不知毳飯所設何物如期而往談
論過食時貢父饑甚索食東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東
坡答如初貢父曰饑不可忍矣東坡徐曰鹽也毛蘿蔔
也毛飯也毛非毳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
之役然慮不及此也東坡乃命進食抵暮而去世俗呼
無為模又語訛模為毛同音故東坡以此報之宜乎
貢父思慮不到也

蔡新州起相獄吳沖卿任樞密見安石更張不合人情凡
安石所行新老成皆沮召用新州知不為己利故因相
州吏詞連吳沖卿親戚官屬皆鞫考鍛致其語裕
陵獨明其無他而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只論其獄
不直皆罷去新州代潤甫為中丞沖卿久之求退而新
州終以擊搏輔政自此亂望成風為裕陵之累有不可
勝言者矣

政和間常子然謝任伯江子我同詣晁伯宇及其叔用于
臨德之第因觀梁蕭子顯古今同姓名錄見有王敬四
王莽二董卓三子我曰本朝有兩　一在太宗時見
於登科記官不甚顯叔用曰以此諸人聚於一時則宗

純白齋

何伯字曰無害吾欲有九張良足以制之壹上無不大
笑子房亦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耳見今人諱董
非古人也

韓持正侍郎字存中維之孫損之所知從班十八年然
所附麗故蔡京不喜大觀末以從多侵嘗于外會知本
朝典故設祖宗時事一一如在目前宣和間宇文粹中為
路旱蝗獨不入鄭境客或為之存中云亦偶然耳嘗
論時事後以如何至今無一言不中何鄭淳老于曹是
炎初卒于家平生好讀抄書手錄其多不知其子今
在伊許也

蔡京所選明其心所欲必為而畏人不從者多無忌
未為咸言裕陵有意而未行以欺罔持上下人無敢議
者殊天覺為相欲稍稍罷以便人乃罷政與為以是鍾
字為參詳官討論其事實據其中嘗薦陳為先政
也天覺奏吃取其實復召鬼卿葉然至而辛鄭居中
作與天覺得意不為利己知劉嗣明與辟雍司業劉嶽
相有舊令嗣明與之俱來相見許以立蠋黨鍾子將也
黨歸見鍾論天覺孤危大人盡謀所以自安者鍾入其
言為草居于其大略言成湯得伊尹桓公得管仲自古
未見有君而無臣獨能成一代勳業者今陛下作為者

純白齋

集皆出誠王安石，果如瓘所論，豈不上累先朝知人之明乎。瓘請對，而蔡京有旨令催促瓘疾速赴局授納，候其書至，立焚之。天覺由是求去甚力，天覺既去，而蔡京父子皆召矣

曲洧舊聞卷之六



純白齋

# 曲洧舊聞卷之七

宋　宋　弁　少　張　撰

張次賢名侁，官至奉議郎，文懿公諸孫，朝奉大夫德鄰之子也。好古，喜綴文，有鄉郡浯江二集。常記天下酒名，今著于此。后妃家：高太皇香泉，向太后天醇，張溫成皇后醽醁，朱太妃瓊酥，劉明達皇后瑤池，鄭皇后坤儀，曹太后瀛玉。宰相：蔡太師慶會，王太傅膏露，何太宰親賢。親王家：鄆王瓊腴，肅王蘭芷，五王位椿齡，嘉王琬醑，濮安懿王重醞，建安郡王玉瀝。戚里：李和文駙馬獻卿金波，王晉卿碧香，張附馬敦礼醽醁，曾附馬詩字公雅成春，郭附馬獻卿香瓊，大王附馬瑤琮，錢附馬清醇。內臣家：童貫宣撫褒功，又光忠，梁開府嘉義，楊開府美誠。府寺：開封府瑤泉。市店：豐樂樓眉壽，又和旨（礬曰樓也）舊忻泉樓仙醪（即任店也），和樂樓瓊漿（李華樓也），遇仙樓玉液，王樓玉醞，薛樓瑤醽，仁和樓瓊漿，高陽店流霞、清風、玉髓，會仙樓玉醑，八仙樓仙醪，時樓碧光，班樓瓊波，潘樓瓊液、千春，樓仙醁（今廢為鋪），中山園子店千日春（今廢為鄭），銀王店延壽，蠻王園子正店玉髓，朱宅園子正店瑤光，邵宅園子正店法清，大桶張宅園子正店仙醁，方宅園子正店瓊酥，姜宅園子正店羊羔，梁宅園子正店美祿，郭小齊園子正店瓊



純白齋

液揚皇后閤子正店法清三京北京香桂又法酒南京桂香又北庫西京玉液又酴醾香四輔澶州中和堂許州潩泉鄭州金泉河北真定府銀光河間府金波又玉醞保定軍知訓堂又杏仁定州中山堂又九醞保州巡邊銀條又錯著水德州碧琳滄州名門又宜城博州宜城又蓮花衡州椒泉棣州延桂堂恩州揀米又細酒沇州玉瑞堂莒門堂又五友邢州沙醅金波磁州風曲法酒深州玉醸趙州瓊波相州銀光懷州宜城又香桂又定州瓜麴又錯著水河東太原府玉液又靜制堂汾州甘露堂隰州瓊漿代州金波又瓊酥陝西鳳翔府橐泉

河中府天祿又舜泉陝府蒙泉華州蓮花又冰堂上尊邠州靜照堂又玉泉慶州江漢堂又瑤泉同州清洛又清心堂淮南揚州百桃廬州金城又金斗城又杏仁江南東西宣州琳腴又雙溪江寧府芙蓉又白酝又清心堂處州谷簾洪州雙泉又金波撫州竹葉清又碧香又白酒蘇州木蘭堂又白雲泉明州金波越州蓬萊潤州蒜山堂湖州碧瀾堂又霅溪秀州月波三川成都府忠臣堂又玉髓又錦江春又浣花堂梓州瓊波又竹葉清緜州東溪漢州廉泉合州金波又長春渠州葡萄果州香桂又銀液閬州仙醇峽州重醖至喜泉夔州法醹

又法醞荆湖南北荆南金蓮堂鼎州白玉泉辰州法酒歸州瑤光又香桂福建泉州竹葉廣南廣州十八仙韶州換骨玉泉京東青州揀米齊州舜泉近泉又清燕堂又真珠泉第一也 兗州蓮花清香淄州銀光又三酘又白羊又荷花鄆州風曲白佛泉又香桂濰州重醖登州朝霞兗州玉液徐州壽泉亳州宜城濮州宜城又細酒單州宜城又杏仁京西路汝州揀米許州風麴又冰堂金州清虛堂鄧州漢泉又香桂隨州白雲襄州漢沔又沁泉蔡州銀光香桂房州瓊液金沙又宜城又瑤池又竹葉汝州香泉又光泉又香林又甘泉穎州銀光又

風麴均州仙醇河外府州嚴寒堂

歐公與王禹玉同在翰苑故事生辰節子為皇后貴妃以下皆有之時温成薨矣又翰院例不進仁宗語近侍曰詞臣觀望温成獨無有邪甚不懌公閤之惶駭禹玉忠文各亭作不成歐公徐云某有一首温成皇后閣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箋自錄其詩云思閤海上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欣然出上大喜禹玉拊歐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丸子也

上元張燈援唐名僧以為漢武帝祠太乙自昏至明故事

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燈山詩唐
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設燈迎三宮太后
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
端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
元觀燈之盛冠於前代矣又見歲時雜記
唐咸通中有敬先提沂中府乃某見於[illegible]州乃曾
心[illegible]楚州乃夕鳴於楚州乃千歲於其皆見於傳記今無
復存者蓋致此之甚然而不修也又是[illegible]
元豐元年[illegible]於[illegible]元獻[illegible]之
[illegible]不[illegible]又有[illegible]乃下[illegible]
而入見一道帝坐路坐呵之徵以勿錄[illegible]而被
乃訓[illegible]之而
去[illegible]不[illegible]計
李方叔[illegible]之改
來[illegible]以一[illegible]一[illegible]示人此夫子[illegible]部
[illegible]拜于元獻[illegible]下以[illegible]
於寺嘗交其里人所言皆同也
太宗求治甚切群臣下言得失嘗謂執政曰大禹拜昌言
至今稱之若有王佐如昔賢用心苟中時病朕豈惜大
禹之拜哉

淳化中有一婦詣登聞鼓上言乞減宮人太宗諭宰執曰小宮敢
[illegible]之事亦可嘉也[illegible]內遣給事二百人各有執業
而洒掃亦在其中若行減省事或不濟矣此遠之人所
未諳耳宰執欵以悉言[illegible]大凡[illegible]以言事者人從之
其詞我乃宰執皆[illegible]
因論以敢言為定隨所[illegible]敢[illegible]政
事必有關失方在謀[illegible]朕每[illegible]
勝必有以[illegible]
言事若干及月日以聞又言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難得也
定[illegible]封內[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孫籍上書[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下以[illegible]
可使[illegible]大[illegible]
之[illegible]西[illegible]有下
不可至曰陛下不過欲慕秦[illegible]以詆後
代耳其言痛切若則有司奏多係[illegible]劉[illegible]者史
唐不[illegible]豈知
今無劉[illegible]之亦不[illegible]乃作辨[illegible]以解[illegible]
之且遣中使[illegible]其[illegible]如此
照宣崇福殿使太祖時置以始中貴王繼恩平蜀有功新

歐欲以侵容之大用之此其豈可令居權要所命是
馬二史名作此始也
五代時官吏府任分浒不法其明乃郢陵縣令爾以無律
我乃從敦例行其陰明所不足口但為我買薪多積於
其屬併不行如久之請如丘山民間莫曉明因之薪積
以為水患太祖聞之謂為如廣州
太宗知其為仁乃止直令大理評事推為右正言直史
館萬歲鄉乃止宗
洮東公何當有大人宗作任其重多口哄之時謂不以唐
文益之羅徵也



宗定康敗後語予曰河東所在府悉皆佈以江湖詞
之父兄云柳治之如此不知其所始也後讀李詞金集
有宋利南曾之說居翟學士詩云若其所以思何處
傳是湘南水岸頭殘行之雲帰狀滄浪香伏為汀州
靜尋綠徑無茶煮滿工經行晚潮各分宗指揚
然我不得當湘遊後此詩謂湘南所有之不稱河東也
但湘皇不若所出可為恨也予曰與韓白五季以後經
公又不知幾何事之其所用故何有淹留所不容
有野前人為輟而不討論所從來者皆作偽謝後人笑
亦笑謂後人決不誤我若此皆是也數後公予曰詩

乃我於此謂曰同伴錄之數復字為太平書記學為之矣
純學清天致之不數見書必為其家所藏准生守是予
乃知者也詩照賣其學有其地盡
天安中從有中山無極人也元符中以道為然極令時
安中之疏遠世家以子仲之歲見以道自直正生
頗有為學者以新學之說一切同為親其所非其力獨
先生明以教我以道曰[illegible]為學之其當
其彩生[illegible]天地到安中乃[illegible]人矣
於之曰初登又[illegible]女其[illegible]
多[illegible]以道[illegible]後詩句法可似山谷以道其之有後在



北門與之同處人事[illegible]
所以不得志方[illegible]者其年餘而至正
子[illegible]足與[illegible]從風[illegible]往往從鼎學
王將明進於公議但欲用知成州安中言出自己唯作
簡作以道相見只呼成州州使者回大與從其時先生之
號矣平日交遊以此莫不稱爲蘊者往日爲何乃居士
同之
乃見娜之詞也詞頭始[illegible]到[illegible]大[illegible]草[illegible]哉[illegible]公文
平生[illegible]今日[illegible]人[illegible]文引疾[illegible]而[illegible]一
操而[illegible]不日[illegible]下[illegible]知江寧

宸思洲所作則仕謝長句句論辯性至發其款[illegible]以之
自有於之甚知其發當時讀當甚不失笑又自叙云顧
惟安何何神自日之朝是使使頃言有皆在天之君大
蘇[illegible]謝此一點其用心險如此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矣
疑矣當時[illegible]須詞以多予由京觀[illegible]詞辭衆[illegible]其
故也
孔平仲建中靖國間為陝西提刑時是[illegible]谷作[illegible]仲
見候余季引任謝長城頭[illegible]為刑三千人命所系
長開自二徒望君颺無咎嗟嘆以前[illegible]公既[illegible]之[illegible]
乎公知笑能幾矣是不詞也前絕後矣

二　　紀白齋

崇寧後之數甲子一百十二宮神行若或往為往下本命今
京師有以蜀初為首者凡行業之同降指神要天下投
紙字錢至二萬太各生初開之有旨言於發以倒之置
字悟之點畢神宗主戊子年川蜀年天聖[illegible]狗也其
間有者議論名家用語[illegible]行在五行其取劉向有所在
令以忌器諱言使人負重君此當如洪範傳所或其
憂有不勝言者矣
政和初凡人名或字中有天字君字主字聖字王字皆令
避而不用蓋從趙野所請也如時如奇觀僧道所稱王
字亦行改正或曰此何祥也已而果然

紀詩大臣王老相之語請言之[illegible]人之是掛[illegible]之之[illegible]
望紅間王將明後作王[illegible]士子之美[illegible]
其[illegible]時兵天李超之語[illegible]手[illegible]有[illegible]不咲
改紅下走月上以郭大夫至今無不御按觀燈何能中
到正矣[illegible]主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主[illegible]不
定以此[illegible]在[illegible]闊再放燈五夜矛
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
論事劉子翬其大略引三柏七務當[illegible]

三　　紀白齋

[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
大以為[illegible]
如不[illegible]此也
[illegible]今大[illegible]
[illegible]再入[illegible]
同[illegible]
數[illegible]除中書侍郎[illegible]東下于[illegible]
[illegible]與為[illegible]給[illegible]壬辰春
[illegible]
[illegible]

夫於是始遣宣贊舍人蔡攸用往取夫人以攸從責其
其家乃置酒留攸飲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莫知所
爲遣言於京曰夫人去而不遣之則以上旨責之
繫此亦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并呼攸爲人無狀
以皆其後大臣有當去而不去位上遣使取其劄京始

曲洧舊聞卷之七



曲洧舊聞卷之八

宋 朱 弁 少 章 撰

劉道公達奉使三韓遵道除郡時薦聽以爲大守以其新
進頒序其[illegible]百色札故例特異又取金色緞一條
贈道收于是以致大饒歸之貧或曰頒叙老於大夫不
記以前非自后此何以故

范百嘉字子豐忠文蜀公之子也篤於行至文皆其家
家教親睦倫思入其[illegible]嗚呼使
思以女[illegible]於貧至此勿怖也以[illegible]子二身之[illegible]思
往而去其後皆致[illegible]得其[illegible]于里猶不肯言問[illegible]
美之



思之道[illegible]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illegible]
[illegible]之所在先[illegible]問之從貴宦無所覩其
其[illegible]有色[illegible]皆不能述既久京不以爲異
宣和四年生[illegible]一人不見又二年生[illegible]乃逐得滅之特
長都城官謂有[illegible]而[illegible]精之證語多不能悉記
向其夫[illegible]著潭州海藏神愛崇寧中嘗記錄者又
有一包策之語其事[illegible]驗而京於靖康初貶死於長沙豈
潭州海藏亦應於此耶然之道語予此事時亦自爲三
公子既三歲[illegible]院又爲保和殿大學士[illegible]而其孫

斗歎中數斑規二寸[illegible]出復呼[illegible]相[illegible]丘人
君子若堙井諸孫腰金者十有七人皆出[illegible]
可笑乎也歟後[illegible]雖[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皆[illegible]言出其門然則[illegible]
之旨可[illegible]有[illegible]不[illegible]也
中秋說月不知起何時[illegible]人[illegible]詩[illegible]始於杜子[illegible]
是[illegible]望月[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望月[illegible]史和崔中[illegible]望月[illegible]
中秋則自杜子美以後班班形乎篇什[illegible]
然[illegible]以[illegible]不著[illegible]江上望
月[illegible]起於中望月[illegible]望月而其[illegible]中望
月[illegible]望月[illegible]
[illegible]然則說月[illegible]於中秋其在[illegible]以後[illegible]則[illegible]
華夷所在皆然也
歙溪環二浙上流古爲新安郡清溪可愛況依文詩所謂
澗微隨清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傳掛百丈見游鱗
也溪西太平寺舊號興唐寺李太白嘗遊而留題焉
其詩曰天台國清寺天下爲四絕今到興唐遊奇蹤更
無別拆木劃斷雲高僧頂殘雪懸外一條溪幾迴碑
月溪即取太白詩名之也郡人以爲登覽勝處石刻尚



存而太白集中不見此詩故予特著之
[illegible]壁中大觀末以其論蔡京事就遷開封儀曹黃經
臣監劾有旨令壁中[illegible]蔡京送失壁中同辭曰權在[illegible]
[illegible]京今爲[illegible]三公不可也上自此每欲用
之而朝廷上下皆[illegible]左右[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陛下雖
欲用之如在天之[illegible]何上[illegible]者久之
是中[illegible]上知
不可[illegible]以大[illegible]
例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二公
上書切諫其略曰[illegible]之主伊
戶之書[illegible]
[illegible]
宰執[illegible]
大臣[illegible]
予[illegible]

承德詔以諭天下臣等謹自此辭乃列拜於中山大樓蒸然
而去既下殿富公徐曰雖是盛事恐好事者大家以為
見魏公激昂而已
王韶作宰日參京入對便殿上從容及致歲用度高京言
天下奉一人恐不但知此遂歸成家以告韶聖日逆長
其長曰今韶且抄其說入其徐徐石中山劉元寅良
鄉學為之言遂知未觀於叢北馬鋪中見無名子題詩
云卷之一縣成就歎奈石何鋤出泉江來如今應奉帰盡
宰輔治還辭付與誰
薛昌朝考交中貴等有無獻於茶園劃分鈔鑄奇寺法之言
類必以四十副為乾茶對先之定之以銀為之飾前
足以容酒奇以諸本則九用二十副矣又剝分十副餘
十副令宗自用於家之道云人無應耽乃至于此不自
知可恥又復誇於我前耳
嵩宰相為范太宰至政和間州將敬笑邵子常在北門所
進山藥數品於是太宰就封章薦觀者駭因江子我曾王近
江為興作也薛嗣昌以羅酥綿獲寺帝用賢見請千并
蓋及知有真指人人皆足其數此猶未傷物命也趙遷
在餘杭府蘇作繚入國門不下千餘鍾予尚王黼當中
黃堂能自抱積至棟凡滿三楹蔡京對客食點檢蜂兒

絲白齋

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稱其他可以想見乃知胡椒八百
石以肉其論之為可怪也
無盡居士以有[illegible]嘆與宣[illegible]行紙劑之際進退哀矣豈中
學士蔡[illegible]列於不覺寸懷忙之[illegible]蔡
嘆詞之大咲咲
王岐公為蘄州過其故居因訪舊作為沂岸醉酒稅其設
乃漢有詩谿村之間一聯云三千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
日重歸陝上之為而鄉苦雖不[illegible]為有若
所謂也
元祐間東坡在翰林無盡以書自言曰覺老近來見解與
往時不同若得一把矛頭須與來為公呵佛罵祖盡欲
東坡以示溫公別有意用之以問東坡東坡
云本于難役可喜然收人事不如求有事有力而劉艮
役鰥寡使安行於八達之衢為不誤人也溫公遂止絕
聖間章子厚用為中書舍人舉敬力詆元祐以來代言
者其略有二蘇狂章三孔潤躁之語韓儀公入相無盡
自知不相合因論河事以待宰出相度河事崇寧初察
京召為翰林院雖極見物論多不與京時有異同
臺諫論京以乃交擊之後因星變大赦常復知鄂州
遂於到任謝表具叙京行史於政事以紹述自為其大

絲白齋

略云阿那律[illegible]鉢[illegible]碎[illegible]山後文[illegible]云[illegible]
然後佛之[illegible]於[illegible]迦[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是[illegible]於世[illegible]
更一切[illegible]可[illegible]之[illegible]之聖功又言
[illegible]如此[illegible]以[illegible]下人[illegible]所功
嘉州自此有相望矣
新安郡宣山有三十六峰與池陽接境在郡西[illegible]
可見[illegible]不著其名山有[illegible]
[illegible]其源[illegible]道[illegible]寺[illegible]山
有[illegible]不[illegible]
夾山門[illegible]
[illegible]法勒[illegible]宜[illegible]得[illegible]出
東坡[illegible]可[illegible]矣[illegible]
[illegible]
漢文帝時戶口繁多而[illegible]
予親見前輩言此事[illegible]可不還也本朝地大於漢
而戶口如此豈不為太平之極也
錢魏公記平日識量逍止[illegible]
祭文云二帝[illegible]山陵天下震[illegible]呼吸之間有[illegible]有感有

純白齋

然有[illegible]公於是[illegible]伊尹周公[illegible]歐陽文忠公
[illegible]正[illegible]不[illegible]
也[illegible]天下於泰山之[illegible]如此予所[illegible]故[illegible]
一子[illegible]美于[illegible]時[illegible]他人[illegible]一[illegible]公
潤[illegible]以如[illegible]事[illegible]不可及也
[illegible]不知何人[illegible]以[illegible]
王太子晉也以為[illegible]號所乳[illegible]河上公如懸[illegible]
[illegible]漢[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illegible]以為予[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而士大夫[illegible]信而不[illegible]
可驗也予每疑其事故因著之
予書見先佛事及人姓[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外兄
趙盖宗王也[illegible]許[illegible]持[illegible]足也佛
千[illegible]予[illegible]人[illegible]誦此佛者豈有說乎
外兄[illegible]以[illegible]且[illegible]出[illegible]予
有難能日誦千聲可以免矣吾是以受持乎時獨竊笑
之予[illegible]十年外兄不知所在今觀公書此事則[illegible]出
世之語昭然矣此予所以驚而又悟外兄之夢爲可信

純白齋

也公其併書之予曰定光佛初出世今再出世流虹之
瑞皆在丁亥年此又一異也君其識之

熙寧初議新法中外惶駭魏公有丈子劉明達之
意相疑介甫介甫任告不出自魯公以魏公丈子問執政
諸公曰此事如何清獻趙公曰是須待介甫參告乃
公然然是夜召其子李定介甫且速出參政若不
出則事未可知是參政雖在身欲改一事又待介甫
明日入對辯論不已魏公之奏不行其後吕惠卿公致政奉
宮遂復用前論知熙寧事今未嘗為君言當時人
心請魏公為首而介甫亦以此去微魯公之助則必
去無疑既久之則羽翼已成後雖亦悔而新法終不
能改以同終法進而為之罪者誰也東坡曰然予由
論清獻子由曰清獻與同之亦必不肯與介甫為地等
見之他人之子弟不足可以明矣不敢東坡曰[illegible]
何謂教汝[illegible]子由無語參新州將[illegible]叔詞人
曰許載下生事殺理亦遂佳不以言語罪人之學為
大臣余今日見此風流他日難致悔之無及矣

元祐四年三月己卯銅渾儀成蓋蘇子容所造也其
之渾天儀歷代相傳以為羲和之舊漢洛下閎東京
張平子吳王蕃劉曜光初中孔定後魏太史令晁

晁崇皆璣衡遺法而所得有精粗孔定王蕃最號精密
所造既淪沒於西戎而蕃不著其器獨子容因其家所
藏小樣而悟於心常恨未究算法欲造其器而不果既
年為大宗伯於令史中得一人忘其姓韓深通算法乃授其
數令布算參考古人尤得其妙凡數年而器成焉大如
人體人居其中有如籠象因星鑿竅如星以備激
輪旋轉之勢中星昏曉
應時皆見於竅中星官歷翁聚觀駭歎蓋古未嘗有也子
容又圖其形制著為成書上之詔藏於秘閣至紹聖初
蔡卞以其出於元祐議欲毀之時晁美叔為秘書少監
惜其精密力爭之不聽乃求林子中為助子中為言於
章惇得不廢及蔡京兄弟用無一人敢與此器為地矣
吁可惜哉

政和以後花石綱之役盛晁伯宇有詩云森森月裡栽天桂
歷歷天邊種白榆雖未乘槎上霄漢會須沉網取珊瑚
人多傳誦伯宇字載之少作閔吾廬賦魯直以示東坡
曰此晁家作年未二十也東坡答云此賦信奇矯信晁
家多異材耶凡文至足之餘自溢為奇今晁傷奇太
早可作魯直意微諭之而勿傷其邁往之氣伯宇自是
文章大進東坡之語委曲如此可謂善成就人物者也

東坡詩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公為終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棐論文及東坡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

王元之在黃州作竹樓與無愠齋記其略云後人公退之餘召高僧道士烹茶煉藥則可以若易吾齋為廄庫廚傳則非吾徒也信可紀至訪其齋則已為馬廄矣求其記則庖人亦取其石壓羊肉信可歎曰元之豈前知耶抑其言遂為讖耶於是樓齋皆知僧而今以其記龜之于壁

曲洧舊聞卷之八

# 曲洧舊聞卷之九

宋 朱 弁 少 章 撰

崇寧初范元祐子弟仕宦者並不得至都城忠宣之子自洛中[illegible]歸省[illegible]中年[illegible]以詩寄京師[illegible]詩句云一時[illegible]大字[illegible]有[illegible]仙語也於此[illegible]之

許師朴元祐末自大名入相其所引正人端士滿朝[illegible]然不能去一二[illegible]於政和初以一子曲[illegible]京[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州有山谷大悲閣題於寺中其略云大士慈悲[illegible]亦[illegible]手[illegible]讀者莫不傷之

或以東坡詩始學劉夢得不識此論誠然乎哉予應之曰予建中靖國間在參寥座見宗子士暕以此問參寥參寥曰此陳無己之論也東坡天才無施不可而少也實嗜夢得詩故造詞遣言峻峙淵深時有夢得波峭然無己此論施於黃州已前可也東坡自元豐末還朝後出入李杜則夢得已有奔逸絕塵之歎矣無己近來得渡嶺越海篇章行吟坐詠不絕吾吻常云此老深入少陵堂奧他人何可及其心悅誠服如此則豈復守昔日之

論乎未聞悉參此說三十餘年矣不因吾子無由發也
熙寧元年冬以今甫功侍經筵大學講說上欲令甫講禮
記至學記篇以今甫於會下開進說曰學人以教制
禮其辭至於良冶之子必學為裘之喻若子以仁循理其勤見於詩於
之喻上稱善及呂惠卿言孔記者雖不如講為書帝王
之制人主所宜知也於是罷禮記
神宗嘗問熙寧物平嘉興中書曰古人以論事宜等
者以京師食飲治以穀粟為糧以爨秬是鑿乾為
採上命以三司自諸路斛二百四十萬有明入摘米管
有司籍給皇上以御製紹聖書以經制典章至今因之
嘉祐中至和元年與詩天下翰林今年獻又得禮書藝之秘於院寺
省論不得進諸秘物
王琪字君玉其初以能詩歌為御所賞後任日仁宗踐太
極命館閣賦明皇山水石上題琪為其三日中書學士其優
者琪得賜襲紹琪成都人年七十二以孔部侍郎致仕
終于廣陵
熙寧五年九月十天御史張琥刺議言近日藝業諸會皇不
得其人以陳繹王益柔許將等令所誤詞至如熙繹之
文如歐陽修蘇軾雖有而文成然益柔之文如野
狂狂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綺將之文如稚子吹埙然

純白齋

日唯以大合律令此三人恐不足以發揮帝業號令
四方之精微者望任司誥命
熙寧六年上以犯刑者衆欲別立法韓子華乞復肉刑呂
惠卿公弼以為不可且論其曲折乃止
孫珍字執禮遵公奭之子也嘗知蔡州蔡有吳元濟祠撤
之何以廟公欲其子孫之撫度為之人莫不嘉以尚書工
部侍郎致仕年七十九終于家
熙寧末浙西荒歉杭州境內產物如珠可炊可吸水產
如簡可以為粗民採以充饑蓋前此不聞也
雜中舊有惠政之人舊年為之民以為僕李師中到官韓
之家始稱為然善結中官為言於二公所舉新法初行
師中希司農意指多取寬剩令韓公與富民均出錢示
為士論所鄙師中字居粹楚丘人也
天禧詔於京城寨並給在遠庫錢後無人舉行元豐二
年三月因陳向為援舉當年實詔命主其事向又乞命
僧守護從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
衣師號
元豐三年六月癸卯錄定州北平縣主簿李浹子為郊社
齋郎錄王奎子為三班差使以其開濬溺死故也
元豐四年六月辛酉詔自今紫衣師號止令尚書祠部給

純白齋

牒，用綾紙，紋受師名者納綾紙六百足，能

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刺以為兵，連
營以居之，什伍相制，束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
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無賴不逞之人，既
聚而為兵，有以制之，無敢為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
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也。

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使京師之
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
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本
於此。



劉航元豐初上疏論漕汴利害，又言時政五事，并乞罷除
不以赦降去官原減之制，庶可以遵天下改過自新之
路。詔尤切直，不報。航字仲通，大名人，舉進士，魁為蔡君
謨、韓魏公所知，終於太僕卿。

中大夫直徽猷閣安誅，字信可，宣和初守齊安，下車訪東
坡雪堂遺址，雖存堂木，久已為兵馬都監拆而為教塲
亭子矣。信可即呼都監責之，且命復新之，堂成多燕飲
其上，一時士大夫喜稱道之。信可亦喜作詩，在黃有詩
賦六韵，古戰爭餘赤壁，一時形勝屬黃州。時爭傳誦，惜不
見其全篇也。

咸平二年秋，大閱出，以殿前侍衛馬步軍二十萬，自夜向
三鼓初分出諸門，遲明乃絕。詰旦，上按轡出東華門，
從行臣寮並服戎服，既而御東華門閣，諸軍旋營奏
于樓下。

蔡寬夫序，即蔡室金陵舊宅為池沼，既去數丈之下，便得
一窟，甚大，始建知設數，釜者窟，器有灰又行未沒者，竊
數十。其處皆腐，蓋初不甚以為異，然其故何也。舊麗甚子
擇言聞通之，後兄諸郡兵火之後，存者踐積，不能盡去，
因舊以為基址者甚多，去者燕府見蓋金陵故都自
昔兵亂多矣，其□□不知幾何，文之下安知非昔



日之平地耶。

王建集有鏡聽詞，謂懷鏡於通衢，竊聽往來之言以占休
咎，近世人家以杓之柄指之，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
而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然往
往而驗。魯叔夏尚書應舉時，方待省榜，元夕與友生偕
出聽響卜，至御街，有士人發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
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會膽之下，遂庭行其友生後宴
則開口擺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魯登科而友生
不預，然。

黃魯直說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字小簡，亦必□□□，不輕易

如此然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又若未嘗經意者而
自然爾雅非常人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爲文采
也至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叙事雖造次間必
期於工蓋以名家二十年前士大夫翕然効之至有不
治他事而專爲之者亦各一時所尚而已方古文未行
時雖小簡亦多用四六而世所傳宋景文公刀筆集雖
平文而務爲奇險至或作三字韻語近世蓋未之見予
在館中時盛暑中傳松卿給事以冰餽同舍其簡云蓬
萊道山群仙所遊清異人境不風自涼火雲騰空莫之
能炎餉以冰雪是謂附益讀者莫解或曰此未模絡一
坐大笑而不知其淵源亦有自也
陸宣公翰苑集載建中中宰相拜免往往數人合爲一制
盡唐故事也國朝建隆初除相猶循此體近世雖侍從
官亦不然庶官並命則或數人合爲一制又制詞率用
字數多寡爲輕重官愈尊則詞愈多且必過爲揄揚文
類啓事稍美
宰輔必曰伊周儒學議論之臣必曰董賈將帥必曰方呂
牧守必曰龔黃至拜宰相麻詞姓名之下率以五字爲
句猶習如此竟不知起於何人程致道爲中書舍人論
之

龍白齋

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相朝夕議政
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紀言
動也三曰日曆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爲之者也
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秘書省國史案著作郎佐主之
四曰臣僚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記執政
之所自錄於一時政事最爲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
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
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
錄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
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爲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
子弟也類以爲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
行功業不以爲信可也所載事蹟以同時之人考之自
不可誣亦何可廢乎在館中時見重修哲宗實錄其舊
書於一時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書復因之于時急
於成書不復廣加搜訪有一傳而僅載歷官先後者讀
之不能使人無恨新唐書載事倍於舊皆取小說本朝
小說尤少士大夫縱有私所記多不肯輕出之予謂歟
廣異聞者當聽人取錄所聞見如段太尉逸事狀之類
上之史官則庶幾無所遺矣
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

龍白齋

神宗見之遂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穎川以其間
紀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删去之又患其太少則雜記戲
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秩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
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嘗出之於世至
今其子孫猶謹守之
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一時之士無不習書猶有晉宋餘
風今間有唐人遺蹟雖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觀本
朝此科廢書遂無用於世非性自好之者不習故工者
益少亦勢使之然也
歐陽文忠公外集載與石公操推官二書言嘗見其二石
純白齋
刻之字險怪識其欲為異以自高公操即守道也今徂
徠集中猶見其答書大略皆飾辭自解至謂書乃六藝
之一、雖善於鍾王虞柳不過一藝而已吾之所學乃堯
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也文忠復之曰周礼六藝有六
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今以其直者為斜方者
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
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
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
我行堯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也此言誠中其病守道
字畫世不復見既嘗被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為者即其

答書之詞而觀之其強項不服義設為高論以文過拒
人之態猶可想見稱推官者蓋在南京時也計其齒方
甚少不知後竟少悛否然文忠公誌其墓與讀徂徠集
二詩盛道其所長亦足以見公與人不求備也近歲有
一二少年雖開言有可善者而不肯循蹈規矩好奇尚
怪遇事輒發其書字尤任意未款以為高而不知自陷
於浮薄文忠公之言真此輩之藥石也
王文正遺事稱有言公幼時嘗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二
字弟旭爽問習之公曰要待死後墓誌上寫者不知此
言雖云拒之亦可見實嘗有是事矣龐莊敏公帥延安
純白齋
日因冬至奉祀家廟齋居中夜恍惚間天象成文云龐
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有三字駐視久之
方滅公因自作詩紀其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
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仁輔至平手緘之
是日齋誠器記其詩後藏其曾孫孟鍇處余嘗親見之
用小牋書字扎極草草按錄自慶曆元年初分陝西四
路公與韓忠獻公范文正公王聖源三公俱為帥至
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夫天道遠矣而告人諄諄若此
理固有不可盡信者以王文正之事準之可以無疑矣
莊敏公決非妄語者乎

舊制二府侍從有薄罪多以本官歸班朝請而已初無職
掌然班著請給並只從見任官初不以所嘗經歷為下
也熙寧中蘇子容丞相為知制誥坐繳李定中丞御史
詞頭罷職以本官歸班凡歲餘雖大寒暑風雨未嘗一
日移告執政有憐之者請使外官閑局就公司方以罪
譴敢求自便乎一時士大夫以此益推重之元豐以附
易官此制遂革凡侍從以上被譴者非守郡則領祠
無復留京師者政和中劉器之既復待官領祠然總承
議郎所至與人敘位必謹班著不肯妄居人上一日謁
鄉人趙叡郭叔坐未久有孫基大夫者繼來劉與之敘

純白齋

官孫雖辭遜既不獲又不知避去因據上坐劉歸之明
日偶微病人有候之者曰此謁趙德進坐於堂中適孫
基大夫繼至吾官小宜居下遂坐德進傍正當房門之
衝風吹吾項遂得疾客至必以此告是亦不能不介意
之辭也近歲嘗任侍從者雖被奪職亦偃然以待官自
居凡遇庶僚必居其上無所屈則非復責降之本意矣
其亦未聞蘇劉二公之風哉

曲洧舊聞卷之九

曲洧舊聞卷之十

宋 朱 弁 少 張 撰

侁余叔敏自言頃年嘗為東州一邑宰晨起視事方受牒
訴有鸛雀翱翔庭下鳴逐久之方去明日復來侁心異
之遣一吏躡所止而觀其為何既出城數里所見一大
樹鸛雀徑止其上視其頂則有巢焉數子嘐啾其中其
下方有數人持斧鋸索將伐之者吏遽止之且引其
人與俱見侁問伐樹何為曰為薪耳又問售之幾何
曰可得五千侁即以己錢五千與之且告之曰是鸛連
日夫急若求救於我者異類而有知如此爾不可伐不

純白齋

然且又稱其人遂去因不敢伐
凡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並謂之使相唐制
皆敘勳五代以來不預政事勅尾存其銜而不簽名注
使字漢初有假左丞相曹參之徒悉嘗為之皆以將軍
有功無以復賞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亦
唐以來使相之比也漢殤帝延平元年以鄧騭為將軍
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蓋亦姑使其儀秩得視三
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類也然晉以來左右光祿大夫
開府者為文官驃騎車騎衛將軍與四征四鎮及諸大
將置開府者為武官宋齊以後循之不改唐初以為文

散階雖三公三師亦必冠以此號李涪著刊誤嘗非之
矣本朝因唐無所革元豐官制既罷正名創名之意而
文臣寄祿官亦存之然無生為之者惟以為贈官予謂
開府儀同三司本兼文武之別今若文臣貼職至觀文
殿大學士寄祿至光祿大夫以上欲優其禮秩者亦可
加以開府而許綴宰相班則合古之遺制矣
特進起於西漢凡諸侯功德優異朝廷所敬異者乃賜位
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曰特進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
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是也後漢光武時竇融列
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官秩定禮秩以



後皆有之唐以為文散階元豐官制以為寄祿官蓋開
府國朝嘗以侍從貼職與官品俱高及前二府之被寄
任者為宣徽使元豐廢宣徽使不置政和以後二府與
侍從官職益崇無以復加則特旨依見任執政予謂凡
此正合以特進之號使綴二府班如武臣之太尉可也
彭器資尚書汝礪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陽人也其父並
為郡吏而二公少相從為業彭公既魁天下聞報之日
太守即諭其父罷役且以所乘馬及導從并命郡吏送
之還家鄉閭以為榮其後相與言曰彭孔目之子既已
為狀元熊孔目之子當何如次舉伯通亦擢上第時前

守亦特去後守悉用前例矣熊之父還家自是一郡欣
豔為學者益深每科舉嘗至數十人
曾子固仕於外多於散忽元豐中為中書舍人因白事都
堂時章子厚為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
成表真天下奇才也曾一無辭謝但復問曰比班固與
劉向何如章不答語同列曰我道休據撥蓋自悔失言也
徐德占禧與子固俱為江西人然生晚不及相接子固
中間流落外郡十餘年比復還朝而德占驟進至御史
中丞中丞在法不許出謁而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
先生故一謁見人因朝路相值即接近恭子固却立曰
君是何人德占因自叙子固曰君便是徐禧耶領之而
去



王將明當國時公然受賄賂賣官鬻爵至有定價故當
時為之語曰三千索直秘各五百貫擢通判
磨勘之法廢官則自具脚色家狀陳乞於有司侍從以上
則有司按牽施行東坡守潁時有劉聯尸過者久為一
方之害剔逐捕不獲公召汝陰縣尉李直方謂之曰君
能擒此所當力言于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
直方受命惶怖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既諜知過
所在則躬率衆往手戰刺而獲之東坡即條上其功狀

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東坡複為言于朝請以年勞合
改朝散郎一官為直方嘗亦不聽後吏部以東坡當遷
以符合考東坡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近世士大夫徒
見東坡不磨勘妄意其以是高多致之者而不知其自
有謂也且既仕矣不磨勘豈足為高使東坡而出此何
其淺耶司馬辭樞密副使筆自言臣幼時習詩賦論
策就論每三年一次磨勘豈不慕榮貴者耶蓋天下自
有中道過猶不及也夫以溫公為是言豈害其為廉讓
而更求加之未見其非飾詐邀名也
今之中散大夫即昔之大卿監也舊說謂之十樣錦受命
之初不俟放恩使許封贈父母妻一次一也妻封郡君
二也今人為不隔女奏薦三也奏子為職官四也今為從仕郎
乘馬許行馳道五也馬鞍上施紫絲座六也馬前執破
太杖七也宴殿內金器且坐朶殿上八也身後許上遺
表九也國史立傳十也
為帥守而匯父祖嘗所居自昔衣冠以為榮事李文饒獻
替記稱開成二年自浙西觀察授淮西節度因朝一伯
餘年未嘗有自潤州遷揚州者况兩地皆是舊封倍懷
榮感蓋其父吉甫亦皆領揚潤故也本朝如此比者亦
時有之多見於謝上表啟紹聖中歐陽叔弼棐知蔡州

八　純白齋

其父文忠公之舊也其謝上執政啟曰惟近輔之名邦實
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猶存尚守
張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
出守密續其父思之舊治也其謝表曰雖昔先臣再臨
東楚之湖山綿歷乃理前修采邑世間猶有蔡嘗之貂怙
侯家法自憐孝謹之衰敢不恐闕當年覲謹公無忘
遺愛之存永念報忠之餘皆謂是也
歸王汝永亦相善皆以腹負食必彈極精後性嗜鵝必白
者而後食或以他色者紿之輒能辨其非世以為異然
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晉史符堅從兄子朗嘗破歸晉司
馬道子為設盛饌極江左精饌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
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
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
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咸以
為知味與王汝白鵠事正同此非有法可傳蓋獨得於
心故能默契如此天下之至理固有獨得於心而默與
暗合千載之上以此推之殆無可疑但不能章章如信
之者寡耳
石林公嘗問予兄惇濟曰自東坡名君無邪齋便有隣堂
而此身以三字名堂宋公知前此固嘗有此否惇濟曰

不　純白齋

非獅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獅子〻本錢氏賜名因朝因之石林既爲春秋書其別有四其解釋旨義曰傳其訂證事實曰考其指擊三傳曰讞其編排凡例曰列又問曰吾之爲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濟曰已嘗有之石林曰何也惇濟曰吳程秉述事鄭玄着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尚書駁論衡得無近是乎石林大笑

丈人本父交之稱不必婦翁漢書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是也唐人尤喜稱之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試靜聽不聞子美之婦爲韋氏也如此比甚多柳子厚記先友韓退之其一也至與之書乃稱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近歲之俗不問行輩年齒泛相稱必曰丈不知起自何人而舉世從之至僚壻相狎則又冠以其姓曰某丈某丈乃反近於輕侮也

范元長侍讀呂申公之外孫也余在館中時以史館修撰寓直秘書省嘗言申公作相時從官白事儲生對之張九成子韶遷曰若審如此此時從官吾之所不能爲也范不能對余爲跪曰前人謹行第凡值父叔之執友便以子姪之禮事之而爲父行也亦偃然以父叔自居當跪起不疑而况坐立之間乎世既以爲常人亦莫以爲



非也禮既久廢故驟聞之若可駭耳申公素貴於朝當其爲〻固已七十餘矣則時之侍從非其子姪輩坐以對之必是爾申公豈以貴凌人者乎范以爲然予幼年隨侍猶及見客有初相見者必設拜褥雖多不講纔而遺風尚存近世不復見矣長幼之序人之大倫也而廢之風俗安得而淳耶

西漢之爲丞相者有就國有免歸有自殺有伏誅而無復爲他官者惟哀帝時孔光免丞相博山侯後久之復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月餘爲御史大夫未幾爲丞相復故國御史大夫乃多復爲他官韓安國免後復爲中尉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翟方進左遷京兆尹之類是也東漢光武即位之初以讖文用王梁自野王令超拜大司空俄以違命將斬之赦以爲中郎將自是終東漢之世去三公而復爲九卿郡守者不可悉數矣唐宰相既無定員又多以他官兼領以故用之亦易多自下僚超拜同時或至有七十人及其貶責亦無復禮貌武后時李昭德以鳳閣侍郎平章事後貶欽州高賓尉俄復召爲監察御史嚴瓚自天官侍郎同平章事貶渙〻尉狄仁傑自地官侍郎同平章事貶彭澤令此其尤甚者也中葉以後雖宰此比然李撥嘗以中書侍

純白齋

郎平章事貶表州長史後以試祕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〻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因剛去之常家自門下侍郎平章事貶河南少尹崔祐甫兩擬秩姜公輔自諫議大夫平章事下遷太子左庶子久不遷詣宰相求官聞德宗怒惶懼而請爲士復爲泉州別駕凡此類雖不及武后時貶黜之速然頒辱之亦已甚矣豈復以大臣遇之耶

王荆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汙飲食粗惡一無所擇自少時則然蘇明允著辨姦其言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垢面而談詩書以爲不近人情者蓋謂是也然少喜與呂惠卿韓獻肅兄弟游爲官職時玉汝嘗率與同浴於僧寺潛備新衣一襲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爲異也及爲執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知之曰公平日未嘗有擇於飲食何忽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日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復問食時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箸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然後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初非有所嗜也人見其太甚或者多疑其僞云



曲洧舊聞卷之十終

附錄

王明清揮麈第三錄第三卷首云朱弁字少張徽州人學文頗工早歲漂泊游京洛間晁以道為學官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啓謝之云事大夫之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虛中之術較量林谷游於卿間六飛在維揚有薦之者授修武郎閤門宣贊舍副王正道倫出疆被拘在虜庭因正道之歸賫表于上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而未逮淚灑冰天上覽之感愴厚恤其家留虜凡十九歲紹興壬戌始與洪光弼張才彥俱南歸易宣教郎直祕閣主管祐神觀以終旅殯于臨安朱元晦以其族人為作行狀而尤延之作誌銘遷葬于西湖之上有聘游集三十卷曲洧紀聞一書事多出晁氏之言世頗傳之又與張洪為輶軒唱和集紹熙末年朝廷錄其孫為文李云

純白齋

曲洧舊聞附錄終

刻曲洧舊聞跋

夫古者今之鑑其善者可為後人法其不善者可為後人戒故古之人有所述作以示後非徒為無益之言也此宋之朱弁所以有曲洧舊聞之撰也耶其書為卷有十總之其條二百九十有餘中間起藝祖迄徽欽其事之美惡其言之是非其人之邪正一覽而昭然矣與魏泰之東軒筆錄意義實相類而事詰無雷同余既校讎筆錄欲繡梓而力不逮顧未克就嘉靖戊戌歲待選都下獲觀此抄本思二子之所撰分之雖兩家而合之若一書可並刻以資閱覽手錄以歸考訂差訛釐正成帙併置奚囊中出入緗閱鑒陳言以私評論真可為世人深省者繡梓廣傳息欲勉圖厥成焉茲值宦途制歸家居頗暇遂議繕刻因書存序卞遂贅此以識歲月云嘉靖三十四年六月朔旦義興楚山子沈敕書

純白齋